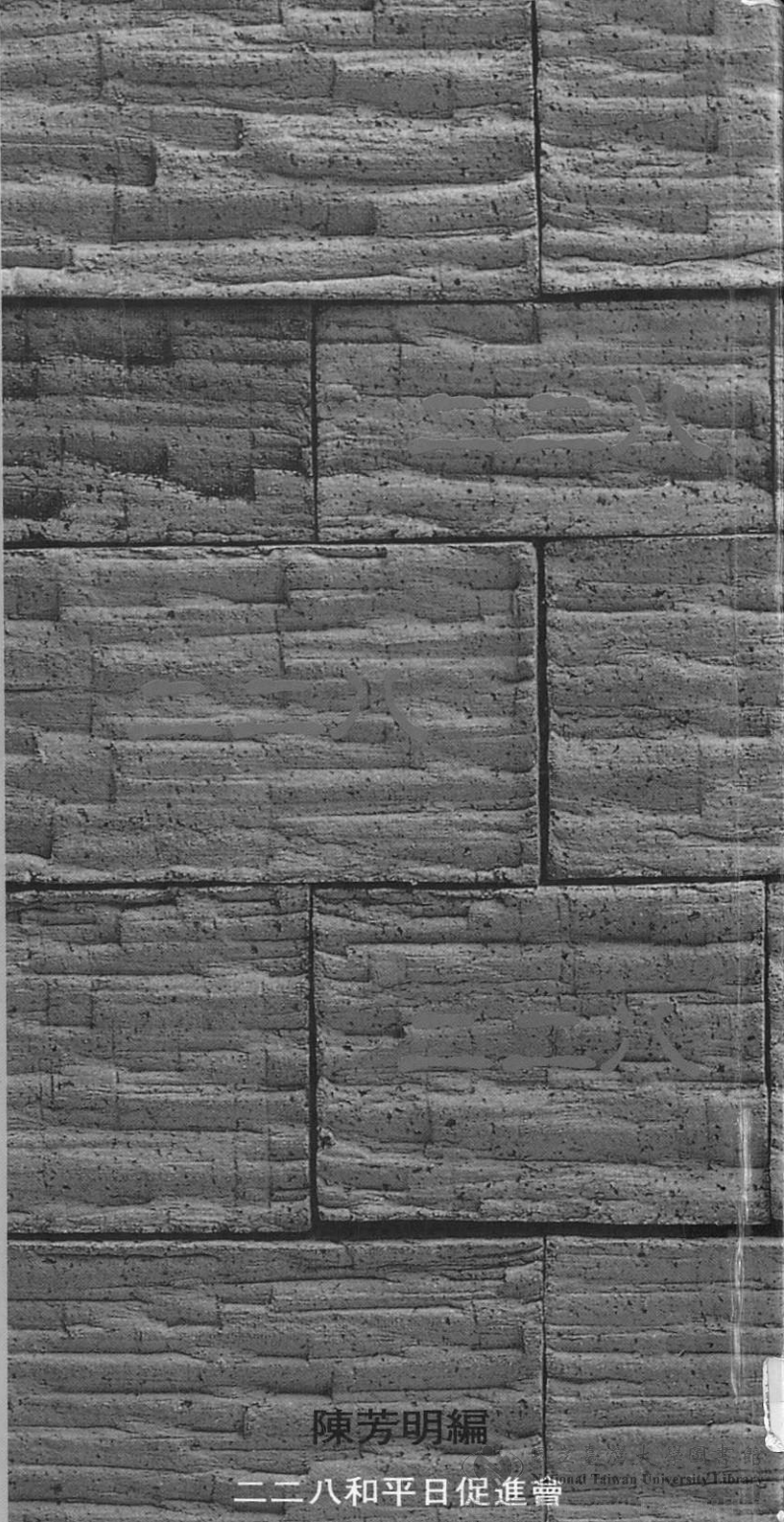
台灣戰後史資料選

——二二八事件專輯——



陳芳明編

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臺灣大學圖書館
1623062

台灣戰後史資料選

——二二八事件專輯——

陳芳明 編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目錄

出版的話
台灣人民要重寫自己的歷史……一
編者序言
掌握歷史鑰匙，啓開時代巨門……三
第一編　事件背景資料
隨時可以發生暴動的台灣局面……一五
台灣事變的主因……二二
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八九
《台灣現狀報告書》相關文件……一〇三
陳儀爲美國記者報導台政腐敗情形致行政院秘書處電……一一六
台灣鋤奸團團長丘俠呈蔣介石函件……一二〇
第二編　國民黨處理事件相關文件
台灣省二二八暴動事件報告……一二三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台灣各縣市暴亂情形簡表……一六七
「台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節錄……一九四
丘念台關於處理二二八事件善後致于右任電
楊亮功報告「二二八」事件情形致于右任電
楊亮功關於台灣情形近況致于右任電兩件
「二二八」慘案台胞慰問團呈于右任關於處理台灣事變意見書
台灣「二二八」慘案聯合後援會爲挽救台灣危局致于右任電
陳儀報告「二二八」事件情形致吳鼎昌等電
台灣省高等法院及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關於「二二八」事件起因調查訊問筆錄：
1.葉得根部份　2.林江邁部份
緝烟血案被告傅學通等判決書……二二八
盲從附和或被迫參加暴動份子自新辦法……二三三
第三編　島內外對二二八事件的反應
台灣二·二八大慘案——「華北輿論集」摘要……二四一
爲台灣二二八大慘案敬告全國同學書
台胞在華北及東北二二八大慘案發生後的活動經過概述
台變善後問題意見書
台灣一頁傷心史（上海台灣同鄉會座談）……二五七
從速編成下鄉工作隊（楊逵）……二八七
台灣事件的分析……二九一
二二八事件後的台灣……二九八
論台灣的動亂……三〇七
台灣人民對蔣介石集團的鬥爭……三一四
在血腥的恐怖政策下……三三二
蔣介石統治台灣的破產……三四二
水深火熱中的台胞……三四七
一九四九年美對華白皮書：台灣情勢備忘錄……三五一
謝娥女士談二二八……三八一
「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一位目擊者的見證……四〇一
「二二八」四十周年話台灣——訪雷震案名律師林頌和先生……四一五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台灣二二八起義真相……四三〇
「二二八」暴動的原始形態……四五四
「二二八」人民起義親歷記……四五八
「二二八」事件遇險記……四七一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台灣人民要重寫自己的歷史

—出版的話

陳永興

本書的出版是「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自一九八七年成立後，不斷呼籲「平反歷史、公佈眞相」的具體成果之一。由於台灣政府當局迄今尚未將官方收藏的史料公開提供給社會各界有志研究二二八的人士參考，本會決定自一九九一年起，陸續出版台灣戰後史料有關二二八事件的部份，希望在一九九二年紀念「二二八」四十五週年之前，儘量鼓勵民間出版收集到的史料，也希望能夠出版「二二八研究報告」及「二二八研究論文」、「二二八家屬見証」等書籍，以作爲台灣人民重寫台灣歷史應有的準備。

由於台灣人民在政治上迄今未能享有眞正自由民主的人權保障，以致台灣史上歷來的統治政權都不曾眞正寫過台灣人民的歷史，甚至故意忽視抹煞或醜化台灣人民的歷史。因此，「二二八」曾經是一段空白的歷史，「二二八」也曾經是一段禁忌的歷史，「二二八」更曾經是被扭曲被誣蔑的歷史，這是作爲台灣人民不能不感到憤怒和痛苦的悲哀！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但是，自由民主人權是不斷爭取和維護，才能得來的，歷史的眞相也要不斷的追求和探討，才能還其本來面目給人民。台灣人民不僅有權知道認識自己的歷史，更有權記錄解釋自己的歷史。只有靠自己努力站起來突破禁忌，打破自己內心的束縛，解放受到桎梏的心靈，台灣人民才能健康勇敢的面對不幸的歷史悲劇，走出陰影，開創未來光明的道路。這種訴求，是「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成立以來不斷的努力，也是台灣社會各階層各團體有心人士不斷給予共鳴響應的。

在此，我要特別感謝芳明兄的多年辛勞，在海外四處收集二二八史料，也要感謝北美洲台灣人教授會的廖述宗教授和慈濶基金會支持芳明兄的工作，更要感謝我在島內的醫界朋友們成立了「台美學術交流基金會」多年來贊助我所推動的工作和本書的出版，我希望，這是台灣人民要重寫自己歷史的第一步，我們將會更加努力爲台灣人民的苦難作歷史的見証。

一九九一年「二二八」四十四週年紀念前夕

掌握歷史鑰匙，啟開時代巨門

——序《二二八事件專輯》

陳芳明

建立開放心靈的研究

戰後的台灣社會，是在歷史文盲的狀態下摸索前進的。由於對歷史的一無所知，許多受到禁錮的心靈充滿了疑慮、焦灼與恐懼。這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結束以來，台灣民間的集體精神症狀。生活在政治悲劇投射的長影之下，有無數的生命已學習到如何埋葬自己的記憶，學習到如何忍受自己的痛楚，也學習到如何適應自己的怯懦。在另方面，壟斷史料的官方人物，則積極採取各種方式來掩飾過去事實的眞相，並且也有計劃、有系統地對民間施行扭曲與恫嚇的政策。在受害者與權力者之間共同塑造的這種「默契」之下，台灣歷史因此而瘖啞，而斷裂，而失蹤了。

奪回歷史發言權與歷史撰寫權的要求，必須等到一九八七年，事件的四十週年時，才由一群戰後成長的台灣青年莊嚴地提出。在「二二八和平日運動」的旗幟下，台灣社會終於迸發了「公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佈眞相，平反冤屈」的呼聲。那樣的呼聲，來自壓抑在心井的最底層，也來自深藏在時光的幽暗處。緊跟着聲潮的湧起，在台灣，在海外，甚至遠在沉寂的中國，都廣泛展開不同形式的紀念活動，並且也廣泛進行歷史資料的搜集。從來沒有一個時期，像和平日運動那樣，對於一個歷史事件是如此專注，如此莊重去探求。在黯淡的歷史長河裡摸索前進的台灣，終於見到了絲毫的光芒；縱然那微光是何等衰弱，但對於漫漫長夜中的受害人，卻充滿了希望。

四年來的和平日運動，直接間接地影響了不少學者、知識份子去思索這個重大的歷史問題。正因爲如此，受到埋藏的記憶、資料、故事，也逐漸重現於人間。許多陳舊的官方書籍，也在民間力量的挖掘下不斷出土。然而，應該負起事件責任的官方人物，卻始終沒有表示任何意願要公佈史料。

經過將近四年社會力量的推動，國民黨終於放棄使用「野心份子」的指控，來對待和平日運動的支持者。不僅如此，行政院也在各方矚目之下，在今年成立了「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台灣省文獻會同時宣佈，將於今年六月出版有關事件的口述歷史書籍。官方的態度在這個時候才表現出來，固然是遲到的；然而，相對於過去四十年的顢頇、傲慢、粗暴，「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的成立，誠然是應該受到歡迎的。

只是令人難以理解的是，行政院既然允諾要成立研究小組，省文獻會也說要出版口述歷史，但是官方收藏的檔案文件卻迄今仍未公開。歷史事件的研究，是屬於公開的學術。它是社會公器，就不可能依賴壟斷資料來建立權威的解釋。二二八事件研究的重要性，已超越了學術的層面，涉及了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的範圍。

官方的研究小組已公開表示，「將絕對以民間公正態度對此一不幸事件做一交代」。不過，民間性的、公正性的研究，並非是建立在獨佔史料的基礎上；必須是以開放心靈的態度與分享史料的態度，才有可能達到公正的境界。否則閉門寫出的官方報告，必難取得信任，也必定還隱瞞許多史實眞相。

啓開神秘難測的檔案

我收集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資料，始於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從北美、日本、香港、中國等地，我看過事件前後報章雜誌的文章，可謂不計其數，我獲得的書籍、檔案、私人撰寫的筆記，也不勝枚舉。這事件中的人物與故事，對我猶如穿衣吃飯一般，已經是非常熟悉。在長年蒐求的過程中，最使我感到遺憾的，便是國民黨內部的文件難以接觸。在北美，我可以看到美國國家檔案；在中國，我可以獲得南京國民政府的檔案；唯獨在台灣，我一無所獲。很諷刺的是，二二八事件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是在台灣發生的，有關肇事的檔案也仍然存於台灣。那些檔案，深鎖在官方的巨門之內，像是被判無期徒刑的囚犯，忍受時光無情的侵蝕、鞭笞。

在陽明書室，有蔣介石私人的檔案；在國防部，有軍隊調動來台的報告；在省政府，有當年行政長官公署的文件；在警備總部，有事件發生過程的報告；在調查局，有約談平民的記錄。這些官方機構，在過去四十年來都出版了不少宣傳刊物。在這些宣傳品的撰寫過程裡，執筆者一定參考過一些原始的素材。這些第一手的官方史料，便是台灣社會一致矚目的檔案文件。

以蔣介石檔案爲例，陳儀、白崇禧、楊亮功、柯遠芬等事件中官方人物，一定寫過報告與文電給蔣介石個人，這些資料必須公開，我們才能瞭解當初南京政府與行政長官公署是如何確立處理事件的態度。同樣的，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在鎮壓過程中，也一定寫了報告給陳儀個人，今天的警總必定還保存這方面的檔案。各地的外省籍縣市長，在事件結束後，也一定留下不少見證報告交給長官公署，這些檔案當存放於省政府之中。此外，許多無辜百姓被約談、逮捕、審訊、判決、槍殺，這些文件在各地方法院、在調查局、在警備總部，都一定保存着記錄。

這些史料如果不能公開的話，則所謂民間公正態度的研究，必然是不能獲致的。「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已經表示，他們將到中國、美國尋找資料。這樣的捨近求遠，這樣的本末倒置是多餘的，而且是過時的。要正確看待事件的歷史，最優先的工作便是打開官方檔案的巨鎖。平心而言，在美國、在中國、在日本，有關二二八的史料，能夠涉獵的，能夠搜集的，大多已經出土了。無論是政府的，或是民間的，在外國這種陳年的歷史資料已是任人取閱的了。以美國國務院的「中央檔案」（Central File）爲例，它甚至也已公開發售了。

中國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出版了一套『台灣光復與光復後五年省情』，全書上下册，收集了南京政府有關台灣戰後的官方檔案文件。二二八事件部份，有丘念台、楊亮功、陳儀的電文，揭開了國民黨內部的神秘面紗。被國民黨認爲是禁忌的、隱諱的史料，已全然呈現於世人之前。從一九四五年接收台灣開始，一直到一九四九年自中國撤退逃亡爲止，國民黨治理台灣的行政文件，首度在這本書中曝光。讀過全書，才恍然發現二二八事件並非只在一九四七年二月發生，而是在接收台灣之前就已經埋下悲劇的種籽。中國搶先出版這些史料，對國民黨固然是一大諷刺；然而，這也正是台灣急起直追的重要時機。倘若台灣不公佈史料的話，中國將繼續出版南京政府的檔案，則很可能成爲國際性的、歷史性的嘲弄。

因此，一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亟需要做的，不是離家出走去尋找資料，而是應該留守家門，敦促官方啓開檔案。行政院研究小組的部份成員，參加過美國史丹福大學的二二八史英文着作的撰寫。從該書所引用的資料來看，是乏善可陳的。最主要原因，在於該册作品並沒有官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方檔案的支持。

國在黨在今年宣佈成立研究小組，是相當健康的政策。不過，這也只是政策而已；政策縱然如何無懈可擊，也不能取代歷史事實。要使事件的眞相水落石出，就不能不讓研究者去參閱官方檔案。

累積社會民間的力量

在「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成立的同時，「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也正式宣佈成立民間的研究小組。我之所以被徵召擔任民間小組的成員之一，主要是過去四年來，我不斷呼籲官方必須開放史料，民間必須重建史實；而我個人也有計劃大綱要撰寫《台灣二二八事件史》。對於和平日促進會的徵召，我自是義不容辭承諾下來了。

爲了使官方能夠坦率公開檔案，我樂於先將個人涉獵的史料編輯成册，與有心人士分享。編輯這册史料有兩個原則：第一，儘量選取第一手的原始資料；第二，儘量公開台灣還未見過的史料。依照這兩個原則，我把全書劃分成三部份，即「事件背景資料」、「國民黨處理事件相關文件」，以及「島內外對二二八事件的反應」。

「事件背景資料」的部份，我完全捨棄了台灣的報紙，僅抽樣收入當時中國大陸記者的觀察報告，與國民黨南京政府的文件。其中陳儀致行政院秘書處的電文，最能表現這位行政長官自我辯護的態度。如果能夠參閱行政長官公署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外國記者眼中的台灣》一書，就更可看清楚陳儀的統治心態。

要認識事件背景的最佳途徑，就是從台灣發行的報紙着手。《民報》、《人民導報》、《大明報》等，每天的新聞，就是台灣民間對行政長官公署的具體回應。我希望整理出這些報紙的「社論」與「評論」，在台灣正式出版，以便協助民間重新挖掘記憶，重新建立史實。

在「國民黨處理事件相關文件」的部份，我全部利用國民黨的官方資料。這些文件的出處，包括南京國民政府的檔案、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報告，以及台灣警備總部的記錄。納入官方的文件，並非贊同官方的立場，而只是要讓台灣社會瞭解當年國民黨的態度。這些雖都是官方文件，但相對於尚未公佈的政府檔案而言，卻僅屬冰山的尖端，僅屬歷史的小小切片。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宣傳處，在一九四六年發行十八種報告，分別就專賣、工業、民政、社會、衛生、貿易、司法……等項，編印成小册子。對於陳儀政府的行政能力，都可在這些書籍中窺見，是對事件前行政長官公署統治的最好考察。這些書在台灣的圖書館應該可以尋得。至於事件發生後，長官公署、警備總部、國防部都出版了有利於官方立場的報告，當值得參閱。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島內外對二二八事件的反應」這部份，也儘量選入台灣以外地區的記錄。其中有一份是例外，便是楊逵所寫的「從速編成下鄉工作隊」。這篇散佚已久的珍貴文字，在事件發生時發表於台中的《自由日報》。楊逵因這篇文章幾乎被判死刑，但由於審問軍官爲他隱藏起來而免於受罪。楊逵的文章，不是從台灣獲得的，而是王思翔先生自中國安徽寄來給我的。要知道楊逵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心情，此文應該一讀。

這部份的前三篇文章，是事件後留學於中國的台灣學生撰寫的，他們向中國人民呼籲關心台灣的慘況。這些文字選自『台灣二二八大慘案——華北輿論集』一書，在海外可能有人收藏；我是從楊克煌的藏書中獲得的，來自一位北京朋友的協助。

對於二二八事件回應的文字，相當廣泛而浩繁，幾可編成幾大巨册。這方面的瞭解，是爲了觀察事件後台灣情勢的發展，以及對台灣社會所造成的創害。因爲事件並不止於坊間所說的「十四天」或「兩個月」。有關事件的逮捕與審判，到一九五〇年時仍在進行，其後對四十年來所引起的心理連鎖反應，還有必要深入去考察。

把這册史料編印出來，一方面是爲了使台灣社會理解二二八和平日運動的意義，一方面也是要提醒事件的受害者。歷史事實的重塑，可能需要官方檔案的公開；但是，更重要的，民間的力量不可自我低估。尤其是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在社會各個角落都存在過、傷害過。這個事件是無所不在的，把受害的經驗說出，不僅是爲了換取個人心情的平靜，也是爲了追求整個社會的和平。

我們不能繼續在歷史文盲的狀態下摸索前進。在台灣命運面臨重大改造的今天，我們需要有健全的、正確的態度來考察戰後台灣的歷史。而獲得全面的瞭解，就有必要跨越二二八事件的障礙。掌握歷史鑰匙，啓開時代巨門，正是台灣人在二十世紀最後十年的最大課題。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五日春節・聖荷西

第一編

事件背景資料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第一編

事件背景資料

隨時可以發生暴動的台灣局面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隨時可以發生暴動的台灣局面

台胞恢復中國國籍，美國尚未完全同意
台銀騙案牽連頗廣，匯率提高久遭擱淺
農民過節下鄉慰勞，糧食問題逼出行動

（本刊特約台灣通信）不久以前，因南京中央日報台北通訊「台灣人思獨立」一文，引起過國大台灣代表發表聲明。最近又有一個更爲刺激的新聞，即外交部函覆台灣國大代表，關於台僑身份一節的公文，原函摘錄於次：

黃代表國書請轉全體台灣國大代表勳鑒。上年十二月廿日大函敬悉：所稱在日本南洋各地台胞，常被本國外交官及當地政府歧視一節，查自台灣光復後，本部即電飭駐外各使領館，將台胞視同華僑，一律加以保護，并照會各該駐在國政府，台胞自三十四年十二月廿五日起，一律恢復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中國國籍，前得英方答覆稱，於對日和約未簽訂前，將台胞視同友邦人民待遇，美國政府對台僑正式恢復中國國籍，亦未完全同意，正在交涉中。……王世杰元月十一拜啓。

這使憂心愛國的台胞，大爲驚訝。原來「台灣人的地位尚未決定！」「台灣人的國籍需要美國同意！」在這前後，上海大公報發表了蕭乾的「冷眼看台灣」一文，也提到了「台灣將成爲中國的愛爾蘭？還是內向爲中國的一肢？」的問題。這使我們回憶到美國生活雜誌發表過一篇愛金生錯誤報導的消息，他說台灣人時思獨立，要受美國或日本的保護。台胞對於此一報導，時時加以嘲諷。依我看，台胞對目前政府措施，由不滿意到痛恨是事實，但就未必自絕於中國。然而台胞對此一問題的看法，我們估計已有若干轉變。他們說：「爲謀台灣人的福利，爲謀整個民族將來的繁榮，我們的國籍問題，是決定於我們自身，是由六百五十萬台灣人民的總民意來決定。……」

政治是最現實不過的東西。我們現在分析一切阻止台胞政治上傾心內向的因素：第一、中樞賦予龐大權限的長官制。長官制本身的優劣，我們暫不討論，但給台胞以不愉快之感的，便是中樞對於台灣，并不是用同等的眼光來衡量，一如對其他省份。最直覺的看法：這與日本在台灣採用總督制有什麼區別？這問題，心裡的因素比政治的因素大。其次，台灣在言論出版及其他方面，很少自由。政軍黨代辦了北（新生）中（和平）南（中華）的新聞事業。書刊出版，并不容易。至於言論稍激一點的，更不用談。一場震驚的蔣渭川案，結果是逼着他寫下一個悔過書。第三，高級官吏固然很少台胞，連地方自治，長官也要堅持經過三年的訓練。主要的理由是說「台灣沒有政治人才。」這使台胞最受刺激。台灣有完備的戶口登記，精確的土地測量，工業交通發達，衛生設備完善，教育普及，公民的訓練良好，我們實在沒有理由說他們不應享受相當的自治。

在台灣，經濟上所受的壓迫，比政治上的不自由，更爲深刻普遍。許多工廠喘息了氣，失業的浪濤打擊着每一個快要沉沒的人。物價的猖獗，購買力的低微，因而引起了一切社會的不安、貪污、舞弊、搶劫、淫佚和走私等等問題。台灣現在正維持着一個特殊的經濟系統，採用着一個特殊的經濟統制政策，但此顯然并沒有解決她的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忍對台灣此一特殊經濟統制和系統加以責難，那末我們必需要歸之於行政的無能。使台胞最爲痛恨的事是專賣、貿易兩局貪污案件，至今將以不了了之。盜案累見不鮮，搶劫白晝舉行；走私是有規模和組織的；妓院酒館之多，如雨後春筍。最近省營印刷廠廠長石礎牽親引戚，大肆貪污，和牽累極廣的台灣銀行鉅大騙案，據云案情複雜，這又成了台民攻擊的目標。

經濟統制，表現於若干集權國家，曾有過相當的效果。譬如說德國，德國的經濟統制，便是從控制國際貿易和外匯入手。德國人民手中不得握有現金、外幣、在外國的投資和外國銀行的存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款。申請外匯，需經過嚴格審查。國內則採用配給制。德國在第二次大戰前（一九三二），外匯管制極爲有效。在日本未投降前的台灣情形，生活水準比戰前雖然降低許多，但經濟上也頗爲安定。我國政治上處處倣效法西斯，但祇學了一個皮毛。現在的台灣，理論是完備的，執行可就發生了不少問題。單就台灣維持匯率一節言，即不能嚴格有效的統制或管理匯兌。匯率通常變爲兩種；一是法定匯率，一是自然或市場匯率，現在台幣與國幣的法定匯率是一比三十五，而市場匯是一比二十七八，如果利用裁定（Abitrary）匯兌互相買賣（Reciprocal Sell or purchase）方法，由台灣銀行匯出一千萬台幣到上海，就可得國幣三億五千萬，再將此三億五千萬的國幣匯票，賣與省內的進口商，用市場匯率一比二十八計算，就可淨賺台幣二百五十萬。去年年底台灣省紡織公司文書科長，串通某公司石炭調整委員會，匯出台幣二千二百萬寄存駐滬工礦聯合辦事處，但如此鉅大的舞弊規模，終被發覺，此公遂留下一封謝罪信，「安然」逃匿。

再就維持匯率本身來看，台灣經濟似難尋求一相當的出路。兩三個月來，台幣一直下跌，報紙上雖然不斷用心理刺激方法發出提高匯率的消息，但幷沒有生效。管理匯兌另一條件是要管理區域內的貨幣價值不生變動；而台幣則似乎一直在膨脹。黃金、外幣（包括美鈔日幣港幣等等）莫不身價十倍，成爲投機和領導物價的先驅。匯兌到了山窮水盡地步，遂正式於一月二十九日起暫行停止內地公務人員和商業的匯款。嚴家淦處長，奔走京滬之間，一再與當局商洽提高匯率，幷以土產品抵價向中央中國兩行鉅額借款，至今尚無滿意結果。據說當局允許台銀採人爲方法調節匯率，隨時視情況將台幣提高或抑抵，幷且允許人民團體如商會等，參加審查申請商匯。這是否生效，問題還多。此外生產停頓、通貨膨脹、失業、儲蓄與投資的失衡，也是經濟上的主要問題。但如果國內沒有和平，中國經濟沒有出路，則台幣要維持一「特殊」的經濟系統和經濟統制，也是十分困難的。

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相幷而存，相伴而生。月來米價續揚，雖然報紙每天登載政府拋售糧食，平抑米價的消息，苦口婆心的向鉅商地主富戶請求與政府合作，並對糧食用採運購銷限制辦法，但依然無甚效果，查台灣上年產米糧是六千二百多萬石，現在人口六、七百萬，最多消費也不會超過六千萬石。台灣一直是米出口的地方，（日本時代民國二十三年，產米量曾達九千八百多萬石）。然則這些多餘的米是到甚麼地方去了呢？大多數的說法是游資充斥，鉅商地主富戶操縱、走私（走私主要的是將米和糖運到日本和內地沿海一帶）。正月十五舊曆元宵節，省農林處農業推廣委員會與省農會，爲紀念幷宣揚農民勞績，要開會紀念，幷組織農家訪問隊，用意不爲不善。在這天之前，台北市貼遍了各種顏色的標語，來紀念這一農民節時，我們卻又在這些紅綠標語之間，發現了文不甚通順的「台灣民衆反對抬高米價行動團」的油印傳單。原文如次；

「半月來本省米價乘風狂漲，由十二三四元一斤突跳至三十元大關。民食所繫，（影）響及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我無產界（階級），生活頓受威脅，而起恐慌。本省爲產米區，全省所產米巨量，不僅供全台消費有餘，且可輸出外地，絕非糧荒之因，純乃各地奸商巨賈地主囤戶操縱之故。企圖以少數資產階級，而欲吮吸全台六百萬人之生活，既可痛恨，又極該殺。

「本團爲生活之驅使，爲全台民衆之生命爭鬥，決集全台無產民衆，向各該社會吸血鬼反擊，以積極手段，實施行動，決定於三日後，率導民衆實行搶米運動，幷制裁囤集魁酋，以申正義，爲無產民衆伸告不平。特於行動未實施前，先提出警告如下：

一、速於本文告通知之日起，各囤戶應將囤糧糶出。

二、米價應維持最高不得超過二十元。

三、操縱奸商應將吸收孽財損獻救濟餓死人民遺族及失業民衆。

以上希各奸商巨賈地主囤戶接受本團忠告，痛改前非，勿作貪夢，否則本團當遵諾言，採取有效行動，須勿悔之莫及，此告！

台灣民衆反對抬高米價行動團啓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日

這種恐嚇式的傳單，眞是紀念農民節的一大嘲諷。農民節這一天，米價仍在僵持，我也看見開出各鄉慰問農民的車子，幸好行動團幷沒有眞正大規模的行動。倒是有另一種行動代替了，即是就在這一天，大批的「警察」先生出現街頭，而且在先一夜之間，紅綠標語和行動團的傳單，一起都不見了。

最後，據我在台灣的觀察，我直覺地感到，今日台灣危機四伏，岌岌可危，是隨時可能發生騷亂或暴動的。

（寄自台北）

選自上海《觀察周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四七、三、八）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台灣事變的主因

唐賢龍

自從由台灣歸來以後，我覺得我自己好像是從死亡的邊沿被拉了回來一樣。所以，當我一回到南京時，很多朋友們於慶幸我再生歸來後，更紛紛的問我：台灣事變的內幕究竟是怎樣？其原因如何？到底死傷了多少人？他們爲什麼如此仇恨外省人？你在台灣一定受了很大的驚嚇罷？一般台灣人對於台灣事變的感想怎樣？是不是有共產黨在鼓動？你對於這次台灣事變的看法如何？諸如此類的問題，眞有點像黃河決了口一樣的滔滔地滾出來。但是，我能怎樣回答他們呢？我應該怎樣述說這一次不幸事變的眞相呢？這也就是我今天所要寫明的一切。（寫自台北）

台灣事變，實際上是發生在二月二十七日晚上七時許，地點是台北市太平町一帶，但台灣和國內外的許多報章雜誌上，因爲係根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公佈的日期，均誤載爲台北『二二八』事變，以致以訛傳訛，大家都稱爲是『二二八』事變，這實在是一種不小的錯誤！殊不知相差一天，雖然沒有什麼關係，但在我們新聞記者報導的天職上講，卻絕不能一誤再誤，讓後世的歷史家來唾罵我們報導失實！所以，這也就是我爲什麼要用『二二七』事變的字眼，而不採用一般人所習稱之『二二八』事變詞彙的原因。

欲明瞭台北二二七事變的原因，必須先要了解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及該省的最高行政長官陳儀暨其重要的僚屬們，自從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駕臨』台灣以後，在這所謂勝利光復的一年半期間，他們所推行的政治經濟，或社會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方面所奉行之政策的梗概，然後才能回溯到台北二二七事變的原因底遠因和近因，與台北事變發生以後，爲什麼會在那短短的幾天內，竟蔓延至全省而一發不可收拾？以及在台灣事變爆發以後，爲什麼台灣的民衆，竟那樣的群情洶湧，瘋狂憤怒得就像野獸一樣？沒有看到過『民變』的人，絕不會想到群衆的力量竟會那樣的偉大！而一個失掉了政府保障的人，才會眞正的體驗到政府的存在，竟然會如此地神聖不可思議！

一　台灣省行政長官制的弊害

凡是到過台灣的人，無論他是中國人或外國人，恐怕都要感覺到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制度，實在是造成這次台灣事變眞正的主因之一。而台灣同胞，不論他是住在省內的或僑居海外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的，只要一提到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制度，恐怕沒有任何一個人（陳儀的親信僚屬當然除外）不搖頭嘆息，憤怒的指責：幾乎認爲這是在日本統制時代總督制的復活。其權力之大，與獨裁之嚴，甚且還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陳儀與台灣省高級幕僚們卻不是這樣的看法。他們並且曾歷次向人民解釋：說這是與日本統治時代的總督制截然不同，不但有別，而且還有很多特殊的優點。去年中外記者團先后訪問台灣時，台灣省行政長官與其各廳處的首長們也是這樣不斷的苦口婆心的向記者們誇耀的宣稱：說這是一種新穎的，最適宜用於台灣的特殊優良的制度！然而最不幸的是：居然有很多官方的記者們竟上了他們『宣傳』的當，中了他們『麻醉』的毒，卻來大寫其『歌功頌德』式的文章。這使台灣同胞看了，眞大有『啼笑皆非』之感；可是他們能向誰訴說呢？

爲了要證明台灣省行政長官制，的確是與在日本統制時代的總督制如出一轍，並無軒輊起見，謹將台灣省行政長官制與日本統治時代的總督制的組織及其職權分別敘述如後：

台灣省行政長官制，是蔣羅邱三巨頭在一九四三年開羅會議後，陳儀於其任中央設計局台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時，與副主任委員周一鶚，以及和其他幾位所謂『台灣問題』的專家們，親手所設計草擬出來的傑作。他們的意思是想統一事權，提高行政效率，可以便宜行事的。根據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國民政府所公佈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的規定，其組織較各省政府爲大，其職權也較其他各省政府主席爲大。因爲政府係採委員制，比較民主；而台灣省則係採行政長官制，比較易於獨裁。因爲，根據該項組織條例的規定，台灣省行政長官的權力約有下列四項：

1. 依據法令綜理台灣全省政務；
2. 在職權範圍內得發佈署令，並得制定單行規章；
3. 受中央之委任，得辦理中央行政；
4. 對於在台灣省之中央各機關有指揮監督之權。

而立法的理由：『台省因受日本統治達五十年之久，情形特殊，光復伊始，非統一事權，不足以收因地制宜之效』這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立法上的根據。從上面四項主要的權力上看，好像並沒有規定台灣省行政長官應該兼掌軍事方面的職權，在表面上看，似與日本統制時代的總督制稍有不同。但事實上，台灣自從勝利光復以後，陳儀卻一直在兼掌着，台灣省警備總司令的軍權。這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兼掌軍政大權的鐵證。

台灣省行政長官的權力既如上述。至其組織之龐大，更非各省政府所能比擬。照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陳儀是台灣省最高的行政長官，在長官之下，設置秘書長一人，輔助行政長官處理政務，秘書長下設機要人事兩室，各設主任一人。此外，在長官公署之下，復設秘書、民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政、教育、財政、農林、工礦、交通、警務、會計九處。專賣、貿易、糧食、氣象、衛生、地政、營建七局。法制、宣傳、設計考核、公營事業管理、石炭調整、日僑管理、日產處理，七委員會。農業、林業、糖業、水產四試驗所。工業、天然瓦斯、海洋三研究所，及地質調查所。圖書、博物、編譯、保健四館。以及掌握整個台灣經濟命脈的台灣銀行，各處除會計處設會計長一人外，餘均設處長一人，副處長一人。承奉行政長官之命，掌理各該處事務，並指揮監督所轄機關事務及所屬職員。至各局除設局長一人外，設副局長一人。各會除設一主任委員外，設副主任委員一人，委員若干人。各所除設所長一人外，另設副所長一人。各館則設館長一人。而其每一機構內的組織以及所用的人力財力等，無論在上述各機關中抽出任何一機關來講，均比中央的各院部會爲大。有些簡直跡近浪費。

明白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組織與權力後，現在我們不妨再來看看在日本統制時代台灣總督制的組織與權力，便可以了然這兩種制度，實在是一對孿生的兄弟，分不出有什麼區別來。

在日本統制時代，台灣省行政組織係一元制，即以台灣總督府爲最高行政機構，由日皇親任（係特任）總督一人，綜攬一切大權。最初係以陸海軍大將或中將任總督，並授以政權及兵權。嗣於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六月加以改革，總督亦以文官任命，同時解除委任總督之兵權。惟總督如係武官時，復得兼任台灣軍司令官。這與台灣省行政長官兼台灣警備總司令有什麼不同？我們局外人實在看不出。至台灣總督之權限約如下述：

1.綜理台灣一切政務。

2.發佈律令與府令，其律令與法律有同等效力。

3.維持安寧秩序，必要時，得向管轄區內陸海軍司令官，請求使用兵力。

從上面三項權力看來，尤其是末了一項，似乎還趕不上現行台灣省行政長官的權力，因爲陳儀自兼警備總司令，可以自由指揮調動一切駐在台灣的軍隊。凡中央派駐台灣的各機關，其並有指揮監督之權，故陳儀行政長官的職權，實已遠駕過去日本統制時代的台灣總督以上。至其組織，則係在總督之下設總務長官爲幕僚長（等於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秘書長）輔助總督綜理府務，並監督總督官房。在總督府下，設文教，財務，礦工，農商，警務五局，以上爲直屬機關。其他附屬機關如交通局，專賣局，法務部，外事部，刑務所，試驗所，研究所等，其組織遠比現行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爲小。這用不着再詳加說明，只要讀者將這兩種制度稍爲比較一下便可了然。

在日本統制時代，台灣同胞很明瞭台灣總督府所加於台灣人民身上的枷鎖，是如何地嚴厲而沉重，陰險與刻毒。這種積壓在台灣同胞心裡的仇恨，是無法清除的。所以，台灣同胞，對於台灣總督制的不滿與痛恨，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勝利光復以後，台灣同胞滿以爲台灣應該同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國內其他各省一樣，要採取行省制的。但孰料自公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這種特殊的制度以後，很多敏感的台灣同胞，都認爲這是一種變相的台灣總督制，於是，街談巷議，私相傳授，他們更直覺的，確認這是一種台灣總督制的復活，是一種與其他各省同胞特殊的不平等的待遇！其失望與沮喪的情緒，日積月累，便導成今日民變的主因。然而爲政在人，假使人事和諧，政治清明，亦未嘗不可化雲霧爲春風。這是台灣事變的第一個主因。

二　陳儀及其高級幕僚們的畫像

陳儀是浙江紹興人，現年六十一歲。曾留學日本，係日本士官學校第五期畢業，曾任北京政府時代浙江省都督府總參謀長，軍政司長。在孫傳芳時代，曾任孫之海陸軍總司令，浙江省長等職。在國民政府時代，曾一度任軍政部次長，民國二十三年起即任福建省主席，在職八年，曾因用人不當，遭到人民竭力反對，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於視察福建後，曾控他十大罪狀，譽他爲『荷政猛如虎』。因爲在他任福建省主席時，竟連糞便亦加統制。在輿論一致的反對下，中央乃於民國三十一年將其內調爲行政院秘書長。未幾，復調任中央訓練團教育長。蔣主席於開羅會議返渝後，那時，陳適任行政院秘書長，因爲其係留學日本關係，加以在福建八年，福建與台灣僅一海之隔，故其平時即自信對於日本台灣問題甚有研究，是以蔣主席便以光復台灣的責任交給陳儀研究。『陳儀出長台灣』在那個時候可謂即已確定。當陳儀調任中訓團教育長時，復有台灣幹部人員訓練班的設置，俾台灣光復以後，能有大批的幹部以備應用。這是陳儀與台灣發生關係的淵源。

自從台灣光復以後，中央爲了統一接收事權，加強行政效率，乃有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設置，此事原未可厚非。惟陳儀卻憑藉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這種特殊的制度，和台灣省行政長官的特權，一意孤行，不問輿情，硬幹蠻幹，凡不恰己意的，都在被『擋駕』之列。所以，在接收之初，中央的四行兩局想在台灣設分行，陳儀認爲有擾亂金融之嫌，不允許；以致四行兩局已派赴台灣接收的人，均原班人馬被驅退回來。這眞使四行兩局的人感到迷惑不解；也使前任行政院長宋子文，和央行總裁貝祖詒大感不滿。但是，陳儀有更大的後台，以宋貝兩氏的權力居然莫奈他何，你也可以想見陳儀的聲勢了。而交通部派駐台灣的各機關，如郵政局電信局等直接有關全國性的事業，幾經交涉，方獲准與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暫行合辦，然終因人事糾紛，工作至感不便，後經交部力爭，始於去年四五月間由交部收回統一辦理，完全由交通部經營。至於財政部附屬的台灣鹽務管理局，和直屬的海關方面，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不知費了多少人的唇舌心血，更不知經了多少次公文旅行，方才在台灣立住了脚。幸運的是資源委員會，雖然在台灣接辦了很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多大企業公司，和若干具有國防性質的重工業工廠，但在資源委員會的旁邊，卻必須要加上與『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合辦的字樣。惟明的暗的，仍時時受到一些不必要的牽制與磨擦。陳儀對於中央派駐台灣各機關人員的態度已經如此歧視，其對於台灣同胞的『德政』更可以想見了。

也許陳儀是留學日本的，所以，在他的腦子裡，是充滿了一種軍閥主義的獨裁思想。他認爲台灣的一切都要統制，否則，便不能將台灣治理好。由於這種落伍的思想在作怪，以致他在政治上所表現的一切，都處處顯示他是一個小王國裡的獨裁者一樣。這只是從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下各機關的首長負責人，開口陳長官，閉口陳長官，或這是陳長官說的，那也是陳長官講的這一套『官話』的詞彙中，便可以知道陳儀企圖在一群人民心裡所造成的偶像觀念是怎樣熾熱！記得在今年一月間，我底一個在台灣某研究機關服務的戚友，因爲他底一個最小的孩子臉上害了瘡疾，他便抱着他的小孩往台灣省立台北醫院去看，時間是在上午十點多鐘，尚未到停診的時間，不料那位門診掛號處的人說：『今天的人太多了，已經停止掛號。』說着，他把門便砰的一聲關上了。我底這位朋友因爲愛子心切，心中不服，乃逕闖到裡面的外科診斷室，請求他准許掛號，並代其愛子診斷，我底這個朋友理由很充足，因爲照醫院所掛牌示的規定：是時尚未到停止掛號的時間。孰料那位外科醫生卻氣憤憤的說：『這是陳長官的命令，我們一天祇准看十二個人，多了不看』！後來我們這位朋友還是不服，便又去找院長，但依然不得要領，祇好怏怏的又跑到一位台灣同胞私人所辦的醫院去看。隨到隨看，態度非常誠懇客氣，診斷亦極精細周到。兩相比較之下，我底那位朋友的心情，你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但是，陳儀眞的會這樣精細，竟連醫院的門診人數都要限定嗎？我不相信。我想：這也許是台灣台北省立醫院的醫師，是想藉陳儀平日的聲威，企圖偷懶敷衍罷了。這雖然是一點芝麻大的小事，其予外省人的印象已經如此惡劣，但於台灣同胞的影響確實很大很大。諸如此類很多很多的小事情，一天天積壓起來，便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了。

蓋棺論定，陳儀一生的缺點是頑固偏激，剛愎自負。無論任何一件事，只要他認爲是對的，你便應該說『對』。否則，他便會說你不忠誠，容易被奸黨的宣傳誘惑。也正因爲如此，所以環繞在他四周的一些高級幕僚們，便一味的奉迎陳儀，粉飾太平，說政治如何清明，生產如何激增，物價如何平穩等等，陳儀天天穩坐在小王國裡的寶座上，哪裡還知道民間的輿情和疾苦？平心而論，在陳儀剛到台灣之初，因爲懍於過去在福建所受的教訓，他本想在台灣好好地幹一下，希望多少能樹立一點良好的政聲，以挽回他過去政治生命的汚痕。詎料他終日被宵小親信包圍，有時其所草擬之政綱或計劃，其原意本來不壞，但一試行下去便變質了，這差不多已是中國官場中的通病，然此病在台灣尤甚。但有時一些曾遭輿論及人民竭力反對的不良政策，他反堅持成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見，固執到底。於是便形成陳儀與人民之間日漸離心的裂痕。這裂痕一天天擴大，一天天加深的結果，便造成了大多數台灣人民對陳儀個人極端的不滿與痛恨。

明白了陳儀的史略和抱負以後，現在，我們不妨再來看看環繞在陳儀四周的一些高級幕僚們的畫像罷：在陳儀的親信中，可以分嫡系與支系兩種。嫡系便是陳儀的老幹部，亦即係他的左右手。在他的嫡系中，有所謂六大名將的，第一位大將便是秘書長葛敬恩，過去是一個落伍的軍閥，現在是一個投機的政客，他是陳儀的心腹，他爲人陰險毒辣，刻薄自私，平日大權獨攬，目空一切，儼然像第二個陳儀。無論各處局長或各縣市長，於晉見陳儀之前均要先孝敬他一番。人事大權，悉操其手，在陳儀面前說話最有力量。陳儀在向台灣人民廣播中，曾一再聲明，不准任用私人。但葛則專門喜歡引薦戚友。如前任台灣省印刷紙業公司總經理李卓芝，便是他的『乘龍快婿』，後因貪污兩仟餘萬台幣，被調爲台北市專賣分局長。現任台灣省茶葉公司總經理葛敬應，便是他嫡親的胞弟，大做其國際貿易的生意，從中漁利，渠在抗戰時並未參加絲毫抗戰工作，並在青島香港等地大做有利於敵僞的生意，發了一筆不小的財；又如台灣台北中和公司（官僚資本所辦）總經理與台灣省某試驗所簡任秘書都是他同胞的賢昆仲。如果說不用私人，他們爲什麼都身居『肥』職？第二位大將，便是財政處長嚴家淦，是陳儀的理財專家，過去曾任福建省財政廳長。維持台幣，主張提高台幣貶抑法幣價值的便是他一貫的財政政策。因爲他又身兼台灣省日產處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故他幾乎操縱着整個台灣的金融。現在台灣幾家官商合辦的私人銀行，如台灣土地銀行，工商銀行，華南銀行，以及上海幾家私人創辦的銀行內，差不多都有他化名投資的股金。他這些錢是從哪裡來的？台灣老百姓的眼睛，自然是睜得雪亮的。第三位大將便是警務處長胡福相，過去曾任福建省保安處長，是陳儀一手提拔出來的。他掌握着全省的警務大權，平日對待台灣同胞，手段甚爲陰狠，台灣事變爆發後，因遭人民猛烈抨擊，陳儀始將其免職。第四位大將是民政處長周一鶚，過去曾任福建省民政廳長，是個不學無術的政客。台灣許多錯誤政策的擬訂，均係出於他手筆。他操縱了台灣八縣九市人事的大權，生財有道，花樣百出，聽說他與各縣市長在心中都有一種秘密的默契。第五位大將是工礦處長包可永，是一位表面頗爲和藹，內心卻甚爲污穢的人物。在工礦企業公司的管轄下，他控制了台灣省十二個大公司，以及四五十個大工廠，其政治資本的雄厚，並不遜於嚴家淦。第六位大將是台灣省警備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陳儀雖然自兼警備總司令，但到部辦公時間很少，故實際全省軍事的大權，都旁落柯氏一手，詭計多端，手段甚爲毒辣，很多報館記者的失蹤都是他一手幹的。台灣事變發生後，所有民間報紙的查封，並大批逮捕新聞從業人員，都是他親自導演的傑作。以上六員大將，因平時與台灣人民積嫌頗深，已夠引起台灣人民的反感。此外，還有一個不大出面的軍師沈銘訓，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顧問，其權之大，甚至尚駕於六員大將以上。陳儀對他孝敬備至，言聽計從。

See P.48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他協助陳儀運籌帷幄，故陳儀對其頗爲信任。台灣同胞都稱其爲小諸葛孔明，足見其可以左右陳儀的一切。像這樣一個人，假使能德高望重，才智俱備，未嘗不可改變陳儀的作風，但殊不知沈卻被六員大將所包圍。因沈所得之一切情報，均由六員大將所供給，而六員大將所得之情報，又係由渠等所獎掖之小嘍囉們所供給，小嘍囉們爲了想討好主子，所供情報大都是歌功頌德，表面文章，極少有民間實情。故其情報之本身已不甚可靠，輾轉奉陳，愈到上面便愈變質。不幸的是，沈顧問居然根據那些多不值取且不可靠的情報，來擬訂施政方針，供給陳儀參考，其正確性不問可知。是以陳儀的嫡系人物，便是這六位大將與一位軍師所構成的核心。在這核心以外，便是嫡系下的一群旁系人物，如交通處長任顯群，過去是兪飛鵬做後方勤務總司令時的運輸科長，資歷甚淺，無眞才實學。教育處長范壽康，專門拍六員大將的馬屁，庸庸碌碌，企圖混水摸魚，乘機發財，對於教育既無一定方針，又無適當計劃，故一年半以來對台灣同胞的再教育，民族意識的灌輸，祖國觀念的養成，未收絲毫的成效。至農林處長趙蓮芳，會計長王肇嘉，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夏濤聲，前任專賣局長任維鈞，前任貿易局長于百溪，與現任專賣局長陳鶴聲，貿易局長于瑞熹，都是陳儀旁系的中堅，他們到台灣，純粹想做官。企圖在這座美麗富饒的小島上，能夠淘出如山的黃金；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便是這一班人所組織成的。爲政之道，首在得人。人既不善，其道安在？俗謂：正人必先律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主腦人物，既然都是如此昏庸無

See P.51

See P.52

能，貪婪專斷，其下焉也者，遂相習成風，其予台灣同胞以不滿，原是意料中事。此在平時，人民因懾于威勢，不敢聲張，一旦事發，他們更自然會激起一種憤怒的火焰，希望藉此以自救。這是台灣事變的第二個主因。

三　貪風籠罩下的台灣政治

1. 台灣人對貪污的看法

在中國現階段的情況下，貪污已經成爲普遍的風氣，絲毫不足爲怪。所不同者，便是程度上的差別，亦即大貪小污而已。所謂天下烏鴉一般黑，在中國現在那一省沒有貪污？惟在國內，儘管貪污者依然貪污，但多少總還有點顧忌。因㈠在監察院每次例會時，間或還聽到些彈劾的案子，雖然所彈劾的對象都是小蒼蠅，並非大老虎；㈡輿論界時常在報章雜誌上揭發一些貪污的內幕，使貪污者總有些畏懼；㈢如參政會駐委會在每次例會時常聽到一些質詢的提案，人民雖不能直接過問政治，但還可以間接的知道若干不合理的情形。因爲有這三個原因，所以一群貪官污吏們，還不敢肆無忌憚的大貪。但在台灣則不然，一因天高皇帝遠，台灣孤懸海外，中央鞭長莫及；二因閩台監察使署，經常駐在福建，不大到台灣過問；三因台灣政治環境特殊，特務便衣監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See PP54-55

視甚嚴，民間報紙和參議會都不能盡量發揮民意；人民均敢怒而不敢言。以致台灣省一些不肖的官吏，便乘機狼狽爲奸，大肆搜刮；而長官公署，復官官相護，儘管貪污有據，依然並不查辦。

台灣同胞在日本統制的五十一年當中，雖然受盡了千辛萬苦，過着牛馬不如的奴隸生活，但對於日本人統制時代的政治清明，均予以良好的印象，至今猶令他們追懷不已，時常稱道。在此漫長的五十一年當中，雖然日本人也曾有過貪污的情事，但那僅是極少數的少數。因爲在日本人統制時期，台灣總督府，一經發覺日本的官吏有貪污的情形，均准許人民控告，一經查覺屬實，便要重辦。是以台灣同胞對於官吏的貪污，均認爲是一種莫大的恥辱，但對於國內到台灣去的一群不肖的官吏，那種目無法紀，公開大膽的貪污，都不禁驚訝咋舌，暗中詛咒，認爲是天下奇聞！但殊不知這在國內，已早不是新聞，而是舊聞了。

首先聲明，到台灣去的官吏，當然不一定全是貪污。且有些是極好的公務員，本想到台灣去做一點事業，俾有助於台灣的復興。然無奈因爲貪污的人多，所以即使有少數不貪污的官吏，亦被台灣同胞連帶的目爲貪污之徒。記得在今年一月間，當我剛到基隆的那天，我與幾個朋友到一家名叫蓬萊閣的料理店（即飯店）裡去吃飯，一個相當風騷的台灣下女硬陪着我們聊天，老是不走。並乘機大敲我們的竹槓。我們一共只點了三樣小菜，吃了五小盤子白飯，這在基隆當時的市價，頂多也不過三百元台幣。但結果吃完了飯一算，居然要八百七十多元台幣，連小帳計算在

內，便要花一千元台幣。一千元台幣折合法幣共計三萬五千元，以三萬五千元來吃三樣小菜，五小盤子白飯，無論如何，要算是貴的了，於是，我們在看了一下帳單以後，我便說了一句：「這幾樣菜爲什麼要這樣貴呢」？但想不到那個下女卻笑嘻嘻的回答我說：『咦！先生，你們自上海來的是官大爺呀，官大爺自然是有錢的。你們既然是來做官的，還在乎這一點小錢嗎？』『不，我們不是來做官的，而且我們也沒有錢。』我連忙解釋着說。

『嘻嘻，你們這些先生還騙我們呢，你看：你們穿得多麼漂亮！我知道：你們都是有錢的。因爲，凡是你們由中國來的人，口袋都是大大的、深深的啊！』她微笑的說着，並且還用手做了一個口袋又大又深的手式。我起先見還莫名其妙，後來等到別的台灣下女們都哈哈大笑了時，我才體會到她們的意思。原來她們說我們由中國去的人，衣服的口袋，大都是又大又深的話語，便是指我們貪官汚吏而言。我當時雖然再三向她們聲辯，但她們都不相信，以爲我們都是來台灣做官的。足見貪污給予她們的印象是多麼的深刻而惡劣！後來，我祇好如數地將錢付清，苦笑了一聲，便抹了抹嘴走開了。然這一個刺激，卻也給予我一種深深的反應。

台灣同胞對於貪污的看法很透澈，有幾次，我曾經同很多不同階層的台灣同胞促膝談心，問他們對於台政的觀感；據他們悄悄地但又憤憤的告訴我說：「我眞不懂，爲什麼中國的法律，非要規定貪污有據方能法辦？固然，有的案件，在某些證據未搜集確實以前，爲了怕判斷錯誤，冤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枉好人起見，自宜等搜有確實的證據後，方能法辦。如犯殺人罪、盜竊罪等是。但有些案件，則不應如此引經據典，一成不變，老是在法規的條文中繞圈子。譬如說貪污案件罷：如果有某一個處長，假使他果眞貪污五千萬元台幣的話，他決不會來寫一張收據給另外一個人收執存照說：「我曾貪污五千萬！」翻遍古今中外的歷史，天下絕不會有這樣的大傻瓜，假使貪污而有「據」，那不過是給貪污者一個緩衝的餘地，或者甚至可以說：那簡直是予貪污一個護身的法寶。所以，我們對於貪污必須有據的這一種倫理的和法定的規程，願意暫時採取保留的態度，表示有點懷疑；認爲這簡直有些幾近保護貪污的象徵。也許中國之所以貪污成風，而台灣尤勝的情形，或者大半多淵源於這種不合理的傳統的關係亦未可知』，以上是台北市一個做茶葉生意的名字叫做林媽拴的商人，於本年一月間當我逆旅台北時，他所對我發表的一番對於貪污看法的議論。而在基隆時，某小學校中的一個台灣籍的小學教師，更曾簡潔坦率地向我說：『到台灣來的很多國內同胞，我承認有很多小公務人員，的確非常窮困，不貪污、不揩公家一點點油。但這是指那些無污可貪的人而言。這種人，我們最敬佩，惟那些達官貴客們，來時是一袖清風，回去時卻滿載而歸；在職時，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各大酒樓的門前，終日都是車水馬龍，高朋滿座。不是某某長請客，便是某某主任邀宴；迎新送舊，呼奴使僕，極盡窮奢之能事。住的是洋房，乘的是汽車，吃的是豬牛，穿的是新衣，假如他們要不貪污，試問：他們這些錢是從哪裡來的？在出差

費辦公費如此短拮的情形下，難道公家可以准許報銷嗎？這是實話，也是眞情。倘若中央眞堅持非『貪污有據，不能法辦』的原則，那麼這些活生生的事實，難道還不夠證明嗎？』這又是一個台灣同胞對於貪污的看法。他們這種看法雖然簡單，但在簡單中，卻含蓄着一種牢不可破的眞理。這眞理是台灣六百三十萬同胞始終信守不渝的。至對小公務員貪污的看法，他們認爲凡是攜有家眷到台灣去的國內同胞，如果不貪污，僅靠那微薄的薪津，簡任級的每月拿一萬多台幣；薦任級的拿七八千元台幣；委任級的，則祇能拿到五六千元台幣，要想維持一家老小的生活，是絕對無法活下去的。既然無法活下去，那麼，便唯有貪污才能生存了。因爲，求生是人的本能，人不能活活地等死呀！他們根據這種錯誤的邏輯，於是便斷定小公務員也貪污。但我在這裡必須特別指出：這是極少數的台灣人一種錯誤的看法，因爲，我們知道，而在本段剛開始前，我也曾說過：凡是到台灣去的人，不一定貪污，有些優秀的公務員，的確想到台灣去做一番事業的，俾有助於台灣的復興。決不像少數台灣人所想像的那樣。別的不說，就在我很多老朋友當中，我便知道很多小公務人員，因爲物價高，薪給少，生活維持不了，完全是靠典賣衣飾過日子，甚至於大部份還要仰賴國內戚友的接濟，方得苟延殘喘，在台灣挨過這麼許多日子。這種淒苦難言的情境，是少數台灣同胞，無法體驗的。但是這也不能一味地怪台灣同胞，因爲，假使國內去的公務員，尤其是一班大官貴吏們能夠不貪污，廉潔自守，我想，亦決不會招致台灣同胞這種偏激的錯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誤。故追本溯源，還是要怪那些貪官污吏們。

2.台灣人對於祖國的熱望

在日本統制的時代，在那悠悠的五十一年當中，台灣人對於祖國的熱望，眞是達於極點。日本人雖然想盡方法，企圖泯滅台灣人對於中國的祈盼，然而無論如何，也不能喪失台灣人緬懷祖國的熱忱。好容易，等到天亮了，台灣人滿以爲等到日本投降後，便可以自由幸福的過着安寧的日子。然而事實的教訓是怎樣，熱望的結果又是如何的收場？在這裡，我想再追述一點台灣人以前對於祖國熱望的煙雲！

（甲）碧血丹心照汗青

自從一八九四年（清光緒廿年）腐敗的滿清政府，於馬關條約中，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以後，台灣的老百姓，聞訊之下，眞如晴空中一聲霹靂，個個均義憤填膺，悲慟無已。於是台灣有識之士如丘逢甲、唐景崧等都紛紛揭竿而起，奔走呼籲，與日本人頑抗。後雖因衆寡不敵而事敗，然而，台灣人民這種威武不屈，孤城喋血的赤忱，實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而丘逢甲於被迫離台時復慷慨悲歌，賦詩二首，以示壯志。中有『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捲土重來未可知，江山亦要偉人持』等句。眞是碧血丹心照汗青！愛國憤懣之忱，溢於言表。而在日本人統治時代，無論日本人如何防範周密，嚴刑峻法，而台灣人依然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以與日本人反抗。足徵台灣人性情強悍，與夫民族意識之高張。如果說台灣人生來便具有反抗祖國，仇視外省人的心理，這眞是一個天大的冤枉。遠的不說，現在，我們不妨再來談談勝利前後，台灣同胞對於祖國渴望的熱忱。

（自從光緒廿一年日本佔領台灣，至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台灣又重歸祖國的版圖。在這五十一年當中，台灣的革命運動屢仆屢起）。其中最著稱者：如林大北等宜蘭之役、陳侯林天福等台南之役、詹阿瑞等台中之役、羅福星等苗栗之役、余清芳等台北台南之役。而在七七事變爆發以後，全台同胞均極震動，企圖在台灣起義響應，因而發生枋寮暴動、霧社暴動、嘉義暴動、宜蘭暴動，大甲和新竹，更有反『皇民化』的示威遊行，高雄有軍伕叛變，瑞芳有礦夫罷工等等，均使日本人膽寒心裂，而亦使國內人興奮無已。凡此一切，均足以象徵台灣人決不與日本妥協的革命精神；至勝利後，台灣人從下列各事中，更表示火熱熱的愛國的情懷：

當日本投降，國軍以及接收的大員，尚未蒞臨台灣以前，很多台灣人便自動的私相計議：（一）在中央的軍政大員未來台灣以前，應如何在暗中監視日本人埋藏軍火，或毀滅器械（包括各種艇艦等）；（二）當國軍或接收的中央人員將來蒞臨台灣時，應如何準備歡迎慰問；（三）當中央的軍政人員蒞臨台灣後，應如何協助政府，保護物資，俾使涓滴歸公。諸如此類的工作，完全是他們自動的，政府並無任何的命令，由此足見台灣人平時教育普及，訓練有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素，與夫熱望之情殷。因爲在事先，他們有着這種心理上的準備，所以，當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偕警務處長胡福相，以及大小隨員等飛抵台北時，從台北松山機場起，一直到台北市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門前止，歡迎的行列，長達十餘里，沿途均有無數的台灣人攘臂歡呼，鼓掌相迎，萬人爭睹父母官。但他們尚不滿足，認爲陳儀行政長官還沒有來，所以，全島六百卅餘萬的台灣同胞，幾乎日夜祈盼，引頸翹首，期望他老人家能夠早日的駕臨台灣，以慰他們無限的渴望。

（乙）萬人空巷迎陳儀

好容易，等了又等，一遲再遲，當陳儀長官即將飛台的消息由無線電中廣播傳出後，全島的台灣人，無論男女老幼，都個個歡天喜地，認爲台灣省最高的行政官便要來了，他們希望他將來能改善台灣人民的生活，安定全台的經濟，更企盼他能廢除在日本統制時代一切的苛政。這幾乎是每一個台灣老百姓一致的心聲。據台北太平町一個賣烤鹽魚的陳姓老太婆，描述陳長官那天蒞臨的盛況時，眞是繪色繪聲。以下，便是她叙述當天經過的情形：『記得那是十月上旬罷，當陳長官快要飛到台灣的前一天晚上，我們鄰居家的很多大人小孩，都興奮得睡不着覺。我也眼巴巴地睜着眼睛到天亮。事實上，當天還沒有亮的時候，我便偷偷地爬起來，我想今天休息一天不擺攤子了，並擬一大早便坐公共汽車到松山飛機場，去歡迎陳長官，看看陳長官的像貌究竟怎樣，

態度如何？但當我到廚房裡去洗臉時，想不到，我底兒子媳婦孫女兒他們，都一齊起來了，並穿着嶄新的衣服，坐在吃飯的地方等着了。於是我便匆匆忙忙的洗了臉，吃了早飯，一大家都到汽車站等『霸司』（Bus公共汽車）。那時，天上才有一絲絲的太陽，我以爲今天早上，一定可以坐第一班的『霸司』到松山了。（記者按：松山離台北只有廿餘華里，汽車廿分鐘便可到）但一到汽車站，誰知車站上，卻早已擠滿了人，問一問，才知道都是到松山去的。今天車特別加班，然人多車少，排隊候車的行列，已經牽成了幾十個S形，我看看搭『霸司』恐怕已沒有什麼希望，便再跑到火車站去看，火車站上也同樣擠滿了像螞蟻一樣稠密的人群，於是，我們大家便集議祇好步行了。這時，沿途均看到一隊隊或一陣陣步行的人，他們有的是機關裡的職員、有的是學校裡的學生、有的是工廠裡的工人、有的是商店裡的夥計、還有很多是小孩子，他們三五成群，邊談邊笑，一路浩浩蕩蕩地，都是朝着同一的方向——松山走去。我這個老太婆走既走不動，跑也跑不快，後來我兒子媳婦因爲急着想早點看到陳長官，便將我與孫女兒撇開，加快脚步的搶先走了。於是，我祇好攙着孫女兒美子，慢慢地在公路上走着。這時，我看到載滿了人的飄揚着旗幟與歡迎陳長官標語的大卡車，以及烏黑的亮晶晶地小汽車，都一輛輛風馳電掣般的從我身邊駛過。而很多很多走在我後面的人，更一個一個的跑到我底前面去了，我看着那些汽車和人流，眞是又氣又急！但是，我沒有辦法。老骨頭，年紀大了，眞是沒有用。急着走着，想着望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着，當我好容易走到尙不及一半路的時候，我便聽到天空上有飛機嗡嗡的響聲，這時，很多人都仰起頭來看飛機，並且，還爭先恐後的喊着：「看啊，那一隻大的，一隻小的，陳長官一定在裡面！」而另外一個宏亮的聲音復在喊：「也許他的太太也在裡面哩！」我抬起頭來看，在天空找了半天，才看見那兩架飛機，在我們上空的四周圍繞圈子；繞了一會，它才慢慢地降下來。後來，聽我兒子媳婦回家告訴我說：「當陳長官的飛機降落機場的時候，凡是到機場去歡迎的群衆，以及老遠的便被擋在機場外的人，都不禁上上下下的舉起手來，萬衆歡騰，長達數十分鐘不絕，而高呼陳長官萬歲的呼聲，眞是響徹雲霄，聲震山岳。有些人，更感動得忍不住流下淚來！」當那一架大的和一架小的飛機先後降落下去不多時，我依然在一步步的走着。因爲，我想看看陳儀長官呀！我不能失掉這個機會啊！惟走着走着，息了差不多半個多鐘頭的時候，我便看到有很多先前急駛過去的大卡車、小汽車、又復一輛輛的急駛回來。於是，一霎那，人群騷動了，說陳長官到哪，馬上便要由公路上坐汽車到台北，這時，我眞高興極了，我忘了疲倦，也不知道飢渴，更不顧人群的洶湧，我攙着美子擠在人堆裡踮起脚，睜着眼睛立在公路旁邊的道路上等着望着，我希望能看到這位台灣省最高的行政長官，但是，擠着推着、站着候着、急着望着，我們看着一輛輛的汽車駛過去，我們不知道其中那一輛是陳儀長官坐的，更不知道他在什麼時候，才能從我們的身邊駛過？我們只聽到很多人一陣陣地歡呼、一陣陣地鼓掌，我們喊着笑着、

走着、隨着人流的波動，一步步地洶湧着，我看到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洋溢着天眞的微笑，而我更彷彿想到，每一個人的心裡，都懷着滿腔的熱望，是的，這是我們全台灣人民心裡壓抑不住的民族的感情！這種說不出來的快樂的歡欣，我好像只是在我與我丈夫結婚的時候那一霎那之間才感覺過。我正在想入非非的時候，冷不防，不曉得從哪一個人的嘴裡，忽然喊出：「噢，陳長官已經過去了！」眞的過去了嗎？是什麼時候才過去的呢？我不相信，因爲，我底眼睛是明明睜着的呀！怎麼陳長官過去了我還不知道呢？但是，事實勝於雄辯，陳長官的確是已經過去了，沒法，我只得又掉轉頭來，慢吞吞地攙着美子走回家去。當我蠕緩地走回台北市中心區的時候，已經有十二點多鐘了。我看到街上到處都是人，眞是萬人空巷！而每一家門口都掛着國旗；每一條通衢要道的牆壁上，都貼滿了標語；而我更看到每一個人的臉上，都罩滿了勝利的光輝，這種熱烈地偉大的場面，這種濃密的鮮紅的記憶，在我底腦筋中，是永遠也不會忘記的。然而，曾幾何時，想不到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大員們，竟是如此殘酷地對待我們，這眞使我們當初做夢也想不到啊！』當我在台北市一家料理店的門口，聽到這個可愛的老太婆，追述着這一段歡迎陳長官的經過時，我看到她底臉上，不時洋溢着衷心的喜悅，更不時閃爍着失望的表情。我知道她那純潔而又誠摯的感情裡，已經深深地感覺到一種對於政治絕望的難以言宣的幻滅。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See P.85

（丙）簞食壺漿慰國軍

勝利後當中央的大員，尤其是台灣省最高行政長官陳儀之蒞臨台灣，其所受台灣人之熱烈歡迎，原是意料中事。惟最令人感動的，也最令人永遠不能忘懷的，便是台灣人歡迎國軍之熱烈。當國軍即將開到台灣的消息傳出時，台灣人便準備殺豬宰羊，慰勞國軍。同時，他們更自動的群集基隆，有的甚至遠從屏東、高雄等地趕到基隆，並經常派人佇立在基隆港務局的第五層高樓上，有的更跑到社寮島的山頂上，遙望着那波濤洶湧的太平洋上，看看有沒有祖國的船艦開來，俾一看到船艦的影子，便準備燃放鞭炮，熱烈歡迎。日本兵看到這種情形，只裝着沒有看見，不聞不問。因爲日本總督兼台灣派遣軍總司令安藤利吉大將，已早下手令給全島日軍，命令所有駐在台灣的日軍，均不要干涉台灣人的行動，以免發生誤會。故日本兵看了，眞是又氣又恨，但不巧一直等到第五天，國軍才姍姍來遲。在這五天當中，甚至於在夜裡，都有很多台灣人守候在靜靜的港邊，望着黑黑的海上，準備歡迎國軍的蒞臨。好容易，當國軍所乘的兵艦，尙未駛進基隆港時，基隆的碼頭上，卻早已擠滿了人群。他們拿着數不清的鞭炮，舉着各色各樣的小旗子，懷着十二萬分的熱忱，扶老攜幼的擠到碼頭上，都期望一睹國軍的丰采，老遠的，便有很多台灣人在叫了：『我們歡迎八年抗戰的國軍蒞臨台灣！』『我們歡迎勞苦功高的林雲儔軍長！』等等的口號，未幾，鞭炮也點燃了。於是，一陣陣鞭炮聲便接着一陣陣鼓掌聲，一陣陣鼓掌聲又接着一陣陣歡呼聲，聲聲相和，句句呼應，無形中，便交織成一種最雄壯，最嘹亮的樂曲。海水靜靜地流着，人卻滾滾地流着，鞭炮響了一陣又一陣。在萬衆歡呼，鞭炮齊鳴聲中，國軍的船艦終於慢慢地靠岸了。很多穿着破棉布軍裝的國軍，也終於慢慢地一個個的走下船艦來了。這時，很多很多的台灣人都爭先恐後的上前搶着與國軍握手。彼此雖然言語不通，不能表達內心的誠意。但從那無數隻善良的眼睛中，無數雙揮動着的手臂膀，和無數個閃爍着喜悅的面孔上，以及無數顆如火的心靈內，已經可以看出他們的赤忱。他們之歡迎國軍，雖然在形式上，沒有巴黎解放，法國人民歡迎盟軍時，巴黎少女抱吻美國大兵那種瘋狂衝動的場面，但他們內心之熱烈，實已達到最飽和的高潮。

See pp. 88-89

當日本投降後不久，中央即派定原駐福建之林雲儔的七十二軍的部隊，前往台灣接收。林部都是兩廣健兒，八年抗戰中，因犧牲甚鉅，幾經補充，故裝備比較瓜陋。台灣人看日本的軍隊看慣了，一看到國軍的裝備不及日本軍，又見到國軍大多面黃肌瘦、營養不良、衣服破爛，且均係赤脚穿草鞋，自己抬東西，故均寄以無限的同情。便止不住問當時台灣前進指揮所的某負責人說：爲什麼國軍經過八年的抗戰，裝備還如此的簡陋？爲什麼國軍不穿皮靴而穿草鞋？爲什麼他們都面有菜色、營養不良？爲什麼他們於長途行軍之餘還要自己抬東西？想不到這四個「爲什麼？」居然便把那個參與歡迎國軍的某前進指揮所要員，問得啞口無言。後來，還是一個曾經到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過國內去的台灣人代爲解圍的說：『我們中國的軍隊，便是在這種最艱難困苦的環境中鍛鍊出來的。而八年來的抗戰，也是在苦戰中，才獲得最後勝利的；他們拿着最低的待遇，過着最苦的生活，而在精神上卻依然毫無怨尤！』這幾句簡單的話，使得多台灣人聽後，都不禁深受感動。於是，一霎那，很多的台灣同胞都自動的出來爲國軍搬槍彈抬行李，並紛紛地捐出皮靴來給國軍穿，而他們更紛紛地殺豬宰雞，拖着國軍回家去飲酒吃飯，以示慰勞。眞的，世界上哪裡還有比這再純眞的感情？天地間哪裡還有比這更熱烈的場面？然而，不幸的是，日子過得不久，便由於國軍風紀的欠佳，而將這種敦厚的友誼和濃烈的感情逐漸的沖淡了，沖淡得就像天空一片薄薄的浮雲。

（丁）滿嘴諾言成泡影

在國軍未蒞臨台灣，葛敬恩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的名義最初到台灣之時，正是行政上「青黃不接」的時期。因爲那時，一方面尙有裝備精良的廿餘萬日軍，未曾解除武裝，大部份治安上的責任，還須仰賴戰敗的日軍維持，故在心理上尙須特別警戒一番，以防萬一。二方面由於國內船隻的缺乏，使得國軍不能如限到達台灣，以接替日軍的防務，加以由國內往台之行政工作人員又異常稀少，以致很多接收的工作都無法進行。三方面因爲台灣是日軍在太平洋上最重要的一個海空軍根據地，故軍火器材，鎗彈艇艦，重要物資，均極衆多，倘無適當人員予以接管，並充分保護，則國家損失之重大，實至深且鉅。葛敬恩際此時會，任務艱巨，乃靈機一動，遂廣播呼籲，希望全台同胞，能協助政府，辦理接收工作，並保護物資，以防走漏。倘台胞能協力完成此項任務，則台省行政長官公署將來除予以精神上之獎勵外，另並予以事實上最可靠之保障。而葛更曾非正式的向台胞口頭保證：假使台胞某人於接收某單位時，並充分予以保護，使某單位之房屋傢俱物資等不遭毀損，則台省將來便正式任命某人爲某單位之負責人云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何況台灣同胞本身守法精神便甚良好，故自此諾言一旦傳播後，台省同胞，莫不歡欣鼓舞，熱烈響應，協助政府人員辦理接收，並嚴密保護所接收之物質。且秩序井然，絲毫沒有國內各地『劫收』的弊端。而台灣同胞本身之能力，與夫守法負責的精神，亦充分表現無遺。後來當國軍與大批行政人員陸續抵台之時，台灣全島各地的居民，更紛紛導引國軍，將日軍事先秘密所埋藏於深山或地下之軍火器械，予以發掘；像這類的情事，一直到今年『二二七』事變未爆發以前，還繼續發現。然而，言猶在耳，想不到台灣省竟於某一天深夜，突然發動全台各地軍警憲政的人員，將這一批曾經協助政府，辦理接收工作，並曾建立殊勳之台灣同胞，說他們曾經與敵僞勾結，盜賣物資，並以擅行接收日產，強行霸佔等爲罪由，予以一網打盡。悄悄地將渠等送往火燒島去做苦役，永不使彼等返回台灣，有的更擅自予以槍決，或幽禁囹圄，甚或更逕行將他們秘密的拋到海中，讓他們永遠與海水波濤爲伍。據說這次『失蹤』的台灣人至夥，至今很多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台灣人談起來，猶談虎色變、噤若寒蟬，對葛更恨之入骨。自從這批冤沈海底的台灣人『失蹤』以後，台灣人對於政府一切的諾言，均從此不再信任；而原封未動的許多敵僞物資，亦從此大多毀損，因爲，自從國內的很多人員接管以後，便搶的搶、偷的偷、賣的賣、轉移的轉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國內『劫收』時的那一套毛病，統統都搬到了台灣，使台灣人非常看不起，以致很多貴重的東西，大都散失。台灣同胞目睹此種情景，於失望悲憤之餘，均不免眼紅耳熱，有的遂東施效顰，亦相率乘機偷竊，故物資損失極大。這一筆『劫收』的糊塗帳無法清算，也無人聞問，彷彿均已默認這種非法的舉動爲一種必然的現象一樣。聰明的貪官，於發了『劫收』財後，便掛冠求去，又悄悄地溜回國內，甚至更跑到別的地方再『走馬上任』。橫豎人不知，鬼不覺，落得逍遙法外，快樂無疆，使子孫三代均不愁衣食。滿懷着熱望的台灣人，經此打擊以後，消極的便採取『冷眼仇視』的態度，積極的便『鋌而走險』，幹着盜竊的勾當。台灣在日本統制時代，本來確已進入『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法治境界，但自『劫收』官光顧台灣以後，台灣便彷彿一池澄清的秋水忽然讓無數個巨大的石子，給擾亂得混沌不堪。然則，爲什麼台灣會演成這種混亂的『劫局』，其責任究竟應該由誰來負？這到底是誰的過錯？我希望每一個參與「劫收」的人，都應該跪在六百三十萬台灣人民的面前懺悔！

四　台灣省貪官污吏的例證

在上面兩段中，我已經將台灣人對於貪污的看法，以及台灣人在勝利光復時對於祖國寄予如何熱烈的渴望?!惟自經『劫收』打擊以後，台灣人又是如何陷於悲慘的絕望？凡此一切在前面各章中，我已經叙述甚詳。但在貪風籠罩下的台灣政治，究竟有沒有貪污的情事呢？而貪污貪污，到底有沒有眞憑實據呢？

爲了要證明貪污有證據，我現在且撿幾件比較大的貪污案子，向關心台局的同胞叙述一下，希望國人能藉此明瞭台灣政治的腐敗，更進而洞悉台灣的眞相，而這一類貪污案子，也是台灣人人盡知的事實：

第一件大貪污案子，便是台灣省行政長官署秘書長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於『劫收』之時，除了佔用兩部漂亮的小汽車外，更佔用了幾幢小洋房，一幢做公館，兩幢做生意。而在李任台灣省印刷紙業公司總經理時，曾把幾部大機器，包括捲筒機，以及各種製柯羅版，照像版的機器廉價標賣。而據當時台灣的市價計算，該幾部印刷製版用的大機器，至少估值約一千二百萬元台幣。但李卓芝卻暗中以四十萬元台幣的標價，私自秘密買下來。當時在台灣的一般公務員，平均每月薪給均在五六千元台幣左右。李卓芝即使以總經理的高位，頂多連辦公費在內也不過拿一萬二三千元台幣一月，若照薪給計算，至少他須服務四年，方能買此機器。試問，在民國卅五年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PP.103—107

時，他上任未及半載，哪裡有這許多錢來買機器？而他這四十萬元台幣，又是從哪裡來的？故此四十萬元台幣的來歷已經不明，其利用職權，套購機器之事實甚明顯。惟此事迄至李卓芝改調台北專賣分局局長時，才被繼任印刷紙業公司總經理發現，並查出帳目有毛病，遂拚命向李追索，李不得已，乃行賄五萬元台幣。冀圖後任不再追究，免傷感情。後任於收下後，便寫一專呈連同賄款五萬元台幣，呈送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請示辦理。惟事被葛敬恩知悉，乃擅自將五萬元台幣賄款，批令繳存台灣省合作金庫，此在台灣省會計處，尚有帳目可稽。至李卓芝事便按下不辦。李卓芝依然像若無其事一樣的大做其台北專賣分局長。後來，不知道是哪位與葛不睦的人便將此事告知陳儀，陳儀聽了很氣，便連忙將李卓芝叫來，當面訓斥了一頓。但訓斥儘管訓斥，李卓芝因有葛敬恩為之說情，雖然挨了一頓罵，依然穩坐其分局長。一直到他口袋裡刮飽了以後，才滿載而歸的離開台灣，這事轟傳台灣，台灣人更以之作為話柄。

第二件大貪污案子，便是貿易局長于百溪，於『劫收』時，曾將大批敵偽物資隱匿不報，並私自變賣，得款幾千萬元台幣。同時，復利用職權上的方便，將自己所貪污的款項，以公款購買機器紗布名義，匯給京滬等地，購買物資，再運回台灣，配售各機關輾轉漁利，大發其財，並壟斷一切貿易，迫使台灣人走投無路，故台灣人均恨入骨髓，雖一再向台灣省議會及長官公署密告，均杳如黃鶴。後來，一直到國民參政會所組織之全國接收清查團台灣區清查團團長劉文島先生蒞臨台灣時，台灣人均紛紛檢同確實證件向劉密告，希望劉文島能在台灣打大老虎。劉於接到各方密報及各種確證後，遂着手清查。清查的結果，認為于百溪的證據確鑿，遂俯順輿情，正式備文並附各種貪污證據，移送長官公署法辦。劉文島先生更曾於去年九月間在台北公開招待各報記者，發表談話，要求陳儀長官最低限度，應將于百溪先行撤職，即刻移解法院審理。因于百溪為嚴家淦包可永的私人，如因此案而垮台，勢將與彼等不利，遂竭力在陳儀面前說情。陳為面子關係，亦不忍遽下命令，將于百溪撤職查辦。故劉文島先生離台後，遲之又遲，陳儀依然未辦。而于百溪亦落得花天酒地，悠游自得。劉文島先生於返上海旬餘後聞悉此事，不禁異常震怒，乃又在上海發表談話，希望陳儀長官應速將于百溪予以撤職，並移送法院，依法審理。陳長官迫不得已，才將于百溪予以撤職處分，移送法院。台北地方法院，認為案情重大，即予依法拘捕，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反出來為他們說情，謂移交手續尚未辦清，不得即予逮捕，故于遂因此被具保釋出。于於被釋後，便在台北大請其客，到處送禮，希圖將此案圓滿解決。

PP.107—112　PP.112—119

第三件大貪污案，便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任專賣局長任維鈞，亦係因為『劫收』舞弊，並利用職權，貪污牟利的罪嫌，被台北市的民報予以揭出。任維鈞閱報大怒，並在台北各大小報紙遍登廣告，以大幅的啓事，竭力為自己辯護，並限令民報於三日內舉出證據，否則將依法向法院訴究。但民報翌日即在報首上公開答覆，並舉出有確實證據的貪污，約有五百萬元台幣之鉅，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並云尚有若干貪污因證據未全，待搜集齊備後再舉。堅決的要求任維鈞向法院裡打官司。任見證據被揭，無辭以對，遂不敢置答。陳長官閱報後不禁大怒，一面派人跟民報打交道，希望民報以後刊載新聞或言論應該要謹愼些，不宜揭發別人的陰私，致干法紀。一面並將任維鈞叫去，命任維鈞要與民報打官司，但任囁嚅嚅嚅、半吞半吐，遲遲不能作答，陳儀見其情虛，知有毛病，遂不禁拍案大怒道：『你既不敢與民報打官司，便不應該在各報登啓事，迫使人家檢出你底貪污的證據來，你眞糊塗，簡直丟盡了我們底臉！滾！你趕快回去自殺罷，你無臉再來見我』！說着，即揮手令去。任於聆訓之後，遂狼狽地退出陳儀的辦公室。返家後，除一面上書陳儀請假兩星期，一面便託沈顧問銘訓的夫人請沈顧問前往陳儀跟前說情。任於請假兩星期後，不但不自殺，且亦未辭職，依然如往昔一樣地到局辦公。後來劉文島蒞臨台灣時，經台灣人民控告，復經民報聲援，請劉徹查。劉徹查結果，亦認爲貪污有據，遂檢同證據備文長官公署，請陳儀將任先行撤職，再移送法院審理，任因係沈顧問太太的私人，故沈顧問乃竭力在陳儀面前說情，陳便將此案擱置未辦，後劉文島先生在上海發表談話，希望陳儀將任與于百溪一同撤職查辦，陳見情勢不對，恐影響自己聲譽，乃將任與貿局長于百溪一同撤職，移解法院後又保出。于任兩人被具保釋出後，復於移交時大舞其弊。他們一面把日本人臨走時移交的原始清册銷毀，說原始清册業已散失，無法尋覓，一面更以多報少企圖蒙混。任在移交之清册中，曾列報食

鹽被人民搶去一萬擔，紅土（即最好的鴉片煙）被白螞蟻吃掉七十餘公斤，糖損失數十萬斤等等。使公署裡會計處的人大譁，感認如食鹽被搶，則在何時何地被何人搶去？爲何事先不報？而一萬擔食鹽被搶之消息，爲何台灣竟無一報刊載？又如多少白螞蟻，才能吃掉七十餘公斤的鴉片？至白螞蟻是否吸食鴉片，亦須請專家來研究後方能證明，故于任兩人之移交案中，無人敢問，也無人願負責清查。現該兩案，仍擱置台灣長官公署的保險箱中，無人聞問。但當時確曾鬧得滿城風雨，惟時隔半載，現已湮沒無聞矣。但台灣人卻永遠銘刻肺腑，不忘此事。

第四件大貪污案，便是轟動全島的台北縣縣長陸桂祥，曾經與該縣某區之裘區長，串同舞弊，謊報接收敵僞物資，逕行變賣達數萬萬元台幣之鉅。後來經縣參議會及人民檢舉，陸即唆使人將縣政府放了一把怪火，結果，縣政府的會計室首先被焚，燒去全部的日人原始清册，以及接收後所有的帳簿單據等，最奇怪的，便是燒得一乾二淨，竟連一點碎紙屑子都找不到。會計室火焚後，接着，台北縣稅捐徵收處也被燒得精光，一切稅捐收據都化爲烏有。像這樣的怪火，眞是天下奇聞，於是台灣同胞們都街談巷議，認爲稀奇；而台北縣參議會也忙着開會，清查怪火的來源；先說要清查，但是所有的貪污證據都燒光了，你往哪裡去清查？後來台灣人民想控訴，然而，你向何處去控訴呢？再後來，便什麼也沒有下文了。結果呢？依然是一個不了了之的結局。但聰明的陸縣長於事發之後，一點也不驚惶，除一面呈報長官公署，說此『怪火』係奸黨莠民所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放，縣府損失重大，呼籲善後；一面更舉行記者招待會，竭力否認他本人曾有貪污情事，惟渠卻承認台北縣確有貪污之人，但究竟是誰貪污呢？他先笑而不答。後經記者們追緊了，他便推諉的說：『外面有人傳說我貪污，那完全是區長裘某的造謠。因爲他在台北縣區長任內，確曾貪污公款六十餘萬元台幣。後來被我查出，當我正擬拘捕裘某時，裘已捲款潛逃了』。這是去年十月間，陸桂祥於台北縣政府舉行記者招待會時，向記者們公開發表的談話。台灣各報均曾揭載。至於陸縣長爲什麼在事前竟不知道裘區長有貪污情事？爲什麼當陸縣長剛發覺裘區長有貪污情事時，渠即已畏罪潛逃？而裘區長於捲款潛逃以後，爲什麼台北縣政府不下令通緝？至下令通緝的結果又是如何？像這一連串的問題，依然是一個永遠解不出的謎。查陸桂祥，現年已五十，已經做了十餘年的縣長；與嚴家淦、包可永的私交甚篤，是陳儀的老幹部，過去在陳儀長福建時，即曾任南平縣長多年，政治資本相當足。因爲後台甚大，一直到二二七事變發生後，他依然穩坐台北縣長。記得有一天，當我到桃園（台北縣政府所在地）去參觀時，一個專賣局啤酒廠的台籍工人，便曾這樣向我憂憤的說：『台灣光復到現在，一切的苛政均有增無減。像最爲萬人詬罵的人頭稅（又名戶口稅）依然在全台各地，雷厲風行的徵抽。稅率的標準既不一定，有時更隨着物價的升漲而遞增。像我自己家裡一共七口人，每月除繳納什麼房屋稅、遺產稅外，還要繳納七個人頭稅。如以每個人頭五十元計算，我一個月便要繳三百五十元台幣。三百五十台幣，在有錢人看

PR11P—130

來並不算什麼，但在我這個窮工人，便感到是一個很大的負擔了。而本縣陸縣長，更籍此機會，向我們逼刮，且時常派人至我們家裡強行勒索。如稍遲緩，便說我們抗繳國稅！查人頭稅一項，本是日本人時代，壓迫我們台灣人，對我們每一個台灣人，所徵收的雜稅，也可以說是一種最不合理的苛政！記者先生，聽說你們是由國內來的，我不知道，國內是否也有這種『人頭稅』的名稱？即使國內有，那我們自然沒有話說。惟假使國內要沒有這種苛稅，那便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對我們所施行的一種不平等待遇；假使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未經中央核准，即擅自徵收這種苛稅，那便是陳儀長官存心蒙蔽中央，故意欺壓我們台灣老百姓的一種表示』！聽過了他這一番話，眞的，我能回答他些什麼呢？如果我告訴他：國內是從未聽過『人頭稅』這一種名詞的，且此稅早已經中央明令禁止，那將更會激起他的憤怒；如果我不告訴他呢，那我又覺得彷彿於心不忍，我不能，而也不應該當面欺騙這一個善良的台灣啤酒廠的工人。但結果，我仔細地想了想，終於很巧妙的回答他說：『在國內，以我本人講，我是從未繳過半文人頭稅的。』他聽了我這話，不禁眼眶中紅潤潤的，低着頭，什麼話也不想再說了。

第五件大貪污案，依然是關於專賣局的。據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十八日台南中宣部直轄之黨報中華日報載稱：『台省當局，爲視察全省專賣局產銷情況，並盤查各單位對於接收產物之虛實起見，特派會計處、財政處、設計考核委員會、日產處理委員會四機構，於去年十月間，會同派員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出發各地清查，歷時三月始畢。清查結果，計發現專賣局總局、台南分局、台中分局、嘉義分局、新竹分局及嘉義分局所屬之嘉義酒工廠、屏東酒工廠等各單位，均曾在接收時或業務上有營利舞弊等情事，詳情如下：

（甲）關於接收貪污部份：A前任台南專賣分局長林希美，曾接收小汽車兩部，未曾列報，至卸任移交時，曾將小汽車一輛着司機劉源泉，交由火車運至台北，嗣經台北專賣總局查覺後，勒令繳出，林方答允願意交出，後總局於收到後亦未列報日產處理機關。B前日人台南專賣協會與鹽業協會合建之竹園町宿舍，由日人移交接收後，未列册陳報，林希美乃將該屋於去年賣與台南第一配銷會江桂清，得款甚鉅。C前局長平山係日本人，曾將台南番子田酒工廠所遷移保管之硫銨七八十包，移交於林希美。但此項物資迄無下落。按該廠前爲日軍所管理之工廠，故遺存硫銨。

（乙）關於營業舞弊部份：A台北專賣總局於事前曾通令台南分局，定自三十五年一月一日起，將接收日人時代之香煙改裝後增價出售，在林希美局長任內，曾接收各項舊煙一百餘萬包，渠於得悉增價消息後，曾具報總局，謂舊煙已大部售完，其造報手續，似與營業股代股長伊東力夫有關，事後林即將舊煙以新價配銷，獲利數字一說爲九十餘萬元台幣，一說爲五十餘萬台幣。B台南分局曾奉命於三十五年十月五日將光復煙由每包三元改售二元，該局隨着營業股代理股長伊東力夫及職員江世樑，沈家珍共同調查存煙，詎料伊東等將存煙以少報多，而從中圖利共達二十一萬元台幣。嗣經查覺後，伊東畏罪，遂倒填年月，補做分配表將煙款十九萬元台幣繳庫，尚有二萬台幣不知下落。據聞，前台南分局長於在任時，前後貪污共達六千餘萬台幣。像這樣證據確實的大貪污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是否已經嚴辦？林希美究竟判處徒刑沒有？這眞是祇有天知道。

第六、七、八、九，四件貪污案，還是關於專賣局的。茲爲叙述方便起見，特將有關於專賣局貪污的案子彙報於後；

（甲）新竹分局：於呂前局長任內，曾接收日軍樟腦油三百多桶。後奉命移至南門工廠時僅剩二百餘桶，相差之一百餘桶，即被呂前局長私自賣掉，得款二百餘萬元台幣。等到後任知悉後，前任呂局長已辭職他去。按此項樟腦油，係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於解除駐新竹日軍第一〇七師之武裝時所接收，後便函交專賣機構接收。又在三十五年五月時，該局曾將各項火柴原料予以標賣，暗中得款亦甚多。

（乙）台中分局：A於接收時，曾接收小汽車一輛，未曾具報，由局長自用。又該局查緝股長張飛霞，曾於去年五月一日，查獲豐厚商號之煙紙、火柴、香煙等甚鉅，拍賣價款共計七十餘萬元台幣，未曾繳庫。今年二月五日張又截獲大批火柴，逕自私運返家，又圖變賣，後被台中警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察局檢舉方遭逮捕。B三十五年二月，該局曾向農人訂購蕃薯乾二百萬斤，每斤多報一元八角。因當時台中市價頂多四角台幣一斤，該局於陳報總局時，曾每斤報稱二元二角一斤，即此一項，便從中淨賺三百六十萬元台幣。後該項蕃薯乾積久未用，以致霉爛甚多，該局後又報告總局，云已全部霉爛。C三十五年三月間，該局曾呈准以食鹽七千多噸，換購商人張雲顯赤糖六十萬斤，嗣因收糖多而繳鹽少，決定退糖，但改用白糖換還，交鹽與退糖數目不符，復從中漁利五十餘萬元，該局國內若干高級職員，均曾分到「紅利」。

（丙）嘉義分局：該局接收迄今，已三易局長。而日人所移交之原始清册，與歷任交接，均未辦理清楚，所有接收清册既不明白，庫存原料，更無從查考。故該局遂將物資大報盜竊或報腐失，致該局高級職員等都乘機大發其財，當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會計處、財政處、日產處理委員會派員會同前往該局清查時，因各種單據均付闕如，咸感無法清查。蓋該局首任局長陳際清已於去春畏罪自殺，次任局長周必璋亦因貪污案被拘押。又該局附屬之嘉義酒工廠副廠長兼代廠長張忝儔任內，曾於三十五年九月十一日運出赤糖九百二十四包與台北聯發公司，調換糖蜜案有關，張於去年九月十五日移交與新任廠長戴恩榮時，初列報運糖四〇二二九斤，後補報爲七四五八〇斤，因貪污證據確實，乃被免職。而戴恩榮復於三十五年十一月六日在台中和平日報刊登啓事，曾詳載本案始末。

（丁）台北專賣局總局：A於三十五年間曾列報購買原料款項一千三百五十七萬餘元台幣，而所訂購之各項原料迄未交清。計有蜜糖數十萬斤、紅糖二千袋，迄無下落。B總局於去年三月間，因購料需要，曾向上海中央銀行信託部借貸法幣八千萬元，至今年二月間尚未還清，連同利息計算，計欠法幣一萬萬二千萬元。至該款是否用於購買原料，抑係用於投機，均無從知悉。C該局營業處職員邵英，於今年一月間，曾利用職權，僞造提取樟腦的假提單，騙取上海商人三百餘萬元台幣一案，轟動全台灣，使專賣局的信用掃地。

以上所舉各節均係證據確實，不過是幾千件貪污案子中比較重大的而已。至於其他次要一點的如：

（一）台北台灣紡織業公司（直屬工礦處工礦企業公司）文書主任，曾經利用職權，盜用官方正式的圖記，由台灣銀行幾次匯出台幣共三百餘萬元，後被該公司總經聶光堉查出時，文書主任已早潛逃無蹤：事後雖登報通緝，然不過只是一個例行的公事而已。

（二）台灣水泥公司高雄水泥廠販賣部主任張德羌，曾於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將應撥交台北公共工程局一萬餘噸之水泥中，抽出四千餘噸，私售商人，獲利甚鉅，張並私自隱藏軍火。此事與該廠工務課長張如鳴，水泥板主任陳溪泉，以及廠長等要職員九人均有關。後被高雄市警察局偵悉，乃予以拘押，並移送高雄地方法院審理。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三）台南鹽業公司總經理周樹嘉，及事務課長唐海平，曾於接收時，將很多日人移交之鹽數千包，輾轉託人變賣。並毆辱台籍職員。曾被控有侵佔公有財物，並妨害人身自由之罪嫌，經台南地方法院推事洪壽南審判結果，認爲周樹嘉妨害自由案，依大赦令可爲免訴。對於侵佔公有財物舞弊案，因證據不充分，竟宣判無罪。但二月五日，台南地方法院檢察處檢察官細審該案判文結果，認爲有欠公允，應行覆判。故於五日下午，已依法提出聲請書，訴請高院開庭覆判。現周已經閩台監察使楊亮功予以彈劾。

（四）現任貿易局長于瑞熹，本係該局副局長，自于百溪被撤職後即遞升局長。於接任後，曾一再聲明決根絕貪污云云，但據該局一小職員說：他現在正利用公款，在上海大做生意。並利用職權，在上海或國外以低價購買器材原料等，運到台灣，再以高價陳報。每買一批貨，總要淨賺數百萬元台幣的佣金。他太太所用的香水、雪花膏、高跟玻璃皮鞋以及衣料等，都是由紐約香港等地買來。而其戚友等，更不時往來港滬之間爲其做國際生意。

諸如此類的一些貪污案子，眞是層出不窮，多得不勝枚舉。在台灣，無論你跑到哪裡，像這一類的新聞，差不多隨時都可以從各色各樣底台灣人的口中傳出來。而在貧乏的報紙上，亦偶而間或可以透露一點點線索來。總之，在台灣，凡屬業務上的機關，如各公司、工廠等，祇要是有機可乘、有油可揩時，幾乎無日無貪污的情事，無處無貪污的人物。台灣在這樣一種「貪風」籠罩著的苛政下，試問如何能談提高行政上的效率？怎樣才能教台灣人民折服？在貪污處處聞，貪污時時有的「劫收」中，又怎樣教台灣人民不起反感？因爲，台灣老百姓不是木頭，更不是傻瓜，他們也有一雙眼睛、一雙耳朵、一張嘴、一雙手啊！等到眼睛看黑了，耳朵聽厭了，嘴巴喊啞了時，他們自然會起來動手的。這是台灣事變的第三個主因。

五　全盤統制經濟的錯誤

在屏東時，一個種甘蔗的佃農，名字叫做黃雨清的老頭子，曾經向我這樣感慨地說過：『過去在日本人時代，他們雖然一切都統制，但還給我們一條可以維持最低限度求生的路，可是自從光復以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除了香蕉及橘子未加統制以外，其餘的不論何項，差不多都統制了。在這種全盤統制經濟政策的壓榨下，我們台灣人民的生活，可就一天天比以前更苦了。譬如：就拿我這種甘蔗的老頭兒來說罷，過去雖然苦，我們總還可以吃到配給米，填得飽肚皮，但現在，時代變了，物價更高了，我們最近竟連吃蕃薯的機會也在逐漸的減少。這究竟是什麼原因，我眞不大知道。』假使要是一個初到台灣的人聽了他這一番話，也許不大相信。但我在台灣旅行三月，耳聞目見，深感台灣統治經濟的情況確實如此。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根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報告，台灣在日本統制時代，共計有二百卅七家公私的企業，六百餘個單位。自勝利光復後，該項公私企業，即統統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屬的各處局分別予以接收，復依性質上的不同，將其劃分爲下列各公司，由各處局直接或間接分別予以指揮監督，茲特將各處局所屬各公司簡要分述於後：

（甲）屬於農林處者：計有農業方面五大公司：

（1）台灣省農產公司：包括十一個大廠，若干分工廠，將台灣所有的農產品全部統制了。

（2）台灣省水產公司：有兩個分公司，一在高雄，一在基隆。高雄分公司共轄冷凍廠十一所，製魚肝油廠一所，罐頭廠一所，機具廠一所。基隆分公司計有漁船修造廠一所，另冷凍廠及製罐頭廠十一個。統制了全部台灣的水產品。

（3）台灣省畜產公司：包括五個製革廠，兩個鞋廠，兩個食品廠，兩個骨粉廠，一個製膠廠，一個飼料廠，一個羽毛精製廠，十四個牧場（即牛乳場），共轄廿七個單位。統制了所有的台灣畜牧事業。

（4）台灣省鳳梨公司：共有四個辦事處，七個大廠，若干分工廠。統制了全台所有的鳳梨事業。等於一種變相的專賣。農人不准私自製造，所有產品，均須由該公司照官價收買，並加工製造。

（5）台灣省茶葉公司：共轄十幾個大廠，廿餘個工廠，規模宏大，統制了全台灣的茶產及外銷。

除了上述五個大公司，此外，屬於林業方面的，尚有一個林務局，共轄十六個山林管理所。還有一個林產管理委員會，而在該會之下，又有一個林業公司，包括伐木，加工，運輸等各項，均有一個專門的機構辦理各事。台灣省所有之林產，均在上述各機構嚴格的統制之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曾下令禁止木材出口，但貿易局卻源源的將木材運至海外牟利。假使要不是二二七事變發生，農林處尚擬設立一農林公司，專司管轄各該公司之職。

（乙）屬於工礦處者：計有十二個大公司：

（1）台灣省工礦器材公司：包括四個炸藥廠，和十一個其他物品製造廠。

（2）台灣省電工業公司：包括八個製造廠，專門製造蓄電池及交通電信器材等。

（3）台灣省印刷紙業公司：包括油墨，造紙工業及工廠。共轄九個廠，內中有四個印刷廠，四個造紙廠，一個製版廠。

（4）台灣省化學製品業公司：包括十一個工廠。

（5）台灣省橡膠公司：共有三個大廠，若干分工廠，製造膠鞋，雨衣，各種輪胎等。

（6）台灣省玻璃公司：共轄十五個工廠，製造各種試管，玻璃，玻板，等器具。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7）台灣省油脂業公司：計有七個大工廠。

（8）台灣省窯業公司：共轄卅六個工場，製造各種磚瓦及各種粗造之碗碟等。

（9）台灣省紡織業公司：共有十八個工廠。

（10）台灣省鋼鐵公司：共有十個工廠，廿二個分工廠。

（11）台灣省工程公司：共有十餘個工程處及若干修理廠，所有台灣各種建設之工程，均規定由其承包，私人經營之營造商，僅能承接小規模之工程。該公司與民政處所屬之營建局以及交通處所屬之公共工程局，有異曲同工之妙。

（12）台灣省煤礦公司：共轄十二個單位，四十六個礦場。佔全台礦山百分之六十強。私人開掘之煤礦，統須由台灣省石炭調整委員會，照官定價格收購，再由該會統賣。

（丙）屬於衛生局者：計有台灣省醫療物品公司：共轄十個製藥廠，及若干分工廠。在上述各大公司中有的尚有分公司或類似分公司等辦事處之組織。因爲機構龐大，單位太多，工礦處長包可永感到不易管理，及又在工礦處之下，設立一工礦企業公司，專門指揮監督上述十二個大公司。惟直至記者離開台灣時，該公司尚未正式成立，雖僅僅是一個籌備處，然裡面辦公人員，卻已達一百餘名之多。事實上均無事可做，其任意浪費國家之人力財力，由此可見。

（丁）屬於交通處者：計有一鐵道管理委員會與公路局等交通機構外，尚有三大公司：

（1）台灣省航業公司：共有基隆，高雄，台中，花蓮等分公司，擁有大小輪船七十餘艘，計六三二六噸。規模僅次於國營之招商局。

（2）台灣省通運公司：全島各地，幾均有分公司之設置，它控制了台灣所有的碼頭倉庫以及堆棧等。無論省內外貿易之貨物，均限令寄存該公司之堆棧，並必須由該公司統一運輸。

（3）台灣省貨物搬運公司：附屬於交通處鐵道管理委員會，統制了鐵路運輸的搬運工作。台灣事變未爆發以前，任顯群尚擬籌設一台灣旅行公司及台灣航空公司與航運通運兩公司平行。另擬再設一交通公司，以統轄之。

（戊）屬於專賣局者：計有下列五大公司：

（1）台灣酒業公司：在該公司之下，尚轄有啤酒，製樽兩公司。共有十一個製酒廠，廿餘個分工廠。

（2）台灣菸草公司：包括兩個大規模的製煙廠，及若干小型的分廠。而在該公司之下，尚有一菸葉公司，共有五六個試驗廠。

（3）台灣樟腦公司：該公司規模宏大，計有四個大樟腦廠。因台灣盛產樟腦，且品質極佳，戰前生產樟腦，居世界第一位。

（4）台灣火柴公司：共有兩個火柴廠。出產量甚少，不夠全省應用，每年均須仰賴國外輸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入。

（5）台灣度量衡器製造公司：共有三個製造廠。另直屬於專賣局的尚有一個印刷廠，兩個製箱廠。

（己）屬於糧食局者：計有十六個徵收及徵購田糧的機構，統制了整個台灣的米，麥，玉米，蕃薯，馬鈴薯，等五穀之產銷。

（庚）以上甲乙丙丁戊己六項所列稱之各公司，均係屬於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完全由該署獨資經營的。此外，尚有資源委員會與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合辦之各公司，計有：

（1）台灣糖業公司：總公司分設上海台北兩處，在總公司之下，更設有屏東，麻豆，新營，虎尾四分公司，擁有全台可耕地百分之十以上，共轄十六個大糖廠，爲台灣重要農工業之一，該公司除擁有全台可耕地百分之十以上，另並擁有鐵路五千餘公里。將甘蔗由各產區，可以直接運輸至各糖廠，再由各糖廠逕運港口以便輸出。

（2）台灣水泥公司：共轄十一個工廠，以高雄，蘇澳兩廠爲最大。全台水泥之製造以及產銷等，悉由該公司統制。

（3）台灣肥料公司：共轄七個大工廠，若干分工廠。

（4）台灣製鹼公司：共有四個製鹼工廠。

（5）台灣電力公司：共有高雄，日月潭，兩個大發電所，供應全島電力。此外尚有廿餘變電所，分別設立於全島各工業區。

（6）台灣機械造船公司：計有基隆，高雄兩個分公司，共轄四個造船廠，尚有若干小型的分工場。

（7）台灣造紙公司：共有十四個造紙廠。該公司規模較台灣省印刷紙業公司爲大。因前者係省方獨營，後者係國省合營。

除了上述國省合營之八大公司外，尚有資源委員會獨立經營之中國石油公司所轄之十一個大油廠，包括過去日本統治時代海軍用的第六煉油廠在內，（即現在之高雄煉油廠）及鋁業公司，共有兩個廠。此外，關於金銀銅礦的開採，亦由資源委員會台灣辦事處設立各種專門的機構，分別予以探勘或開採。後來陳儀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之下，復設立一公營事業管理委員會，專門管理各處局所設之公司，換句話說，亦即等於一個加強統制經濟政策的機構。以上所述，僅僅是根據官方的報道而言。至於若干官僚資本所經營的私人企業，尚未計算在內。

從上面廿七個大公司，看整個的台灣經濟，我們即不難明瞭台灣的各種工商業，除了有極少數是民營，百分之二十是國營以外，其餘的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嚴格的統制之下。因爲，在上述卅四個大公司中，無論從交通，運輸，堆棧，農產品，漁業畜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牧，大的重工業如鋼鐵，電力，水泥，機械造船，石油，工程，小型的輕工業如造紙，印刷，紡織，磚瓦，油脂，電工器材，化學藥品，製鹹等，無不在統制之列。甚至於連台灣最不值錢的水果如鳳梨，也要加以統制。陳儀過去在福建時即對於統制經濟特別感到興趣，故主張一切均須加以嚴格統制。所以自從他到台灣以後，對於日本人過去在台灣實施統制經濟政策的成效，不禁讚不絕口。殊不知在過去日本統制時代，是一切『統』而又『制』。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卻是一切都『統』，而一點不『制』。因爲是『統』而不『制』，所以台灣省一切的經濟措施和政治法規，均與事實脫了節。而很多貪官汚吏，更憑藉『統制』的特權，到處想辦法找錢，隨時打主意撈油水。譬如出口商人運貨於報關時，除照章繳納官定的稅額外，尙須暗中活動送錢給稅吏。進口商於貨物搬運進棧時要花額外的黑市費等。若是有關專賣的物品，如煙酒火柴等，查到了便要沒收。如暗中花錢疏通，則該項物品，依然可以在黑市上流通。爲了要敘述台灣省全盤經濟統制政策的錯誤起見，特再舉幾個簡單的例子，以爲證明：

（1）專賣制度的失敗

關於專賣制度，其本身原不太壞。如果專賣制度辦理良善，則不僅有裨中央國庫的收入，更有助於地方經濟的穩定。惟如人事不臧執行不當，常易發生很大的流弊。抗戰時在重慶，我國亦曾一度試行專賣的制度，但試行的結果，發現弊端百出，到末了只是肥了幾個私人的腰囊，而大多數人並不能享受專賣的實惠。故實行不久即行取銷。台灣省過去在日本人統制時代，日本人爲要貫徹其榨取政策起見，曾施行專賣制度。但實行以來，結果很好，台灣總督府有百分之四十八以上的收入，均靠專賣營利來維持。但是台灣自從光復後，推行專賣制度以來，不但不能盈餘，且還不能達到收支相抵的地步。根據該局自己的宣傳：云該局於創辦之初，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曾撥款十八萬萬元台幣，作爲開辦費，而專賣局每月收入通盤結算，爲數尙不下二萬萬元台幣。去年七月份才增至八萬萬元台幣。一直到去年八月份，這情形才稍爲好一點，因該月純收入已遞增十三萬萬元台幣，然而，由於幣值日益低落的關係，在收入數目上，雖已逐漸增加，但實質上比較起來依然是並無起色。專賣制度，爲什麼在日本時代甚著成效，而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試行以來便失敗呢？這原因說起來很多，但歸納起來卻不外：一因機構龐大，人員衆多，收入不足以維持開銷；二因人員素質不整齊，貪汚的人太多；三因專賣局所製之煙，酒，火柴等，品質既不好，定價又很高，無法與國內及外國的成品競爭。是以台灣人均不願意買專賣局各廠的東西，寧願在黑市上買上海貨或美國貨。加以該局不察民情，明知道行不通的事情，偏要定出一些硬性的法規，來限制人民。譬如在專賣局限定之煙草，火柴，酒，樟腦，度量衡器五種專賣物品中，均絕對禁止人民私自製造。而該五種專賣物品的原料，無論係人民自種，抑係由人民領有公地代種，其所生產之收穫品均須照官定之低價如數賣與該局，否則，農民便要遭受處罰。但經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過專賣局製造後，便要以高價賣出。這是專賣局對於台灣人民的『德政』！至對於國內的商人亦係如此。無論你由國內運來上述各物中的任何一種，假定你在國內已經納了國稅，這照常理講，該項貨品於到達台灣後，應該通行無阻，但事實上不然，你還得再完一道稅，並將該項物品，統統交由專賣局專買後，再由該局專賣。在這一轉手間，專賣局的職員便可不勞而獲的得到一筆很大的利潤。故無論國內人或台灣人，對於專賣局都莫不痛恨異常。

照台省專賣物品的規定，雖然僅限定爲煙草，酒，樟腦，火柴，度量衡五種物品。但事實上除了上述五種規定的物品外，如鹽，糖，石炭等，也在半專賣的統制之下。譬如鹽之專賣是由財政部台灣鹽務管理局直轄之台南鹽業公司來承辦。該公司擁有鹽田甚多，共有四個大鹽場，十幾個製造工廠。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本來亦想將鹽之產銷由專賣局控制，後因財政部力爭，總算交涉了很久，台省長官公署才將已經接管甚久之各鹽場又交出來，由中央接收統一管理，這等於使台省長官公署，將已經吞進了虎口的食物又強令重行吐出來一樣的困難。據台南安平城一個七十多歲的老漁夫向我說：『台灣的鹽產甚豐，每年均有很多的剩餘。照講，我們台灣人是應該可以吃到便宜的鹽了，但事實上不然，我們卻一直吃着高價的鹽。查鹽之成本原極低廉，譬如本來每斤只要一角錢的，因爲鹽稅太高，現在卻要賣到十五元台幣一斤了。而這十四元九角，幾全爲鹽稅。安平有很多在鹽場中工作的人，每天均爲鹽而生產勞動，但他們每天均吃着高價的鹽。如有商人要做鹽生意的話，也必須要在鹽業公司裡去批買，但經過鹽商之手的鹽，運到其他各地便格外要貴了。至私人鹽田所出產的鹽，也必須要照官定的低價賣給該公司，不得私相買賣。這眞是一種不公平，不合情理的事啊！』從這個老漁夫的談話裡，便可知道鹽雖然未曾明列於專賣品之類，但事實上鹽也是一直在嚴格的統制下專賣着。

至於石炭，也是一樣，在日本統制時代，日人爲增加外銷起見，曾獎勵人民開礦，故私人石炭礦產，極爲發達。迄勝利後，台灣人民私人經營之礦產依然開工，且產量甚豐，煤價亦始終穩定。台省工礦處見有利可圖，乃呈准陳儀，獲准成立台灣省石炭調整委員會，以包可永爲主任委員，陳鶴聲爲副主任委員。實施統制石炭的產銷。並頒佈命令，規定價格，限令所有私人礦場所生產之石炭，均須照官定價格一律賣與該會，不准私人買賣。自此會一設立後，煤價即漸見波動，本來每噸石炭之市價僅五百元台幣，後來便逐漸上升，一度曾跳至每噸三千元台幣。因官方規定價格太低，有時尙不及生產之成本，故經營石炭生意之台灣人，認爲政府係與人民爭利，均不願出售所生產之石炭，且有故意壓低產量之情事發生，故產量銳減，所產成品之質地亦日益降低，這是管制石炭政策所收之效果。加以石炭調整委員會之負責人，更藉此大做生意。據台北近郊一個台灣私人經營之礦場老闆吳某對我說：『在去年三四月間的時候，石炭每噸市價已賣至七百餘元台幣，但台灣省石炭調整委員會的負責人，卻硬以五百元台幣官定的低價，迫令我們將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炭售與該會，而該會轉一轉手，即以每噸三千元台幣的高價（合法幣十萬餘元）賣與經濟部上海區燃料委員會，每噸淨賺兩千五百元台幣。去年冬天，每噸收購的價格增至一千元台幣，然賣到上海的價格亦跟蹤漲至每噸九千元台幣。每噸淨賺八千元。今年自二月一日起該會已將收購價格加至每噸一千二百元，而賣到上海的價格，每噸卻已漲至一萬元台幣左右。我們假定第一批石炭由台灣運兩萬噸至上海，可以賺五千萬元台幣，第二批亦以兩萬噸計算，可以賺一萬萬陸千萬台幣。即連第三批不算在內，該會這兩批生意，便可賺到台幣兩萬萬一千多萬了。而我這還是最低限度的統計，但實際上由該會裝運出口的石炭，決不止這一點點噸數。我們眞不懂：爲什麼我們自己血汗所開採出來的石炭，不能自由貿易，非要賣給該會？而我們更不懂：既不准我們自由買賣，爲什麼該會就可以直接賣至上海呢？他們憑了什麼特權，可以這樣任意的來剝削我們？』他說着說着，不禁憤恨異常，事後據我從各方面調查：該項販賣石炭的利潤，一直到『二二七』事變發生時，尙未解送至台灣省金庫。然而，這一筆偌大的鉅款，究竟到哪裡去了呢？即使不做生意，就是存在銀行裡拿折息，從去年三月迄今，這一筆利息也就可觀了。若說專賣事業，公營事營是貼補省庫的，那麼，這一筆鉅大的盈餘，爲什麼迄今尙不繳交省庫呢？

此外，人民所種植的蔗田，所生產的食糖，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也要加以統制專賣。這在前面，我已經引用屛東老佃農的談話說了一點，然終因定價太低，蔗農或產商，均感到不夠成本。故怨聲載道，有些憤恨的台灣人，乃老羞成怒，紛紛犁毀蔗田，改種雜糧，表示一種消極的抗議。後於去年十一月間及至聞到台灣糖業公司某某高級要員，曾經勾結商人，由台安輪私運食糖三千五百包運滬，在基隆曾被查獲，惟終被放走之消息傳出後，台灣種植甘蔗之農人，均憤懣已極，而台灣各報紙更一致主張嚴懲偷運食糧之某要員，然而鬧了半個多月，一點也沒有結果。這時大多數蔗農均表示：既然食糖不准我們買賣，爲什麼台糖公司某要員竟能偷運食糖至上海？這眞是『既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故事的重演。故他們於痛恨憤懣之餘，更大毀蔗田，發誓以後永不再來種甘蔗。像這樣的專賣，如此的統制，如何不受輿論的指責，不遭人民的反對？

關於煙酒樟腦的專賣等手續，既極麻繁，而弊端亦層出不窮。在日本人統制時代，煙酒雖列爲專賣品，惟台灣人小規模的製造，日本人並未絕對禁止。故若干製造煙酒業爲主的台灣人，在統制的專賣中，依然有一線苟延殘喘的機會。但是自從勝利光復後，台灣省專賣局，卻絕對的完全禁止私人製造。即台灣人往昔所儲存之煙酒，亦不准買賣。並限令：必須向該局申請登記，重換招牌，將舊的商標撕掉，再貼上新的『台灣省專賣局出品』的字樣，始准出售。否則，除予以沒收外，還要科以罰金的處分。至貪污的弊端，亦便從此發生了。譬如：在舊貨申請登記期中，你除了遵照該局左一道，右一道麻繁的手續，履行一些不必要的條件外，尙須額外花錢，如錢未花夠，你即使申請一月，也休想拿到那一張『台灣省專賣局出品』的小紙條兒。小紙條兒拿不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到，你的存貨便一直是在禁令聲中，過着『違法』的生涯。等到聲請核准後，尙須繳納手續費，和小紙條兒的成本費，以及官定的稅率，才能領到新的小紙條兒。領到小紙條兒以後，你原來的存貨，才能在市場上銷行。此項存貨銷完後，各商店，以及各小販，又須向該局照章聲請登記，領購該局所規定的配銷物品。在這裡，黑市花頭又來了，如果你不花額外的手續費，和半公開的疏通費，你便無法買到所需物品的數額，有時更簡直買不到。若在該局的黑市中，以高額的價錢，便可以買到配給的物品。像外埠商人到台灣買樟腦，如果你與台省長官公署的若干貪官汚吏們沒來往，或者少請了幾次客，額外的錢未花夠，各方面應付稍爲欠週一點，無論你如何神通廣大，也無法買到一點點樟腦。有的，雖然遠在四五個月前便已經訂妥了期貨，但到了期限，若不再花錢，那樟腦你依然領不到手。諸如此類的情事，在該局簡直早已司空見慣。故無論本外埠商人，只要一談到專賣局的黑幕，均莫不切齒痛恨。

至於專賣局所製煙酒的成品，到底好不好呢？這，假使要沒有吃過專賣局的酒，吸過專賣局的煙底人，是無法領略到其中的滋味。可惜我既不吸煙，又不飲酒，所以無法批評該局所製煙酒的優劣。惟凡是吃過該局所製之煙酒的人均異口同聲的說：『專賣局的煙，大都霉辣得吸不入口，而專賣局的酒，更是淡如清水。凡是吃過一次的人，下次均不想再吃了』。寫到這裡，不禁使我想起一段頗爲幽默的，關於專賣局的煙底趣聞：

爰於今年二月上旬，當中國海軍總司令杜永清將軍在台灣考察時，某次，曾在台北遇到台灣省長官公署的科長二人，因爲桂將軍看到他們都吸美國香煙，便不禁笑問他們：『你們爲何不吸專賣局的煙呢？』但該兩位大科長卻從容答道：『專賣局的紙煙，拿來作戒煙藥品倒可以，用之吸食則不行。』桂將軍聽到他們如此地回答，心中頗爲不服，便連忙從口袋裡掏出一包精緻的紙煙，更急急的反問道：『這就是專賣局的紙煙，味道甚佳，與美國煙差不了多少。眞正是物美價廉！你們看，像這種紙煙不好究竟在什麼地方？』那兩位科長將紙煙看了一下，便又輕輕地笑着說：『桂總司令，這的確是專賣局出產的紙煙，一點也不錯。但是，你哪裡知道這種紙煙是特別爲陳長官製的，專門給陳長官作爲招待貴賓時所用。並藉此蒙欺長官，陳長官哪裡知道呢？至於市上所賣的紙煙，便不是這樣了。』桂將軍於聆悉這一套內幕後，才不禁恍然大悟。後來，桂永清總司令，於考察台灣任務完畢以後，又返抵台北，當他遇到陳長官時，就將這事隨便談了一下，便誠摯的笑着向陳長官說：『你陳長官是好人，無論你自己如何清廉刻苦，如果你底下人不健全，依然會影響你的。』這幾句話倒的確是肺腑之言，中肯萬分。之後，桂永清將軍便返國了。但陳儀在第二天做紀念週時，便大罵那兩個科長說：『你們明明是故意同我爲難，反對我的政策。專賣局的內幕情形，你們如何能向外人隨便亂說？至於專賣局送給我招待貴賓用的紙煙，究竟是不是特製的，等我查明後，我一定要重辦你們。我眞不懂：你們到底爲什麼自己製的煙不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吃，偏要去吃外國煙，浪費國家的外匯？從今以後，凡屬本署各局處的大小職員，均一律禁止，絕對不許吸外國煙，假使如有人再吸外國煙的話，那你們便是無恥！』自從他在那次紀念週上大發雷霆以後，便沒有什麼下文了，究竟香煙是不是專賣局特製的？也沒有任何人能夠知道。而自從那兩位科長先生，將專賣局的秘密洩露後，無論外省人或台灣人，均將此事傳爲笑談，認爲是專賣史上的趣聞。

（2）貿易統制的流弊

台灣省專賣局的任務，是專門對內的一種統制經濟政策的一環，而台灣省貿易局的任務，也可以說是一種對外統制經濟政策的一環，這兩道經濟的鐵環，便形成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治的經濟政策。這兩者在性質上看，好像有點不同，但事實上，卻是互爲表裡，一點也沒有什麼區別。

因爲台灣工廠林立，地土肥沃，森林廣茂，加以氣候適宜，一年可以種三季稻子，是以在日本統治時代，各種農產品和加工品的原料均極便宜，就是在光復以後，依然是如此。假使能把台灣的出產，源源地自由運銷國內外，不僅可以調劑國內的盈虛，換取外匯的收入，而且還可以增加輸出的數額，充實台省的收入，提高人民的生活。物價更因之而能穩定。譬如木柴，台灣的阿里山和八仙山，以及新高山一帶，有幾千年以上的原始森林，一望無垠，浩然如綠海。不僅量多，而且質佳，可作枕木，橋樑，以及其他重要的大建築物之用。據統計，台灣的森林區，約佔全台土地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面積。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假使能准許人民開伐，並源源地運至國內，便可解決目前京滬一帶的木材荒，更可節省好多國家的外匯。據記者調查：目前國內津浦平漢兩路，急待搶修，所需木材至多，不得已而向美加兩國訂購者甚夥，假使能採用台灣的木材，除減少支取外匯外，更可節省時限。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卻一再的下令：禁止木材出口。甚至於連木材的附產品，如紙漿，紙板，三夾板，均不准出口，致使台灣的木材貨棄於地，而京滬一帶的木材卻貴如黃金；這不僅有違經濟上『有無相通』的原則，且亦是促起木材價格不斷高漲的原因之一。其次如紙張，台灣因木材甚多，價錢低廉，故各紙廠，均以木材爲原料。假使台灣省印刷紙業公司和台灣紙業公司，所轄之全部工廠能夠如數開工，大量製造，不僅可供應全台而有餘，抑且更可運輸國內，這在中國紙荒非常嚴重的今日，未嘗亦不是一個補救的良策。但台灣省貿易局，卻不允許台紙外銷，眞是令人費解。此外，如樟腦、硫酸、鹹、米、鹽糖、鳳梨、石炭、硫酸、鋁、煤油、水泥、漁產等凡是能夠營利的出產品，幾乎全部由該局統制了。換句話說，也就是這些台灣的出產品，甚至於連禁止出口的木材，紙張等，祇有貿易局可以運銷國內外，祇有貿易局可以公開而合法的閉着眼睛賺錢。但是其他的私人，像有些違禁的物品，是不是眞的絕對不能出口呢？事實卻又不盡然。因爲『錢能通神』，只要你能花大錢運動，想盡方法找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面子介紹，疏通疏通，活動活動，故即使不能出口的物品，你依然可以安安穩穩地，將這些東西一船船的運出口，至於進口的貿易，當然也不能例外，完全是由貿易局統制着。像香煙、酒、火柴、黃金、以及其他的各種奢侈品，雖然都在禁止之列，但是，只要有錢，有人，一切都沒有問題。像我今年一月十四日所乘的那條民衆輪上，我親眼便看到裝了很多的香煙，但當十六日船駛進基隆港等待檢查時，想不到，那些很多的香煙，卻用小木艇一隻隻的運到比較偏僻的地方上岸了。那些海關上，和基隆港務局，以及貿易局派往船上檢查的人員，一個個的眼睛都是看到的，但他們卻都裝着像沒有見到的一樣。不一會，我更看到他們一個個都坐到潔白的餐桌上，在吃着船上早已準備好了的豐盛的午宴了，雞鴨滿桌，美酒牛排，這是我們在船上兩天以來，做夢也未曾想到的。我想不出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後來下船時，茶房才爲我說穿了一切的秘密。嗚呼，這就是所謂的檢查，也便是我親眼看到的統制！

由於幣值的不同，所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本曾規定：凡是台灣各公家機關，如因特需，是可以向省外有限度地採購物品，但必須經長官公署核准後，方得購買。但後來各機關，卻利用這種機會，大量地申請向省外購買物品，買到後，又在台灣做生意，說是在台灣買到的，因爲在台灣買到的，其價錢比國內高，藉此便可多撈一筆。後來，這秘密居然讓陳儀知道了。自今年一月起，他爲了想杜絕此種流弊，曾下令：凡是各機關如須向省外購買物品，嗣後均必須交由貿易局統購；若購買圖書用品等，更限令須交由台灣省教育處主辦的台灣書店統一購買。否則，均一律不准報銷。這一來，固然苦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其他的各機關，但卻肥了貿易局，因爲，這樣一來，該局更可以藉此以少報多大撈油水了。事實證明：嗣後凡是其他各機關委託貿易局所購之什物，不僅質地欠佳，價格也特別貴！譬如：本來在上海祇值卅萬元法幣的東西，貿易局統購到台灣後，便要報上六十萬元。你說該局貪污嗎？該局有貼足印花的正式收據或發票，有正式的收據或發票，自然可以報銷。故其他各機關的人都怨言紛紛，說這完全是貿易局長于端熹的玩意！

（3）台幣政策的失敗

本來，在一個國家之內，是不應該有着兩種以上不同的幣制。但是，中國因爲幅員廣大，有些地方情形特殊，所以在抗戰時期，新疆省政府曾發行特殊的新幣；而勝利復員後，東北復有中央銀行所發行之東北流通券，以及台灣銀行所發行之台幣。這種特殊的幣制，如一時因應急需則可，繼續維持，便易發生流弊了。這理由很簡單：一來地方政府可以藉種種的理由，增加發行的數額；二來因黑市的存在，予官商以套匯之機會。三來因各種特殊幣制的發行，足以擾亂全國幣制，予國內外人士一種不良的觀感。試看現今的美蘇法各大強國，哪一國有兩種以上不同的幣制？即以戰敗的日本講，目前亦係採取一種單一的幣制。因爲，唯有這樣統一幣制，才能穩定幣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值，更進而穩定金融。

台灣省自從勝利光復迄今，一直是維持着台幣政策。因爲根據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經濟政策，亦唯有繼續維持台幣，才能與專賣貿易兩局配合，實施全盤的澈底的統制經濟政策。如果說專賣貿易兩局，是台灣統制經濟的兩道鐵環，那麼，台灣銀行，便可以說是這兩道統制經濟鐵環的核心。老實說，假使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若不維持台幣，便無法澈底實施其嚴格的統制經濟政策。但這話是站在官方的立場來說的，如果站在老百姓的地位來講，我想，恐怕無論外省人或台灣人，均沒有哪一個會贊成此項不合理的台幣政策。因爲有了台灣銀行和台幣，台灣省的一些貪官汚吏們，才能爲所欲爲，生財有道，至於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爲什麼要繼續維持台幣，並盡量想使台幣的幣值提高？這只要看去年九月四日，陳儀長官在台北招待外國記者會上所發表的談話，便可窺見其全貌。據陳儀長官那天所發表的談話說：「各位都知道，我國內地因爲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如果法幣流入台灣，勢將造成和內地同樣的結果，爲避免這種威脅起見，所以本省暫准台幣繼續流通，並以台灣銀行續爲金融機關的中心，就台灣銀行貸款的利息來看，月息僅三厘六至六厘六，其他商業銀行貸款的月息也不過一分，由此可見台灣金融相當的穩定。」從這篇談話中，我們可以知道：陳儀對于台幣政策是如何地滿意而具有自信！？所以當無論任何貴賓去訪問台灣時，陳儀總常常以他的台幣政策自詡。但是，現實是一面最無情的鏡子。台幣政策實行的結果究竟是怎樣？而台灣的金融到底是不是穩定呢？

我們知道：目前全中國的物價指數是以上海最高，新疆和東北以及南京和江蘇是第二。但是，在一個未到過台灣的人，是絕不會想到台灣的物價，竟遠駕上海之上。就是在二二七事變未爆發前，各種的布疋、肥皂、火柴、襪衣、襪子、玻璃、皮鞋、牙膏、麵包，以及其他日用物品等，平均都比上海要貴一倍到兩倍。譬如：每雙雙錢牌的膠鞋，在上海頂多只賣壹萬多元，但到台灣，便要賣一千一百元台幣一雙，約合三萬八千五百元法幣。新光襯衫在台灣要賣到十四五萬元法幣一件，二二七事變發生以後，那更是貴得怕人。這些日用品之高漲還情有可原，因爲各該物品等均大半是由上海香港等地運去。其中，漲得最不近情理的，便要數米，鹽，糖了。當國內上海的米價賣到七萬元一擔的時候，台灣以出產米糧着稱，每年收獲三次的米，卻早已漲到十四五萬元一擔了。其他如黃豆，雜糧等，也都比京滬一帶爲貴。至于鹽糖等，也是台灣出產最多的，然其價格，亦比京滬一帶爲高。當京滬兩地之鹽每斤僅賣到二百元法幣時，而在產鹽區域的台南，卻已賣至十五元台幣一斤了。十五元台幣約合法幣五百二十元。此外如豬肉，當南京在二月廿七日以前，每斤尚不到二千元，而台北卻已賣一百廿元台幣一斤了，一百廿元台幣，合法幣四千二百元。等於南京五月一日以前的肉價。至雞蛋，在今年一月下旬時，台灣已賣四百餘元法幣一個。像這樣的高物價，台灣人如何過得了？假使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不要實施統制經濟政策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參考

的話，我想，台灣的物價，是決不會如此高昂的。在國內，凡是未實行特殊幣制的地區，無論何地，均比上海物價低。就第二上海之天津比，天津的物價，也比上海爲低，更比台灣要低得多。這凡是到過上海，天津，或台灣的人，均可以拿事實來比較。所以，在這裡，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凡是統制的地區，其物價必比不統制的地方高；凡是發行特殊幣制的省份，其物價亦定比未曾發行特殊幣制的地方高。

台灣的物價爲什麼會如此高漲？這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恐伯還是在於台幣。因爲，物價高漲，所以台幣的幣值便日益低落；因爲幣值日益低落，所以台灣銀行的籌碼便感到不敷，籌碼不敷，便祇得靠增發台幣來維持，在二二七事變未爆發前的某一個時期內，台灣銀行因籌碼不夠週轉，便大量地發行一千元，五千元，一萬元的台行本票，在市面上流通。這樣一來，遂更加速促進物價的猛漲。加以台灣銀行由于在滬法幣頭寸的短缺，更硬性實施統制匯兌。凡是商業或旅行上的私人匯兌，一律停止匯兌。但各機關的公務員，經過嚴格的審核後，方可匯出薪給的三分之二。惟此種匯款，起碼總要兩三個月以後才能收到。故在台灣工作的小公務員，假使家屬在內地，專門要靠薪水來維持生活的話，則如此緩慢的匯款，勢非餓死不可！

自從台灣銀行實施統制匯兌後，台灣與內地的經濟從此完全隔絕；而黑市亦因此更形猖獗！台灣的商人，除了搶購貨物以便囤積外，外埠商人所售的貨款，因鑒于可以賺錢的東西幾已全部遭受統制，不能賺錢的東西雖未統制，但運到上海反要虧蝕血本的教訓，便大都在台灣各地以黑市的低價向台灣商人兌換法幣，有的，更不惜以大量台幣購買黃金。於是黃金飛漲，最高曾到七萬元台幣，約合二百四十五萬元法幣一兩，而法幣也跟着飛漲。當我今年一月上旬剛到台灣時，在基隆以廿八元的法幣便可以換到一元的台幣，嗣後在二月上旬台幣更大跌慘跌，一度黑市曾跌到每元台幣，僅能換到法幣十八元，官定價格是每元台幣合卅五元法幣，在這種江河日下的情勢中，試問：如何能使台灣人相信台幣？故在那一個時期內，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講：「法幣在中國，幾乎到處跌價，隨時貶值；但在台灣卻唯一的例外。不但不跌價，不貶值，且反而大走紅運，步步高升！」這一話一直到現在，依然並未失掉時效。

台灣銀行，還有一件最令人費解，也最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便是：自己明明規定台幣與法幣的比值，是每元台幣換法幣卅五元。這是台灣省行政長官署自定的比率，且係經中央核准者。這照常理講：無論台灣人欲到國內去旅行或做生意，或是外省人欲到台灣去旅行或作生意的話，若持一元的台幣，則台灣銀行便應該照一與三十五之比率換給他，或照此匯率由台灣匯至國內的任何各地，這是天經地義，也是情理法三者均合的常情，但是台灣銀行則不然。因該行只許照每卅五元法幣兌換台幣一元的比值匯進，而不允許每元台幣換卅五元法幣的比值兌換或匯出。這簡直等於台灣銀行自定台幣與法幣比值的標準要人民去遵守，而自己卻不遵守；又等于台灣省行政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長官公署自定法律，要人民去遵守，而該署卻又公開地將其撕毀？這確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毀法，失信的鐵證！使台灣人看不起，更使外省人看不起！

假如台灣要沒有貪污官吏，將國家的公款，拚命往自己私囊搜刮的話，以台灣的富源之廣，工廠之多，土地之富，照理，財政上不但可以自給自足，且還綽綽有餘，應該沒有任何問題。然而，也正因爲如此，所以，在二二七事變未爆發以前，台灣的財政已到捉襟見肘的地步。在這時，倘若陳儀長官能當機立斷，開源節流，取消統制，恢復匯兌，則經濟上或尚不致到如此窮困的地步，而台幣的幣值亦決不會跌落到那樣慘淡的程度；但陳儀不此之圖，卻反而一再電令財政處長嚴家淦，向前任行政院長宋子文，央行總裁貝祖貽，請求將台幣的幣值提高，擬將台幣與法幣的比值，提高至一與五十之比，並懇求中央無論如何要貸予大批法幣的頭寸，使台灣銀行可以週轉，藉以開放匯兌，穩定金融，壓低物價。但宋貝二氏以陳儀過去未能准許中央之四行兩局在台灣設分行，早已耿耿於懷，對陳不滿，後宋貝二氏，終以礙於全盤經濟政策，不能祇是一味的壓低法幣，而將台幣的比值單獨提高爲藉口，未予核准。嚴家淦僕僕京滬途中，幾達兩月，雖然提高台幣比值的請求未能如願，但總算貸得一批法幣的頭寸。

嚴家淦於一月下旬悄然返台以後，曾公開舉行記者招待會，聲稱商業匯兌即可開放。後台灣銀行更曾明令公佈：自二月一起凡經貿易局核准之進口商，均可向台行申請匯兌，但事實上，這種通匯，只是予那些官僚資本開了一個方便之門，老百姓和一般的正當商人，依然絲毫未能享受到實惠，如果要由台灣匯款到上海，非找特殊的人事關係，輾轉託人，送禮請客，說好話，花黑市，有時甚至還要找陳儀親自批准方可。結果算一算，所花去的『額外』錢，竟跟黑市的兌換率差不了多少。但是，台灣人有幾個能有這樣的關係，而外省人又有幾個能見到陳儀呢？中央上次貸款給台灣的意思，就是要使台灣能與國內自由通匯，結果，卻又適得其反，這究竟是誰的罪過呢？

從物價上漲的速率，就可以看出台幣通貨膨脹的程度；但是，台幣到底膨脹到什麼程度，詳細的發行數字究竟是多少？恐怕局外人永遠也無法知道。但陳儀在二月十五日招待記者時卻依然說：『一般人均以爲本省通貨膨脹，實則不然，查民國廿六年本省紙幣之發行額爲三萬萬元台幣，今以物價指數漲一百倍而言，倘若現在之工商業情形已恢復至廿六年之程度，則必須有三百萬萬元台幣才夠應用，但現在台幣發行額，卻只有五十三，四萬萬元。足見通貨並不膨脹。而且此後尚須視工商業進展的程度，而增加台幣之發行。』這是陳儀向報界公開的談話。但是，台灣自從光復到現在，果眞僅僅發行台幣五十三，四萬萬元嗎？台灣人對這項數字的可靠性，是沒有任何人不加懷疑的。記者爲要證實該數字的絕對不確實起見，僅須引證該局前任專賣局長任維鈞于去年九月八日向外國記者答覆專賣局收支經費時的一段談話即知，據任當時曾稱：『專賣局在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剛剛開辦的時候，省府曾撥款十八萬萬元台幣，作爲本局的開辦費。』等語。查一個專賣局在剛剛開辦之初，台灣省長官公署，便曾撥款十八萬萬元台幣作爲開辦費。那麼，其他各機關的開辦費呢？除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各局處不算，即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各處局所接收之八百六十五個公營事業單位言，假定每一個公營事業單位以一萬萬元台幣最低的經費計算，則八百六十五個單位，還須八百六十萬萬元台幣呢！由此推斷，便可了然該項談話的正確性，實在祇能當作是一篇有趣的童話看看而已。

台灣人民在如此嚴格統制經濟的鐵環下，確已到了山窮水盡的絕境；生活之苦，更遠非一般人所能想像。我在台灣跑了三個月，無論碰到任何一個台灣人，他們都一致異口同聲的說：『在日本時代，我們還可以吃得飽，穿得暖，住得安，有工作可做。但是，現在呢，我們已大都吃不飽了！沒有穿，住不安，我們倒還可以忍受；最要命的是肚子不爭氣啊！我們不能老是看着少數人有洋房可住，有汽車可坐，有佳餚可吃，而我們卻眼睜睜地等死啊！』在這大多數台灣人爲生存逼迫得無法再活下去時，他們自然會激起對于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格外不滿的情緒，這種情緒匯集的結果，便造成暴動的因子。這是台灣事變的第四個主因。

選自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南京，中國新聞社出版部，一九四七）

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

佚名　譯

前語：一九四七年五月，二二八發生後兩個月，美國的亞美雜誌（Amerasia）第六卷第五期刊載了一篇文章題名爲Kuomintang Rule in Formosa.該文對於當時引起二二八的原因和國民黨派系鬥爭的真象有所報導。文中並有許多精湛的看法和預測。適逢二二八的三十週年，特此譯述該文，以紀念先烈們。

從一個史例看國民黨觀念下的民主政府

日本投降後，俗稱福爾摩沙的台灣被移交給了中國。就當時言，國民黨有一個很理想的機會來施展其才能，爲當地人民建立一個民主而能幹的政府。當時並沒有任何反對力量阻礙它：既沒有共產黨，也沒有軍閥，相反地，歷經日本五十一年的統治，六百萬的台灣島民把中國政府看成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抗拒前一任統治者的象徵，並且還希望最後能在中國圈裡做一個自由的公民。

在台灣，中國政府不祇可以發現一團引領佇立的期望空氣，而且又面對着一座豐富的自然資源。如就其殖民背景而言，且是一個完美的工業發展島嶼。尤有進者，島上還有兩個優良的港口和健全的交通網，一個可供應到窮鄉僻壤的進步電力設施。大略說來，台灣的主要工業是茶、木材、樟腦和水泥。雖然這些產業都是日本財閥托拉斯所壟斷的，但長期以來，它始終是一個現代化且效率高的作業系統。戰時由於台灣被視爲日本在東南亞的前鋒基地，因此新的工業比比而立，例如鋁業、鋼鐵業、化學工業、橡膠業、酒精業和石油提煉以及煤礦業等都是。台灣人雖然不曾佔據過任何企業的重要職位，但他們還是自自然然地習慣於機器和高度作業模式的工作，其實，台灣跟中國大陸的任何地方比較起來，足可誇言是擁有較多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的地區。

雖說日本人曾經以一個效率高且沒有貪污的行政機關剝削過台灣人，但像其他地方一樣，日本人也曾從事於島民的基本教育，使得台灣的識字人口佔據一個相當高的比率。因此當中國機關一到，他們不只有一個滿佈資源的富庶島嶼而且又有一群足夠用來推動復原和民主工作的人民。唯一眞正稱得上阻礙的，不過是一些港口設施和部份企業生產單位遭遇盟軍轟炸的破壞而已；這些困難如果有一幅好的藍圖，並不是不可克服的。就民主而論，要使台灣成爲中國健全的地方單位，最要緊的莫過於建立一個民主的政府，以便在中央的協助下，從事日產歸復，土地改革的研究以及建立大陸與台灣正常貿易的工作。

然而僅只十八個月的國民黨統治，就使台灣成爲嚴重糾紛的爆發點。從前台灣人對中國的友誼演變成苦痛：約有五千到一萬名的人口被無情地虐殺。許多優秀的人才被拘禁於牢獄中，等待着執刑時刻的到來。島內外的貿易中止了，由於拙劣的管理，經濟陷於停斷狀態，復原重建工作被遺忘了。台灣人民爲彌補過去所受痛苦的和平努力被置於戰後最血腥的屠殺當中。因此之故，使得台灣人不再迷戀於改革；取而代之的是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從事於革命性的自我解放的準備工作。

國民黨的殖民政策

早在一九四四年九月，當陳儀被任命爲「台灣問題調查委員會」的主席時，在台中國行政當局的結構似已註定。誠如中國學生們所熟知的，陳儀決不是一個能使人對建立一個民主、誠實的政府有信心的人物。他曾經是個目無法紀的軍閥，做過浙江的省主席。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一年期間他是福建省主席。由於人民對於他七年無能統治的抗議和他一貫跟日本人跑的作風，使他不得不離開他最後的職位。毫無疑問的，他的妥協傾向得部份歸因於他有一位日本妻子以及曾經在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參考

東京參謀學院受訓的經歷。從福建調職以後，他曾在政府裡當過一連串的要角。因此，很顯然的，國民黨當局並不重視高級官員的妥協性。不只如此，他還被視爲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政學派（Political Science Group）的首領之一。

很明顯地，陳儀在他就任「台灣問題委員會」主席期間，已將全部精力放在如何把一些「詐欺份子」集結在他四周的工作上，以便在日本投降後，迅速地組成一個統治機構。他的這些部屬絕大部份是他在福建省任內的舊員。據可靠的來源說，這一批人是中國政府裡面最盡貪污腐化之能事的官僚。在最接近陳儀的助手當中有一個曾是蔣介石的忠心囉嘍的，名叫葛敬恩。他後來做了陳儀的秘書長。葛敬恩跟他的頂頭上司一樣也是日本訓練出來的；他曾在東京參謀學院和帝國大學唸過書。

由此可見，國民黨在台的統治者係一群以法律爲護符的中國盜匪集團；其重演日本剝削台民的這一史實，並非奇聞。一開始，陳儀政府就明白地宣佈台灣應由來自中國大陸的「解放者」統治。我們若看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發行的「中國週刊」就可以從Jess Andrew所報導的一篇文章裡知道那只是一個殖民政權取代從前的一個而已。他說：「在省政府的十四個重要部門主管當中只有一個是台灣人。雖說有一部份的台灣人被任命爲縣市首長和學校校長，但這些人大部份是戰時曾經在重慶住過的，並不被他們自己的同胞視爲謀他們福利的人。」在經濟事務上，也有明顯的相似情形。所有從前曾被日本人佔據過的大工廠，不是被中央政府的國有財產局所接收，就是被省政府所強奪。縱使留有一些小工廠分配給私人團體，也都由政府官員們所霸佔。深植在中國大陸的官僚橫行、壟斷現象從此迅速地在台灣茁長了。也跟大陸一樣，這種官僚作風與投機，速利的關係遠超過生產建設。

陳儀和他的幕僚們舉止行事有如征服者。他們佔據所有能榨錢的肥缺，爲自己掠奪所有的經濟利益。而所謂的復原重建工作依然停滯於中斷和嚴重通貨膨脹的階段，統治者更利用這個機會來壟斷包括食物在內的進出口貿易，競業於充飽私囊的工作上。舉製糖來說，中國官員們任由糖產敗下去，只要將從日本人手中接收過來的五十萬噸輸出口去，什麼也不管。再者糖廠未能供給蔗農充分的肥料或給予現金資本，結果很自然地，蔗農拒絕種植甘蔗，改種其他穀物以增加收入，一九四六年末台灣的糖產竟降到三十萬噸，而一九四〇年同期間的產量卻高到一百四十萬噸。

在工業生產上抑壓台灣人也是經濟停滯的主要原因。當中國官員們接收政權時，幾乎所有的台灣人都從工廠管理的職位上被撤下來，改任虛有其位卻要負責的工作，遺缺則由既無訓練又是濫芋之輩的中國官僚所接替。根據報導，很多台灣的專業技術人員，僅因不諳中國語文和三民主義而被撤職。同一個報導說明了這樣的例子：「有一個曾在上海一藥房裡當工友的小廝，確確實實的接收了一家製藥廠。」難怪台灣的經濟會停滯下來。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參考

中國報紙曾經一再報導過去十八個月中在台灣中國高官們的腐化情形。根據紐約前鋒論壇報通訊員Christopher Rand氏的報導：「在過去一年半中，台灣島上腐化貪污的程度，較之人所週知的中國大陸有過之無不及。」對於這類腐敗也從沒有什麼力量試圖糾正它。中國官僚們可以公然地從事醜行，甚至還可假借法庭的行動或判決做盾牌。相反地，如果觸犯法網受判決的若是台灣人，那麼，他所受到的刑罰卻是最重的。固然在一兩個事例裡，中國人之間也有被「清算」的，但這也僅止於個人而不及於最根本的政府貪污的自身。

窄心眼的台灣人

台灣老百姓對於這種方式的「解放」自然不會有好的反應，他們在企盼解放中，發現自己無情地臣服於與日本人一樣的壓抑統治裡。他們對於中國官僚們所做的歪曲解說也曾給予迅速且憤怒的答覆。譬如葛敬恩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一篇文告裡傲慢地聲稱，台灣人在日本五十年的奴役下已經無能從事於任何政治活動。對於這個攻擊，他們的抗辯首先表現在對於中國官僚的抵制上。交通稽查人員拒絕允許中國官員免費乘坐公共汽車；地方法官拒絕歪曲正義來挽救貪污官員的面子，使之倖免法網；那些在中國官僚壟斷下無法求生的商人和老百姓則倣法了一些美國革命先輩面臨同樣局面時的方法，他們決定搏鬥。

中國官僚們只知道牽親引戚集結狐群狗黨，他們發現到台灣人「窄心眼的一面」。陳儀的主任秘書鄭南渭在一篇用以否認台灣的貪污腐化的文章裡說：「日本五十一年的剝削統治，使他們（台灣人）在思維和人生觀上，顯得沒有耐心和窄心眼。有些人甚至以爲日本人去了，台灣就應該是台灣人的。他們從來沒有考慮到除了他們的家園、田產和生意以外的種種。」其實這種只顧攻擊台灣人的胸襟窄小，光顧慮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意義的抱怨，徒使國民黨當局對於台灣產生無能爲力的絕望心理狀態，只有空讓民主政體建立的機會逸去。鄭南渭用一種不吉祥的警告來結束他的聲明。他說：「台灣人有很多東西要了解，他們必得改變一些，以便能與其他的中國人相處在一起。」

台灣人已經了解了國民黨苛稅斂民的方法，並且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他們還清楚地知道國民黨如何操縱國會選舉。那些代表們並非出自普選，而是間接由地方傀儡議員中選出來。這些人不是親日協會派就是戰爭暴發戶。他們在爲台灣戰犯請求減刑時暴露了他們的眞面目。同年十月，爲了慶祝蔣介石君臨他的新領地過生日和當權一週年紀念，台灣人也看穿了捐獻一百萬元以建造一座生日禮堂的醜劇。奇妙的是，地方當局竟矛盾地禁止歡迎蔣介石的遊行，爲的是恐怕老百姓會告訴老蔣太多的事。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明顯地，當時灣人還相信任何事尚可經由向中央政府的請願獲得改善。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就在蔣介石返回大陸後不久，台灣省商會聯合會還組織了一個代表團向在南京開會的國民大會請願建議改革台灣。他們要求的重點在於製糖的復原，與大陸定期航線的開闢，降低稅率以及政府應放棄對工業及貿易的壟斷地位上，代表團的團長黃媽典還曾經禮貌地暗示他希望台灣能被治理得比日據時代好些。他指出日據時代水泥的生產量是每月四萬噸，而當時只有兩千噸。代表團的另一位代表也說明當時的物價飛漲了一〇〇個幅度而人民的所得僅比以前增加三倍。他又說約有八〇萬的人口，即總人口十分之一的人，處於失業中。

不管商會如何侃侃地解釋他們的意見，中央政府始終裝聾作啞。結果是使台灣的情勢一天一天惡化下去。台灣人與中國官僚之間的磨擦也日益增多。由於失業及貧窮的日趨嚴重，許多貧苦的人民開始在商店的走廊擺設攤子販賣香煙。可是官方竟然無法忍受這種最值得憐憫的生存競爭。警察開始用嚴酷殘暴的手段沒收這些沿街小販的貨品，即使婦女和孩童也不在例外。正就是這種傲慢無理的暴虐行爲才激發了所謂的二二八事變。在以後的數個星期內，台灣人又從國民黨統治者那裡學得了幾個教訓。

國民黨的緩兵之計

二二八事件及其血斑斑的餘波，曾由到過台灣及從可靠來源獲得情報的美國記者，在很多美國報紙詳細報導過。所有的報導均明白指出：此次非武裝革命的壯舉純粹直接由國民黨的苛政及其對付反對勢力的一貫政策——詐騙及訴諸武力——所造成。這兩種技倆是交互使用的。在二月二十八日，中國警察在首府台北射殺了兩位賣香煙小販，而當一群人聚集抗議時，警察又開槍殺傷總數近三千的民衆。這樣無理的暴行加速了全島性的運動。此一運動主要由「二二八事變善後處理委員會」所促成。他們曾和平地接管幾個城鎮的行政，並數度陳情當時的省主席，請求賠償受害者。儘管此項行動係非武裝性質，但陳儀仍無法平息此項風潮。他一面電請南京增援，一面答應與委員會妥協。他答應停止戒嚴法之施行、賠償死者之家屬、妥商重組政府。於是自三月四日暫時恢復了平靜，而政府飛機並四處空投蔣介石簽署的傳單，聲明若各抗拒團體能回到各自的城鎮去，將不受到任何報復。

事實上，陳儀之諾言僅在爭取等待援軍之時間而已。三月八日當福建開來的二營軍隊，二十一裝備師以及太康艦即將抵達時，顯然的一個新的大屠殺的序幕就拉開了。一連三天，軍隊逐戶搜查，不分良白的逮捕、射殺及掠奪。台灣所有大都市的街道成爲國民黨軍的屠殺場。處理委員會的主要人物被捕的被捕，被殺的被殺，無數有聲望的人士均被拘捕以待槍決或長期監禁。此時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在南京的六位台灣代表曾提出改革台灣行政的三十二點請求，蔣介石毫不理睬，結果他們空手而歸。三月十日蔣介石表明他的政策。中國新聞社報導他在週會上的談話：「台灣的和平與秩序將會迅即恢復，因爲政府已派遣正規軍接管警備任務。」在三月十二日，已有約計一萬人被屠殺後，陳儀結束他的恐怖政治。殘餘的台灣民族運動乃轉入地下，待機重整旗鼓。戒嚴令在三月二十日解除。台灣人民至此徹底了解國民黨所謂同化中國其他民族之眞義。

派系帝國主義

但是，如果我們不注意國民黨內派系間的權力鬥爭的話，就無法徹底了解許多在台灣發生事件的眞象。在下其他結論之前，我們不可忽視一個事實，那就是台灣行政乃操於政學派首腦人物手中，而其一切表現卻與CC派的所爲一樣的殘暴與反動。陳儀的統治一開始就顯露出爲私益而剝削台灣人的主意。一個顯然的例子是：陳儀接管省府後，第一個行動就是將被派來國有化台灣財源的四大銀行代表團遣送回大陸。這等於表示台灣是他及其部屬的私有封地。他並且通知控制這四大銀行的孔宋集團及CC派別來染指這個戰利品。因此一開始陳儀政府就違背W.K.Liao氏所稱的「派系帝國主義」的特點了。

不過，當陳儀發現情勢對他不利時，他所表現的狹窄行徑已經不但足以使國民黨蒙羞，而且威脅到素來比較崇尚自由的政學派在中國政府內的地位，顯然的，這些政學派份子早就預見陳儀將不久於位，故乃捧出他們派裡的另一要角吳鐵城來。三月七日蔣介石也默許了這個內定的調派。吳鐵城甚至接見了由台灣來的代表團，答應他們重組行政機構。政學派在保衛這個重要職位上雖先下手，卻在CC派及其他派系的圍剿下失手。

善於利用政府危機的CC派比較厲害。陳氏兄弟抓住台灣事件，在他們的報紙徵信日報上就中央政府的角度攻擊政學派。不過他們並非毫無保留；他們留下主要的武器，但隨即採取行動去攻擊。三月二十二日，CC派的一個重要頭目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議撤除陳儀的職務。由於陳氏兄弟控制着委員會，這個提議僅在些微的反對下通過了。

從這場權力鬥爭來看，若以吳鐵城來替代陳儀就沒有意義了。於是又推出蔣介石的老忠徒朱紹良來。據熟悉當時情勢的人所記載，一直到了三月三十一日蔣介石還擱置撤消陳儀職權的建議。到四月七日國防部長白崇禧還宣佈陳儀的去留尚待蔣介石做最後決定。四月二十日所謂的台灣改革才送達陳儀執行。蔣介石這樣拖延不只表示他不願受CC派和政學派的支配，同時也說明了他把台灣人民的希望和需要列爲次於他在黨內左右權力的問題。這個看法在四月二十二日那天由任命魏道明做爲陳儀繼承人一事上得到證實。魏道明跟這兩個一直相傾軋的派閥均無任何淵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源。

國民黨和少數民族

因此之故，我們在研究台灣的情勢時，必須同時了解國民黨的統治術的主要內涵及其伸延到整個中國時在些微小事上顯現出的醜態。在我們定下結論以前，應該認清另一個事實，即國民黨之鎮壓台灣說明了它對少數民族的政策。溯自一九二四年，就在國民黨當權以前，它曾表明過支持「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自決權的政策，在理論上和事實上，這個政策早已放棄，取而代之的是，否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生存權的種族優越論。

在「中國之命運」的第一章裡，我們可以發現到這個排外好戰的理論（Chauvinistic theory）的全盤內容。蔣介石在這本書上宣稱，所有中國的人民，不論是西藏人、蒙古人、滿人、回人或漢人都是淵源於同一祖先，同是黃帝的後裔。根據這個血緣的教條，蔣介石擴大解釋「漢」族是超越其他種族的。直到最近，這個種族優越論只在中國邊疆上得到了一次反應。許多年來，在寧夏，甘肅，新疆一帶，除了別的種族外，回族和蒙族感覺到國民黨無情的壓迫，他們的自治權被否認，他們被強迫接受中央政府委派的官吏來治理他們。但在那時候，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反抗奮鬥並沒有引起美國方面太大的注意。正是這個緣故，台灣事件才特別顯出它的重要性。

「中國之命運」所標榜的種族觀念頭一次在一塊新的領土上以及最有利的情勢下執行了。對國民黨的統治而言，那是一個完全沒有阻礙的情勢，它可以毫無拘束地去表現它如何去「同化別族」並將其融入漢族。可是十八個月後，國民黨在解決台灣問題或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上所招致的失敗，使其到達一個難堪的地步；由於情勢的發展，使得永久的友人變成爲痛苦的敵人。國民黨在台灣的處境更顯危險，即使安撫也未能稍爲收斂一下敵意。由此可見，國民黨好戰排外的種族理論不但無法兼顧少數民族的利益，而且是一種用來壓迫少數民族的工具。

國民黨在台灣唯一可以稱得上成功的是向全世界表明其後有能力解決少數民族的問題以及其他問題。它派遣一個軍閥到一個從沒有軍閥的島嶼，同時也收到了這個「合法」盜匪集團所種下的惡果。比較起島上的前任統治者，其殘酷剝削或有增加，在行政效率上，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一個十足無能和腐化的統治機關。因爲沒有能力有效地統治一個相當工業化的經濟，它以掠奪的方式代替鼓勵精幹的台灣人去從事地方的發展。它以傲慢君臨的態度對待台灣人，以致引起他們強烈的敵意。在實際上，我們可以比較出來國民黨在台統治的過程和一八九五年台灣落入日本人手中時的情狀，有其極端相似之處。回想一下馬關條約訂定後的情形，台灣人曾經堅強地反抗其統治者，並且還曾在一短時間內建立一個獨立的共和國。爲了摧毀這個共和國以建立它的帝國統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治，日本曾以報復性的虐殺手段壓服了他們。五十二年後的今天，台灣人再度起來反抗壓迫他們的政權，又一次他們暫時地被殘忍的報復手段所壓制了。

因此，在理論上台灣與中國雖然被連在一起，但始終沒有一個充足的理由使台灣人去歡迎一個新主人。就像被國民黨摧殘的大陸人民一樣，台灣人也發現到他們無法寄望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得到民主權利和解放。吾人以爲只有在中國組成一個聯合政府，建立一個和平、民主的國家時，國民黨的封建種族主義和壓迫才會消失。而台灣與中國才能建立起相互間利害一致的關係。

思而後言

四月七日，當中國國防部長白崇禧在記者招待會上，就台灣情勢提出報告時，他覺得有必要否認國民黨軍隊曾犯虐殺暴行。他說：「中國政府一再訓令國民黨軍隊不得施用暴虐，因此他們不可能在台灣或中國的其他地方犯過這類情事。」由此看來，那些美國觀察員所目睹的手無寸鐵的台灣人遭受機槍掃射，被虐殺、屍首被支解的情狀都是他們的幻覺了。

選自『台獨』月刊第五九、六〇期（一九七七、二、二十八）

國民黨中執會秘書處爲抄送《台灣現狀報告書》致行政院函及各部復核情形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公函（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

渝州徽機二五〇號卅五年元月十六日

茲抄送《台灣現狀報告書》一份即希查照核辦爲荷。此致行政院

台灣現狀報告書

第一：台灣對祖國觀感一變再變。

自日寇投降台灣得以收復後，台胞歡喜情緒特別深刻，感謝祖國再造之恩，尤爲熱切，故擁護政府無微不至。最近熱情漸轉冷淡，由熱烈歡迎而冷眼旁觀，此間變化，值得祖國注意，設法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補救，以免貽患將來。

第二：取消日警日官，懲辦漢奸，以伸民族正氣。

（甲）台灣素稱警察政治，台胞痛恨日警特深，故當其日警放棄職守時，即組織自衛團，以維持治安，而待國軍及政府接收，社會秩序極佳。政府接管各級機關後，又用日警日官治台，實出台胞意料之外，此令台胞痛心疾首。台胞與日人衝突從此日甚，社會秩序亦漸混亂，對祖國政府之處置疑慮日深，台灣當局或另有苦心，但若用台胞接充，台胞實能負起治安責任，自無須重用日人。亦無須使台胞不能了解收復之含義而轉為冷眼旁觀。

（乙）祖國政府接管後，仍用為虎作倀之台奸，歧視愛國志士及純潔青年，致使忠奸不分，此為人心消沉之重大原因。

今日我中央政府欲防患未然安定台灣統治，必須裁撤日警日官，懲辦漢奸，重伸民族正氣以平民恨方能有效。

第三：停用台銀券，以維持國家利益及主權尊嚴，安定人民生活。中央原為安定物價，維持國家利益及主權尊嚴而安定人民生活，擬發行台灣流通券。現已作罷。台灣當局並拒絕四行二局接收人員進入台灣，依然使用台灣銀行券，其結果反成為維持日人利益，刺激物價使民不聊生。茲將情形分述如下：

（一）勝利國家在其收復地區以不使用敵幣為原則，通貨乃國家財政金融大權之具，現使用敵幣實為喪權辱國之措施。

（二）台幣發行卅億，日人掌握廿四、五億，使用台幣不凍結日資，則於無形中保護日人利益，其弊端如左：

（甲）使用台幣即無法控制日人手中之貨幣。日人可自由使用台幣在市場收購物品，以滿足其逸樂，因而刺激黑市物價，最近物價飛漲，乃日人手中之台幣無法控制所造成之後果。

（乙）不經登記、兌換、凍結等手續限制日資，而無限制使用台幣，其結果金融市場亦受日人控制。

（丙）流通券只限流通台灣，一出台灣即成廢紙，故匯款或帶出島外，非經匯兌管制，即須經兌換手續，日人無法逃避資金。用台幣則日資可密帶出境以減少日本賠償之數目亦即國家之損失。

（丁）台幣對美匯率為台幣卅七元半對美鈔一元，若台幣三十億，折合日幣對美匯率計算，所換美鈔兩億，以台幣匯率計算，可折合美鈔八千萬元，將來計算日本賠償時國庫損失為一億二千萬美元。

（三）物價政策受通貨政策之刺激，蒸蒸日上，公定米價已漲七倍，肉價亦漲四十倍以上，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其他各種貨價亦普遍飛漲，此皆貨幣政策失敗之後果。因此，爲維護國家主權及國庫利益與民族體面並安定物價起見，須立刻停用台幣，以免動搖台胞對祖國愛護之熱情，避免社會混亂，實爲治台要着。

第四：取消戰時統治法令。廢除中間剝削機構，獎勵產業自治，恢復生產以抒民困。

（一）台灣貿易公司設立方案，曾在中央設計局會報時，被有關各機關一致反對而遭否決，現在又不顧一切重行設立。查日人統制素稱嚴密，尙且留台胞有經商餘地，俾得謀生，而我政府在台措施反不顧及人民福利，連日人留予台胞謀生之商業亦剝奪淨盡，此使台胞感覺祖國之剝削有甚於日寇，而動搖其對祖國之信心，實得不償失。

（二）台灣接收後，政府對各工廠及礦山只派監理官，其他人事一切維持現狀，以期產業能照常運行，委曲求全之苦心，台胞亦頗能了解，而敵人乃乘我示弱，陽奉陰違，暗中搗亂。台胞因被排除於圈外，亦愛莫能助，致使百業停頓凋落，失業工人已在二十萬人左右，其所產生之後果極爲嚴重。

（三）台灣農村因糖業停頓，今年損失將在台幣二億元以上，折合國幣六十億。因農村破產農民生活堪慮，政府若能重用台籍技術者，排除萬難以維持生產，當不致如此。

（四）原爲台資創辦之彰化商工及華南三大商業銀行，最近雖在日人控制，光復後亦未能尊重人民利益發還民營，以致金融梗塞，經濟活動受阻。

綜合右述各點，政府應即取消戰時統制法令，廢除中間剝削機構，獎勵產業自治，救濟農村，溝通金融。使失業者重獲職業，實屬必要。

（五）海內外台胞救濟，刻不容緩，愛民乃治台要着，現在旅外台胞，計有三十萬人，其中在日本有十數萬人，南洋有五六萬人，國內各地有七萬五千人，顚沛流離，急待救濟，送回台灣，台籍人士五次請求當局設法保護，或安插、或救濟，均無結果。其經過如左：

(1)八月下旬，在渝各團體請求陳長官設法遣送台胞返鄉無結果。

(2)九月廿七日，台籍人士由京函請陳長官，請求遣送或收編或安插台胞亦無結果。

(3)十月廿五日，上海台胞代表面請陳長官請發表談話保護台胞且請轉請中央收編，或安插、或遣送台胞回台、或設法救濟，均無結果。

(4)十一月中旬，南京憲兵司令電請陳長官請設法遣送台胞返台亦無結果。

(5)十一月廿七日，重慶台籍人士，又函請陳長官設法救濟台胞，亦無後聞。現在船只缺乏，遣送台胞回台自不容易，台胞亦能原諒當局之困難。但台胞自設法回台者，不必加以留難，自可辦到。惟時至今日，台胞出入島內反比日寇統制下之台灣尤爲困難，實令人費解。台胞曾提出左列各種辦法，請台灣當局設法救濟，均無結果。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之用

（一）由日軍釋放出來之軍屬，俱爲技術工人，且爲十八歲至廿二歲之青年，教育程度在高等小學以上，請政府在使用日俘以前，優先使用台胞，或由國軍收編訓練，俾將來派往日本或台灣，用以擔任部隊翻譯，均能勝任。

（二）當局如不便收編或安插者，依照日俘待遇發放軍屬生活費，以維持生活，或集中管理訓練，以造就建國有用之才。

（三）右列兩種辦法不能辦時，請救濟分署在各地設站收容救濟。或發貸款維持生活，日後由其家長清還，以免凍餒。

（四）礦業工人可繼續使用開礦，以維持生產而兼救濟台胞。

（五）請政府明令保護台胞，逮捕台奸，以伸民族正氣以別良莠而收復民心。

台胞所請求者均在謀台灣能與祖國永久結成一體，勿貽將來後患，但不幸所提出各種建議均未被尊重，以致呼籲無門。

以上所舉各點，僅屬台情之一端，若任其自然演變，將來之結果誠不堪設想，故請中央各方面考察實情，從速設法補救，以奠定百年基礎。

各部對前項報告書的核復情形

內政部（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呈爲呈復關於中央秘書處函送台灣現狀報告書取消日警日官部份請核示由。案准鈞院秘書處本年一月二十二日禮七字第（三〇八一）號通知，爲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函送台灣現狀報告書，奉諭：原報告第二取消日警日官部份交內政部核復。等因。抄件分行到部，經查前奉諭鈞院本年一月七日節陸字第（〇一六四九）號訓令以在華日僑非經許可征用之技術人員一律不准留華。等因。台灣省境內日僑自應按照此項規定處理。所用日本官警除技術人員經呈准留用外，似應一律解除其職務，與其他日僑同樣處理，即分別遣送回國。惟接收台灣警察幹部之儲備，該省行政長官公署於抗戰勝利前原於中央警官學校設有台灣幹部訓練班，迄今各警察機構接收情形如何以及留用日本官警究有若干員名，雖經一再電詢，未據報部，擬請轉令該省行政長官公署詳細報部，俾憑核辦，而便由部統籌調拔遣派。是否可行，理合呈請鑒核示遵。謹呈

行政院

內政部部長　張厲生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財政部公函（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案准貴處本年一月廿二日禮七字第（三〇八一）號通知單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函送台灣現狀報告書，奉諭：原報告第三停用台銀券部份交財政部核復。相應通知等由。抄附原報告有關部份到部。查本部前爲防止台灣金融物價發生不良現象，於日本投降，台灣接收，即決定停用台灣銀行券，由中央銀行發行台灣流通券爲台灣行使之法幣，並擬定中央銀行發行台灣流通券辦法呈奉行政院轉奉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核准備案。嗣奉行政院卅四年十一月十日機字第二六八〇號令，略以台灣情形特殊，該省目前幣制仍應照陳長官所擬辦理，中央銀行暫緩在台灣設立分行，惟可派員前往監督，台灣流通券暫不發行。等因。自應遵辦。當經電京滬區財政金融特派員辦公處轉飭停印台灣流通券，並電中央銀行查照。復由部制定中央銀行派員監理台灣銀行發行新台幣辦法公布，並分行辦理暨呈報行政院察核備案。關於台幣三十七元半折合美金一元之比率，系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規定，事先並未報給本部批准。至台幣與國幣之兌換率，刻正由部審愼核議中。准通知前由，相應復請查照轉請爲荷。此致

行政院秘書處

財政部部長　俞鴻鈞

司法行政部公函稿（一九四六年三月二日）

事由：爲核復中執會秘書處函送台灣現狀報告書有關部份請查照轉呈由

准貴處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二日發禮七字第（三〇八一）號，以奉院長諭，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函送台灣現狀報告書第二取消日警日官、懲辦漢奸部份交內政及本部核復。等由。附抄原報告有關部份一紙。准此。查所述取消日警日官，事關內政部核復，至禁用及懲辦台奸一節，當此台灣回歸祖國慰安人心之時，自爲急務，似可由本部轉飭台灣高等法院辦理，一面並由院逕令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分別注意。是否可行，相應復請查照轉陳鑒核爲荷。此致

行政院秘書處

經濟部公函稿（一九四六年三月×日）

事由：爲核復關於台灣現狀報告書有關部份各事項請查照轉呈由

案准貴處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二日禮七字第三〇八一號通知單爲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函送台灣現狀報告書一案，奉諭：原報告第四項取消戰時法令、獎勵產業自治部份交經濟部核復。相應通知。等由。附抄送原報告有關部份一件。准此。查中央所頒戰時統制法令除關於整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個對外貿易者外，多已廢止，其在台灣境內現時有何種統治法令，本部不得而詳。原報告第四項所稱應取消之戰時統治法令究指何種，未據述明，無從審核。至廢除中間剝削機構一節，似即指該報告第四項第一款所稱之台灣貿易公司而言。查該貿易公司設立與經營事項，本部尚未明了，惟省營經濟事業不得投機壟斷，與民爭利，曾疊奉委座手諭爲嚴飭，該公司如確有原報告所指各節，自應予以制止，已由部令行本部台灣區特派員辦公處隨時洽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查明洽商辦理。又原報告第四項第二款所稱台灣接收後工礦業方面僅派有監理官，致敵人暗中搗亂，排除台胞，遭受失業，如果屬實，自應改善。已令行本部台灣區特派員辦公處注意改善。並從監理方面進一步實行接收整理。又，原報告同項第三款維持台灣生產一節，已並令該辦公處注意辦理。准通知單前由，相應函請查照轉陳爲荷。此致

行政院秘書處

部長　翁文灝

善後救濟總署公函（一九四六年三月×日）

事由：准催辦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函送台灣現狀報告書一案函復查照由。

案准貴處卅五年三月一日禮七字第一一一四九號催辦案件通知單，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函送台灣現狀報告書一案，奉諭催辦，特此通知。等由。查本署止在復員還都，檔案均在移動中，一時無法查得原卷，用先函復至希查照轉陳爲荷。此致

行政院秘書處

經濟部公函

事由：據本部台灣區特派員呈復關於台灣現狀報告書各點及李宣慰使建議兩案函請查照轉呈由。

前准貴處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二禮字第三〇八一號通知單及同年三月十三日機一字第一五一八八號公函，爲抄送台灣現狀報告書有關各點奉交核復及奉交辦台胞向李宣慰使提出請求政府解決事項兩案。分經令飭本部台灣區特派員辦公處就本部有關各點參酌辦理有案。茲據該處本年七月二日呈復略稱：（一）台灣現狀報告書第四項第一款：關於台灣設立貿易公司一案，經函准貿易局，復以查本局奉令設立，旨在協助經濟建設，調節物資盈虛，如公營重要物資糖、茶、樟腦、煤等項由本局輸往國內，供應需要，以應台省對祖國之貢獻。又，或輸往國外，爭取國際市場。對各項物資之流通出口，除食糖一項因中央需要曾經禁止商人私運出口並經呈行政院備案外，其餘本局並未統制，商人盡可自由經營，現台滬間輪船漸多，交通暢便，各方商賈麕集，市場日趨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繁盛，所謂剝盡台胞謀生商業，未免與事實不符，且本局經營方式重要，其系與中央或外省機關物資交換，換入之物資爲糧食、布匹、肥料、機器、油料等，均爲本省民生所需要，或以之增加生產，或以之減價配給人民，直接間接裨益民生。一方面台省與內地匯兌不通，本局調濟物價供求，平衡財政收支，對於省計民生復有重大之使命。唯以台省光復未久，民氣囂張，對政府各項設施多未了解，復有少數商人因利害相關，未厭私欲，致多毀議。實際政府對出進口主要物資作有計劃之調濟，雖在戰後，均無悖於計劃經濟之原則，且絕無與民爭利情事。第二款，關於台灣接收後政府對各廠及礦山只派監理官及其他人事維持現狀一案。查監理系接收程序之初步，目前台省各業已由監理而接收而成立公司或公司籌備處，各廠場多已相繼修復開工，並盡量羅收失業工人繼續生產。第三款，關於台灣糖業停頓一案。查本省糖業各廠場已逐漸修復，繼續生產，原有日籍技術人員，除留用極少數外，餘多由台籍技術者充替。去年冬季至今年春季，本省所收獲之甘蔗已全部製成食糖。第四款，關於台資創辦之彰化、商工、華南三大商業銀行一案。經函准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財政處，復以查本省光復後，以金融機構關系重大，自應愼重辦理，該彰化、商工、華南三銀行其中股份日人均占多數，但本處爲求愼重起見，先派員檢查監理，至上列銀行將來當依照中央法令並視地方實際需要情形妥予處置。

（二）台胞向李宣慰使文范提出請求政府解決事項。「第四條，關於政府機關、工廠等應盡量任用台人一案。本省陳長官再三表示大公無私，對台人同等待遇，並無軒輊。惟因台灣淪陷頗久，一向被其壓迫，對於政治生活難免稍欠經驗，必須略加選擇或訓練。現政府機關及工廠等除盡量選用台籍技術員工外，並加緊訓練台胞，隨時分發任用。第九條「關於農民缺乏肥料，請即配購增加生產一案。查本省工礦處接收大批菜種子等肥料，均已價讓農林處，已售農民，並已向內地採購磷礦石以作製造原料，加強生產，充分配售」。等語。相應函請查照轉陳爲荷。此致

行政院秘書處

部長　王雲五

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檔案：〔一（2）6523〕

選自陳鳴鐘、陳興唐編《台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冊第九章「二·二八」事件（南京，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陳儀爲美國記者報導台政腐敗情形致行政院祕書處電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函（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

發文致巳巧署機字第〇〇四〇號

中華民國卅五年六月十八日發

本年六月十日接准貴處節京壹字第一三〇四號函以國府文管處函送軍令部駐澳武官專文報告一件，奉院長諭交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聲復，抄同原件，請查照等由。查美國斯克利浦斯霍華德報系牛頓記者于本年三月間曾來台略作勾留，其採訪新聞專以日人台人爲對象，傾聽一面之詞，即向華盛頓紐約等地濫施報導。曾奉國民政府主席蔣寅宥府交電飭查報，業經本公署以卯冬機電呈復在案。奉准函抄墨爾鉢廿三日大陸晚報所載該牛頓太陽晨報對台灣通訊節錄各節與前在紐約世界電訊晚報如出一轍，除節錄第（一）、（三）、（四）、（五）各項因無具體事實無從

聲復外，關於第（二）項「米」、「煤」、「糖」等價格問題，茲就事實聲復，即請轉陳爲荷。

（一）米：台灣過去在日本統治時代糧食生產最高額曾達九百餘萬斤，彼時不特足以自給，且有大量餘額輸日暢銷。乃自中日戰爭後日漸降減，去年因遭轟炸影響，水利破壞，旱魃風災，肥料斷絕，降落爲四百餘萬石。軍糧民食大感缺乏，米價上漲勢所必至，經向多方籌購省外米麵接濟，並無以二元收入以十八元售出之事。

（二）煤：配購石炭，爲避免刺激物價之波動，對省內用煤採由省公署貼補辦法。以上年十二月及本年一月兩個月計收進九萬餘噸，每噸配售爲減輕購戶負擔以免刺激物價實補貼台幣五十八元，共貼補炭價台幣五百四十餘萬元之巨。至輸出省外石炭之炭價均由院長統籌核定，指撥配銷，而外銷之本省收入售價均由經濟部上海區燃料管理委員會比照本省再生產成本統制核給，其價格與省內收進價格雖微有增加，但各須運裝儲備各費一經統計亦無盈餘可言。

（三）糖：糖之輸出，奉院長規定交上海敵僞產業處理局統收配銷，不由本省自賣，亦復有案可稽。

以上米、煤、糖之實際情形，爲牛頓所未察，該記者在台時，曾約其來署晤談，藉明政府設施，乃未肯見顧，其所見聞未免不實。茲抄呈復國民政府主席蔣卯冬機電一幷函達敬請洽照爲幸。此致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行政院祕書處　　計抄送卯冬機電稿一件
　　行政長官　陳　儀

極機密

重慶國府主席蔣鈞鑒：密；寅宥府交電示美籍記者牛頓及美報報導台灣政治腐敗情形不勝惶悚。儀受命來台，夙夜兢兢遇有貪污敗紀必予盡法懲處。地方治安雖覺警力不足一有盜匪搶劫無不隨時究捕。茲接指摘各項奉陳實際情形如次：（一）台米因戰時征用田地及肥料斷絕與上年風災而缺乏，前經電陳，近正竭力向省外採購米麵運濟。（二）煤糖奉准調換本省缺用物資與肥料。（三）煙酒食鹽向系政府制造專賣，占全省歲計總收入三分之一。（四）台灣因幣制穩定，物價幸亦安定，尚未如省外各地之暴漲。（五）台灣大學原屬中央，歸教育部直轄，其醫學院長杜聰明籍隸台灣，學術尚可，行政不足。此次學院怠工聞爲少數醫生要求薪給緣故不善應付所致。儀返台後，略代處理，即已平息。擬俟羅校長宗洛返台後將該院血清廠及附屬醫院等行政機構仍歸本公署管轄，以便整頓。查台紳中向爲日人御用者頓失地位，每好詆毀政府，信口雌黃，甚或謬謀獨立。同時日俘日僑更施其桃色外交誘惑盟國之人，致不願我之政策如何、環境如何、現實如何，有顚倒宣傳者。美記者牛頓來台採訪，專以日人台人爲對象，傾聽一面之詞，曾請其晤談藉明政府設施，未荷見顧。其所見聞難免失實。竊儀之爲政，歷均仰承鈞座，對事講求實際，對人一秉大公，惟政策之推行，有非短時期所能奏效者，自當竭盡智能，坦白將事以舒謹慮。謹電稟復。職陳儀，卯（冬）機印。

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檔案：〔二（2）7023〕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台灣鋤奸團團長丘俠呈蔣介石函件

（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

謹呈者：竊自台灣光復後，執政者端在營私舞弊，故台胞如在水深火熱中，經各報揭載者不一而足。台胞何幸而有此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之不幸耶？查台灣既爲國土，該省當局曷可拒設國立銀行與拒用中國郵票，將台幣幣值抬高（每台幣一元等于國幣三十元）？似此何異窮凶極惡軍閥之割據，豈不貽笑友邦？在此青天白日下，而使台胞蒙不白之冤，誠可痛已。夫解鈴還須繫鈴人，故不揣冒昧懇我主席之垂憫而解我台人之倒懸。謹附上剪報二紙（已略載該省當局動態之一斑），信封一枚（台省府仍貼日本郵票寄發者），伏乞垂鑒。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主席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爲此特備文呈報，萬懇垂憐而忘其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拯我台胞於安全之地爲幸。謹呈

國府主席蔣

附呈剪報二紙、信封一枚。

台灣鋤奸團團長丘俠謹上

卅五、七、七

附件：

（一）新聞快報載：台灣人爲什麼要哄走陳儀？

本報駐台記者　汪　渚　三十五年四月三日

台灣人民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淫威下過了五十一年的黑暗的奴隸生活，日本投降後，他們要站起來做主人了，這是每個人都感激涕零歡喜若狂的，但這樣的好興致沒有維持多久，就化爲一陣春風了。

政府派來接收台灣的是陳儀先生，他帶來了很大的權力，是政府特許的，我想最初的用意是善的。陳來做了些什麼？他到台灣的口號是「實行三民主義」。沒有好久，這口號就變成「三民取利」了，在舊總督府的大門上有人偷偷的掛上一幅巨大的漫畫，畫着後門有一只喪家之犬垂頭喪氣的溜走，前門有一頭愚蠢之豬大搖大擺的進來。

台灣比起內地各省來，單純得像綠海中的世外桃園，也許這合陳長官大興鄉思之戀，中央派來的接收人員大多數都擋駕了，聽說能來台灣的人都要無原則受陳長官的指揮，這種中國的歷史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上傳統的邊疆大吏的作風又播種到台灣去了。

有一件事情頗爲費解。陳長官以公司大亨的態度來「監理政治」，有許多機關公務員除了主官採用中國人，其餘還是日人的原班人馬，日官日警依然是統治者爪牙。以至使台灣同胞非常難堪，台灣同胞不願服從其日人上司，日人警察則不願意賣力執行他的任務，他們不是傻瓜，他們知道不好開罪于戰勝的人民，相反的，陳長官並沒有爲台灣人的處境想一想。

接收人員到達台灣的時候，和在其他收復區的情形一樣，一方面是混水摸魚，豪強奪取，一方面是秦樓楚館，花天酒地，這怎能不使台胞失望呢？他們接收了日人警察，沒有能接收台灣同胞的人心，長官公署的統治政策失敗了，造成了經濟的混亂局面，物價不斷飛漲，人民承受的生活的重壓，遠過於日本統治的時代。台灣是產米區，竟也大鬧糧荒，米價爬上全中國的最高峰。而日人則能受到配制的優待。溫飽無憂，最壞的是把台幣與法幣的兌換價值定爲一元對一元。這一決定對日人極端有利。因爲使用台幣是保護日人利益破壞台胞生活的愚策。

台灣當局爲什麼如此呢？說台灣長官公署排外政策的結果，或者不是無因的。國家銀行不能在台灣發展業務，至今連匯率都不能決定，弄得事業停頓，貨運不暢，形成經濟的自我封鎖，用這種固步自封的辦法來建設新台灣，台人稱之爲「三眠主義」。

教育界也受到濫污的影響，弄出許多笑話。高雄工業專修學校以牙醫劉某任校長，劉校長便聘他目不識丁的岳父任教員；台北市教育當局曾橫征學生，以慶祝兒童節爲名向全市學生征收二十萬元。台灣民報曾刊載過一段故事，該報謂「自稱是研究物象專家的賽先生，學生曾就教科書，提出一段請教，他竟說明不來，乃臨時應變說，我學的是歐美的科學，你們拿日本的科學來問，豈非大錯嗎？」這使學生們啼笑皆非。

陳儀先生的德政既是如此，不難明白台灣人要哄走陳儀的眞相了。另外一條線索說是國民黨的某派系策劃打擊陳儀，一如哄熊式輝、李品仙一樣的調子。不論此說確否，自有參考的價值。官僚政治的派系鬥爭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情。

派來接收台灣的權臣事情沒有做好，把台灣弄得一塌糊，這是鐵的事實。台灣人哄陳儀，從台灣哄到重慶，哄到二中全會。轟的方式不一，在台灣是漫畫，在重慶是人民團體請願，陳儀能哄走嗎？不是深悉內幕的人不能猜中謎底。要解答這個謎，不在台灣，不看台胞的表示，而是在重慶，是看錯官場中的圍棋，在前面所講的「有參考價值的線索」上，才能找到這個問題的癥結。

（二）密勤氏評論報載：混亂中的台灣

自從台灣接收後，近六個月來在陳儀將軍治理下，行政公署對政府及該署本身的功績，可說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是極少甚或可以說是沒有。台灣是由壞的境地走向更壞的境地了。

陳儀的簡單和無組織的行政機構，它的行政效果今舉陳如下：

因糧食之專賣而造成飢饉。台灣實業與企業的不穩定形成普遍的失業。進出口貿易爲國家專營，即使是合法的商品也不准參加運出或運進。虐待台灣的中國人和由國內去的商人。軍人們一拋他們的尊嚴而掠奪他人中飽自己。在另一方面，日本的技術專家和警務人員比起國人，他們受着特別優待。

無能與腐敗

目前已普遍的被承認，這位威嚴的行政領袖陳儀將軍，有名的慣戰將領，每戰必勝，即使有時失敗然亦必獲最後勝利。但是對於復員工作，則設立了太多的部門，用了一批投機份子，對加強行政力量一些沒有效果，對于召集人民和進行其他戰後復員工作則表現出「無能」。軍隊制度是蠶蝕人民的制度，它曾對台灣人民公益有過殘忍的剝削。但人民並不以此爲奇，他們已聯合起來反對陳儀的統治。他從未給百姓以機會接近，即或是諾言也沒有一句。連他的部屬們也沒有一個能正當的計劃一個「建設方針」。

陳儀的功績堪憐

抗戰時陳儀治理福建，從沒聽到有好的功績，即使有好的成績也是在錯誤的一方面。

張宗昌和孫傳芳還有一大群舊時軍人都是征稅者，可遺憾的是台灣人民覺得陳儀將軍除征稅處別無他求。

陳儀將軍是不可寬恕的，因爲他把台灣的人民造成現在這種觀感，台灣的處境並不是殖民地的地位，所以該島的居民有權利在合理的管制下建立一個繁榮的社會。

郵件專利運出

台灣在日本人眼裡不啻是個財寶總庫，在轉入中國的統治後，應該保持從前的規模或變爲更大的倉庫。然而這裡只有陳儀將軍造成的危機：他沒把這島變成中國財富之一部，反而把它造成了我國的一大筆債務。他很賢明使大家對他的行政計劃發生懷疑，他曾准許很多私人公司在他的庇護下成立，並且讓這些人專利，這是合理商品不准進出口的法令以外的法令。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組織走私和組織掠奪與中飽自己的事件一樣，都是今日在島上流行的事。因此這些行政官員們目前與海關當事人有過數次爭辯（關于私貨之被充公與沒收——當這些私貨到達上海或我國其他口岸時）。

相對的可憎

目前，對日寇之投降，台灣如何會被重視呢？我們站在非政治立場上，應該獎勵日人對台灣的管理。盟友們到該島較遲，他們沒有証據來批評該島。島上有大宗的物資由觀光局供給日人，使他們對于自己發展的龐大財富的信心得到滿意。

宗教在島上可以自由信仰。運輸機構、鐵道、公路和電報、郵政、無線電報和電話等都發展到極高的效率。人口百分之五十一以上都從事農業。他們種植菠蘿、橘子、香蕉、米、茶、大麥和小麥、芝麻、黃麻、苧麻、大麻、煙草、養家禽和牲畜等。此外還開採礦產，像金、銀、銅、石油和硫磺。當日人專賣鹽、鴉片、酒精和酒精的成品時，台灣曾控制世界樟腦的供應（百分六十以上）。

島的重要進口物資有煙草、煤油、肥料、棉花和絲織品、生鴉片、鹽、鐵和機械。

鄉材和城市裡衛生設備的進步，曾博得英、美參觀人士之贊揚。這個島有着溫暖和潮濕的氣候。被茂盛的森林蓋遮着，裡面包括很多種的商業木材，最有價值的要算橡樹、柏樹、洋杉、樟腦和桂樹。

島上土地異常肥沃，日人的灌溉系統使米的產量大增，日人的農業實驗場曾證明美國的葡萄也能在島上生長。他們藉着肥料和實驗站的幫助，曾教島民用科學方法來耕種。

漁業也極其發達，日人曾介紹很多機器漁船給當地漁民。

必須着手進行的問題

現在，對台灣行政的自由協商，必使之在眞實的條件下成功，我們才可以得到一個正確的解決方法。我們還須對當前政治腐敗的情形有深切的了解，以便將來針對這個問題。這種自由協商必須坦白和勇敢的實行。

如果目前陳儀將軍的統治與台灣人民及合理商人的爭執不□□□□時，這爭執絕□□□□對現或不滿□□□□而不決□□□□意的起來——立刻的——在衰弱無能的官府和強有力富進取心的中國人民之間造成一個顯明的悲劇。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台灣在陳儀治理下的問題是不能規避的事，必須在最近公開的辦理。我們不能拖延致發生不幸，或因此使人民發生可怕的憤怒與官方的可恥。這個問題若不能在和平積極的條件下解決，別的方法更不能解決。

可笑的否認

否認台灣在陳儀將軍治理下變成嚴重問題的人是不忠實的，人們保持靜默是不智的，或是關心的國外人士在公開的交際中假裝友愛的情緒（像熟練的外交家），這是違反中外人們的意思的。使這問題用虛構的方式朦混起來，假設因爲陳儀將軍是好的人才，他和他的部屬一定請求得一機會以「改善」，去証明他們的氣質，是使他們棄職而趨末路。

那麼，我們要擲一個銅錢：以它的反正來決定我們對如此重要的台灣治理問題的態度嗎？經驗可証明這是糜費的，不能讓低能者來破壞我們的計劃，使政府受到暗害或使我們的善良人民有了惡感。

「佯作」是危險的，是不威嚴的。有一件滑稽的事，台灣官府要求人民承認台灣在陳儀將軍治理下，並非走向狗的統治，不久以後我們將要把無數的強徒編制起來，使他們做義務服役，擴大生存數字，爲的是平息反動和台灣的分離派。

台灣能否維持

三十五年四月六日密勒氏評論報的社論，很正確的預言台灣的首次精神和動力革命可能是反對陳儀的，但它背景絕不是中共造成的。被剝削的台灣人在苦難和炙灼的環境下，反響的浪潮正在激起。

台灣人曾祈求他們的自由和取消日本人的桎梏，現在他們爲了急需食糧和自由又在祈禱了。如果我們認爲台灣人民在得到六個多月的自由後，他們還在熱烈祈求生活中更好的物質和較合理的秩序，那是荒謬的。

我們迫切的要問：中國能否保持台灣和她的人口？在國人八年抗戰疲憊之餘。中國能否在取得台灣後自富自強起來是個更重要的問題。我們需要有政治才能的人、有遠見的人和健全的行政機構詳密計劃，以免我國第二次失掉台灣。

國民政府檔案：〔一（2）7023〕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第二編

國民黨處理事件相關文件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參考

臺灣省二·二八暴動事件報告

總述

臺灣省臺北市奸黨暴徒於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因專賣局取締私煙攤販，乘機煽惑，造成暴動，並提出所謂改革政治之要求，政府念憲政實施，爲期不遠，重以中央愛護地方之殷切，故於人民正當合理之要求，自當接受，以期安定人心，共濟時艱。詎意奸黨叛徒，罔顧大局，竟利用機會，以擴大事態，製造恐怖爲手段，企圖實現其顚覆政府，奪取政權，叛背國家之目的，於是以臺北一隅爲開端，佔據廣播電臺爲反動宣傳之總樞，成立非法組織，結集各種反動之力量，徵召退伍軍人，實行武裝暴動，風聲所播，全省騷然。致行政官吏，或被挾持，或被毆辱，政府機關或被佔領，或被搗毀，外省公務人員尤多慘遭姦淫殺害，雖經商來臺之外省人民及孱弱婦孺，亦未倖免，慘毒之烈，史無前例。事態演變，勢焰日熾，遂公然主張解除國軍武裝，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撤銷警備總部，並謬倡國際託管，其叛國陰謀，已表露無遺。各級公務人員，在此暴亂期間，均能仰體中央德意，雖備受劫持凌辱，尚能沈毅堅忍，固守崗位，或聯絡地方穩健人士，力維秩序，或分化暴動叛徒，以削弱奸黨實力，從未有報復行爲。而絕大多數之善良人民，亦均一致覺醒，拒絕參加，即高山同胞，亦深明大義，協助政府，維護公教人員及地方秩序之安全。他如民意機關之大部份賢達人士（少數敗類除外），及正常商人，暨善良學生工人，悉能維護正義，力持鎮定，故農村及高山地區暨學校工廠方面，情形均極良好，用能以絕大多數之力量及正氣，壓服叛亂，恢復秩序，實屬難能可貴。現中央對善後處理之方針，已有昭示，此後撫恤傷亡，綏靖地方，肅清奸暴，亟待積極推進，則盤據本省之奸黨毒素，既可逐漸清除，而絕大多數之善良人民，庶可安居樂業，轉禍爲福，益見光明。茲就此次事變之起因經過，及處理情形，略述顛末如次：

暴動起因

此次暴動之起，雖屬突然爆發，然證以發展之迅速，蔓延之普遍，可知奸黨亂徒，於發動之前，早相當準備。蓋臺省光復，僅及年餘，臺民經日本五十一年長期之統治，對國家政治文化之認識，當屬不夠，奸黨亂徒，乘機煽惑，最易誘發其情感，加以戰後社會經濟等問題之煩擾，尤足資爲鼓動之助。故遇機即發，演爲巨波，非探溯原委，究察引導之因素，必無以瞭解此次事件之眞相。爰於概述暴亂經過之前，先就遠因近因，析論如次：

一　遠因

日本統治臺灣，達半世紀之久，一旦光復，遺留種種毒素，非旦夕所可湔除，胥爲此次事變之遠因，茲就其犖犖大端，可得言者，分述如下

1　潛伏奸黨之死灰復燃　日本統治臺灣期間，由於其國內思想界之複雜紛亂，在臺施行高壓政策之結果，影響所及，遂使臺灣產生各種黨派，從事鬥爭，雖屢經鎮壓，迄未肅清。光復以後，此種黨派又死灰復燃，乘機活躍，其最着者，即爲共產黨。臺灣共產黨遠於民國十七年，已開始成立，初稱爲臺灣民族支部，受東京日共中央指導監督。十九年復與上海共產國際東方局，及中國共產黨首領瞿秋白發生關係，繼續在島內組織各種工會聯盟，擴大活動，民國二十一年爲日本警署檢舉，該黨首要份子謝雪紅、林日高、潘欽信、蘇新、王萬得、張道福等五十人，以證據確實被判徒刑，臺共組織，至此陷於停頓狀態。

光復後，奸黨首要謝雪紅等，躍然興起，重振旗鼓，即在臺中市組織人民協會。王萬得，潘欽信等則與原臺灣民衆黨首要蔣渭川及張邦傑等合組臺灣民衆協會，後改稱爲臺灣政治建設協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會。兩會屹立南北，遙爲呼應，一面收羅過去幹部，強化組織，一面爭取新的群衆，擴充力量。同時國內來臺奸僞，亦日見增加，經查有僞臺灣省工作指導委員會，僞臺灣省工作團，僞中共東南區第七聯絡站，僞閩臺政訓組，僞臺灣共產主義青年團等組織，潛伏活動。奸黨勢力，因漸滋大，遇事生端，伺機竊發，已非一日。其他同情奸黨之團體，亦續有發現，如民主同盟等，設立報社，詆毀政府，盡情宣傳，以爲奸黨張目。

2　**「御用紳士」及歸臺浪人之煽動**　本省在日本統治時代之「御用紳士」及倚靠日人而生存之爪牙，深受日人皇民化運動之薰陶，既改其名，復改其姓，一切惟日本是尊，絕無中華民族之觀念。光復時雖曾一時銷聲斂跡，嗣以政府寬大爲懷，彼等乃死灰復燃，四出活動，希冀再攫取以往之特殊地位與寵幸。政府對於彼輩，自不能事事滿足其慾望，因此施展慣技，到處散佈讕言，以資恐嚇。政府以爲細微雲翳不足以障日月之明，仍處處寬大，彼輩以政府爲可欺，遂益漫長其膽大妄爲之觀念。此外過去流落省外之臺籍浪人，素受日人之支持及惡意宣傳，彼等在汕頭、廈門、福州等處，無惡不作，盡人皆知。光復後初返家鄉，劣性未除，避難就易，既不願從事正常職業，復以主人自居，高唱「民主」視冀獲「一官半職」，稍不如意，輒埋怨政府，抑以政府在接收期中，事實上需要一部份外省人員前來協助接收工作，彼等浪人及「御用紳士」名利薰心，氣度狹窄，遂盛倡「打倒外省人」「臺人治臺」及「高度自治」之口號，企圖使臺灣脫離

祖國而獨立。

3　**日本奴化教育之遺毒**　日本統治時代因施行奴化教育，對於我國極盡蔑視破壞之宣傳，臺胞之年事較輕者（中等學校學生及小學教員爲多）對於祖國歷史、地理及一般情形，既茫然不知，而於日人長時期先入爲主之惡意宣傳，則中毒甚深，彼等大都懷有成見，認爲中國一切文物制度，人才學術，均無足取，平時所言皆日本語言（一般青年說日語比臺語爲熟練），日常生活亦模擬日本方式，幾已死心塌地希望永遠爲日本臣民。影響所及，遂使一般青年，殆不知有祖國文化與中華民族傳統精神之偉大，更不知此一時代係何潮流。光復後，政府施政方針與日本時代自迥然相異，彼等對於祖國法令制度，既毫無認識，且事事存有「日本第一」之頑固淺狹觀念，遂不免發生錯覺及不正確之批評。對於生活工作，亦難免不甚習慣，而發生種種厭惡。於是奸黨份子，利用彼等腦筋簡單，乘隙滲入，推波助瀾，鼓動風潮，企圖使臺灣自外於中國，而引起國際上之糾紛。

4　**戰後經濟問題之刺激**　臺灣在日本統治末期，因戰事節節敗北，經濟方面，竭澤而漁，千孔百瘡，如工業原料之匱罄，生產事業之衰退，交通器材之缺乏等等，雖於日人屈膝時，尚未至全部表面化，但經濟崩潰之因素，已日積月累，積重難返，臺人不知底蘊，且懷有過高希望，以爲一旦歸返祖國，一切問題，即可迎刃而解，不知政府接收之後，承殘破凋敝之餘，重以財力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與交通之困難，技術人員補充之不易，戰時被毀之極少數工廠，限於人力財力，短期中事實上無法恢復，又因戰後各地物價繼續上漲，臺灣一般物價雖較平穩，但亦不能倖免，因之人民生活，不無稍感痛苦，於是奸黨亂徒，故作挑撥離間之宣傳，事事與日本時代比較，曲解事實，批評政府，使極少數之無知淺視者發生慾望。關於專賣及貿易制度，於日本治臺時，已實施無礙。光復後政府繼續辦理，並改善其制度，而一部份自私臺商，以爲政府奪取彼等之利益，時時利用輿論力量，鼓吹撤銷，且復從中多方阻礙破壞，以爲專賣及貿易政策撤銷後，即可福國利民，殊不知絕大多數之人民，對於專賣及貿易政策，向表竭誠擁護，證之此次事變中「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首先要求撤銷專賣貿易兩局，翌日又宣稱此非人民之要求，自動撤銷其主張，即可概見。

一一　近因

上述爲光復年餘以來，承日本統治之遺毒，奸黨浪人之串合暗中醞釀，進而秘密組織，彼等爲達奪取政權之野心，無時不在製造事件，以企圖藉口罷工罷課，造成暴動。矧臺灣自國軍離省之後，彼輩以爲國防空虛，益增其伺機蠢動之野心，下列各點可即窺出彼等陰謀，實爲此次事變之近因。

1　**經濟風潮之刺激波動**　二月間上海美鈔及黃金風潮發生後，各地物價飛漲，臺灣自不能例外。政府爲平抑物價，安定民生，除禁止黃金買賣外，對於平抑糧價，亦採取緊急措施：一面撥發公糧實行平糶，一面清查大戶囤糧，嚴加取締。一般大地主及糧商，遂怨謗叢生，惟恐天下不亂，以圖倖免處分。專賣局查緝員警誤傷人命時，彼等即中奸黨及陰謀份子之煽惑，隨聲附和，認爲良機不再，暗中嗾使流氓擴大事態，以亂政府取締囤糧之步驟。同時就奸黨自身言，自拒絕中共和談以後，先後於魯中東北對我發動總攻勢，彼等擬以臺灣爲策應起見，曾預定於北平美軍強姦女生及黃金風潮波及本省之兩時期中開始暴動，嗣因力量不足，由其嗾使，發動小規模之反美示威遊行外，即又在嘉義等處發動學生罷課風潮，另一方面發動鐵路汽車員工以要求改善待遇爲藉詞，進行同時間罷工，寖假而演進爲此次有計劃暴動陰謀之起點。

2　**特殊階級之陰懷怨恨**　本省日產房屋，在接收初期多爲臺人佔住，此次政府爲統籌處理日產，擬予標賣，以杜流弊。詎佔住之臺人，不明政府旨意，以爲有礙彼等之權利。奸黨份子又從而煽動秘密組織所謂房屋委員會，企圖阻礙政府標售房屋之進行，當時雖經政府解釋止息，但人民心理簡單，稍有機會，即啓發其驕縱之心理。此外尚有日治時代日人農工商業之中間剝削份子，所謂「仲賣人」者，光復後，情勢變遷，失所憑藉，不免怊悵失意，抑以政府接收日人之公私土地，過去均由日人利用彼等爲爪牙，轉租佃農，任其居間剝削，此次政府決定將此大量之日人公私土地，收回直接放租自耕農戶，組織合作農場，取消中間者之剝削，以改善絕大多數之農民生活，彼等自知已攫取之利益，勢將喪失，怨恨因之益深，亦爲此暴動導引原因之一。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3　**不法份子之勾結蠢動**　上月政府大赦，臺灣赦釋人犯數達千人，其中各地流氓地痞爲數不少，彼等惡性未除，尋釁滋事，習以爲常，亦最易爲奸黨所利用。尙有過去被日人征召出省服役之青年，自政府接運歸臺，多不安於農耕生活，且久受日人訓練，殘忍成性，當日本投降時，南洋及海南島之國人，以彼輩過去爲虎作倀，甘爲日人爪牙，輒加鄙視，彼等懷恨在心，遇有機會，即發洩其仇恨報復之積憤，加以奸黨之鼓動利用，其勢益張，實爲此次暴動發生之重要引力。

暴動經過

一　暴動之發端及蔓延

臺灣人民積五十一年日本統治時代種種之遺毒，奸黨秘密活躍之積極，地方惡勢力潛伏蘊藏之普遍，既如上述，故反抗政府，叛背國家之陰謀，實蓄之已久，遇有事端，即可隨時暴發。此次暴亂肇始，原屬細故。先是專賣局據報，有載運大批私煙之船隻一艘，自省外駛臺，擬在淡水起貨，即派員往查，則僅見空船停泊，貨已卸運。至二月廿七日下午七時半左右，在延平路一帶攤販上發現私煙堆積累累，當由該局緝私人員葉得根等六人，會同警察大隊警員四人，乘卡車一

輛，前往取締，於天馬茶房附近與女煙販林江邁發生爭執，當地流氓遂乘機煽動，以亂石圍擊傷及該女頭部，由隨行警員護送附近醫院治療，另二警員正在維護秩序，亦被亂石擊傷，時群衆愈聚愈多，奸黨流氓煽惑愈愚亦愈激烈，欲將專賣局查緝人員，加以圍毆，查緝人員見勢不佳，乃且行且奔，冀免毒手，詎暴徒群衆仍起追趕，至永樂町永樂戲園時，查緝人員以情勢危急，其中一人迫於自衛，鳴槍示威，原意嚇止追趕群衆，不料誤傷行人陳文溪，尋即斃命。暴徒遂乘機焚燬緝私人員所乘之卡車，其時憲警已出動維持治安，並將躲逸之查緝人員押送憲兵隊，奸黨暴徒又擁至市警局及憲兵隊，要求交出兇手，當街槍斃，雖經憲警負責人，百般勸慰，並允將肇事人員，應依法由司法訊辦，無如奸黨暴徒等視爲暴動時機已至，遂藉口要求目的未達，沿街打鑼召號，盡情鼓噪，徹夜紛擾，迄未稍息。

二月廿八日上午九時，奸黨暴徒借題尋釁，竟又沿街打鑼，煽動市民罷工罷市，延平路警察派出所員警上前勸阻，竟加抗拒，並加毆打，且搗毀該所窗戶器具雜物，十時許奸黨暴徒率領流氓千餘人，接著至專賣局臺北分局，當場毆斃外省職員兩人，傷四人。劫掠所有煙酒等專賣物品及汽車，脚踏車等物，縱火焚燒，火光燭天，至翌日尙未全熄，憲警無法制止。十一時左右復至南門包圍專賣局，幸憲警聞訊，事先戒備未被搗毀，惟該局俱樂部及一部份宿舍之器具，劫燬一空。同時在榮町一帶之新臺公司，正華旅社等機關商店，亦被搗亂焚毀。至此暴徒如中瘋狂，恣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情肆虐，竟高呼「打死中國人」（即指外省籍人）之口號，於是無論通衢僻巷，公私場所，瞥見外省人，即行狙擊凌辱，臺籍婦孺亦盲從附和，見有外省人，即以擊掌爲暗號，預伏室內之暴徒，即聞聲出打。新竹縣長朱文伯是日適由縣來省，途中被架毆打，且失蹤數日，其最殘忍者，有將婦女裸體毆打，摔死小孩之事。臺北市外省人之慘遭傷亡者，詳數待查，但當在千人左右。迄至下午二時奸黨暴徒，自臺北專賣分局趨至廣播電臺，以暴力佔領，向全省廣播煽動人心。另分一隊，以鑼鼓爲前導，持槍乘車，衝襲長官公署，聲勢洶湧，於長官正覓通譯人員，準備出見前一二分鐘，暴徒竟衝襲公署大門，衛士加以阻擋，彼等即圍劫其槍，並開槍擊傷衛士一名，衛士乃被迫亦開槍示威鎮壓，始將暴民驅散，暴徒分散後，仍到處毆殺搗亂，以造成恐怖紊亂之局面，省警備總司令部，見暴動範圍迅速擴大，爲維持治安，乃宣佈臨時戒嚴。

三月一日，奸黨暴徒搗毀機關及外省人經營之商店，衝入外省公務員之住宅，毆殺劫掠，及集衆暴動之事，仍不斷發生。此時奸黨及陰謀份子，見惡計已遂，指出所謂政治改革之要求，以「臺灣青年團」等名義之宣言傳單，攻擊政府，挑撥官民感情。政府雖容忍寬大，宣佈解除臨時戒嚴，禁止軍警開槍，撫卹死傷家屬，而奸黨陰謀野心份子之企圖，固不在此，故暴動事件，乃未稍戢。後煽惑民衆，一般野心份子，從而附和。事態益見擴大。是日到處發現「民主聯盟」「臺灣青年等乘政府解除戒嚴之際，即派遣暴徒，分別乘車南下，潛赴各縣市煽惑民衆；並領導當地流氓發

動暴動。新竹縣密邇省會，首遭波及，即於三月一日晚，暴動開始，二日臺中縣及臺南臺中嘉義等市亦開始暴動。三日高雄彰化兩市暴動，四、六兩日南部奸黨數十人又赴臺東花蓮煽動暴動，其他如臺北臺南等縣亦均有暴徒劫掠倉庫，及毆打外省人之事。其間以臺中嘉義兩地情形最爲嚴重，臺北市爲省會所在地，尤爲危急。

三月七日奸黨暴徒提出叛亂主張後，復繼之以暴力行動。八日下午十時二十五分；暴徒百餘，乘卡車數輛分向警備總部，長官公署，警務處，臺北市警察局，警察大隊，南區憲兵隊等處襲擾，經軍憲擊退，徹夜槍聲，全市形同戰時前線。九日上午十一時暴徒四百餘，圍攻水道町電臺，與我駐在該處之守軍一班發生戰鬥，情勢危急，經派隊馳援於午後四時將其擊退，計斃暴徒三名、俘十三名。下午六時輜汽廿一團於圓山附近擒暴徒二十餘，同時據報暴徒企圖毀壞臺北市自來水總設備，以絕水源，並唆使高山人民由新店方面進襲市區，企圖攻陷公署，俘質全部公教人員，此種大舉暴動，其步步進迫，嚴重已達極點，警備總部爲維護治安，不得不實施緊急措施，乃於九日六時起再度宣佈戒嚴，嚴密軍事部署，強力繼續搜索匪類，鎮壓亂黨，全市人心乃告安定。

二　非法組織之產生及其發展

此次暴動實際上純屬少數奸黨暴徒之陰謀叛逆，故暴動開始以後，陽則要求政治改革，陰則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唆使暴徒搶劫軍械，襲擊軍警行政機關及國防要塞，並公然接收機關，以暴力脅迫交通員工罷工，冀達其叛逆之目的。其資爲號召之機關，即爲「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彼等利用此組織，發號施令，儼然爲另一政府，同時又聯絡其他份子複雜及思想向不健全之團體，以助長其聲勢，而又互相勾結，角逐爭雄，於是事態益擴大，陰謀亦隨之暴露。

臺灣過去社會複雜情形，於上述遠因近因中，已概略分析。此輩奸惡份子，當此暴動事作，既已發端，遂獲得各獻身手之機會。茲就處理委員會醞釀時期各種非法團體及陰謀份子之活動情形分述如左：

就非法團體言，大別之約分爲四：一爲「臺灣共產黨」首領爲謝雪紅、林日高、楊克培、楊克煌、張道福、潘欽信、蘇新、王萬得、林兌等；分爲ABC三集團，A集團在臺中，B集團在臺南嘉義，C集團在臺北，外圍組織，爲「人民協會」及「民主同盟」等。二爲「民衆黨」，該黨早於日本治臺時代即已成立，以前首領爲蔣渭水，蔣死後，其弟蔣渭川繼之，重要首領爲呂伯雄、駱水源、張晴川等。渠等思想怪誕，行爲卑汚，其所吸收份子，多係地痞流氓，日以圖謀不軌爲宗旨。三爲「民主同盟」此係「共產黨」之外圍組織，情形與「共產黨」同。四爲「臺灣政治建設協會」係成立於本省光復之後，初爲「臺灣民衆協會」，後改今名，以張邦傑、蔣渭川等爲首領，其中重要份子，多爲民衆黨首要，活動區域，以臺北爲中心，各地均有分會組織，就各派活動情形言，當以共產黨及其外圍組織「民主同盟」份子，爲此次事件策動之要角，而陰謀份子及附從奸黨份子如臺灣政治建設協會首要蔣渭川、呂伯雄等，日本時代「御用紳士」現任省參議員顏欽賢、王添灯等，亦爲此次暴動之要角。其他附從者，則有失意之政客文氓，少數之奸商地主，過去曾爲中間剝削之「仲賣人」，現在強佔日產之惡霸者。至盲目附從，而直接參加暴亂行動者，則有一部份自海南島及東北南洋一帶歸來之退伍軍人，以白成枝爲首領，自閩粵一帶歸來之浪民及潛伏境內各地地痞流氓，及大赦釋放之罪犯。

以上各種非法組織及活動份子，或原屬隱伏潛藏，祕密活動，或以各種假面具，藉資掩飾，自事變起後，爲號召及活動便利，遂均以處理委員會爲護符，該會因愈趨愈下，而日有非法亂紀之行動。

先是暴動初起，臺北市參議會曾邀請國大代表，國民參政員，及省參議員等，組織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於三月一日向長官建議組織「二二八事件官民處理委員會」，商討善後事宜之處置，長官爲謀秩序早定，當經允許，並派民政處長周一鶚、警務處長胡福相、農林處長趙連芳、工礦處長包可永、交通處長任顯群等五人，代表公署參加。三月三日該會首次開會，公署五代表前往參加，商定軍隊於是日下午六時撤回軍營，地方治安由憲警學生組織治安服務隊維持，交通於六時起全部恢復，撥出軍糧，供應民食等項，同時該會提出無理要求，主張解散警察大隊，已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越常軌。一面設置治安組，成立忠義服務隊，維持市內治安，但打人劫物，仍未停止。

處理委員會之性質，原爲容納民意，商討『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有關卹死救傷等善後事宜，詎該會成立以後，對此毫不商議，反進行種種越軌行動。其後，該會即摒棄政府所派五代表，而自演變爲一非法團體，從事叛亂行動，繼續開會（政府代表已無法參加），決議加強機構，通告全省縣市成立分會，並推派代表，參加該會，藉資擴大範圍。決議凡政府發佈新聞，採購糧食，須經該會證明，並提取商工銀行二千萬元，以爲購米資金。對臺中等地暴徒之佔領各機關，公然宣稱接收完竣，叛亂陰謀，已極昭彰。是日該會又在省垣脅威煽惑青年，舉行大會，徵求參加維持治安工作。而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總務組長蔣渭川更在廣播電臺煽動全青年，成立所謂『臺灣省自治青年同盟』，反動形勢，益見發展。

三月五日處理委員會之活動，益見擴展，各縣市分會已相繼成立，該會更訂定組織大綱，標榜團結全省人民，改革政治爲宗旨，下設處理政務兩局、及治安、調查、交通、糧食、財務、計劃、交涉等組，並請公署撥款五千萬元爲該會經費，擬派委員四名，向中央請願。準備於三月十五日以前，由該會政務局負責改組長官公署。

處理委員會踰越常軌，演變而爲非法反動之集團，至爲明顯。於是在該會卵翼下之另一組織所謂「臺灣省自治青年同盟」於三月五日公然非法成立，以「高度自治」爲號召，即於是日開始登記臺籍陸海軍人員編組區隊中隊，以維治安爲藉口，到處搜索槍枝，騷擾里閭，其準備以武力叛國之陰謀，已昭然若揭。各縣市暴徒流氓，紛起響應，劫奪倉庫，收繳槍械，接收機關之事，日有所聞，奸黨陰謀狡計，竟獲大逞。

三月六日處理委員會，正式選出常務委員，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準備派員監理臺灣銀行業務，強迫商民捐款，藉充經費，如大有物產公司，被勒捐五十萬元。自治青年同盟亦召開幹部會議，審議章程，推選部長，市內商店雖多復市，學校亦有開課者，一般情形，表面似較安定，而實際則日漸緊張，謠諑紛傳，人心惶惑。

此外各黨派在各地活動組織之團體，尙有所謂「學生自治同盟」、「海南島歸臺者同盟」、「學生聯盟」、「興臺同志會」、「警政改革新同盟」、「臺灣省青年復興同志會」，類皆爲奸黨扯線之外圍組織，用助聲勢，而便誘惑知識青年，供其利用，而武裝部隊，則有所謂「臺中市作戰本部」、「嘉義市作戰本部」、「臺灣自治聯軍」。事態至此，暴亂陰謀愈見露骨。有不可收拾之慨。但是項組織，既爲奸黨野心家視爲政治活動之武器，徒具虛名，內容空洞，從無眞正學生青年及農工群衆參加，故毫無實際。

三　叛亂陰謀之暴露及其目的

此次暴動既由奸黨、暴徒主謀指使，故利用機會，以要求改革政治爲煙幕，進而逐步發表其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叛亂之言論，由所謂「高度自治」而變爲叛背國家脫離祖國之獨立主張，其陰謀毒計，至是眞相畢露，就其發展之步驟，可析述如下：

1　**初期之要求**

自二月二十八日暴動起後，臺北市參議會曾於三月一日邀同國大代表等向公署要求解除戒嚴，釋放被捕暴徒，禁止軍警開槍，官民共同組織處理委員會，及請長官對民衆廣播等五點，政府認上項要求，旨在汎謀恢復秩序，安定人心，尚屬合理，當即全部接受，並對查緝私煙誤傷之人民，予以醫治撫卹，開槍之查緝人員，移送法院訊辦，參加暴動之市民，准由鄰里長及家長保釋，並由長官剴切廣播，曉喻人民，此不幸事件，經此處理，自可告一段落。詎奸黨乘機煽惑，少數野心份子，從而附和操縱，各種非法悖理之要求，遂步步緊逼，相繼而來。

2　**篡竊警衛之詭計**

政府於三月一日宣佈解除戒嚴，原期恢復秩序，靜候善後處理，而暴徒莠民在此期間，仍到處滋擾，政府爲維持治安，不能不分派警察巡邏，但若輩又以此爲藉口，一面在處理委員會下成立治安組，組織所謂忠義服務隊，到處搜索槍械，征召海南島及南洋東北一帶返臺之退伍軍人及青年，參加該隊，以維持治安爲號召，實則進行奪取警衛，加強武裝之詭謀，以增加其對政府威脅之力量，一面公然提出撤銷警察大隊之要求，希冀解除政府警衛之武裝。故戒嚴解除後，處理委員會又要求警察巡邏車武器祇能放於車內，槍口不能對外，顯係妄加干涉，無理要求，關於參加暴動之市民，政府已允釋放，又要求不必經由鄰里長擔保，長官爲求人心早定，秩序早復，因作更寬大之措置，於二日下午再度廣播，宣示下列四點：(1)參加暴動者不加追究。(2)參加暴動被捕者，准予釋放不必具保。(3)傷亡者不分省籍，均予治療撫卹。(4)處理善後之委員會可參加各界人民代表。

3　**所謂改革政治之要求**

處理委員會擴大改組後，份子複雜，主張紛歧，越軌非法，益見明顯。自三月一日以來，各地暴動，陸續發生，非法團體，相繼成立，到處散發傳單，張貼標語，紛紛提出非法悖理之口號及主張，如「打倒國民黨十八年一黨專政」「建立臺灣民主自治政府」「建立臺灣民主自衛軍」等，公然以臺灣獨立，自外祖國爲宣傳目標，叛逆跡象逐漸暴露。處理委員會在此期間，又推派代表向長官提出所謂政治改革之要求，而所謂自治青年同盟，亦宣佈綱領，要求「建設高度自治」，提早實施省長及縣市長民選，民主聯盟等不法團體，亦宣傳取消長官公署制度，反對專賣貿易政策，怪誕悖謬，不一而足。長官認爲改善政治，原爲人民合理要求，在合法範圍以內，自可商酌，因於六日下午，又對民衆作三次廣播，宣示下列三點：(1)行政機關已考慮將行政長官公署改爲省政府，向中央請示，一經中央核准，即可實行改組，改組時省政府之委員廳處長，儘量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登用本省人。(2)縣市行政機關，預定在預備手續完成的條件之下，縣市長定期民選，未民選前，不稱職之縣市長，政府可免職，由當地民意機關選候選人三人，報請長官圈定一人允任縣市長。(3)行政改革，在省一方面俟省政府改組以後，由其決定，縣市方面，俟縣市長調整後，由其負責，同時又致電各縣市參議會，對於現任縣市長，認爲不稱職者，迅於文到三日內，推薦人選三人，報請圈定，政府對於人民凡屬合理合法之要求，可謂已盡最大限量之容納，而人民對於改善政治之期望，亦可謂已全部達到，此之暴動事件，如謂改革政治之要求，爲連帶發生原因之一，至此應感滿意，而獲得解決之途徑，使事態平復，秩序安定，詎知奸黨及陰謀份子之企圖尚不止此，所謂改革政治之要求，僅爲騙取善良人民之一種幌子而已，故政府雖一再寬大容忍，而暴動發生，仍未停止。

4　**叛逆主張之暴露**

奸黨及陰謀份子既以政府一再容忍，表示接納民意，深恐事態從此平靜，不能達其目的，乃於三月七日提出所謂處理綱要，分目前處理及根本處理兩部份，共四十二條（對於目前的處理七條，根本處理軍事方面三條，政治方面三十二條），公然主張，撤銷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反對國軍駐臺，陸海空軍應由臺人充任，釋放戰犯漢奸等，其叛背國家，反抗中央之陰謀，至此大白天下，使人瞭然，此次暴動之眞正原因，乃實爲奸黨及陰謀份子所一手造成。故不惜用種種手段，驅使無辜良民陷入恐怖慘痛之局面，其惡毒罪行，實堪髮指，茲附錄該處理綱要如次：

1　**對於目前的處理**

一　政府在各地之武裝部隊，應自動下令暫時解除武裝，武器交由各地處理委員會及憲兵隊共同保管以免繼續發生流血衝突事件。

二　政府武裝部隊解除後，地方之治安，由憲兵與非武裝之警察及民衆組織共同負擔。

三　各地若無政府武裝部隊威脅之時，絕對不應有武裝械鬥行動，對貪官汚吏不論其爲本省人或外省人，亦只應檢舉轉請處理委員會協同憲警拘拿，依法嚴辦，不應加害而惹出是非。

四　對於政治改革之意見可條舉要求條件，向省處理委員會提出，以候全盤解決。

五　政府切勿再移動兵力或向中央請遣兵力，企圖以武力解決事件，致發生更慘重之流血，而受國際干涉。

六　在政治問題未根本解決之前，政府之一切施策（不論軍事政治）須先與處理委員會接洽，以免人民懷疑政府誠意，發生種種誤會。

七　對於此次事件不應向民間追究責任者，將來亦不得假藉任何口實拘捕此次事件之關係者，對因此次事件而死傷之人民應從優撫卹。

2　**根本處理**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甲　軍事方面

一　缺乏教育和訓練之軍隊，絕對不可使駐臺灣。

二　中央可派員在臺徵兵守臺。

三　在內陸之內戰未終息以前，除以守衛臺灣爲目的之外，絕對反對在臺灣徵兵，以免臺灣陷入內戰旋渦。

乙　政治方面

一　制定省自治法爲本省政治最高規範，以便實現　國父建國大綱之理想。

二　縣市長於本年六月以前實施民選，縣市參議會同時改選。

三　省各處長人選應經省參議會（改選後之省議會）之同意，省參議會應於本年六月以前改選，目前其人選由長官提出交由省處理委員會審議。

四　省各處長三分之二以上，須由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擔任之（最好秘書長、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等處長應該如是）。

五　警務處長及各縣市警察局長，應由本省人擔任，省警察大隊及鐵道工礦等警察即刻廢止。

六　法制委員會委員，須半數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

七　除警察機關之外，不得逮捕人犯。

八　憲兵除軍隊之犯人外，不得逮捕人犯。

九　禁止帶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非武裝之集合結社絕對自由。

十　言論出版罷工絕對自由，廢止新聞紙發行申請登記制度。

十一　即刻廢止人民團體組織條例。

十二　廢止民意機關候選人檢覈辦法。

十三　改正各級民意機關選舉辦法。

十四　實行所得統一累進稅，除奢侈品稅，相續稅外，不得徵收任何雜稅。

十五　一切公營事業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擔任。

十六　設置民選之公營事業監察委員會，日產處理應委任省政府全權處理，各接收工廠礦應置經營委員會，委員須過半數由本省人充任之。

十七　撤銷專賣局，生活必需品，實施配給制度。

十八　撤銷貿易局。

十九　撤銷宣傳委員會。

二十　各地方法院院長，各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

二十一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二十二　各法院推事檢察官以下司法人員各半數以上省民充任。

二十三　本省陸海空軍應儘量採用本省人。

二十四　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應改爲省政府制度，但未得中央核准前，暫由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之政務局負責改組，用普選公正賢達人士充任。

二十五　處理委員會政務局，應於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其產生方法，由各鄉鎮區代表選舉候選人一名，然後再由該縣市轄參議會選舉之，其名額如下：臺北市二名，臺北縣三名，基隆市一名，新竹市一名，新竹縣三名，臺中市一名，臺中縣四名，彰化市一名，嘉義市一名，臺南市一名，臺南縣四名，高雄市一名，高雄縣三名，屏東市一名，澎湖縣一名，花蓮縣一名，臺東縣一名，計三十名。

二十六　勞働營及其他不必要之機構之廢止或合併，應由處理委員會政務局檢討決定之。

二十七　日產處理事宜，應請准中央劃歸省政府自行清理。

二十八　警備司令部應撤銷，以免軍權濫用。

二十九　高山同胞之政治經濟地位及應享之利益，應切實保障。

三　十　本年六月一日起實施勞働保護法。

三十一　本省人之戰犯及漢奸被拘禁者，要求無條件即時釋放。

三十二　送與中央食糖一十五萬噸，要求中央依時估價撥歸臺省。

暴亂紀略

此次暴亂發生，既爲奸黨及少數野心份子所主謀，則事態演變，實極錯綜複雜，如就其暴亂行爲中加以調查分析，實不難窺出奸黨叛國之毒辣陰謀。蓋彼等係以有計劃有組織之方式，以從事此次之暴動，初期要求改革政治，不過爲欺騙人民及政府之煙幕。其處心積慮，期望於發動之後，先分化省內外國人之情感，使官民尖銳對立，繼則脅迫交通員工罷工斷絕交通，利用報紙廣播，散布荒謬主張，搖動人心，淆亂國內外視聽。並擴大事態，見之於行動。於是襲佔機關、毆殺淫掠、搶奪軍械、焚燬倉庫、抽調壯丁、擅編部隊、圍攻要塞、強勒賠款、堵擊中央大員、謬倡託管、使增加國際上之糾紛而遂其整個陰謀。故其暴亂經過，殆無一非共黨一向武裝暴動顛覆政府篡奪政權之慣伎，其叛國野心，實昭然若揭，固毋庸諱言。惟此次暴亂之地域，既遍佈全省，時間又逾旬餘，雖各地報告，紛至沓來，顧全面調查資料，一時尚難完整，其詳確情形，自有待精密之調查。茲爰就已知部份，撰述一二，藉以證明叛亂之眞相，庶可舉一反三，用概其餘焉。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一　佔據機關僭奪地方政權

奸黨領導下之此次暴亂，其目的既在奪取政權，故於各地方公共官舍機關學校之襲佔，實爲其最主要之目標。以省垣而論，雖主要機關，如長官公署、警備總部，尚未被佔領，但如廣播電臺、鐵路管理委員會、警察派出所、電力公司、專賣局臺北分局、新臺公司、各報社、各學校、以及郵電機關，均於二月二十八日起先後被強佔接管。其中以臺北專賣分局及新臺公司全部被毀，損失尤爲慘重。其他如新竹臺中兩縣政府、嘉義、臺南、新竹、臺中等市政府，均於二日被襲佔領。臺北、高雄、臺南、三縣政府及彰化、高雄兩市政府，於三月三日陸續被佔。屏東市政府於四日午被佔領。而東部之花蓮臺東兩縣政府，亦在奸匪煽惑下於三月四日六日先後被據。即孤立之澎湖島，亦同時因奸黨之煽惑，一度發生蠢動。此外如臺北各縣屬之宜蘭、淡水、蘇澳、海山、板橋；臺南縣屬之斗六、虎尾、東石、嘉義、曾文、北港、新化；臺中縣屬之南投等區署及警察所，均被佔領或焚燬。各地廣播電臺，郵電機關暨學校報社被強佔者，更不勝枚舉。凡此種種證之「二二八處理委員會」負責人王添灯公然廣播稱：「臺中一切機關業已接管完竣」云云，足證彼等目的，係企圖一舉而佔領全省各機關，奪取地方政權，直無可疑義。

二　搶奪軍械圍攻軍警倉庫

奸黨在各地開始動亂，其第一步動作，係注意軍械之搶奪。臺北方面：奸黨暴徒，迭次進襲軍械供應站倉庫，焚燒臺北板橋倉庫，板橋鎮林宗賢伴稱保護林家花園，公開收容流氓地痞六十餘人，麕集林本源花園，竟於三日盜取陸軍倉庫物資達臺幣三億元，同時搶去長短槍三十餘桿，機槍三架。又新竹市憲兵之被槍傷，新竹縣警察人員槍枝之被繳卸，臺南市警察機關槍枝百餘桿及自動步槍之被搶，臺中市縣員警之悉數被俘繳械，臺南縣區警察所槍機車輛之被奪，高雄火車站憲兵之被包圍，屏東市警局區署及製糖廠之武器暨該市農業學校學生訓練用之輕機關槍等，少數被繳，至三月三日駐嘉義屏東國軍之被奸黨連續攻擊，六日臺中第三機廠之被佔領，皆爲確證。三月八日晚臺北奸匪又分兩路攻擊供應局倉庫、警備總司令部、陸軍醫院、長官公署、警務處、圓山據點、臺灣銀行等處叛亂行動，至此已彰明甚。此外各地被攻襲搶劫之倉庫，更爲普遍重大，如新店被服倉庫、海軍之士林新店倉庫、屏東五十九糧庫、桃園八塊子機場倉庫、高雄五十九號糧庫、高雄前鎮倉庫、臺中軍械庫六處、白川軍需倉庫、嘉義機場倉庫、及紅毛碑等倉庫五處，均被搶劫……。其中尤以空軍嘉義油彈庫損失最鉅。（初步統計，機槍約三十四挺，步槍約二千七百餘枝，手槍約九百八十枝，步槍彈約五十三萬零七百四十發。）

三　毆殺奸淫污辱公教人員及眷屬

奸黨在暴動亂期中，不但挑撥離間分化本省人與外省人之感情，且復進行仇視毆殺。僅就臺北市而論，外省公教人員被奸黨暴徒毆打死傷失蹤者，計九百餘人。他如在輪船火車汽車途中被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毆死傷人數更不勝枚舉。如中央大員楊監察使亮功於由基到北途經五堵，突被奸黨暴徒攔擊，傷隨員衛士各一人，幸獲憲兵護衛得力，方得脫險，其目無中央可以概見。至在各縣市服務之外省公教人員，除被毆死傷外，尚有遭受強迫集中者。據各方報告：如臺中外省軍公教人員及家屬均一律被拘，分羈於民衆旅社，第八部隊倉庫，師範學校，市參議會，法院監獄等處，視同俘囚。又嘉義市外省公教人員被繫者一千四百餘人，高雄市亦有七百餘人，屏東製糖全體外省籍員工，及屏東之中山旅社外省人二十五人，亦均遭拘押，且衣服財物多被洗劫一空。進而奸淫侮辱，窮兇極惡，無以復加。如據新竹縣報告：該縣警局官舍有一公務員眷屬，受奸黨暴徒之脅迫，自縊身死，其旁有小孩兩口尚哀啼不去。忠烈祠後山縊死外省公務員女眷四人，大溪鎮國民學校女教員被暴徒輪姦，經高山族女參議員李月嬌救護脫險，並聞此人已羞憤自殺。臺北市南門市場，亦有一外省女性，被強姦慘殺，類此慘痛情形，不一而足。

四　抽調壯丁擅自編立部隊

此次暴動中，以日本時代退役之軍人，受奸黨利用爲甚，彼等於暴動開始，由奸黨煽動陸續組織武裝部隊，名稱繁多，有所謂：「台灣省青年復興同志會」「警政改革新同盟」「台灣自治青年同盟」「海南島歸臺者同盟」「若櫻敢死隊」（係曾受日本自殺潛艇訓練決死隊員）「暗殺團」「忠義隊」「臺中自治軍司令部」「嘉義作戰指揮部」「屏東突擊部隊」「高雄指揮部」「臺灣自治聯軍」「臺東義勇隊」……等等，彼等即藉此種名義，以爲號召，進行其臺灣全面之總叛亂。臺北方面於暴動初期，所謂處委會之負責人，迭次於廣播中發號施令，徵召日本時代退役軍人、軍屬、技工人員，分別集合，圖謀大舉，並於三月五日起在老松國民學校及太平國民學校等處，登記原在日本服役之海陸軍人員，計一千九百餘人，以白成枝爲首領，每日集中訓練，摩拳擦掌，準備與國軍作殊死戰。臺中方面：共黨首領謝雪紅，煽動流氓地痞及少數青年學生，計有千餘人，自稱「自治軍」，並組織有臺灣青年復興同志會臺中分會，互相策應，聲勢頗爲浩大。彼等並私鑄關防印信，發表命令，無惡不作。高雄方面：設僞總指揮部于第一中學，總指揮涂光明，及主犯范滄榕曾豐明等，曾率暴徒萬餘人，圍攻高雄要塞及一〇五後勤醫院。花蓮方面：由奸黨主使海外退役軍人及流氓地痞，組織「暗殺團」。臺南方面：奸黨組織「臺灣自治聯軍」計轄三支隊，第一三兩支隊，在北營新港一帶，第二支隊在朴子青年旅社及青年食堂，兩股匪徒，約三百餘人，機槍六挺，步槍三百餘枝，手槍四十餘枝，卡車六輛。屏東市之「突擊隊部」，設於屏東市中央旅社，曾向農業職業學校借去學生練習用之輕機關槍六挺，持有「海隊」「海軍」「陸軍」等旗幟，使用旗語指揮僞軍，連續向屏東之空軍及憲兵進擊，並要脅如不繳械，寸草不留。又臺北及臺中方面之奸黨學生強迫每戶派出一丁，參加訓練，暨所謂「處理大綱」中所列之「解除軍權」要脅政府，至此叛國變亂，更爲顯著暴露。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五　煽動臺籍警察響應叛亂

奸黨禍亂陰謀，既如是蔓延擴大，於武力方面，又利用一部份意識不堅定之本省籍警察，以響應其叛亂，除對各地警察所圍攻，予以繳械外，又多方壓迫本省籍警察之家屬，要脅警察離開崗位，參加奸黨暴動。故事變中有若干警察竟被迫不敢抵抗，甚有攜械而逃。於是奸黨每冒穿警服，乘虛襲擊零星之軍憲警，以逞其化整爲零狙擊之伎倆。至於高山同胞方面：奸黨原亦多方煽誘下山參加暴亂；如桃園方面：當事態嚴重時，即有少數高山同胞出現，又臺中、臺南、屏東亦均有同樣情形，但彼輩甫行參加，已發覺被奸黨利用，於是憬然覺悟，退返高山，其中富有正義感者，且熱烈以群力保護地方政府，然後率衆回山。例如臺東方面：縣區政府人員，即受高山同胞之保護，進而壓服奸黨之蠢動。臺南方面：原有高山同胞八十餘人下山，因受該縣縣長之感召，即表示誠懇接受政府意旨，拒絕參加暴亂，其深明大義，實堪嘉尚。

六　圍攻要塞滋擾國防重地

奸黨暴徒之蓄謀叛國，其另一最顯著之事實，厥爲圍攻要塞，滋擾國防重地，如基隆要塞司令部於二月廿八日三月九日兩次被襲，官兵傷者廿員，失蹤者二名，被劫去槍七支。三月五日高雄要塞司令部僞軍涂光明等率衆萬餘劇烈圍攻，幸防衛嚴密，卒予擊退。他如二月廿八日汐止公路運兵車之被攔擊，死上尉連附一員，傷士兵二名。三月一日桃園八塊子機場倉庫被劫，三月三日嘉義飛機場被奸黨「自治軍」圍攻，激戰極烈。三月四日南方澳一〇五後方醫院及海軍船艇器材庫之被劫，三月六臺北北投汽車兵團之被搶去汽車及輪胎等件，接踵而來。而三月七、八、九數日間，臺北陸軍醫院、供應局、警備總部、長官公署、圓山據點、總部電臺……等機要地帶，均有奸黨暴徒大隊來襲，但迭被擊潰，凡茲種種，皆爲暴徒以武力遂行其奪取國防要地之實證。

七　強行派款抽捐擾亂金融

所謂「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既爲一般奸黨及少數野心家所操縱，故其所議，乃不在撫生卹死，處理地方善後，反假藉名義，濫向商戶強行派款，勒抽稅捐，藉充叛亂費用。一般商民有被謬詞所惑，有則迫於威脅，莫敢誰何，善良人民，對於強派捐稅，稍不如意，即慘受殺戮，故臺北一隅，在一日間，人民被勒索者竟達數千萬元，同時並向政府要求撥給該會經費五千萬元。又以處理委員會名義，監理臺灣銀行業務，其後並企圖以強力接收臺灣銀行，以達其控制財政，擾亂金融之目的，以致全省人心，陷於極度不安之狀態。

八　謬作主張妄倡國際託管

奸黨既泯滅國家民族觀念，其對於國族利害，直置之罔顧，不僅高唱所謂「高度自治」，且謬作主張，希望臺灣付之國際託管，其彰明例證，如在傳單上竟詆毀稱「中國人在人類上之毫無價值，是世界週知的事實，說謊、貪污、利己等成爲中國五千年來歷史的污點…」而稱馬歇爾調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解失敗，斷定中國爲無可救藥，竟然主張「臺灣毅然成爲聯合國管理之下」，是其希望脫離中國而由國際託管之陰謀，昭然若揭。不寧唯是，彼等於荒謬主張之後，更繼之以行動，迭向駐臺美領館請求將以上荒謬主張，電告世界，此種自甘出賣國家民族利益之行爲，其貽羞國際、騰笑萬邦、喪心病狂，實與漢奸賣國，毫無二致。

官民死傷人數及處理情形

此次暴亂，騷動全省，毆殺殘害，慘烈逾恆，在暴亂期間，官民死傷損失情形，已如上述，其詳細數字，正分別調查，茲就臺北市各機關公私損失調查，截至三月二十二日之統計，公教人員共死亡者三十三人、受傷者八百六十六人、失蹤者七人、公物損失價值，約一億二千零二十六萬一千二百九十七元。私人損失約臺幣一億五千一百六十二萬八千六百十六元（詳見附表甲）人民之傷亡損失，調查資料，尚未彙齊，茲就截至三月二十二日臺北市之統計，共死亡者七人、受傷者四十四人、失蹤者一人、財產損失約臺幣五千六百零二萬三千八百零六元（詳見附表乙）。

其他各縣市死傷官吏及人民數字，因事變初平，各縣市政府趕辦善後，撫輯流亡，工作至爲繁劇，現在正飭查之中，容俟彙案呈報。

至人民死傷數字，因散處各地，與各公務員之能以各機關爲調查對象者，情形不同，爲求詳確起見，已由主管機關逐戶調查，俟有結果，另行呈報。

關於死傷官吏及人民之處理，經於三月一日撥給死者市民陳文溪家屬撫卹費台幣二十萬元，傷者市民林江邁台幣五萬元，以示救濟。公務員部份已訂定「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所屬各機關公教人員因二·二八事變損害救濟撫卹辦法」公布施行，其他民衆之損害救濟，亦已配合調查工作，擬訂劃一辦法。

協助省市縣政府處理事變之出力人員

此次奸暴煽動變亂，波及全省，搗毀機關、衝入住宅、毆打外省籍人、不論路上車上，到處打人劫物，其尤甚者，圍攻軍事機關，淫殺外省籍婦女，倣效過去日寇在我淪陷區之殘忍方式，盲目辱害外省籍人員，言之固可痛心，惟板蕩之中，亦不乏風義之士，臺民之間，救護藏匿外省籍人員者，在在皆是。尤以臺中林獻堂（國民參政員）、臺北市謝娥、花蓮縣南志信、臺東鄭品聰（均國大代表）、臺南市韓石泉、彰化市李崇禮（均省參議員）等，救護外省人員、保全公物、宣撫臺民、協助處理事變，均能威武不屈，洵屬可貴。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結　論

此次奸黨指使下之暴亂原因及經過，既如上述，吾人如就奸黨整個陰謀加以分析，深悉此種有計劃之叛亂行動，尚幸提早發生，及時遏止，不然此種毒素如任其暗中蔓延滋長，不加剖治，勢將貽害國家地方，更不知伊於胡底。蓋奸黨深知臺灣駐軍較少，在此奸黨進行全國總叛亂之時，自以此爲其企圖進行暴力佔領之重要目標，希冀於東南國防之據點，開闢其新領域，此證之二十年來奸黨之避重就輕，聲東擊西之陰謀，實無容疑義。幸「二·二八」暴亂發生後，賴軍警之屹立不動，軍政人員之沉着應付，國軍之及時赴援，極大多數善良人民之一致醒覺，用能化險爲夷，平定叛亂，實屬不幸中之大幸。

顧自暴亂發生，外間謠傳不一，重以國際間之幸災樂禍者，每爲奸黨宣傳所欺矇，以爲此次行動，係全臺灣人民要求政治經濟改革之表現，不知此純爲奸黨及少數野心家之煙幕。蓋暴亂期中奸黨及野心份子，利用流氓地痞爲工具，以暴力叛亂爲手段，企圖實現「建立臺灣民主自治政府」及「建立臺灣民主自衛軍」之叛逆目的，其名稱固有不一，而意義則與奸黨建立之「延安邊區政府」及名目繁雜之「解放軍」，實無二致。彼等以爲利用少數之流氓地痞，可以控制並強姦極大多數善良人民之意志，而遂其叛國殃民之野心，殊不知被脅從之無知者，固曾一時盲動，及窺知彼少數黨之行動，爲叛國亂紀，莫不憬然覺悟其自身正爲他人所利用，稍有良知者，無不翻然而返，此與事態之迅速戡平，大有助益。即在暴亂期中，實際發縱指使及參加行動者，除共產黨及其勾結夥伴如日本時代之御用紳士，海外歸來之退伍軍人，無聊政客及文氓，流氓地痞，及奸商地主外，實爲數無多，且彼等早爲省民所共棄，雖有一部份無智淺識亂徒，盲目附從，然亦僅居全省人口中之極大少數。至絕大多數之善良人民，對於政府一年來施政方針，咸表竭誠擁護，彼等對於奸黨及少數野心家之煽動陰謀，知之甚詳，而痛恨亦最深，即高山同胞，亦深明大義，雖有少數奸匪竄入山地，圖謀再舉，唯黔驢技窮，未爲所動，絕大多數善良人民之不可能受其煽惑欺騙，自屬顯而易見。故暴亂期中各城市雖有騷動，而大多數鄉村，仍安謐如常，工廠學校商店，雖遭受騷擾而不能照常進行，但大多數工人學生及商民，絕少參加暴行。由是益足證明此次暴動，確爲少數奸黨亂徒陰謀份子之主使煽動。吾人懲前毖後，對奸黨陰謀，既不可輕視，但亦毋庸過分恐怖其嚴重性，以自亂步驟。求其清本除源之道，自以掌握此絕大多數之善良人民，而在三民主義旗幟下，精誠團結，重新負荷建設新臺灣之重任，前途光明樂觀，亦意中事也。

至於過去政府因過分寬大，而予奸黨以可乘之機會，又以社會惡勢力之普遍，正義淪胥，是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非不明，絕大多數善良人民之眞正意見，尙被遮蔽於若干土豪劣紳之手，以及日本五十年奴化教育之遺毒，直接間接，所予新臺灣建設之種種障礙，自當力求肅清，逐步改正，以奠定社會安全之基礎，重謀人民光明幸福之生活，此則縷述此次不幸事件後，所應共有之惕勵也。

茲編所述，因倉卒蒐集資料，挂一漏萬，在所難免，至各地詳細情形及一般數字，容俟各縣市報告齊全之後，再當彙編詳報。

選自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台灣省二·二八暴動事件報告》（一九四七）

台灣各縣市暴亂情形簡表

地名	主動及附從者	暴亂情形	受害情形	善後情形	備考
臺北市	蔣渭川 王添灯 呂伯雄 駱水源 顏欽賢 陳逸松 林詩黨 劉明朝 潘渠源 吳國信 陳春金 黃朝琴 周百鍊	1.二月廿七日晚，專賣局查緝員警於延平路查緝私煙，當地流氓圍集阻撓，並以亂石圍擊，誤傷煙販林江邁頭部，嗣查緝員警被迫開槍自衛，誤傷行人陳文溪，奸黨暴徒乃乘機焚燬查緝卡車，徹夜煽動搗亂。 2.二十八日晨，暴徒圍劫延平路警察所槍枝，包圍警察局，焚燬臺北專賣分局，並結隊遊行，	1.各機關人員傷八百六十六人，死三十三人，失蹤七人，公物損失價值約臺幣一億二千零二十六萬一千二百九十七元，私人損失價值約臺幣一億五千一百六十二萬八千六百一十六元。	1.三月一日下午陳長官因二·二八事件第一次對全省人民廣播，並委員，及各組正副組長，暨各非以二十萬元卹死者，五萬元恤傷法團體之負責人者，肇事之查緝員警依法訊辦。 2.三月二日下午三時，陳長官第二次廣播四點：(1)對盲從者不追究。(2)被捕人民可	上列主動及附從者人名，係「二·二八處委會」長官因二·二八事件第一次對全省人民廣播，並委員，及各組正副組長，暨各非以二十萬元卹死者，五萬元恤傷法團體之負責人者，肇事之查緝員警依法訊辦。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臺北市	許德輝 吳春霖 陳學遠 蔣時欽 黃純青 蘇維梁 林爲恭 郭國基 顏德勝 徐春鄉 陳旺成 黃國書 連震東 林連宗 廖進平 黃蘇炎 趙清華	鼓動罷市，同時到處毆殺外省人士。 3.二十八日下午二時，暴徒佔領廣播電臺，造謠廣播，煽動人心，並圍攻長官公署，搶奪衛士槍械，並傷衛士一名，警備司令部乃宣布臨時戒嚴。 4.三月一日上午，國大女代表謝娥因昨晚廣播勸導人民守法，其家被暴徒焚燬。 5.三月一日下午二時，奸黨暴徒襲擊鐵路警察署，該署職員被毆打死傷者甚多。	2.人民方面據初步調查，死七人，傷四十四人，失蹤人一人，私人損失價值約臺幣五千六百零二萬三千八百零六元。 4.三月五日上午公署派民政處周處長等，赴各醫院慰問被毆傷者。 5.三月六日晚八時三十分陳長官第三次廣播：對于長官公署改組省政府事，正請示中央，各廳處長儘量任用本省人，各縣市長定期實施民選 6.三月十日上午十時陳長官第四次廣播，說明國軍蒞臺，係肅清奸黨，保護絕大多數善良人民之安全。 7.關於官民傷亡救恤事宜，已組織二·二八事變臨時救卹委員會統籌辦理，現在積極調查中。	免保領回。(3)死傷者不分省籍一律撫卹。(4)「處委會」容納各界人民代表。 3.三月三日下午六時，軍隊撤回軍營。

臺北市	林　忠 李萬居 周延壽 林宗賢 杜聰明 黃朝生 許振緒 李仁貴 陳　屋 黃火定 陳海河 林水田 簡樫 林潮明 陳振火 吳有容 陳比南	6.三月一日奸黨暴徒代表所組織之「血案調查委員會」，提出解除戒嚴令，開釋被捕市民，下令不准軍憲警開槍，官民共組處理委員會等條件。 7.三月六日臺省政治建設協會提出改組長官公署，秘書長及各處長任用本省人，縣市長限三月底民選，撤廢宣傳委員會等九條件。 8.三月七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王添　提出公署各處長半數以上由本省人充任，撤		

臺北市	王名貴 林章忠 許慶豐	銷專賣局貿易局，公營事業歸本省人經營，警務處長及各縣市警察局長由本省人擔任等無理要求廿二條件。 9.三月七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撤銷警備總司令部，解除國軍武裝，在臺灣海陸空軍人員由臺人擔任，無條件釋放戰犯漢奸等叛國要求四十二條件。 10.三月八日晚間十時二十五分，奸黨自北投松山，分兩路向供應局倉庫、警備總部、長官署、警務處、臺灣銀行等處		

臺北市		進攻。 11.二月九日奸黨圍攻水道町電臺。		
屏東市	1.主動： 葉秋木 莊　迎 鄭元宵 林晉卿 2.附從： 黃聯登 顏石吉 陳春萍 陳崑崙 邱家康 施文進 江今彰 陳根深	1.三月四日十時，暴徒莊迎攜槍脅迫市長，將警察局武器封存，並脅迫勸告憲兵駐軍繳械。 2.中華日報記者林晉卿及鄭元宵，衝至警局揑稱市長已允繳械，威迫員警，交出槍彈。 3.十二時半暴徒毆打警察，搶劫槍彈，佔領市府警局。並持有「海外」「海軍」「陸軍」等旗幟，使用旗語，指揮隊伍。	1.外省籍員工被拘禁者廿五人。 2.憲警及暴徒被擊斃者三人。 3.被奸黨暴徒毆傷者計三〇人。	1.恢復秩序。 2.收繳被劫武器彈藥。 3.清查戶口。 4.懲辦禍首主犯莊迎、葉秋木奉令槍決。 5.撫卹傷亡。 6.調查損失。 7.收回槍枝一百餘枝手榴彈一百餘箱。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屏東市	許肯惠 吳罔牲 林朝宗 鄭燈芷 顏沼放	4.警局及屏東區署警察所，全部武器均被劫去。 而製糖公司內不良分子，亦乘機劫奪廠警武器，擄禁外省籍員工，其他省屬機關均同遭擾亂。 5.四日下午，組織「處理委員會」並於青年團成立「治安本部」。 6.葉秋木至機場脅迫空軍及駐軍繳械。 7.五日上午九時數度猛烈襲擊憲兵隊。 8.五日奸黨暴徒於中央旅社，省女子中學正式成立「參謀本部」「作戰			

屏東市		部」「經理部」。 9.劫奪第六工程處汽車。 10.劫去屏東中學校及農業學校學生練習用輕機槍六挺。 11.鼓動少數高山族，準備用消防器沖汽油燬滅憲兵隊。			
高雄市	涂光明 范滄榕 曾豐明	1.三月三日，暴徒駕卡車三輛，竄入市區，晚八衆時，將警察局小汽車焚重。 燬，傷害外省人民，搗燬警二分局，及鹽埕町派出所財物，並劫去武器。 2.五日組織「處理委員會」。	外省人士死傷甚	1.清查戶口。 2.撫卹傷亡。 3.查辦禍首。 4.收回輕機槍三十五挺，重機槍七挺，步槍四百八十餘枝，手槍三十餘枝，彈藥十二萬發，僞印一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高雄市		3.奸黨向壽山國軍襲擊。 4.奸黨暴徒萬餘人圍攻要塞司令部及一〇五後勤醫院。 5.奸黨於第一中學設「僞總指揮部」。 6.外省人士被拘七百餘人，並強充作沙包，以禦槍彈。	顆。	
臺中市	1.主動： 謝雪紅 巫永昌 張風謨 黃光衛 2.附從： 李碧鏘 莊春風	1.三月二日上午九時，奸黨暴徒首領，利用憲政促進會名義，集合暴徒民衆，在臺中戲院開會。 2.某報記者，在門口散發所謂民意測驗傳單。 3.十時左右，由謝雪紅	1.臺中縣前縣長劉存忠被毆打重傷，衣物用品全部被燬，劉之衛兵被斃命。 2.南投區草屯警察派出所警員	1.協助國軍維持治安。 2.收繳散失槍械彈藥。 3.撫卹傷害。 4.追肅奸匪。

臺中市	許可哲 葉榮鐘	倡導遊行，路遇外省人，即當場毆斃，並毆打派出所警員。	兩名被暴徒毆傷。 3.南投警察所長浦崇昭被暴徒押送法院。	
	「臺中區時局處理委員會」執行委員 林連宗．林獻堂．（未參加）林糊．洪元煌．黃朝清．賴通堯．林月鏡．謝雪紅．吳振武．童炳輝．	4.黃市長及公署財政處嚴處長，適在林獻堂家，商討應變辦法，亦被暴徒包圍。 5.暴徒將前臺中縣長劉存忠住宅搗燬，並將劉存忠痛毆。 6.毆打外省籍公務員，並搶奪財物。 7.拘禁外省籍公務員及家屬，于民衆旅社，第八部隊倉庫，師範學校市參議會，監獄等地。 8.佔領市政府及市黨部。	4.臺中市黨部指導員徐鳳鳴，被毆負傷。 5.外省公務員，均受毒毆侮辱集中，財物均被搶掠。（損失數字未調查完畢）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臺中市				
黃棟・林兌・張煥烓・莊遂性・巫永昌。	9.奸黨首領謝雪紅等於參議會內成立僞「臺中指揮部」。 10.奸黨佔領廣播電臺，揑造謠言，煽動人心。 11.奸黨暴徒佔領空軍第三機廠，第六被服廠，後勤部供應分站，國軍第二營第六連等。 12.奸黨暴徒分乘三卡車，馳赴嘉義會合嘉義奸黨，圍攻國軍。 13.奸黨在軍事方面，組設鄰里壯丁隊以爲持久拒抗。 14.奸黨在政治方面主張容納各黨各派，並利用			

臺中市	15.三月七日，在奸黨策動下，成立「中部自治青年同盟」以黃光衛爲組織部長。 16.三月八日在奸黨策動之下，組織「臺中區時局處理委員會」洪元煌爲主席，並選舉林連宗等十五人爲執行委員。 17.三月十三日，奸黨首領謝雪紅，聞國軍開到，乃率暴徒向埔里逃逸。			
新竹市	1.三月一日，暴徒在本市城隍廟附近，毆打軍人，及外省公務員。	1.新竹地方法推事林汝烜，及主任書記官樓	1.協助國軍安定社會秩序。 2.清查戶口收繳槍	
張式毅 何乾欽 李克承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新竹市	鄭作衡	2.焚劫市政府職員宿舍，及地方法院檢察官宿舍。	存堂，市政府民政科長汪仲，財政科長呂	械彈藥。 3.撫卹傷亡查辦禍首。
	郭福壽			
	楊　良			
	李延年	3.搶劫外省人經營之「中華興」「復興營造公司」財物。	承儒，地政科長朱鴻翔，科員李斐然，郭	
	鄭蕩去			
	陳福全			
	李有通	4.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無理要求。	市長太太等，均被毆傷。	
	莊　福			
	陳添登		2.外省職員衣物器具損失甚多。	
	何漢律			
	陳福生			
	陳炎基			
	蘇長情			
	黃上林			
	陳宇軒			
	詹　安			
	曾圭角			

新竹市	劉金源			
	鄭雅軒			
	吳朝倫			
	黃金水			
	黃金良			
	鄭啓忠			
	黃若樹			
	郭傳芳			
	李子賢			
	許振乾			
	林江樹			
	黃　英			
	葉　麟			
	張秋波			
	周常霖			
	蘇維銘			
	吳海耀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新竹市				
魏經龍 李世鼎 曾清水 莊田 魏傳 李繼高 鄭建灼 徐堯輝 劉禮樂 黃繼圖 周宜培 康河禮 劉建源 蔡英傑 鄭世蒲 鄭執禮 黃林火				

彰化市				
李君曜 吳石麟 謝德金	1.三月一日下午三時，暴徒在車站毆打士兵（傳令兵）。 2.三月二日下午一時，暴徒數百人至警局，毆打值日官，並至督察長沈寶通寓所，搗燬其衣服器具。 3.要求將警局武器交其保管。 4.三日上午八時，由臺中方面駛來卡車一輛，內載奸黨暴徒卅餘人，均持有槍械，將警局所存槍枝手榴彈，及原臺中縣彰化區署存庫槍枝三十餘，掃數劫去。	外省人受傷七人，眷屬受傷一人。	1.撫卹傷亡。 2.收繳被劫武器。 3.清查戶口。 4.查辦禍首。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基隆市	1.二月二十八夜暴動。 2.奸黨暴徒連續襲擊要塞待查。 司令部。 3.毆打外省公教人員。	死傷甚衆，詳情待查。	經基隆要塞司令部召集各機關開綏靖會議，當經決定處理兩大原則：一爲勸告住民自動將槍彈繳交政府，否則一經查出即予嚴辦。一爲今後不准採取報復行動，否則依連坐法究辦，並擬訂綏靖辦法十九條積極辦理下列事項： 1.清查戶口。 2.撫卹傷亡。 3.查辦禍首。 4.舉辦清鄉連坐。	

基隆市			5.平抑物價。 6.收繳槍械。 7.平售食米。 並由市政府召集各區長會議，決定今後應加強地方基層組織，及政令宣傳，教育等工作，培養正義等。此外市警局於福徵町金蕉店內搜出炸藥二十三箱，又於東明町搜出炸藥一百零三箱。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臺南市	黃百祿 沈　榮 湯德章 侯全成 陳天順 翁金護 李願能 莊孟侯 莊茂林 柯賢湖 蔡丁贊 李國澤 張旭昇 林宗棟 黃小林	1.三月二日夜，暴徒衝佔派出所三處，佔奪槍械。 2.三月四日上午，暴徒到處毆打外省人士，下午，各派出所，第三監獄及警察保安隊槍械，彈藥，被服布疋，悉數被劫，海關倉庫亦被劫，警局長被監視。 3.三月四日下午五時，提出無理要求，脅迫市長接受。 4.圍攻各機關。	1.鹽警李長興，海關主任王保，會同市政府積極祚，職員周定祥，警局職員林如山，姜渭英，軍官王賜瑞，鹽管局人員鄭大寶，郭公祥，王健，公務員潘哲，曾超，林民藩及商人曾燕德，李獅，李及，陳大廷等四六人被毆重傷，死三人。 2.各機關公物損失價值，約臺幣八十萬二千六百六十七元，各機關員工私人損失價值，約臺幣八百四十七萬九千四百九十七元。 3.警局損失輕機槍一挺，手槍步槍等一百一十枝，子彈萬餘發，刺刀七十六把，皮殼三十二個，第三監獄損失長	由南防保衛司令部辦理下列各項： 1.查究奸黨首要湯德章等。 2.清查戶口。 3.救濟傷亡。 4.收繳槍枝，計輕機關槍一挺，步槍一百十五枝，手槍十一枝，子彈三千餘發，以及刺刀等多件。

臺南市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臺南市					
嘉義市	陳復志 林　麟 潘木枝 陳澄波 林文樹	1.三月二日上午九時，奸黨流氓百餘人，搗劫市長宿舍，攻陷警局。 2.毆打各機關首長及外省公務員。 3.搶劫十九軍械庫。 4.強迫憲兵隊繳械。 5.圍攻羅營。 6.包圍飛機場。 7.控制水電及電訊交通。 8.「處理委員會」提出無理要求。 9.焚燬倉庫。 10.設立僞「作戰指揮部」。	短槍九桿，子彈四百發，軍刀二把。	1.外省公務人員死傷。 2.舉辦鄰里連坐。（詳細數字正在調查中）。 3.撫卹傷亡。 4.查辦禍首。 5.配給食米。 6.收繳槍械。	1.清查戶口。

嘉義市		11.外省公務人員一千四百餘人，被集中拘押於參議會中山堂市黨部等處。 12.佔領各機關。 13.組織「自治青年同盟」。			
臺北縣	1.主動： 林日高 2.附從： 郭章垣（宜蘭市人）	1.二月廿八日奸黨暴徒，群聚車站，毆打車內及站上外省人士。 2.暴徒搗毀公務員宿舍，並搶劫財物。 3.搶劫供應局板橋倉庫，並放火焚燒倉庫。 4.搶劫空軍站宜蘭倉庫武器。 5.搶劫宜蘭市公所警察課槍枝。	1.臺灣日報職員一人被毆傷。 2.縣府地政科長及警員二人被毆傷。 3.供應局板橋倉庫衛兵一人被毆傷。	1.清查戶口。 2.收繳被劫槍枝彈藥。 3.查辦暴徒。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臺北縣		6.奸黨設僞「司令部」於宜蘭市招待所內。 7.基隆流氓侵入瑞芳，毆打區署及鎮公所人員。 8.羅東警察所槍枝被奸黨劫去。 9.蘇澳軍事機關倉庫，被宜蘭市奸黨暴徒搶劫。		
新竹縣	劉闊才 簡長賽 「二二八處理分會」主委 黃運金 副主委： 朱盛淇 劉梓勝	1.奸黨暴徒於三月一日晚，圍攻縣政府，警察局及職員宿舍。 2.三月一日暴徒攔毆臺中臺北火車乘客，毆打外省人士。 3.包圍製糖廠及區署。 4.搗毀外省人住宅衣物器具。	1.外省人被毆傷者甚衆，衣物器具損失亦多。 2.大溪女教員林兆熙，被呂青松搶去衣服，並被強姦。	1.清查戶口。 2.撫慰傷害。 3.查辦禍首。	

新竹縣		5.三月四日，少數奸黨暴徒在苗栗區醞釀暴動。 6.三月七日，奸黨暴徒成立「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新竹分會」。 7.「臺灣省自治青年同盟會桃園支部」於三月七日在桃園戲院成立，由臺北本部派暴徒前來參加。 8.暴徒穿着日本軍裝到處搜查。		
臺中縣	王金海 黃棟 紀金欉 楊清泉 黃服	1.三月二日上午暴徒數十人毆打外省人士，並衝玉縣政府毆打外省職員。 2.搶劫縣政府槍械。 3.擅自釋放監獄囚犯	1.外省公務員被毆重傷者數十人（詳情在調查中）。 2.公務員衣物財	1.協助國軍維持治安，查辦禍首。 2.清查戶口。 3.收繳散失槍械。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臺中縣	林西陸 張　湖 謝如松 陳南山 巫永勝 張水蒼	4.搗毀警察局。 5.強迫接管各機關。	產損失甚多（詳細數字尚未調查完竣）。	
高雄縣		1.三月三日夜，暴徒狙擊外省人，搗劫外省人財物。 2.包圍岡山區警察所，奪去步槍廿餘桿。 3.非法監視恆春區長。	1.縣府總務科長胡蓉初被毆傷 2.東港警察所長被毆傷。 3.旗山倉庫士兵一名被擊斃。	1.清查戶口。 2.查辦禍首。 3.收繳槍彈。
花蓮縣	馬有岳 陳耀星 葉東杞	1.三月四日，暴徒開民眾大會，並聚集於花崗山。頗多，已知姓名 2.五日下午成立「二二八事件花蓮處理分會」提出十二條件。並推馬有	外省人被毆傷者	1.清查戶口。 2.撫慰傷害。 3.查辦禍首。 4.限令藉暴力，釋放人犯爲期還押。

花蓮縣		岳爲主任委員。 3.奸黨暴徒短紮佩刀，散布全市，並組織暗殺團。 4.奸黨流氓組織「白虎隊」，收繳憲警武裝。 5.三月七日，奸黨組織「青年大同盟」以許錫謙爲「陸空軍總司令」並接收糧食所，自推衛生院長，郵電局長等。 6.奸匪四十餘人，聞國軍開到，乃攜帶槍械彈藥，由陳姓匪首，率領向新武邑附近逃逸。		
臺南縣		1.三月二日夜斗六虎尾東石三區暴徒，圍搗區署。	1.北門區署槍二枝，新營區，分赴區鄉宣慰，	1.縣政府組織宣慰團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臺南縣		2.奸黨暴徒五十餘人，分乘卡車三輛，持有武器，到處搶劫槍枝。 3.毆打外省公教人員。 4.暴徒持機槍三架，迫擊炮二架，至新營及其他各區流竄，劫奪槍械財物。 5.嘉義區長及警察所被脅迫。	署槍四枝，縣安撫善良，清查散政府布百餘疋失槍枝。 2.新化區署槍卅餘枝被劫。 3.公務員被毆傷者八人。 4.公家被劫現款十九萬元，外省公務員狙傷者四人，失蹤一人。	

臺東縣	1.三月三日夜，奸黨流氓數十人，包圍田糧處倉庫搶劫糧食，包圍縣長宿舍。 2.三月四日搶劫憲警及機場駐軍武器。 3.控制電臺，播送日本軍歌及效忠天皇歌曲。 4.佔領縣政府。 5.測候所電臺及郵電機關均被控制。		1.安撫善良。 2.收繳被劫武器彈藥。 3.清肅奸黨。	
澎湖縣	許整景 蕭有泉 高順賢	1.暴徒發動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澎湖分會」參加份子多係退伍軍人，及地痞流氓等。 2.奸黨策動之下組織「青年自治同盟」。 3.奸黨迭開秘密會議，企圖暴動未遂。	1.縣長與要塞史司令防範未然，處理得當。 2.機關學校照常辦公上課，故秩序良佳，相安無事。	

選自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台灣省二二八暴動事件報告》（一九四七）
國民黨處理事件相關文件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台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節錄

丘念台關於處理「二·二八」事件善後致于右任電

（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

院長鈞鑒：7378。台灣近因緝私致官民衝突傷亡，殊屬憾事。禍機之伏屢經痛陳。蓋現代化之民而施國內落後之政，久離隔之族而接五十年未習之風，自多枘鑿搖惑，敬希速派黨國元老前往協助安擾，藉達下情，並希寬大處置，藉消萌孽以防挑間。至所切禱。職丘念台。寅魚。六日。

國民黨政府監察院檔案：〔八（2）21〕

楊亮功報告「二·二八」事件情形致于右任密電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

于院長鈞鑒：功密。佳電計達。昨午暴民三百餘搶軍用電台被擊退，見〔現〕軍隊繼續開到，情勢可好轉。職抵台北當即晤陳儀長官談事變處理，將採鎮壓與安擾兼施辦法。此次事變起因爲緝私，然蓄之已久一觸即發，民議機關、國大代表、學生、工人、浪人均參加，初僅要求政治革新，繼以各處暴民暴動，搶倉庫、接收機關，顯有共黨從中操縱。而議員代表等亦失去控制能力，故事變擴及全島。職今日赴各醫院慰問受傷官民，街上除軍隊逡巡外行人絕少，余續陳。職楊亮功。灰（十日）。

國民黨政府監察院檔案：〔八（2）21〕

楊亮功關於台灣情形近況致于右任電兩件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

一、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電

院長鈞鑒：0501。佳灰兩電計達。軍隊繼續開到，此間情形好轉，惟台中、嘉義外省人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及駐軍尚在包圍中，近由飛機運食品往接濟。台南地方政府與議會妥協，維持未流血。高雄在要塞司令部控制中。台東無消息。此次事件由於對政治不滿及排外兩種心理所演成，共黨趁機煽動，經此流血仇視愈深，收拾正不易也。職昨晚向台胞廣播希望恢復秩序，勿爲奸黨所利用。余續陳。職楊亮功。寅文。十二日。

二、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電

于院長鈞鑒：功密。佳灰眞三電達。今日此間上午店鋪多開門，下午又閉市。台中、台東暴民退出市區，市長已回市政府。嘉義國軍已到，可解圍。謹聞。職楊亮功。元（十三日）。

國民黨政府監察院檔案：〔八（2）21〕

「二·二八」慘案台胞慰問團呈于右任關於處理台灣事變意見書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

事變原因之分析

一、基本原因

政治不良引起民衆普遍之不滿反抗。

1.由於制度者：特殊化之行政長官制度等於日本台灣總督之變相，使人民誤認中國政府仍視台灣爲殖民地。

2.由於人事者：

①外省人佔據要津，本省人居不重要之地位。如各處處長無本省人，副處長僅一人，各縣市長本省人僅一、二人，專賣局、貿易局及重要業務機關等組織無本省人。

②外省人與本省人之待遇不一律致使本省人與外省人間在感情上發生隔閡。

3.由於軍隊者：軍紀之敗壞，時常掠取人民財物及毆打貧民。

4.由於金融經濟統制者：

①專賣。全國各省均不實行專賣。惟台灣之煙酒火柴等日用消耗品實行專賣，使台胞增加例外負擔。

②省營貿易局。在貿易局統制全省進出口貿易之外尚有茶葉、航業、油脂業、紡織業，無法生存。獨占內外匯兌，普通人民無法與國內通匯，營業、旅行均感不便。

5.由於政治作風者：A、貪污盛行。B、效率不舉。C、輕視本省人之習慣。D、內地公務員之生活遠較本省人民爲奢侈。

二、外來原因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1.海南島及南洋各地送回之台灣退役壯丁約五萬人，事先政府不速爲設法，聽其流離失所年餘不能回家，甚至有飢餓而死者，引起此輩人巨大之怨恨。回台以後，長官公署對其生活苦痛不加注意，亦未能事先防範致成爲暴動主因。

2.共黨陰謀。台灣共黨組織戰前被日人消除殆盡毫無活動能力。勝利以後如有一部份由內地潛入，但數甚微，絕無力發動蔓延及全省之民變，但地方當局爲減輕責任計自不得不加重共黨活動之報告。

3.日本殘留浪人組織之乘機活動，製造許多暴行，藉以破壞台胞與國人之情感以遂其挑撥離間之陰謀，而長官公署於接收年餘之後，對日本殘留勢力未能加以肅清，實有重大責任。

三、事件發生前後長官公署處置之失當

1.疏於防範

台胞不滿政治之情緒日在高漲，年餘請願要求毫無反響，海南島壯丁送還以後，各地業已醞釀暴動政治協會，於二星期前尚有報告，而當地軍政當局事先竟毫無所聞致變起倉卒。

2.擴充警察大隊以代替國軍駐防

陳長官爲樹植私人武力，竭力擴展軍隊到變相之警察大隊，同時向中央表示警察力量足以維持治安，無需國軍駐防，請將七十軍調離，以遂其軍政統一企圖，致兩日之間全島十之七、八入於民衆之手。

3.處事躁切

專賣局檢查沒收人民香煙未會同【當】地警察已屬違法，且竟當場開槍殺人激起群衆公憤。長官公署自衛隊對請願民衆用機槍掃射，當場殺死數千人，造成巨大慘案，遂使民變激發至不可收拾。

4.臨事慌張

事變發生後，陳長官感於無力維持，未能堅持立場顧全政府威信，甚至不惜自壞體制，派遣民政處長周一鶚、工礦處長包可永、農林處長趙連芳等三人會同民衆團體組織處理委員會，以維持治安。此種組織本屬於法無據，且有類於無政府狀態時治安維持會之組織，對於政府威信自有極大損失。而陳長官竟貿然承認且派員參加，殊屬措置失宜。

5.採用報復手段

待國軍到達則又推翻諾言，解散民衆各種團體施行戒嚴，任意槍殺無辜民衆，捕殺地方公正士紳及教授、學生，全台陷於恐怖狀態。徒足增加民衆仇恨心理。而眞正行凶暴徒多已逃匿鄉間無從捕獲，地方秩序之恢復依然遙遙無期。

四、緊急建議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目前海南島南洋遣送回之退役壯丁至少有四萬多名，長官公署所拘獲者僅千數百名，大多數均匿跡鄉間，且接收時日人槍枝流落民間或埋藏山間者爲數不少，台灣民氣素稱頑強，抗清抗日頗具歷史，如施用武力高壓政策，則被迫之餘難免不鋌而走險，使事件曠日持久，徒事犧牲。而一師兵力至多僅能維持各重要城市之治安，對交通線之維持尚感困難，對鄉村秩序全面之恢復絕非短時間所能辦到。目前之計，惟有：

（一）立將事變禍首陳儀撤職解京法辦，以懲其禍國殃民之罪。

（二）對整端百出之行政長官制度明令廢止，改設省政府。

（三）撤銷不合理之各種經濟統制。

（四）釋放被拘無辜民衆停止恐怖政策。

（五）整飾軍紀，嚴禁軍隊非法開槍殺人搶掠人民財物。

（六）敦請地方公正人士出面協同政府勸導民衆自動交出武器，恢復秩序。

謹呈

監察院院長于

「二二八」慘案台胞慰問團　張邦杰　楊肇嘉　陳碧笙

林松模　王麗明　張維賢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四日

國民黨政府監察院檔案：〔八（2）22〕

台灣「二·二八」慘案聯合後援會爲挽救台灣危局致于右任電

李天成　張錫鈞　陳重光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

竊台灣自光復接收以來迄今十有六月，六百萬台胞方慶重投祖國懷抱復我自由，與全國親愛同胞攜手共進，力謀新中國之復興締造。豈意過去政府對於台灣之接管沿用舊日日本治台方法，頒布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以行政、財政、立法、軍事之大權集中於長官一人之身，形成新殖民地總督之變相。因之台民不免誤認中央有意歧視台民。更自陳長官到任以來，憑藉特殊地位，濫用權力致使台民欲求最低限度之生存權而不可得，其所施於台省之虐政舉其犖犖大者。（一）干涉司法。台灣法院非得長官同意不得檢舉貪污。（二）紊亂金融。拒絕國家銀行在台開業，濫發台幣，妄定比率，包辦匯兌。造成嚴重之通貨膨脹與金融恐慌。（三）厲行日用必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需品如煙、酒、火柴等之專賣，使台胞於正常稅收之外增不合理之負擔。（四）任用黨羽，包辦貿易局及二十二個企業公司，統制台灣全部進出口貿易，剝奪人民生計。（五）頒布特殊法令，限制人民經商旅行之自由，濫拘人民數千，監禁於大直勞動營外各處。（六）統制印刷紙張藉以摧殘台胞之言論與文化。（七）包庇部屬利用台銀專賣局貿易公司等機關營私舞弊，造成貪污盛行窮奢極欲之風氣，致接管十六個月以來生產停頓、商業破產、物價暴騰。以台灣產米之區米價之高竟居全國第一，民生疾苦達於極點，怨聲載道危機四伏。本會等心所爲危，不敢緘默，迭經推派代表分向中央各機關呼籲請願，並呈請迅予撤廢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設省政府及撤消專賣局、貿易局等經濟統制機構，藉以收攬已失之民心，無如未邀採納。本年二月二十八日因專賣局武裝警士在台北市內查緝香煙小販並開槍擊殺平民二人，激動衆憤，復以長官公署衛隊用機槍掃射請願人民致演成普遍之官民衝突，流血慘劇延續數十小時，並蔓及全島各縣市，死傷三四千人。陳長官之虐待人民於此可見。本會等認爲此次慘案之起因雖由於專賣局軍警查緝「非專賣」香煙，非法捕人殺人，而根本原因實在於台灣行政制度之特殊化，陳長官不恤民意厲行專賣統制政策所一手造成，自今亡羊補牢尚未爲晚，挽救之道擬請：（一）立刻允許台灣實行自治，省長、縣市長一律民選。（二）廢除特殊化之行政長官制度及其一切特殊法令設施。（三）懲辦陳儀及軍警實際負責人。（四）取消台灣特有之專賣及省營貿易。（五）撫卹傷亡，立即釋放被拘民衆，並擔保不再發生同樣事件，藉以收拾人心安定秩序。本會等同人夙具愛國熱忱，擁護中央不敢後人，爲特再行推派代表張邦杰、陳碧笙、林松模、楊肇嘉、王麗明晉京請願面陳意見，仰懇賜予採納，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謹呈

監察院院長于

台灣「二·二八」慘案聯合後援會參加團體：

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上海分會代表人張邦杰

閩台建設協進會上海分會代表人張錫鈞

台灣重建協會上海分會代表楊肇嘉

旅滬台灣同鄉代表人李偉光

台灣革新協會代表人王麗明

京滬台灣同學會代表人江濃

通訊處：上海武進路五一四號

國民黨政府監察院檔案：〔八（2）22〕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陳儀報告「二·二八」事件情形致吳鼎昌等電

（一九四七年三月廿四日）

南京。國府文官處吳文官長達銓兄並轉張岳軍兄、陳布雷兄：×密，台省騷動，今已告一段落，公路、鐵路暢通，各縣市秩序恢復，正辦理善後中。此事元首蒸（十）日在紀念周中，已有定評。其遠因，實由台人受日本奴化太深，思想中毒，平時御用紳士未受懲治，報紙惡性詆毀未予嚴格取締。弟失之甚寬，致啓狡謀。至於緝私傷人一案，懲凶，撫恤，政府事事做到，民間反不提及，唯要求解嚴，要求軍警不帶槍枝出外，占據廣播電台，晝夜叫喊，煽動反抗。台北市儉（廿八）東（一）兩日客籍公教人員，初步調查被毒打受傷者八百六十六人，立斃命者三十三人，失蹤者七人，毆打時，宣稱殺盡中國人。所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者，普設分會於各縣市，脅迫縣市長交出政權，集中客籍公教人員，飢餓毒毆，逼唱日本國歌，逼令婦女裸行。基隆、高雄兩市聚衆包圍要塞，令其解除武裝。微（五）日，該會廣播召集曾充日本海陸空軍者，赴中山堂開會。成立「特攻隊」。各地暴徒不斷劫奪軍警槍枝，公然以卡車搬劫機關財物及公教人員宿舍。脅迫鐵路罷工，阻礙車運。除該會外，省府有「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政治改革委員會」、「自治青年同盟總部」、「忠義服務隊」、「工業制度調整委員會」、「警察改革同盟」等組織。其傳單標語有「打倒國民黨一黨專制政府」、「組織聯合政府」，「建立台灣民主自治政府」，「建立台灣民主自衛軍」，「建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停止鬥爭等於自殺」等語。又有所謂獨立運動者國號「新華」，擇十日舉事，全島成功後渡海入中國本土（改革國體以日本精神重建新秩序）。其國旗於太陽旗上加一黃星，年號用「台灣自治邦紀元元年」。嘉義市暴徒向政府發最後通牒，有云：「台中方面之治安已不由中國政府擔任，現由臨時政府擔任，施政方針一如日本政府，情形良好」。台中市有「民衆作戰本部」。屏東市有「治安本部」、「參謀本部」、「作戰部」，野心占據，七次向英、美領館運動托治。事變中，弟派員赴美領館接洽，據報若干台灣野心份子適在內開會。綜觀上列事實，可知與所謂改革政治無關，更與組私傷人參政脫節，完全係「奸黨」、日本御用紳士、海南島、南洋、東北各地遣回之台籍日兵，熱中之野心家勾結流氓地痞及少數私立學校之學生合串之叛亂行爲，而青年團團員多參加暴動（屏東嘉義兩市），則主張中央懇迅速派兵。溯自丑（二月）儉（廿八日）至寅（三月）魚（六日）一周中弟無事不寬，有求必允，治陽（七日）晚處理委員會廣播提出卅二條件，撤銷警備總部，解除在台海陸空軍武裝，由政務局改組政府。庚（八日）晚長官公署警備總部、台灣銀行、陸軍監獄、陸軍倉庫徹宵受「暴徒」襲擊，及楊亮功兄自基隆入台途中，兩山夾擊，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傷其隨員。似此情形，任何人不能再忍，自須戒嚴搜捕。外間人士，或不悉台情，隨聲附和，或歪曲事實，遙爲聲援，其實暴動只在城市，並未波及農村與工廠。「暴徒」除當場格斃外，餘均審訊後法辦，不久匪報院層，不究脅從，力戒株連，期符中樞寬大之旨。總之，此次事變，完全由於少數「亂徒」希圖謀叛，決不是民衆要求改良政治與改變專賣貿易等經濟制度的運動，事實俱在，不容歪曲，知注特聞。弟陳儀。寅（三月）敬（廿四日）親印。

國民政府檔案：〔一一八七六〕

台灣省高等法院及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關於「二·二八」事件起因調查訊問筆錄

（一九四七年二月廿八日—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

一、軍法處記錄：葉得根部份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被告：
告發人：
被告人：
証人：

右開被告等因民國　年法字第　號一案　于民國卅六年二月廿八日下午三時在本處第　法庭訊問。

出席職員如左

審判長：
審判官：
軍法官：陳廣錞
書記官：羅　傳

點呼　入庭

問：姓名等項？

答：葉得根，三十二歲，福建福州市人，任台灣省專賣局專員。

問：你家裡有幾個人？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答：只有老婆一人。

問：以前有無犯過罪？

答：沒有。

問：你在專賣局任專員好久管什麼事？

答：是去年五月廿四日任專員的，負責查緝工作。

問：你昨天何時到台北市太平町去查私煙的？

答：是昨天下午六、七點鐘。

問：你們幾個人去的？

答：一共是六個人，就是今天送到這裡來的。是會同警務處警察大隊直屬分隊警員四人同去的，是由我率領去的。

問：這四個警員是甚麼名字？

答：不曉的。

問：你們六人帶有幾枝槍？警察大隊的警員有無帶槍？

答：我們六個人有三個人帶槍，我帶的是德國的白郎林，傅學通帶的是甚麼槍，我不知道。盛鐵夫帶的是法國的小四寸，警員四人帶的我看好像是十四年式的日造手槍。

問：你們四個人帶了三枝槍，爲甚麼送案的只有二根槍？

答：沒有送來的是我帶的，放在家裡，所以沒有送來。

問：你們十人去時是否乘卡車去的？

答：是的。

問：你把昨天開始查緝的情形及肇事經過詳實的說來。

答：昨天下午二點，我奉專賣局業務委員會第四組楊組長子才的奉命，他派我到淡水去，據報有五十五箱香煙，一方面叫我帶一公函到警察大隊，派警員四名會同前往。在二點多鐘時，我們坐一部專賣局的汽車，車子壞了，我們派一人回去交涉換一部卡車，我們就在茶館裡等他。以後我們到淡水去，通知淡水派出所就開始查緝，結果查到九條香煙，並沒有五十五箱。當然回到台北市時差不多是下午六時左右，便到小春園吃晚飯。前幾天楊組長告訴我說長官說街上香煙這麼多，你們爲甚麼不去查緝，因爲過去私煙白天是在台北後車站發賣，晚上是在天馬茶房附近，所以飯後約六點多鐘，我們便到天馬茶房附近，查緝私煙。當時因卡車上有台灣省專賣局的字，只開到拐彎地下，我們是徒步到那邊去的。當時發現私煙一、二千包，但緝到的只有一、二百包。按查緝手續，我們查到煙後叫他們放在那裡，我們經點後打收據給他，可是我們叫他們放在那裡時，他們就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來搶了，並將石頭亂丟。那時我看情形就想不抓了，看見有一婦人頭上有血，我就同警察大隊的一個人說其他的事務以後再辦，我們把這頭上出血的婦人送到醫院去。可是我們送到查緝地點附近的一個醫院，他們說他是不看病的。我們把他帶到我們車上，送他到別個醫院去就醫。當那時候老百姓已動身打了。把卡車也打翻，我便到蓬萊對面巷子裡，出來到延平路二段派出所，請他打電話給警察局憲兵團，請他們派憲警到場彈壓。那時警察隊的一個隊員，我們裡面的劉超祥也到派出所來了，我就對劉超祥說，你趕快去報告我們的組長。同時因爲警察大隊的電話不通，便同警員到太平町借汽車到大隊去報告警察大隊的大隊長，據大隊長說他已派有十四名警員到場彈壓去了，我於是回小南門官舍去報告我們的李業務委員（名字忘記），並借車到楊組長那裡去報告。楊組長不在，又折返李委員處，再去楊組長處時，半路碰上楊組長、傅學通，我請他們上汽車預備同到李委員那裡去。在車上，傅學通對我說，在我走以後老百姓把他追到永樂町，將他抱着，沒有辦法他打了一槍，於是同到專賣局副局長公館去報告副局長後，再同楊組長、李委員、傅學通四人同乘汽車往太平町打聽，看見卡車正在燒，我們也沒有停留，直駛過去，打聽到趙子健受傷在醫院，我們去看他時警察局剛來傳他轉送憲兵隊，我也就回去了。今天楊組長到我家裡來叫我到憲兵隊去，轉送到這裡來。

問：你看見的一個婦人頭上有血是誰打她的？

答：不是人打她的。不知是當時石頭丟到的，還是他自己碰上的。

問：這婦人是否賣香煙的小販？

答：是的。

問：她是甚麼名字？

問：不知道。

問：你看見她有多大年紀？

答：大概是卅幾歲。

問：以後這受傷的婦人怎麼樣？

答：是由鍾延洲送她去的，送到那裡我也不曉得。

問：這個婦人頭上出血，當然是你們打傷她後，才會把她送醫院。究竟是誰動手打她的？你應老實的說。

答：我沒看見，當時石頭已亂丟來了。

問：你又爲甚麼把她送醫院呢？

答：因爲我看見他流血。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問：閔報載當時那女販林江邁被你們抓到，她就跪在地下哀求，你們卻拿起槍筒猛擊她頭頂到暈倒，是誰打她的呢？

答：我沒有看見。

問：你不講就是你自己動手打的了。

答：我沒有打她。

問：被打死的陳文溪是否被傅學通開槍打死的？

答：我當時不在場不知道。

問：還有甚麼人開過槍？

答：沒有了。

問：警察有無開槍？

答：我在場是沒有的。

問：你有沒聽到幾聲槍聲？

答：我在場沒有聽見。

問：傅學通對你說開了一槍，有對你說他打死一個老百姓沒有？

答：他沒有說。

問：陳文溪到底是誰打死的？

答：他既然是在永樂町被打死的，應該是傅學通開槍打死的了。

問：你們一到天馬茶店時，他們賣煙的小販看見了就開始跑了是嗎？

答：是的。

問：是不是你們看見他們逃了就把林江邁抓到的？

答：並沒有抓人。

問：那女販爲甚麼要跪在地下哀求你們？

答：並沒有跪在地下，當時有一報社的記者對我們說把煙拿還女販，我說等一下。

問：當時抓到女販的私煙有多少？

答：大耙有二十幾條（每條十包）。

問：那女販是否就是你說流血的女人？

答：是的。

問：你抓到她的煙時她流血了沒有？

答：沒有。

問：記者對你說把煙還他，有無還他？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答：還沒有，我說等下。

問：那記者是哪一報館的記者？

答：不曉得，他說他是記者。

問：這記者用甚麼理由請求發還私煙？

答：他是說他們沒有錢，還是發還他，我說等一下再說。

問：始終這煙都沒有還他吧？

答：沒有，都被搶走了。

問：記者請求發還煙，你沒有還她，被搶走了，那女販怎麼樣？

答：她坐在地下哭。

問：她那時頭上上有血沒有？

答：沒有。

問：甚麼時候才有血？

答：大概過了十分鐘。

問：那麼你既是看見她坐在地下，又看見她頭上流血，怎麼不知是誰打的呢？

答：當時我有離開幾步看別的同事查緝的情形。

問：記者是對你說的嗎？

答：是的。

問：你們六個人都在那裡嗎？

答：當時大概有二、三人在那裡。

問：警察都在那裡嗎？

答：有二個人跟着我。

問：你當時也帶有槍而且就是這女販向你要求，可見是你打她的了。

答：不是我打他的。

問：警察有無用槍柄打女販？

答：我沒有看見。

問：當時站在你身邊的是甚麼人？

答：有一個警員我記得。

問：那女煙販是誰送去的（指醫院）？

答：以前是我和警察送去的，以後是鍾延洲送去的。

點呼鍾延洲入庭。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問：姓名等項？

答：鍾延洲，廿七歲，江西瑞金縣，專賣局業務委員會第四組第一股科員。

問：你家裡有甚麼人？

答：有父母等。

問：你以前有無犯過罪？

答：沒有。

問：你們昨天幾人去緝私煙的？

答：我們六人，警察四人、密報一人、司機一人、小孩一人。

問：密告人是誰，住在何處？

答：是陳朝濱，不知住何處。

問：昨天肇事情形如何？

答：昨天我們到天馬附近緝煙時，抓到一、二百條煙，那時人很多，有人〔趁〕火打劫，石子已經丟來了，那時有一女人有血，大家叫她倒在地下裝死，於是大家就哄起來打起來。

問：你說女人受傷是甚麼傷？

答：是石頭打傷的。

問：你怎麼知道是石打傷的？你有無看見？

答：沒看見。是醫生說石頭打傷。

問：那女販的煙有無被你們拿去？

答：有緝到她的煙約三十條。

問：是哪一個人向那女販拿來的？

答：我沒有看清楚，因爲不是我拿的。

問：她不是有跪在地下求你們嗎？

答：沒有跪下，她就是哭。

問：後來你把他送醫院去嗎？

答：是的。

問：一定是你們把她打傷所以才把他送醫院的，究竟是誰打傷他的？

答：實在不是我，大家打他的。

問：還有一老百姓是誰開槍打死她的？

答：不清楚。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問：爲甚麼不清楚呢？

答：我那時已經送那女人到醫院去了。

問：那一個人開過槍呢？

答：我不知道。

問：葉得根，那女販的煙是你拿的嗎？

答：是。當時鍾延洲也在旁邊。

問：鍾延洲，女販的煙是葉得根拿去的嗎？

答：是我站在旁邊，但並無看見。

問：你當時有看見那女販跪在地下嗎？

答：她沒有跪下，她只是哭。

右筆錄經受訊人親覽後始各簽名於下：

受訊人　鍾延洲

　　葉得根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廿八日

軍法官　陳廣錞

書記官　羅傳

二、高等法院記錄：林江邁部份

（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

証人：林江邁

右証人因民國三十六年偵字四九一號殺人一案

于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八日在台灣高等院第□偵察庭

出席職員如左：

檢察官：陳慶華

書說員：汪　樹

通　譯：

檢查官命引林江邁入庭

問：姓名、年齡、籍貫、住業等項。

答：林江邁，女，四十歲，台北縣人，住市內日新町二丁目九號。業賣攤煙。

問：今天叫你到庭是要問你那一天情形，要老實說。

答：好的。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答：你賣煙是從什麼時候賣起呢？
答：是從台灣光復以後我就做這個生意。
問：你家還有什麼人？
答：我沒有丈夫，只有一男十二歲、一女十一歲，連我三個人。
問：香煙從哪裡買來的呢？
答：向基隆火車站附近路攤買來的，買來香煙的種類不一。
問：究竟這個香煙是不是經海關打稅過呢？
答：我聽說有經過打稅。
問：你向來出賣的香煙有【無】專賣局出品的煙，例如香焦牌。
答：我向來都是出賣國內來的香煙，沒有賣專賣局出品的香煙。
問：你每天賣香煙收益有多少？
答：每天差不多有收益六百元。
問：你每天買來的香煙有多少？
答：每天大約有五萬元。
問：你本錢有多少？
答：有五萬元內，一萬元是自己的，甚餘四萬元是向人家借本的。
問：你每天在什麼地方出賣的呢？
答：晝間在後火車站前面停仔脚，夜內在天馬茶房停仔脚賣的。
問：你們夜間有多少人在那邊賣的呢？
答：普通大約有十幾個人賣的。
問：肇事那一天晚上你攜帶有多少香煙？在什麼地方出賣的呢？
答：我是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六時左右在天馬茶房賣的，攜帶模利司十二支、紅三星牌二十支、清津五十支、八五十罐、三貓牌二十支，其他香煙約有五支。
問：那一天晚上有幾個人在那邊出賣的呢？
答：約有十幾個人。
問：肇事那一天晚上你身上有沒有賣得現款？
答：約下午七點鐘，專賣局查緝員來的時候，我身上已帶賣掉香煙錢六千元，被專賣局查緝員搶走，有二包袱香煙及排在板上香煙，一切都被拿去。因當時買煙客頗多，不清楚查緝員來查煙有多少人數。
問：你那一個時候怎麼沒有逃避？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答：因時間切迫來不及，所以沒有逃避。

問：你是否知道來查緝香煙的專賣人員有多少？

答：我只知道三人來拿我的香煙。

問：其中二人先下手的人穿什麼衣服哩？

答：因那個時候外界暗黑，只見穿黑暗色。

問：你男孩子叫什麼名字？

答：男孩叫做林文山。

問：來拿你的香煙的人手有帶什麼東西呢？

答：我只看見其中一人手持短槍。

問：他們拿你的香煙有說什麼話呢？

答：他們先把我的香煙拿着手以後才講是來查緝私煙。

問：他們拿你的香煙以後向什麼方向跑開呢？

答：他們向圓環方面跑去，因爲從我的香煙要帶去載離我的出賣處三十步距離的卡車。

問：他們查緝你香煙用什麼話同你說的呢？

答：他們用本地話向我說的。

問：他們拿你的香煙走開以後，你是否有跟他們跑的呢？

答：因爲我家口三個人只靠香煙生活，向他們求情說我的子弟要念書，請他可憐還我一部份。

問：你是被什麼東西打的呢？

答：是帶槍一個人把槍向我頭上打下以後流血，退出四五步向大路走的時候不忍疼痛，一時暈倒在地下，那個時候大約下午七點左右的光景。

問：你醒起來處所及時間是怎麼樣呢？

答：經他們送到林外科醫院治療以後大約是下午十一時左右。

問：你醒起來有誰在你的身邊呢？

答：只有我二個孩子。

問：你是否知道你被拿香煙下落嗎？

答：後來聽說是他們拿去的。

問：你當時賣得來的錢究竟被什麼人拿走呢？

答：因爲翌日廿八日我的小孩向我討錢買東西那個時候才曉得賣的六千元丟失，大約是我前晚被打暈地下的時丟失的。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問：你係什麼時候退院回家的呢？

答：我在林外科醫院至三月五日才回家。

問：你們是否有聽到醫師說你的傷痕怎麼樣呢？

答：我並沒有聽到。

問：你退院以後頭部會再覺疼痛嗎？

答：不覺得頭暈。自退院以後再往該病院換塗藥二次，現在還覺得長久站着有頭暈。

問：現你頭部傷口怎麼呢？

答：現還有傷跡但傷口已經收口。

問：你入院醫藥費是什麼人負擔？

答：三月一日有一個人拿一封信簡來說裡面有五萬元支票可充醫藥費。

問：你住院中一切醫藥費花多少？

答：花八百元。

問：你那一天被打經他們送醫院精神覺醒時你知否那一天晚上肇事有人被打死嗎？

答：我不知道，後來聽人家說有一個人被打死的。

問：那一天晚上肇事的時候你有沒有看見警察參加查緝私煙嗎？

答：我只有看見穿警察服的人，但他們有到我的出賣所來查我的香煙。

問：究竟打你頭部的是不是穿警察服的人呢？

答：我到現在還記不清楚，只記得是穿黑暗色的衣服的人打我。

問：你以前有無受過被查緝？

答：前一共有二次，頭一次損失是價值約有二千元，第二次是價值約有一千七、八百元左右，連這一次共計有三次，最後這一次損失頂多。

問：你是不是有向查緝員跪在地下哀求還你的香煙的嗎？

答：有，因我誠心懇求他們放我們一家口活路，跪在地上哀求那個時候，持搶那一查緝員就把槍向我頭上打下來。

問：你知道香煙是專賣品應要政府許可才能出售的規矩嗎？

答：我不知道，因看見好多人家做這種生意就做。

問：你家還有財產嗎？

答：沒有，只有前說過一萬元買煙本錢。

問：你現在還有繼續做這種生意嗎？

答：有，自昨天起改換零售出賣。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問：那一天肇事賣煙的人並買煙客你有認識的人嗎？

答：我並無認識一個人。

問：你現在回想他們查緝員有無對你不住的？

答：因至現在有得機關慰問，損失價值折抵過的去，想不要告他們。

問：對本事件你還有話說嗎？

合：我沒有其他話所講。

問：這二本查緝身份簿裡面相片的人你記得嗎？

答：因外界黑暗不清楚。

檢察官諭証人後日補呈林外科醫院診斷書及機關慰問一封信簡，証人飭回。

右筆錄經朗讀後，証人承認無訛後簽押

証人　林江邁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八日

書記官：汪　樹

檢察官：陳慶華

國民黨政府監察院檔案：〔八（2）2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選自陳鳴鐘、陳興唐編《台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冊（南京，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

緝烟血案被告傅學通等判決書

【本報訊】二月二十七日，專賣局職員傅學通等六名，緝煙傷人，經警局扣留解送法院法辦，已迭誌本報，茲將臺北地方法院判決書誌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卅六年度訴字第三〇二號。

公訴人，本院檢察官

被告傅學通，男，二十九歲，廣東焦嶺人，臺灣省專賣局科員，在押。葉得根，男，三十二歲，福建閩侯人，同局專員，在押。盛鐵夫，男，二十八歲，浙江永嘉人，同局科員，在押。劉超祥，男，三十一歲，四川瀘縣人，同局科員，在押。鍾延洲，男，二十七歲，江西瑞金人，同局科員，在押。趙子健，男，三十歲，安徽合肥人，同局科員，在押。

指定辯護人，李世賡律師，選任辯護人，馬大勛律師。

右列被告，因殺人及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本院判決如左：

主文

傅學通殺人，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傷害部分無罪。葉得根，傷害人之身體，處有期徒刑四年六月，褫奪公權三年。盛鐵夫，劉超祥，鍾延洲，趙子健，均無罪。

事實

臺灣省專賣局職員傅學通，葉得根，盛鐵夫，各帶手槍一支，與同局職員劉超祥，鍾延洲，趙子健共六人，於本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六、七時，偕同警察四人，密報一人，在本市太平町天馬茶房一帶，查緝私煙，分頭將小販私煙扣押，女販林江邁，借本營商，有私煙數十條，亦被葉得根扣押，林以全家生活所繫向葉哀求發還，葉忿其糾纏不已。隨手以手槍敲伊頭部，致伊頭部被挫傷流血，於是惹動民衆憤怒，群以磚石向被告等擲擊，並有叫打之聲，被告等見勢不佳，各自逃避，傅學通一度爲追者拉住，掙脫後，即將子彈納入手槍，奔至永樂町二丁目地方，又爲追者抱住，乃發射一槍，擊中看閒路人陳文溪胸部，不治身死，案經本院檢察官偵查起訴。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理由

按本件被告傅學通，於警備總部訊問中，（警部卷第十九頁第二面第三行）及本院檢察官偵查中（偵查卷第六頁第二面第四行）均已承認不知不覺中打了一槍，本院審判中，則諉爲被追者抱住時，極力掙扎，槍受震動走火，是則陳文溪所飲之彈，出自該被告之槍，已無疑，而據其歷次供述，（警部卷第十九頁第二面第二行及審判卷第三十二頁第二面第五行）於第一次爲追者拉住掙脫後，乃將子彈納入槍內，則該被告於事先，已有開槍之計劃與準備，甚爲明顯，是非『不知不覺』或『震動走火』所可辯解，倘謂該被告之開槍，意在排脫拉抱，卻止追者，以當時情形而論，朝天一槍，已足達其目的，今乃彈出而中人胸部，不僅防衛過當，且難認爲無殺人之故意，彰彰明甚，至女販林江邁頭部被挫傷，原起訴書認爲六被告均有共同傷害之故意，而詢據各被告，則均堅決否認，按共同傷害罪之成立，要非各被告共同實施加害，即須有犯意之聯絡，查林外科診斷書所載，林江邁僅頭部一輕微傷，林江邁供稱，『是帶槍一個人把槍向我頭上打下，以後流血』，（偵查卷第二十五頁第二面第九行及同卷第二十七頁第二面第一行）可證林江邁頭部，一傷爲一人所加害，決無多人共同實施加害之事，又查被告等查緝私煙，係分頭實施，各被告互供相符，且查緝私煙，既係執行公務，對於該女販自無私仇積怨可言，倘謂六被告事先共謀加害，而臨時假手於一人，或當一人被其糾纏時，他五人一致慫恿鼓勵其加害，均屬不近情理，即不得認爲各被告間有共同犯意之聯絡，是則欲以一人所加之一傷，令六被告負共同傷害之責，寧有是理，然則林江邁之傷，究爲何人所加，據林江邁供稱：『我只知道三人來拿我的煙』（偵查卷第二十五頁第一面第三行）及『我只看見其中一人拿短槍』（同卷第九行）云云，證以葉得根鍾延洲於審判中均一致供認該兩被告與一警察在一起，（審判卷第三十四頁第二面第十行及同卷第三十九頁第二面第五行）是則以槍敲擊林江邁頭部者，必不出此三人，又查鍾延洲並沒帶槍，警察雖帶有槍械，但未拿出，既經葉得根明白供述，（審判卷第三十五頁第二面第五行）以此觀之，葉得根因林江邁糾纏不已隨手以手槍敲擊其頭部成傷，至堪認定，而傅學通等五被告，對於此部分均無刑責可言，甚爲顯然，被告傅學通故意殺人，葉得根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故意傷害人之身體，均屬罪無可逭，既如上述，而由於彼兩人之罪行，引起全省極大騷動，人民死傷以千百計，財物損失以億萬計，犯罪所生損害之重大，殆無出其右者，論罪科刑，自應盡法以繩，故置傅學通於大辟，不謂慘酷，處葉得根以最高本刑加重二分之一，猶有餘辜，盛鐵夫，劉超祥，鍾延洲，趙子健，及傅學通傷害部分，既均無刑責可言，自應諭知無罪。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一條前段，第二百九十三條第一項，刑法第二百七十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一條第一項，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二百八十七條但書，第一百三十四條前段，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判決如主文，本件經檢察官楊際泰蒞庭執行職務。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三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庭

審判長推事　方石坡印

推事　邢　匡印

推事　馮正樞印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書狀

書記官　龔偉英

選自《台灣新生報》一九四七年四月六日

盲從附和或被迫參加暴動份子自新辦法

一、自新條件—凡受奸匪叛徒脅迫，或隨聲附和盲從，而非蓄意圖謀及反叛國家之主犯，現已畏罪而有悔過之心者。

二、自新手續—凡屬前項份子，其家屬親族，應迅即勸導使其歸正，將武器交當地區鄉公所呈繳縣（市）政府，或軍憲警機關，其本人須填具自新書，（式樣附後）由身家清白之親族五戶連保，以後不再有類似此項行動。

三、自新獎勵—凡自新份子，政府當一本大信，並切實予以保護，如更能感於大義，勸導同伴攜帶武器來歸者，每槍即發給獎金臺幣五百至五千元，若揭發奸情，誘捕首要，或協助政府引導破案者，經緝獲或破案後，即予發給獎金臺幣壹千元至壹萬元。

右三項由各綏靖區，各縣市政府督導施行，希各週知，並希父戒其子，兄勸其弟，及早自新來歸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勿再遲疑自誤，特此公告。

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　陳　儀

式樣（一）

自新書

具自新書　現年　歲　省　縣（市）人，此次因受奸匪叛徒欺騙，脅迫盲從，參加暴亂行爲，初非存心反叛國家，現已悔悟，請予改過自新，矢志永作良民，決不再有違法行爲，如有過犯，願受最嚴厲之制裁，所具自新書是實。

自新人

右手全部指紋

左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式樣（二）

連保書

茲擔保　於民國三十六年　月　日參加　縣（市）暴動案，確係受奸匪叛徒欺騙，脅迫盲從，現已覺悟自新，永作良民，如再有違法行動，連保人願負完全責任。

被保人　印章　年齡　住址　籍貫

連保戶長　印章　年齡　住址　籍貫

連保戶長　印章　年齡　住址　籍貫

連保戶長　印章　年齡　住址　籍貫

連保戶長　印章　年齡　住址　籍貫

連保戶長　印章　年齡　住址　籍貫

連保戶長　印章　年齡　住址　籍貫

附記

一　被保人今後如再有違法行爲，或不當言論，應受政府最嚴厲之制裁。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二　被保人，如再有犯行，連保人，未於事先勸阻，或告發，應受連坐。

三　凡參加暴動份子，或品性不良，或無一定住所身家者，均不得作連保人。

四　被保及連保人，均須簽名蓋章或捺指紋。

五　連保人如有退保者，應由被保人請人抵補足額，並呈請更換連保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式樣（三）

連保書（存根）

查　現年　歲　省　縣（市）人，所繳連保書，係由臺端負責連保，茲爲愼重起見，應即對保，請將回復一聯依式填寫簽名，並蓋用連保書上同一印章，掣下退還，以憑存查爲荷。

此致

先生

縣市

啓　年　月　日

臺　保字第　號

連保書（此聯存連保人）

查　現年　歲　省　縣（市）人，所繳連保書係由臺端負責連保，茲爲愼重起見，應即對保，請將回復一聯依式填寫簽名，並蓋用連保書上同一印章，掣下退還，以憑存查爲荷。

此致

先生

縣市政府　啓　年　月　日

臺　保字第　號

連保書（回復）

茲接到

鈞府對保書已悉一切，查　參加暴動，業已悔過自新，確係由本人保證，以後不得再犯，並親自簽蓋連保書無誤

謹上

縣市政府

啓　年　月　日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第三編

島內外對二二八事件的反應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台灣二·二八大慘案

—「華北輿論集」摘要

爲台灣二·二八大慘案敬告全國同學書

親愛的全國同學們！

請注意在台灣所演出的大慘案吧！我們再也不能沈默了。

我們相信有理智有正義感的同學們，一定會諒解台胞的苦衷，以愛國，愛民族的熱情對台胞予以援助來響應台胞正義的呼籲。

台灣！說起來也可憐，一八九五年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竟放棄這個美麗富庶的寶島，任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肆意蹂躪，從此以後孤獨無援的台胞受盡了悲慘的奴隸生活。但是我們的愛國心並沒有因此而減低，反而增加了熱愛祖國的情緒。日寇的壓制雖嚴厲苛酷，但我們的先烈以堅忍不拔的精神，孤立奮鬥，前仆後繼。先烈的鮮血染遍了全島，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之壯烈運動未曾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中斷一日，造成了五十一年光榮的奮鬥史！

八·一五勝利的消息傳出，我們的感激，我們的興奮是不可言狀的。全台灣家家戶戶莫不懸燈結綵，揭旗祭祖，流淚歡迎國軍到來，互慶光復民族的自由得以解放，高唱光復的樂曲，感謝祖國解除了我們的鎖鏈。

不幸得很，台胞的歡喜變成幻想。一年多來，殘酷混亂的現實，完全打破了我們的美夢。我們由希望變成懷疑失望而趨於絕望。陳儀者流賜予重回祖國懷抱的台胞是完完全全襲用了日本殖民地的極端統治政策。政治上，實行了法西斯的「行政長官公署」制，陳儀且兼台灣警備司令，台灣軍政大權總攬於一手；而以獨裁壓制來對付台胞。台胞沒有一點自由可言。經濟上，長官公署專掌，以台胞之血和肉構成的財富，並佔台灣產業組織百分之八十的日大工廠和公司，又強佔五十年來日寇從台灣農民手中強奪去的台灣百分之七十的耕地，儼然以台灣唯一大資本家，大地主自居。一方面藉發展國家資本的美名，繼承日人的「專賣局」，更獨創了「貿易局」，統制了煙，酒，火柴等物品的買賣，壟斷了一切進出口貿易，發展官僚資本，緊握了人民的生命。在這種政治上、經濟上的壓迫剝削之下，台胞依然是一群可憐的奴隸，對這種殖民地政策，一年來我們屢次反對過，但當局給我們的回答是敷衍、欺騙和壓制。在這種制度下，貪官橫行，公開舞弊，工廠封閉，機器生銹，造成了八十萬的失業者；耕地荒蕪，徵實日增，號稱米倉的台灣竟鬧米

倉荒；物價飛漲，生活日苦，終日牛馬的勞動不得一飽。這種剝削榨取的政策，給六百萬台胞只留下一條路——死。

同學們！這應該是五十一年抗日鬥爭所換來的結果麼？我們雖有滿腹的不平，尚期望明日的光明，始終含淚忍耐到今天。可是現在我們再也不能忍耐了，台灣人民的生命，不但沒有最低限度的保障，且在大都市裡白天公開被槍殺了四千多人！

親愛的全國同學們！

請看所謂二·二八大慘案的眞相吧！

二月二十七日在台北市延平路邊，「專賣局」以卡車裝載大批經濟警察，取締販賣上海香煙攤販，並欲沒收其依此爲生的香煙，致演成語言衝突；不講理的警察認爲不服從命令，遂開槍打死數人。翌二十八日死傷者家屬赴長官公署請願要求懲兇，但公署置之不理，而衛隊竟用機槍向民衆掃射；致請願民衆當場演出數百男女的死傷。同日警備司令部即下戒嚴令，全市軍警出動，持機關槍駐紮要道，見人行走即開槍掃射。因此台胞之激昂達至極點，而省公署一味以高壓手段對付民衆，這樣殺傷了四千多無辜的台胞而造成了轟動全國的二·二八台灣空前大慘案，事實是很明顯的。在人民面前這到底是誰的罪過？這便是人民爭取正義運動的導火線。此次慘案擴大至全島的每一角落，各地皆充滿了激昂忿怒的巨浪，至今兩週事態尚未能平熄，除台北基隆外，幾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爲激昂民衆所佔有。這是台胞對於法西斯統治者的總清算，爭取民主的火炬。

我們一致要求，台灣政治經濟政策的澈底改革。此次台胞要求的動機是純繫於愛國之至情，並不是什麼工作浪人政治性份子的煽動，乃是合理的正義的要求，決不是排斥外省同胞的運動，更決不是背叛祖國。我們都是黃帝的子孫，台胞五十一年血淋淋的死鬥，豈不是完全爲着重回到祖國的懷抱嗎？我們爲的是與這腐敗無能的統治掙扎！

我們一致要求事變的和平合理解決，反對政府派兵武力鎮壓。要深想以武力鎮壓，對待甫回祖國的同胞該是多麼慘虐無人性的行動，其後果又究竟如何？

親愛的全國同學們！

站在民族國家前途的立場上，站在正義的立場上，對此次台灣大慘案加以正確的認識，向台胞伸出援助的手來！

我們的口號是，

㈠要求事件的合理解決，反對武力鎮壓。

㈡撫卹傷亡，立即釋放被捕台胞，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㈢嚴懲開槍兇手。

㈣撤辦陳儀及貪官污吏。

㈤實行台灣自治，省縣市長一律民選。

㈥廢除「行政長官公署」之特殊制度，實行省制。

㈦撤消貿易局，專賣局。

㈧反對藉發展國家資本而來發展官僚資本的政策。

台灣省旅平同學會啓

選自台灣省旅平同學會等編《台灣二·二八大慘案》（一九四七年六月）

台胞在華北及東北二·二八大慘案發生後的活動經過概述

北平

旅平同鄉會及旅平同學會接到二·二八大慘案的消息，便立刻由梁會長永祿及鄞石城王康緒兩君召開聯席會議，討論對此次慘案旅平同鄉同學所應取的態度，旋經全體一致贊成發表告全國同胞書，闡明慘案眞相以喚起全國各界人士之同情，爲愼重表明決心與責任，遂全體簽名。同時由各會員自動踴躍捐款，以爲印刷費，並當場一致通過致電蔣主席，要求撤辦陳儀，釋放被捕台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胞。三月十一日告同胞書印就，乃由學生及同鄉乘載重汽車歷訪各報社，懇求各報主持正義，爲台胞伸冤，並於重要街要道粘貼宣言。是日行動由晨九時至晚六時始解散。一方面是日派往天津之代表則在津歷訪各報社及北洋南開各大學學生自治會，懇請其作正義的聲援，各報社學生自治會均甚表同情。

學生們以北大華北學院爲中心。於三月六日即根據上海方面同學寄來的消息，揭起正義的義旗，將慘案的眞相，連續製成壁報，粘貼於該校，祖國青年學生復立刻響應，有黃河社聲流社聲援，另一方面清華周刊燕京新聞復將壁報資料予與轉載，且有同情言論多篇。至此北平學生界對台省事件之態度已明確表示同情和後援。旅平同學會求取祖國文化界人士對二·二八慘案的意見，於三月十一十二兩日派代表歷訪各教授，將其對此次事件的寶貴意見記錄下來，發表於壁報，各教授之言論咸可概歸爲「台胞眞勇敢，台灣的民主自治必須聯合國內人民共策共勵共同打倒貪官汚吏」云云。

天津

天津市台灣同鄉會，獲悉台省大慘案後，立刻召開理事會，旋即決定致電　蔣主席及白部長，懇求其對台變寬大處理，毋用兵力。同時決定於十三日下午三時與台灣省旅平同鄉會聯合招待天津報界人士。

記者招待會概況。

日期三月十三日下午三時，地點，天津銀行公會。

到會者津市各報社各通訊社記者二十餘人

首由吳理事長三連致詞稱：台灣光復，台胞咸慶從此得享太平日子，對祖國之期待復甚殷切，不意勝利僅只年餘，而今台省竟鬧得烏煙瘴氣，民不聊生！回顧五十年來台灣以及祖國革命先烈，前仆後繼，不斷與日本帝國主義爭鬥換來的光榮代價，而今竟在這班貪官汚吏的淫威下把它沾汚了！吾人每當回憶，實有無限之感慨！

此次事件的發生，純由些小之事而引起。二月二十七日適爲數日大雨初晴，台北市延平路煙市恢復，有一老婦因販賣上海造煙捲，被經濟警察將其貨錢一概沒收，老婦哀求發還未准，反而被擊身死，市民見狀大譁，死質何以非法殺人，不意該警竟復再開槍射擊，致又傷亡多人。第二天（二十八日）死傷家屬請願懲兇，長官公署衛兵又以機槍掃射，因此台北市內隨即到處發生流血慘案。按次事件純係民衆激於義憤，開頭激動了台北全市。次又波及全台。觀其情，既無組織，復無計劃性的挑動行爲。外間盛傳奸人鼓動，實無其事，此不過爲一般貪官汚吏爲欲掩飾其失政和屠殺人民的罪責而造出來的謠言！

任何黨派在台灣尚未能得到台胞之全面支持，此爲我們所敢斷言者，設事件有背景，有計劃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則此次事件當更複雜，更嚴重了。最低限度，恐怕陳儀也保不了生命，可是當陳長官發表對民衆的諾言，情勢即見緩和，由此點察之，則謠言殆可不攻自破。

台灣人民爲了反貪污，反封建，一定要求換陳儀，取消專賣局！希望政府切不可以武力彈壓，應以政治方式解決，也只有如此方堪稱爲根本之解決辦法！

台胞所盼望於國內同胞者，當爲祖國愛國正義人士之援助與指導！本人對諸位熱望能站在正義之立場，正確認識此次事件的眞因，而予台胞以輿論上的援助，同時對於貪官污吏加以無情的筆誅口伐！

繼由甫由台抵津之陳禹洲氏報告當時情形「略謂：慘案發生時，余適在台北候船回津，目擊慘案之發生，因而對當時民衆之激昂情緒，知之頗詳，因公署架起機槍殺傷民衆此事隨即擴大不可收拾，民家激情難抑，遂群起抗議，乃至於見諸行動，國大代表謝娥因廣播公署沒有殺傷民衆代公署掩飾罪狀，遂被人民將其家具悉數搬到街上加以燒燬，可知人民情緒之一斑，由此亦可知此次事件，非如報上所言之排斥外省人運動，謝娥爲台胞而遭人民之處罰，豈非明證。至於教育人士皆受到學生方面的保護，獨貪官污吏則台胞亦不能幸免，如新竹朱縣長被人民打死亦是一個好例。總之，人民之情緒已達到不能抑壓之程度了。」

其次由旅平台灣同鄉代表陳魁元報告謂：「台灣之經濟基礎本來堪稱安定，要較之祖國，尤其是與華北情形比較起來，可稱世外桃源，不過一年來台胞之生活狀態已大有改變，物價高漲，米荒嚴重，工廠緊閉，失業人員增加，到處盡聞嘆聲，青年找不到出路，只好在家賦閑，一方面貪官污吏層出不窮，人心盡失，公務人員又都不用本省人士，致有才者復不能施展其能，怨聲載道。且當地駐軍常與民爲敵，曾有一次在宜蘭市至花蓮港間臨海道路上，有軍隊多人欲把旅客趕下汽車，後司機因拒絕遭毒打，乃悲憤填胸，直將汽車駛進海裡，同歸於盡，此乃台胞一種無抵抗主義之反抗表現。」

繼又由林當權氏報告謂：「台胞之處境，實甚可憐，前以鄭成功之抗清反滿，台灣即爲抗清之根據，因而傳統之革命精神至今猶存。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台灣劃歸日本，清廷以之稱爲彈丸之地，毫不介意，而台胞則不願日寇統治，起而組台灣民主國，以之反抗戰到底。雖終而失敗，然此一段可歌可泣之歷史已足千秋，及至勝利到來，方慶重歸祖國懷抱，而今竟又遭此浩劫，余實不能不爲台胞痛哭，（大哭）！我們但願今後台灣政治有所改進，上可以慰救延平郡王及國父之靈於天，下可以慰諸死難烈士於地！吾人當互相攜手邁進，爲新中國爲新台灣之建設而努力」。各代表報告時皆甚興奮咸痛哭流涕，會場頗爲之感動。五時半閉會。

東北

長春台灣省同鄉會於三月九日得知慘案消息後，郭會長松根立即於翌日（十日）發表談話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稱：

余籍台省，以桑梓攸關，對於此次台灣省二二八事件之發生頗有不能已於言者。余以爲此次事件之發生，各報或廣播所陳述之原因乃屬皮相之談，實際尚有遠因在焉。

回憶台胞過去五十年間，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呻吟轉側，備嘗艱辛。然於精神上，未曾忘卻祖國，敵人壓迫愈深，而台胞之反抗意識愈烈，此與東北同胞淪陷時期之心境無異。一旦祖國光復，凡有心肝者能不歡欣鼓舞，以慶更生者乎？如熱心學習及研究向爲日人所例禁之國語，並總理遺教以及祖國史地，此實在皆足以表現其衷心愛戴祖國之赤誠。當國軍進駐台境時，舉凡男女老幼絡繹於途。無不喜淚交併，簞食壺漿，以迎勝利之師。比及接收官員蒞台時又何異嬰兒之見慈母，大旱之得甘霖耶？竊幸復歸祖國懷抱，重見天日，由此可掃除過去五十年間之苦楚，受眞正三民主義祖國之恩澤，曷期事與願違，所謂接收大員到台後，一言以蔽之，仍繼承敵人五十年間所持之政策，如專賣制度之續存，官場之獨佔，此其顯例。營私舞弊，暗無天日，台胞脂膏剝削殆盡。而失業者，幾滿台省，以致民不聊生。塗炭益深，較在敵人鐵蹄下尤有過之。台胞由失望而絕望，乃此次舉動之發生。

台灣與東北不同，既無共軍之擾亂，又未經蘇軍進駐，其復員工作並無障礙，較爲易舉。但至今，接收已年餘，猷無眉目之可尋，僅以此點觀之，其治理之不善，達於如何程度，不言可喻。

夫台胞性本誠實而溫順，教育普及文化尚能達於水準，故如能有公正廉明之官吏，則甚易治理。如　蔣主席所談：「模範省」之建設，亦不難實現。故本事件之解決根本方針，當由此點作起，不然，則姑息一時，徒自彌縫，又何濟於事。此次台胞所要求之省政改革，乃屬當然，吾人深願支持，同時吾人以爲此事件之動機，乃本於愛護台省，亦即愛護祖國所致。既無赤化之背景，又非離叛祖國之妄動，更決非排斥外省人士之企圖，吾人願當局容納台胞之要求。對於黑暗政治勵行改革，則台胞幸甚，祖國幸甚。

最後，更希台胞自重，萬不可輕舉妄動，宜平心靜氣，以合理方法與當局交涉，促其反省，從速削除弊害，革新治理方針，此實爲余之所切望者也。

該會復於十二日發表宣言，與平津同鄉取一致之態度。

台變善後問題意見書

綜合各種新聞報導，自從國軍於三月九日登陸後，陳儀竟立即變卦，推翻對人民所作一切諾言，以武力爲後盾，再下戒嚴令，任意逮捕屠殺人民，封閉五家民間報館，到處逼聞槍殺聲，藉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參考

名共產份子叛亂，以掩其屠殺人民之猙獰面目，近且變本加厲，繼續其一貫頑固之恐怖政策，強行清鄉，嗚呼，台民何辜，遭此浩劫，同人等以不忍美麗河山，遽成一遍焦土，故敢向中外社會人士，陳訴區區，以資呼籲：

對當前措施之意見：

（一）陳儀身爲公署長官兼警備總司令，應負屠殺台胞之責，試問二·二八公署衛兵以機槍掃射請願人民，設無陳儀之命令安敢任意開槍？陳儀實爲肇禍巨兇。待國軍登陸，竟推翻一切諾言，任意捕殺台胞，慘無人道，吾人要求將其立即撤職解京，組軍法會議審判。

（二）台灣五十年來，雖處於日寇鐵蹄之下，然日人對台胞處處繩以法，而日人亦守法，今在台部隊軍紀紊亂，應整肅而維紀律，設不如是，將更加引起台胞之反感。

（三）對甫歸祖國懷抱之民，理宜待之以恩，不宜以國內所用之清鄉辦法施之，宜施行寬大之仁政方能收效。

（四）對新歸之民，亦宜樹立政府信義，陳儀允釋放被捕人民，並允不予追究與事變有關人士，今竟恣意捕殺，政府威信何在？

（五）宜組織調查團，公開調查人民死傷人數及慘案責任，對死傷內外省人，該撫卹者撫卹之，對造成此次民變動機，激發人民公憤之貪官污吏，該處罰者處罰之，示人民以信，然後方可

繩之以法。

（六）民間報館，悉被封閉搗毀，如此作風，類似獨裁，宜予啓封，加予適當賠償。

（七）對逃匿深山之青年學生，理宜寬厚，不宜以武力清剿，蓋我以信義，施以仁政，彼自可欣然來歸，青年爲肩負國家第二代之主人翁，宜加愛惜，切不可加以任意摧殘。

對政治改革之意見

觀台變之中心要求，不外提早實施憲政，完成地方自治，此乃憲法所規定，亦即國父民權主義所標榜者，台灣已有四十年之法治歷史，台胞亦有四十年之法治訓練，且教育普遍，民智頗高，設能立刻頒布省自治法，予以實施，即台胞之目的已達，共黨能施展其技耶？不然，不但台民不能滿足，亦且予共黨以可乘之機，近者國際輿論沸騰，群起而攻擊政府之道義立場，及低能之行政效率，且有進而主張國際共管，或由對日和約國家共同管理者，可知台灣問題，已普遍引起國際上之注意，設政府此時不立即改革台政，不但將引起國際上之輕視，貽盟邦友人恥笑，恐或更將引起此後國際上之麻煩。同人等有鑑及此，特披瀝對政治改革之意見如次。

（一）台省應與國內施行同一之省制，不宜有特殊制度，或與他省有顯着之區別。白部長對中央所提建議中，有所謂因台省之特殊情形，而需增加省委員及各處增設副處長案，此固堪謂對台灣之特別恩惠，然觀過去台胞對長官公署制，一致加以反對，認爲對台胞岐視，繼承日人總督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式統治之差別措施論之，即此種有使台胞誤會之制度，似亦不宜適用於新改革政制之內，而應施行與他省同一之省制。或曰政制之優劣，在其運用，不在其條文如何，則如此又何必另立制度，徒刺激台胞心理，以現今之省制，行之於台省，設有不便之處，亦可以靈敏之運用補其不足。

（二）應徹底取消專賣局、貿易局，不宜有類似組織存在，以使台胞得其實惠。白部長所提建議中，有將專賣局取消另將煙酒組公賣局，將原來之貿易局取消，而組物資供應機構之議，凡此種改革，實則有其名而無其實，且前之專賣貿易兩局，皆爲與民爭利之機關，致使台胞在失業之下，更無生計可尋，故人民恨之入骨，觀此次事件爆發，人民則環集將其搗毀，則可窺知其一斑矣，日寇統治時期，專賣局則爲日寇剝削榨取台胞膏脂之唯一機關，且煙酒爲其中之大宗，今光復年餘，又遭此不幸，內外議論紛紛，豈更能容此等機構之變相存在？若此恐未能盡收攬民心之實效也，更有進者，年來專賣局貿易局，殆爲貪污之淵源，今當刷新省政之際，而仍容此等機構之變相存在，即舞弊之根未必能除，是亦台民所深恨痛絕之貪污，亦未必能絕也。

（三）應提前實行地方自治，確定日期由人民選舉省縣市長。按國父民權主義之理想，乃基於歐美民主主義之思想，至其實行方法，首在實施各級政府首長之民選，亦即省縣市鎮鄉長之民選。今憲法已頒布，全國地方自治之普遍實施，亦復迫在目前。若台省提前實施，一則可檢討由此而生之種種政治上之技術問題，以爲全國之範。二則可使台胞遂其所願，暢達民意。同時亦可以消滅國際上之種種責難，顯示政府之民主作風。在此所最重要者，莫過於信用人民，重視人民。蓋台胞未嘗有欲脫離祖國之舉，不需疑慮不決也。

（四）應勇敢盡量登用台省人士，觀過去台省之士被錄用者，寥寥無幾，設被登用，亦皆居於不重要之地位，如此遂造成懷才未遇，野有遺賢之情形，一方面外省人士復不甚明瞭當地情形，遂至於不能反映人民迫切之要求，無形中造成政治與人民之隔離現象，此次事變即爲明證，設人民與政治有密切之連繫，當不至於發生如此不幸也。

（五）應維持司法之獨立，徹底懲辦貪官污吏。台省司法刷度，向來堪稱完備，故治安良好，人民守法，及至陳儀主政，百官貪污，民不勝其擾，究其司法制度，則凡檢舉公務員須所屬長官核准，如此司法，安能產生良好之社會風尙？此次台變，人民皆以打殺「貪官污吏」爲口號，實際上一般貪官亦復有不少遭受人民之制裁，今後對此問題，尤須徹底撲滅，不然，設有良好之政制，亦復恐將斷送於此輩之手。故應確立獨立之司法權制度。徹底剷除貪污種子。

（六）應將日產中之土地及輕工業部門工廠合理公平分發與農民及民間工商界經營，按台省過去在日寇五十一年之壓榨下，全省土地百分之七十，殆全歸於日人之手。今人民失業，生活無着，理宜迅速公平合理分發與有耕作能力之台胞，工廠亦應如是，白部長在建議中，已有提及，唯當及早促其實現。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果能如是，台灣定可於最短期間，建設成爲模範省，不然，恐前途崎嶇，不堪設想也。

同人等於檢討此次事件之經過，及其前因後果後，深知台灣省今後之一切建設，必須在舉國同胞一致團結努力下，方能有所成就，故深望全國同胞，對台灣多多加以愛護，俾台省建設早日步上正軌，則同人幸甚，臺省幸甚，國家幸甚。

台灣省旅平同鄉會
天津市台灣同鄉會
台灣省旅平同學會

選自台灣省旅平同學會等編《台灣二·二八大慘案》（一九四七年六月）

台灣一頁傷心史

——絕非排外行動

焚香祭祖告道重回祖國
如夢初醒原來又是佔領

本報第五十九次星期座談會紀錄
主　辦：上海文匯報
日　期：三十六年三月十三日
出席者：李偉光　葉　雲　徐子蓉　龍　新
　　辛　鶯　凡　平
紀　錄：陳尚藩
（紀錄未經發言者寓目如有錯誤由紀錄者負責。）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主人：我們對於台灣問題，一向很少了解，此次事件發生之後，又因消息來源很少，新聞報導也頗爲不夠，僅就各方面的消息綜合起來看，知道這次事件的嚴重性，但也祇是空空洞洞地感覺到嚴重而已，並不能抓到問題的核心，我們很想藉今天這個機會，請各位先生分析此次慘案發生的根本原因，提供具體的資料，使內地的同胞對台灣問題有深切而正確的了解。因此，我們想在今天這次談話中，把我們希望了解的，以及台灣同胞希望我們了解的，暢暢快快地談一下，現在就請開始。

李偉光：這一次二二八慘案的發生，固然是偶然事件所引起的，但是這決不是一朝一夕的問題，一定是在慘案發生之前就種下了許多因素，然後才會在旦夕之間引起這麼大的變動，而正因爲它是在極短的時間內釀成如此大規模的變動，我們更可看出它的發生決不是偶然的。所以，要對這次慘案有正確的了解，我們必須追溯到慘案發生之前的許多原因。

首先，我要特別鄭重指出的是在慘案發生以後，有的報紙宣傳爲那是台灣同胞的排外與親日思想的表現，這完全是無恥的含血噴人的誣蔑，是想遮蓋起事情眞相的陰謀。我們台灣同胞都知道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部份，是中華民國國民一份子，五十年來我們一直在渴望着回歸祖國的懷抱，更有不少的志士在省內外從事抗日的工作，「台灣光復運動」決不是少數人在做的而是代表着全體台胞的要求的。試看此次日本投降之後，台灣同胞對接收大員、接收國軍的熱烈歡迎，其熱烈的程度是空前的，這一有目共睹的事實，就足以證明台灣同胞對祖國有多深摯的愛好，對光復有多熱切的想望。

但是當時既是如此熱烈地歡迎，在十六個月之後怎麼就爆發了這樣的事情呢？爲什麼會變得這麼快呢？這就得分析其原因，我在這裡可以指出幾點。

祇享權利不盡義務

第一，政府的接收，祇把日本統治者所享的權利接收了過來，卻沒有把日本統治者所盡的義務接收過來。舉例來說，台灣的三大主要農產，製糖的甘蔗，米，香蕉，這些都是數十年來台灣農民辛勤改進才能有良好的結果的。甘蔗原是一年一收的，後來研究改良種植變更種法，終使在二十個月或十八個月內收穫二次，每甲（等於十四華畝）的生產量也由七八萬斤而提高到平均十四萬斤，最高到十八萬斤的，（一千斤甘蔗可製糖一包。）米在開始時是一年一收的，後來改良爲一年二收，最後又改進到有的已一年三收。香蕉方面原是隨隨便便種種的，後來又研究出每枝樹的適當間隔是多少，灌溉需水多少，終又使產量提高。可是，要使甘蔗，米，香蕉能大量生產，首先得有足夠的肥料，因爲台灣的土地已是被充分利用了的，可說是已經羅掘俱窮，你要使土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地能繼續生產，就得把肥料加進去。據估計，台灣每年所需的肥料總在一百二十萬噸以上，肥料不夠，生產就受影響，肥料與生產是成正比例的。而去年長官公署接收之後，對於農產物自然是囊括包辦，對肥料呢，卻是不負責輸入供應的，在去年一年中，口頭上雖一再說負責供應五十萬噸肥料，實際上運去的肥料連二十萬噸也不到，因此也就大大地影響了農作物的生產。就在這種祇知搜刮不知給予的政策下，台中縣的大排山區，自去年刮風之後，一直到今天還沒有米吃，都是以樹葉青草來充飢，來維持生活。

第二，台灣還有土地問題，長官公署從日本人手裡接收過來的土地，所謂敵產土地，包括農場，糖廠的農田等等，總數佔全台耕地的三分之二以上。這些田原都是交給台灣人民耕種的，種田的是佃戶，當然受到日本地主的無盡的剝削，但總算還是有田可種。但長官公署一來說是要提倡耕者有其田了，他們要把所有的田都收回來，然後再由他們分派出去，這完全是故意生事，而且是荒唐的舉動。首先它違反了台灣的永佃權的習慣，農民視土地爲生命，是不肯輕易放手的，而且經長官公署之手，其手續之繁，留難之多實在是一言難盡。先從井區縣一級級的批准，最後還得經農林處的批准，這樣轉上轉下，等你種到田，至少一熟已經荒掉，而且，所需的運動費，往往會超過買田的價值。因之在「耕者有其田」的幌子下，就不知引起了多少糾紛。在二個月之前，在北投區曾經鬧過一次事是糖廠出來收田，那佃戶原是在日人手裡一直種着這塊田的，糖廠不許他種還要抓他人，他就喊救命，附近村子裡的人全都跑出來了，把糖廠裡派出來的武裝警察拖到區公所裡，因爲區長是台灣人，警察方面的負責人也是台灣人，總算暫時和平解決，沒有釀成流血慘案。此外，還有在番仔埔地方，也是糖廠派人出來收田，也殺死了人，這就是番仔埔殺人事件。——在日人統治下，他們不叫什麼耕者有其田，農民還能租田種地，如今卻是以耕者有其田爲幌子，而剝奪農民的租佃權，農民弄得連田也沒有種了。

接收了敵人所强佔的土地，也就接收了台胞對敵人的仇恨

再追溯一下，日本人在台灣的控制的所謂公地與糖廠的蔗田，約佔全台土地百分之七十。這些土地究竟是怎樣到日本人手裡去的呢？說來痛心，這些田原都是台灣人的，在日本初佔台灣時，並沒有想到要奪取土地的所有權，直到佔領台灣十五年之後，（日明治四十三年，民國紀元前三年）才想到要奪取土地。他們用的是欺騙手段，先是說演講改良種植的方法，把當地的自耕農都召集在一處，然後派兵團團包圍住，強迫他們出契賣田，不肯出賣的就給關起來。這些事都是我親眼看見的。此外對種植竹子的土地，也用同樣手段強佔過去，就是著名的所謂竹山事件。對於土地的被強佔，台灣人是恨之入骨的，如今長官公署不問一切地把日本人強佔人民的土地，接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收了過去，這先就替代了日本人的地位，而成爲人民的公敵，人民把對日本人的仇恨都變爲對長官公署的仇恨，因爲土地原是人民的啊。而現在，不但接收了敵人的強佔的土地，並且連租田權也不給人民，豈不要更外加深人民的怨恨與仇視！

第三，台灣也鬧房屋問題，這都是發生於都市的，尤以台北爲中心。這些房屋原都是日本人的產業，這遺產由長官公署接收當然沒有問題，但是，又怎能把居住的住戶趕出來呢？趕出來之後叫他們搬到那裡去呢？就在上月二十四日，台北的「敵產房客聯合會」發表宣言，其中沉痛地說他們都是做小生意的，住所就是小商店，搬出了住所，既無處可居住，更無處可經營，搬出房子就是失業。還說：「你們從內地運來大批金條頂房子，不惜爲頂房子而趕住戶，你們何不把金條去投資於生產，去開山林，去開墾荒地，這樣一方面既增加了國家的收入，同時又不來和我們小市民爲難，我們要房子爲的是求生存，你們頂房子爲的是發財，生存與發財何者要緊，如果你們一定要趕我們搬，我們就不惜拚命。」這是宣言中的大意，由此可知台北房屋問題的眞相。

祇抓小販，不捕走私，欺人太甚

第四，就是專賣局的問題，在敵人統治的時候，台灣原也有專賣，香煙，鴉片，火柴，酒，樟腦，都是在專賣統制之下的。專賣局所有的財產很大，營業收益更可觀，當時台灣政府的收入，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是靠專賣稅捐的。現在當然由長官公署一手繼承接收了過來，這當然也是沒有問題的。而且，接收後，專賣實施的日子還不長，一切未上軌道，這我們也不怪。至於緝私，爲了維持專賣利益，似乎也是應該的，但最最使台灣人民感到不滿的是，這私貨是那裡來的，台灣有美國香煙，有上海出的香煙，這些東西是誰運進去的。要知道這些都是有勢力的人用武裝保護着運進去的，人民的憤怒是在於專賣局的緝私，祇跟爲謀生而不得已賣私煙的人民找麻煩，逮捕他們，沒收他們的「私貨」，卻不去追究根本，大批販運私煙的人賺大錢發大財，小本經營零賣私煙卻不僅要喪財還要喪命，這道理那裡說得過去。專賣局緝私的搶煙是由來已久的事，去年我回去時曾聽到過一個笑話，有次緝私的武裝警察出來沒收香煙，搶到了煙卻往自己口袋裡放，小販看得很奇怪，日本人原也有出來沒收香煙的，他們卻從來不放進私人口袋的，總是規規矩矩地充公。小販們看到警察如此舞弊，雖然敢怒不敢言，但也就不賣帳。就有些人回去把香煙裡的煙絲抽出來，另外捲進青草和鳥糞，緝私的來了，讓他們搶去抽，小販則在一旁拍手笑。當然我聽到這種情形就感到將來一定鬧出事情來，因爲這二件事——祇緝小販而不追究武裝走私，以及緝私者的當場舞弊——都使人民知道了緝私還是爲少數人發財，並不是維護什麼法令，這會更外增加人民的憤怒，這憤怒總有一天會爆發的。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第五，在控制經濟方面，除了專賣局之外，還有所謂貿易局，這在台灣同胞是個新鮮的東西，是過去所沒有的。貿易局是負責台灣的輸出，在輸出方面，日本人原也有許多會社，不過這些組織卻是保護並指導貨物的輸出，如對香蕉橘子，波羅蜜等加以檢查，並指導如何包裝如何促進銷路等等，當然帝國主義者是不會讓殖民地人民白白得到利益的，但他們這樣做，多少也減少了人民的損失，總比不管不理甚至摧殘要有利於人民些。而今的貿易局卻不是如此，他們祇知道控制重要的出口，對也是台灣大宗出口的水果，卻任其自生自滅。去年有人自台灣運來了價值一百萬台幣的水果，到上海時卻祇賣到二十五萬法幣，僅合一萬台幣，這損失都是貿易局的過錯，我們在上海的同鄉會曾爲此而呈請長官公署要求設法保護水果的輸出，但到今天已經有幾個月了，卻還沒有得到批示。由此可知貿易局統制有餘，保護不足，對於有利可圖的，抓的時候門檻極精，與民爭利不遺餘力，而保護人民利益的事，卻一點也不願做，這怎能叫人民不怨憤。

缺少「誠」沒有「愛」，到處招引怨恨

由上面五點看來，歸根結底說起來，政府去接收的時候缺少「誠」，根本沒有拿「誠」字去對待新歸祖國懷抱的台灣同胞，接收之後，在行政上又缺乏愛，沒有發揮同胞愛，這樣就到處招引了台灣同胞的怨恨。

這兩天，從報上看來知道政府已派大軍前往台灣，又有一中隊的飛機派去，推想起來政府對台灣事件的處理，將是對台灣人民施行壓力。想到這件事，我不禁不寒而慄，槍砲炸彈會使一年來所播種下的禍因，更外擴大，更外深入，絕對解決不了事情。我們站在人民的立場，得要求政府平心靜氣的在追究原因之後，幡然改圖，用「愛」，用「誠」來對待台灣同胞，要開誠佈公，要愛己及人，要以人民的利益爲利益，以人民的痛苦爲痛苦，能有這樣的精神與態度，那麼天下的事都可迎刃而解。否則一時使用暴力，妄想用槍砲去「平亂」，前途眞是不堪設想。

葉雲：的確，台灣同胞對於回歸祖國的熱切盼望是不容抹煞的，所表現出來的，不僅是對接收大員對國軍的熱烈歡迎，還有更動人的事實。在日本投降後國軍前往接收之初，我們台灣同胞的家庭，沒有一家不鄭重其事的舉行祭祖，一方面都是禱告祖宗說我們已回到了祖國的懷抱，一方面則又表示了無盡的感激之情。當然這是迷信的舉動。但就是這迷信的舉動已表示了我們對祖國的多眞摯的感情，對光復又懷有多少的希望與興奮激動。就是這一點，已是表示台胞決不懷有任何親日排外的傾向，說此次慘案是親日及排外的思想作祟，那純然是誣蔑。

可是，誠如方才李先生所說的，爲什麼才祇一十六個月，情況就變得如此惡劣呢，這在李先生的報告中已可看出其原因。我們對光復之如此熱切盼望，對回歸祖國懷抱之如此感激流涕，完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全是由於我們相信回到祖國之後，一定能得到眞正的解放，得到眞正的自由，可以自由地生活，可以自由地建設台灣，可以自由地參加祖國的工作，但是一年多以來事實所表現的，卻叫我們完全失望，由失望而絕望終於爆發了這一次的慘案。

徹頭徹尾的新總督

方才李先生已把原因分析得很清楚，這裡我還想補充幾點。

首先是今天的長官公署竟完完全全代替了過去日本統治台灣的總督，是十足的官僚制度，是徹頭徹尾的專制統治，是絕對不尊重民意的政治，甚至根本不知道民意爲何物，這就與帝國主義侵略者征服者的作風完全一樣。

其次是行政上的無能，使台灣人民愈來愈瞧不起今天的長官公署。行政上的無能與腐敗，反而是超過了帝國主義的日本統治者。

這樣一方面繼承了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台灣的政策與作風，處處以佔領者征服者統治殖民地的姿態出現，已夠引起人民的反感，已給熱望光復熱愛祖國的人民澆了一頭冷水，更又加上了新的貪污舞弊，祇顧搜括飽私囊，不爲台胞謀福利，雙管齊下，更是火上加油，變動自然一觸即發了。

就事實上說，貪污舞弊，橫行不法，其程度實在比國內的情形還要兇，還要狠。去的大官小吏，都以爲台灣是世外桃源，取之不竭，用之不盡，又因天高皇帝遠，更可以爲所欲爲，毫無顧忌，連小小公務員，也一個人可以封幾幢房子，怎不叫人痛心疾首。一到台灣，大小官員就先搶購便宜貨，既使物價高漲，陷人民生活於極端困苦之境，更在民間留下極惡劣的印象。因爲這一切，即使在日本統人治下，台胞也都是沒有經歷過的。

這裡，我決沒有讚美日本統治的意思，但不妨作一個比較。在日本統治下，當日本投降之前，在台灣一斤米祇賣台幣一元，依長官公署所訂的折合率計算，就合國幣三十元。接收之後，米首先跳漲，到二月十三日爲止，已漲到國幣一千四百元一斤，從三十元到一千四百元，相差如此之大，爲期卻又如此之短，這究是怎麼回事，米價物價究是爲什麼才漲的！台灣原是產米之區，每年非但足夠自給，並且還有輸出，現在卻在長官公署統治一年之後，連台灣人民自己吃的米都不夠了，這筆帳可怎麼算法？

在米價物價高漲之下，人民的生活陷於極其困難的境地，一方面物價高，一方面工廠停工，農田被收回，生產既不濟，失業人更多，又在這二面煎迫下，人民生活普遍不安。而政府對這又有什麼辦法拿出來呢？去年台北市參議會會同各區區長與人民代表聯合開會提出要求，要長官公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署設法配給食米，長官公署答允以每斤二十三元台幣（合國幣八百元）的官價，每人每週配給二十斤，但是，這祇是口頭上的允諾而已，到今天還不見米發下來，沒有米吃的人，還是沒有米吃。

忍耐，忍耐，再忍耐，人民終於不能忍耐

而就在這人民對政治極度不滿，人民的生活極度不安的情形下，就又發生了二二八的流血。我不是讚美日本人，但事實上台灣人民在日本統治的後期，的確是連槍聲都不易聽到的，現在祖國的政府就爲了小小的香煙事情就開槍殺人，這刺激可又多大，人民已經感到不滿，人民生活已經不安定，再加上這一刺激，事件就在短期內由台北一地擴大蔓延到全台，這一切絕對不是偶然的。

如今，若干報上，以及官方的發言都一口咬定這是少數不良份子或者說是共產黨的煽動，這全部是自己推卸責任的說法，試問台灣那裡有這麼多的不良份子，或是共產黨，台灣的「不良份子」或共產黨又那裡有這麼強大的力量能在數天之內就把全台灣都煽動起來。退一萬步說，即使眞是少數不良份子煽動起來的，那也是政府爲不良份子製造了機會。

事實擺得很明顯，這一次事件的發生，完全是因爲人民對政治的腐敗，對生活的不安，他們忍耐了一年，一年來他們忍耐，忍耐，再忍耐，現在實在再也忍耐不下去了，終於以當局槍殺人民爲近因，而接連爆發爲這一次規模相當大的變動！

不是殖民地啊！先生！別播下仇恨的種子

如今，事實是愈來愈嚴重了，蔣主席一再說用和平方式用政治方法來解決這一次問題，現在卻開去了大軍，也派去了飛機，這表現出政府決不想用和平方式循政治途徑來解決台灣問題。政府說派軍隊去是爲了維持治安，決不是使用武力去對付人民。但事實上，軍隊才一到台灣，當局的手段就更外強硬起來了，一面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一面下令戒嚴，連三人在街上一起走，都有明令格殺勿論，今天晚報上就載有逮捕了二十多個大學生，以其爲共產黨而立即處死！這種情形，在台灣是從來沒有見到過的，這刺激一定更大。我要誠摯地要求賢明的當局，千萬不要再播下仇恨的種子去！要知道在日本統治的初期，他們也曾這樣做過一手，發生了幾次流血的慘案，但事情雖過了二三十年了，今天台灣的同胞還每個人都記得，談起來還恨之入骨。今後千萬不能再讓台灣人民對祖國有怨憤之心，而這樣做下去，一定會傳佈無盡的怨憤的。短期內，大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軍和飛機也許可使局勢暫時平靜，但怨憤現已普遍而深入了，民氣決不是武力所可壓平的，民心決不是武力所可壓平的。

台灣不是殖民地啊！台灣的人民也是中國國民的一份子，而不是敵人！他們所需要的就是誠與愛！今天我們的全部希望，祇是要求不要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這完全是出自愛國心的願望，我們實在不願意台灣同胞對祖國存有絲毫怨憤與仇恨！

徐子蓉：我不是台灣人，也沒有去過台灣，但因爲有些台灣籍的朋友，也遇到過從台灣回來的朋友，又曾於日本投降前在日文的書報中看到過許多關於台灣的文學作品，因而對台灣的情形略爲知道些，這裡我且就聽人家轉告的話，作簡單的敘述。

方才聽二位先生的話，非常感動。這次台灣的慘案的發生，我認爲是由二種根本因素促成，那就是台灣人民對政治的極度失望與不滿，以及台灣經濟之破產。這二點，可在許多零星的事件上看出。

我相信今天台灣是沒有人會依戀過去日本的統治的，但看到目前的情形，誰都禁不住要把它與以前日本統治時代作一個比較。事實上台灣人民在日本治下所過的生活，的確要比今天安定得多。方才葉先生說到米由一元台幣，漲到了二十多元，就在一年多時期內跳漲了廿多倍，一方面人民的收入是不會如此增加的，人民的生活的確怎麼維持下去呢？日本對於其殖民地是有其一套計畫的，這一套計畫，也許可稱爲苛毒陰險，但多少也給了人民一點好處，至少還使人民能安安定定地生活下去。她在工業方面把台灣作爲初步工廠，從台灣把原料製成了半製品之後，就運到日本去製成成品，這當然是搜刮，是剝削，但是他至少也是把成品運回台灣來維持台灣的經濟的，使台灣的經濟不致發生恐慌，過去的事實告訴我們如果日本拿去了一千噸原料或半製品，可至少有八百噸成品會從日本運到台灣來；米糧方面，當然也是搜刮的，但是她一方面總留給台灣以足夠自給的米糧，同時又絕對負責運來足夠的肥料。而這次我們的政府去了，卻誠如方才先生所說的，所有的權利是接收過來了，照樣運用日本人的方法或者比她更兇的方法進行搜刮，但義務卻不能盡，既不能使工廠開工，甚至連爲生產所必需的肥料也不供應。中國去的官僚都是抱着淘金的希望而去到台灣的，都想空手而去滿載而歸。結果如何呢？據朋友告訴我，在日本統治下，台灣的農民每逢假日，還能有餘錢叫部汽車到城裡去玩上一天，現在呢？卻連吃飯也顧不周了。過去並沒有赤貧的乞丐，現在，討飯的卻到處都是了。這情形，這對比，怎能不叫人失望。

又如，台灣人民在日本統治時代就養成了一個儲蓄習慣，把餘下來的存入銀行，當然，這也可以說是日本統治者的一種手段，但人民儲蓄了錢也是得到好處的，因爲當物價不跳，幣值是永遠保持不跌的。自從勝利之後，台灣人的存款更踴躍了，因爲他們知道這也是在幫助國家，但是錢存進了銀行，幣值一天天地急遽下跌，原來一百元，不到二三個月就變成二三元了，他們上了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愛國的當，爲了愛國，犧牲了自己，而國家也沒有得到好處，瘦了他們自己，肥了別人。這也是台灣人民所親身感受到的一種痛苦，痛苦當然變成了憤恨。

在政治方面，首先是軍隊。過去在台灣的日軍與人民的經濟關係是非常清白的，照價購貨，絕不低價硬買搶買。但國軍一去，就面目全非了。當然出去的國軍都是有些自知之明的，在台灣的紀律要比在國內對付國內人民的好些，在國內，人民叫價三十元的，有些軍人往往出十元十五元拿了東西就走，他們在台灣，會出到二十五元或是二十元，在他們自己，已經是委屈得很，已經算是守紀律得多了，但是在台灣人民的感覺，印象卻同樣惡劣，因爲日本軍人是說三十元就出三十元一文也不少的。而且不僅如此，更遇有公務員及軍官攔路以低價強購，鄉民運到城裡去賣的東西，低價收買之後，再勾結了商人以高價賣出。此外還有更多的貪污舞弊，反正一句話，在國內所有醜行，都已全部搬到台灣去重演了，甚而是變本加厲地重演了，這一切在我們都是明白，用不到多說。

三人行必有誤死焉

這種種，使台灣人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感到了極大的失望，而在長官公署的高壓下，人民更沒有機會伸訴他們的怨憤之情，祇是敢怒而不敢言。就在二二八慘案發生之前，有位從台灣經商回來的朋友曾對我這樣說過，他說在今年十二月的時候，台灣可能發生變動，因爲人民的不滿與失望正一天天地增加而積累爲憤怒。誰知道等不到十二月，就在二月底先就爆發了，由此也可知道台灣人民所切身感受到的痛苦，比旁人觀察到的他們所受的痛苦還要深得多。

綜觀長官公署的那一套作法，完全是十八世紀時治理殖民地的一套方法，他們接受了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殖民地的衣缽，卻沒有學到日本帝國主義在經濟上的乖巧的處理。今天報上又在說長官公署已下令街上三人同行就開槍格殺勿論，試問在二十世紀的今天，我們又能在什麼地方找到同樣的事件例！也許我們可從電影裡看到，也許會看到這種三人行格殺勿論的鏡頭。而不幸的是，在今天的中國的報上，就赫然出現這樣的報導。

這樣的事，當然使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感到痛心，更使日本人覺得好笑。

事情的發生是這樣，而政府的處理呢？事情已經鬧了十多天了，政府卻還算不出辦法來，而且非但沒有正當的辦法拿出來，卻進一步硬把這事件帶上紅帽子，說是共產黨在煽動，固然我們不必去爲共產黨辯護，但在我自己卻想不出在這件事件中會有什麼黨派關係存在。誠如文匯報上所說的，如果那是有組織的黨派性的行動，那麼群衆一定會集中攻擊政府機關，而現在卻連一般所謂外省人也在被打之列，這證明了這次事件完全是無組織的行動，是積壓已久的憤怒在到處尋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

找發洩。但是，就是毆打外省人也不過是一時的發洩，報上載的，有外省官太太躲到鄰居台灣同胞家裡找保護，有人臨走時台灣同胞還流淚不忍分別，這些就有說明了台灣同胞對日人是憎恨，對中國同胞卻依舊歡迎，對中國還有熱愛，祇是因不滿於腐敗無能的政治而爆發出憤怒，這也證明了絕不是親日思想或排外思想在作祟。

要解決這一次問題，就得把握住這一點；台灣同胞對祖國還是熱愛的，政府就得以誠與愛去處理這個問題。反之，如果用流血的方法，武力絕不會把憤怒平定下來，問題終究不能得到解決。

從文化看台灣

據我們所得的消息，在二二八事件中，台灣的青年學生曾發揮了極大的作用，這裡我想就台灣的文化教育方面，略作報告。

據官方表示，台灣光復以後的教育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是接收時期，第二是準備時期，第三是從去年一直到今天的改進時期。他們的教育方針是在普及祖國的語言文字，要把祖國的語言文字和三民主義的思想灌輸給每個台胞，他們還設立了台灣國語推行委員會，但是看事實所表現的，他們的教育工作，是否是成功的呢，那可眞是個極大的疑問。

本來在長久以來一直接受着日本教育的台灣，要好好地推行祖國的教育確是一件非常艱鉅的工作，其在工作首先遭遇的困難是一、師資缺乏，二、人民生活困難，三、教育經費太少等等。但是，在我個人以爲如果政府眞有決心眞能切實地去做的話，即使有這些困難，還是能得到比今天更好的成績來的。因爲台灣已有了很好的基礎，在日本統治的後期，國民教育且已做到義務教育的程度。台灣學生樸實純良，能吃苦耐勞，對教師敬重；社會上對教育相等重視，兒女長大之後，即使家境清寒，也要設法把他送進學校等等，而一年來非但不能就這一基礎向前進展，反而是向後倒退。

單就官方發表的數字看，還不能發現到什麼。據統計，台灣現有國立大學一所，分五個學院及一個醫科的預科，省立的有台中農學院，台南工學院，台北法商學院，私立的則有台北的延平學院。中等教育方面，省立中學有六十餘，私立的十三所，縣立的初中有八十四所。國民學校一共是一千零四十八所，國民學校的班級總共是一萬三千五百以上，學生八十九萬，教員共一萬四千，（尙缺少教師七千名）在就學的八十九萬兒童之外，還有二十八萬學齡兒童未進學校。至於對於高山族的教育，設立了一所番童教育所，和一所青年訓練所。

但這祇是表面上的順利，實際並不如此。從前年政府接收之後，政府就表示了它的貪汚與無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能，在神聖的教育方面，也絕不例外，例如接收造册時學校原有的設備就被遺漏掉不少，後來準備時期了，學生也來了，而不少的教育當局及校長等還在專心於發財，拿了學校經費在經商。據我所知去年某負責人就曾經以二百多萬台幣拿到上海來做生意，結果學校等著書而書卻老是印不出來。這樣的事眞是不勝枚舉，而在這樣的情形下，教育又怎麼辦得好呢？

台灣的學生有其優點，他們讀書很認眞，絕對不馬虎，並且討厭別人馬虎，他們富有強烈的正義感，對於非法的不正當的行爲有其無盡的痛恨。——附帶可提到一件事，教育當局的三民主義的思想灌輸給他們，當然是很好的，學生們也都是願意接受。但是他們所讀的是這一套理論，看到的竟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套事實，他們竟大惑不解起來，現在可懂得了。

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有其缺點，他們類都躁急，看到什麼不好的，就立刻要改，一日不改，他們就一日不安。對於長官公署的治理台灣，他們久已累積了不少的不滿，看到人家老是不改，就更爲反感，此次事件之迅速傳佈，就是因爲他們認爲這是改革的最好機會，要把台北的政治好好的改一下，所以在這裡我要特別強調的是此次學生青年之參加，並不是出於某方面的利用，或是不良分子的煽動，而決然是由於他們愛台灣愛祖國的願望，因而產生了急於改革台灣的要求，也就表現出了如此的力量。今天晚報載稱已有二十多名大學生及一位教授被捕，並因他們是共產黨，而被立即槍斃，這完全是蠻幹的作風。台灣學生中絕不會有共產黨，政府在處理時應該了解到他們愛祖國愛台灣的心理，像這樣的蠻幹下來，殺盡了台灣學生也是沒有用的。如果離開了台灣的青年學生，而想要建設新台灣，那就將遭受到嚴重的致命的打擊。

這裡還可以提到一點，就是新由日本回到台灣的台灣學生，有數萬之多。這樣多的人，他們在剛踏上台灣土地的時候，都是非常激動，懷有無盡的希望。因爲出現在他們眼前的將是一個簇新的，解放了的台灣。但他們實際所看到的卻完全相反，不僅如此，連他們的繼續讀書也成了問題。他們曾要求台灣當局給他們讀書，當局對待他們卻是一貫地毫無誠意，對於分派學校的要求，祇是口頭允諾而沒有事實拿出來。他們既切身受到失學之痛苦，又看到政治上經濟上所表現的一切，怎叫他們不憤怒，既有了行動爆發出來，怎能聽他們不去參加——但即使是他們參加了，也絕不是表示此次行動中有任何親日的傾向，他們雖然是從日本回來的，但他們都還是台灣人，台灣人還像國內任何淪陷內的人民一樣是沒有人眞心愛日本的。他們的參加絕對是爲了自己的前途，爲了台灣的前途，更是爲了中國的將來。說他們有親日傾向，那完全血口噴人的誣蔑。

不愧民國領土　言論亦無自由

據去年七月的調查，全台灣有日報十家，晚報四家，通訊社三家，三日刊四種，周刊十四種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

，旬刊三種，半月刊五種，月刊十二種，其他（畫報等）五種。表面上數目是相當多的，但是這些報章雜誌，不是國民黨辦的，便是半官半民的，幫閒幫兇的，眞正的民間報眞正爲人民的報紙或是雜誌是太少了。即使有眞正民營的報紙，也是不敢說話，即使敢說，也祇是自由主義者的論調，以資產階級及地主爲背景，並不能眞爲勞苦的人民大衆說話。而值得注意的卻是像上海那樣的黃色刊物卻出得不少，假定這種東西給台灣同胞看得多了，他們就會以爲這就是中國文化的代表，那問題可就太嚴重了，這是值得注意的。此外，上海方面原也有書刊在台灣銷售，但是去年七月省黨部召集書店負責人舉行座談會，會中強迫各店停售上海出版的刊物，文萃，民主，周報，世界智識，消息等共十一種。

在台灣，言論也是絕對不自由的。我可舉出三件例證。第一，去年「人民導報」—那是張民間報—刊登了高雄警察局偏袒不良地主壓迫農民的消息，高雄警察局就向法院提出控訴，地院就判處該報社長王添灯（據說在此次事件中王氏已被逮捕）徒刑六月，罰款六百元，並褫奪公權一年。王氏不服上訴，高院迄今尚未宣判。第二，去年「台灣評論」出了四期就奉命停刊，原因是說它替某方面說話，有人說「台灣評論」的停刊爲的是他們的言論太公正了。凡是說公正話說老實話的刊物就得停刊。第三，去年十一月時台北有位蔣渭川（也是此次的處理會負責人），他在一次公開演講中批評官僚祇知賺錢，把台灣所有的米糧都接收了去，獨佔包辦全台的公營私營事業等等，結果長官公署又向法院提起控訴，一月十三日又迫着他寫悔過書。由上面三個例子中，就可以知道在台灣不能說公正話，言論是沒有自由的。

在戲劇方面，台灣原來除古老的民間戲劇如草台戲、歌戲等之外是沒有新戲劇的。最近新中國劇社到台灣演戲，幾乎是場場客滿。由此可知新戲劇在台灣是可能有其前途的，因爲話劇在台灣還有其特殊的功能，就是教台灣人民學習國語，並使台灣同胞更進一步地了解到祖國的歷史社會與文化。所以我們很歡迎祖國的戲劇工作者能注意台灣的園地，到台灣去建設台灣的新戲劇。此外自光復之後，台灣自己也有了話劇團體，去年演過一次「壁」，那是一個暴露現實，暴露貧富懸殊的劇本，演出之後，博得所有觀衆的一致贊許，但演了沒有幾天，就被迫停演。

最後，關於衛生方面，在日本統治時，是很注重人民的衛生的，因此黑死病，霍亂，天花等時疫幾乎已經絕跡，即使有也立即救治，決不任其蔓延。但去年就時疫流行，政府卻不聞不問，以致蔓延很廣，在政府是見怪不怪，他們還說這裡的情形還比國內好得多，現在我們台灣人民看來可實在已大成問題。就在這一點上，也令人民對政府失望。

凡平：我是去年十二月初回到台灣去的，到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三天才又離開台灣，這裡我可把在台灣所見所聞的。略爲說一點。

第一，說台灣人民沒有國家民族觀念，說此次行動爲由於排外親日，那完全是誣蔑。這可由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事實上看出，在去年台灣曾有過二次大遊行，一次是爲抗議澀谷事件的，一次是反對美軍暴行的，這二次運動表現了台灣同胞是多麼熱愛祖國，多麼強烈地表現了他們的國家民族觀念，他們愛祖國，不願祖國被人家欺侮侵略，特別是第一次遊行那完全是針對日本的，祇是台灣同胞卻感到奇怪，爲什麼戰敗的日本還敢欺侮我們，而中國自己的政府卻不出來說話，反而要我自己出來講話。另外還有一件事也足以說明台胞對祖國的愛，據說在國軍初到台灣時，少數台胞不免嘲笑，說國軍怎會如此瘦弱，服裝又是如此的不整齊，但祇是極少數人如此想而已，更多數人則同情得流下淚來，他們看到國軍如此瘦弱，堅持着打了八年仗實在是太苦了。這就證明了台胞對祖國士兵的關切。此外當此次蔣主席到台灣巡視的時候，台北的那條長長的大街兩傍全擠滿了人，這也可說明說台灣人民有排外思想是絕無根據的。

第二，此次慘案爆發的原因，實在是很簡單的，是由於人民對政治的極度失望與不滿，而這些不滿與失望都是逐漸累積起來的，終至於不能再忍受。例如此次蔣主席做壽，有些官長就建議在台灣建造建設館以資紀念。當然這件事並不能說他全無意義，但總得看看人民的實際情形，當人民吃飯都成問題，當人民餓死政府都不來顧問的時候，人民又有什麼心情來做這件事呢？而建設館的建築費就要一百億台幣，這些錢都是要台灣人民拿出來的，但人民連飯都沒有吃的時候，又那有能力拿出這麼多的錢來呢？其次就是男子失業問題的嚴重，我所以要特別指出男子的失業問題來，是因爲今天台灣有許多事情都是由女子在做的，因爲女子的工資便宜，所有開電梯、電車賣票、公共場所的招待等等，差不多全由女子擔任，——而這裡更不知有多少人才爲謀生而犧牲，在新台公司門口，我就遇到一位高等學校畢業的女生在擺小攤頭。而男子呢，工廠停工，田地被沒收，已淪落爲無工可做了。

第三，隨同國內內戰的擴大與延長，征兵募兵的風潮已襲到了台灣，但實際上，這還不是募兵，不是征兵，而是「騙兵」，他們先是說募了兵是爲保衛台灣的，不移調到別處去的，入伍之後，每人每月可發三千元的餉，既然在台灣，這三千元當然就是台幣了，但後來兵被調到了上海，又開到了內戰前線，而餉呢，每月卻祇發給三千國幣！這不是騙又是什麼？對於台灣騙來的這一師兵，據說當局是對之希望頗大的，因爲他們受過日本的訓練拿過來就可用，不必再在他們身上花本錢下功夫，而且他們也曾有在日軍中作過戰的，當局就以爲他們思想一定很單純，祇知道打仗，不問對方是誰，打仗起來一定很勇敢。當然台灣人民是夠勇敢的，但他們的思想並不單純，他們並不好戰，他們並不喜歡打仗，就是在日本軍隊中，他們也是被迫作戰的，作戰時爲了知道對方是同胞也並不特別勇敢，這一些都是有事實根據的。所以當局的估計，就完全錯誤，結果第七十師一到徐州，一打就垮，據他們告訴我，他們實在沒有打仗的興趣，大家都是中國人又何必打呢？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第四，據可靠方面的消息，高雄、基隆、花蓮港等三個海港，都被扣在美軍手中，美軍在那裡正像在青島一樣地在建築軍港，在訓練海軍。

荷包裝滿　生產不要

第五，我由基隆坐汽車到台北，一路上聽車夫談了不少話，先是沿路看見不少飛機的殘骸，據司機說這些都是日本人留下的飛機，原都是可以用的，總數有二千多架，現在卻祇有一架能在天空中飛，其餘的都給拆掉了，把機身的鉛製成飯鍋茶盤在出賣。司機說人人都說政府太不會利用物資，說政府太沒有用。又走到一處，那裡原有一所規模極大的鎔鐵廠，是全台規模最大的一家，日本一投降這鎔鐵廠就停了工，一直到現在，煙囪就沒再冒過煙，而據司機說，這廠已經是沒有用的了，因爲鎔鐵廠是根本不能停火的，一停火，爐子裡的鐵漿都結成了鐵塊，爐子就等於廢物，再也不能應用。這家全台規模最大的鎔鐵廠就這樣給廢棄了。工廠一家家都是自光復起一直停工到現在，就使失業工人大量增加。據這位司機的估計，全台失業人數總在一百萬以上。最後，這位司機說了句極爲沉痛的話，他說照這樣下去，將來總有一天會反的。

第六，方才龍新先生說到三民主義，我也想起了一個笑話。在台灣，你可以常常聽到三民主義四個字，如果有人穿了木拖鞋到你家來，你問他爲什麼不穿皮鞋，他的回答就會是「三民主義」，他的意義是說「馬馬虎虎」。三民主義已成了馬馬虎虎的代名詞，這並不是台胞不了解三民主義，更不是故意侮辱三民主義，而是他們對三民主義了解得太深了，對「奉行」三民主義口口聲聲喊三民主義的人看得太穿了，理論是一套實際又是另一套，這一套就是馬虎隨便，貪污舞弊。事實擺在人民眼前，怎能叫人無動於衷呢！

最後，說到解決的辦法，我可以斷定如果此次不能好好地解決，那麼今後台灣將繼續不斷地動盪不安。祇會使事態愈趨嚴重，決不會徹底解決。今天唯有政治方式才能解決台灣問題，亂戴帽子決不是辦法，在國內，帽子亂拋了這麼多年，可曾解決過問題。

總之，作爲結語，我祇有一句話，就是「官迫民反，不得不反！」

徐：凡平先生說到運費物資，廢棄工廠一點，我也曾聽朋友說起過。台灣多煤礦，但長官公署下令台灣人民不准自由開採，自己卻又不去開採，結果礦煤堆積，終於由日曬過久，發生了氧化，就自行焚燒，據說這樣被燒去的煤礦有好幾個。

李：我還可以舉一件事證明台胞之不可侮。台東的花蓮港的公路是在斷崖絕壁之上，下臨萬丈碧海，有一天一輛公共汽車滿裝着台胞在公路上被六七個國軍攔住了，他們不問情由就動手亂打台胞的耳光，說是我們國軍都沒有車子坐，你們倒要坐汽車。那位台籍的司機就把所有的台胞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趕下了車，連女賣票員也趕下車，然後載了這一群國軍向前行駛，他把車子一直開向海裡，連人帶車一起葬身海底，由此可知台灣同胞的心理。他們決不是恨所有的國人，但他們對於壓迫自有其抵抗的決心。因此我一面呼籲政府對於此次事件的處理，千萬馬虎不得。不要以爲戴兩頂紅帽子，開幾響槍就可以把事態壓平下去的。來日方長，仇恨愈積愈深，仇結愈打愈死，政府千萬不能把台灣對日本人的仇恨，連日本人所使用的暴力一起接收過來。否則，台灣同胞是有其駕車入海的辦法的。

辛鶯：我認爲台灣問題是整個中國問題的一部份，是不能孤立起來看的。在這一次事件發生之後，很多人都把責任推在陳儀身上，可是事實上。在整個中國的政治作風以及毫無效能的政治機構未改變之前，即使陳儀是開明的，也不會把台灣治理得好，即使把陳儀撤換，別的人去也同樣不會把台灣搞好。這是很明顯的，因爲在一年多以來台灣的表現的一切，並不是陳儀個人的專制腐化的結果，而是中國的全套政治在台灣翻了版。這表現在下面這幾件事情上：

是中國縮影

第一，在國內有所謂集中營，專門拘押思想犯，在台灣卻有勞動營，名義上說是訓練流氓訓練無職業的份子，但實際上據我們所知，被拘押在勞動營裡的，不但有學生教師或公務員的，並且還有醫生和律師，其至還有參議員，眞正沒有職業的祇有一、二個人。這些人都是因爲平素對政治不滿或者爲民主運動而努力着的人，結果就被抓了起來。

第二，在國內有極爲嚴密的文化統制在台灣也就同樣兇狠。不但是當地所出報紙雜誌都是黨辦的官辦的，並且連外省出版的進步書刊也禁止發售，他們甚至在報上公開提出肅清進步文化的要求，他們是把進步文化與黃色刊物等量齊觀的，實際上他們認爲黃色刊物可以安然存在，進步書刊卻非根絕不可。

第三，講的話是一套做的事則是另一套，口是心非，言行不一，這也是與國內的情形一樣的。就拿此次慘案來說，他們口頭上說是要和平解決，行動上卻會把處理委員會解散，解散處理委員會，就是明顯表示不要和平解決。說軍隊是爲維持治安而開支的，實際上軍隊一到，戒嚴就加緊，不但三人一起走格殺勿論，就是一個人走在路上，也不能東張西望，這樣人民不但連走路沒有自由，連東張西望的自由也都沒有了。今天晚報上又說當局在給人亂戴紅帽子，抓了二十多位大學生和一位教授，立即處死，這那裡有一點想和平解決的表示。

第四，在國內所盛行的劫收，在台灣也全部翻了版，據說有次長官公署派了一位十八歲的接收大員去接收八座工廠，這位十八錢的大員終於把廠裡的機器大都變賣了，這是劫收公私的一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例，至於貪污舞弊之風，那更是不必說了。

第五，對於生產，對於工廠，政府同樣不管，任其廢棄。結果也與國內弄着同樣的問題：生產少，物資匱乏，物價高漲，失業日多，帶來的更是社會動亂。

第六，外省爲了內戰，而到處征兵征糧，這也同樣影響了台灣。去年十一月，政府從台灣騙出了七千人，一到上海就開前線，結果是全軍覆沒，內戰中也流了台灣人的血。台灣原是產米之區，爲什麼會鬧米荒呢？這也是因爲政府把台灣的米拿去打內戰，結果使台灣人沒有米吃，這也是與外省的農民的遭遇是一樣的。

（上海台灣同鄉會座談）

選自上海《文匯報》（一九四七·三·十六）

從速編成下鄉工作隊

楊逵

因台中市民起義，掃蕩貪官污吏奸獰惡霸而鬥爭，義民四起，勇躍馳援，員林隊、彰化隊、豐原隊、埔里隊、大甲隊等，均已趕到參加戰列。這樣實情可以看出普遍人民已經不能再忍下去了。

另有消息可以相信其他各地也在陸續編隊以待，我們雖須要集中勢力，但過度集中於一據點者，在工作上有點不利，自今天起，我們須要組織下鄉工作隊，到鄉鎮去從事宣傳，組織與訓練工作，這樣去做我們才能保持無盡的預備軍，才可以展開高度普遍工作，發揮我們的力量。

我們不得安易的想，爲爭取民主與自由，我們須要保持到底，這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我們要覺悟，這是相當艱苦而須要長久時間的工作。因此，我們要保持並且擴大有生力量，在這觀點，快快擴大我們的工作普遍到鄉村去是當前的急務。

以下列開幾個辦法以資參考。但這是原則，當然不得適用於一切場合，在情勢不同的情況下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是要有伸縮性的。

第一，在市民控制下的都市，隨時要從事統一工作。

我們有點弊病，就是你一黨我一派，各人的思想雖不得輕易改變，但，在此爭取民主與自由，在此爭取以自由無限制普選而產生自治政權這階段，除貪官汚吏奸獰惡霸之反對派以外，是可以擴大統一戰線的。在此階段，我們須要包容各界（學、工、農、商、婦女、文化各界），而且也要包容無黨派，擴大民主統一戰線。

第二，下鄉工作隊可以三人一組——五人爲一組，分發各區，在地聯合當地智識份子，進步而有熱血的青年，開始宣傳、組織、訓練工作。進而與鄉鎮公所與警察合作，推行自由無限制的選舉，產生鄉鎮區自治。

第三，在此工作第一的對象，就是鄉鎮中堅青年，以十人爲一小隊，五小隊爲一中隊，二中隊以上爲一大隊，這可以叫做鄉民或鎮民保衛隊，而保衛隊須要準備隨時可以趕到他鄉鎮以至都市去應援。但，平時須要協助農家生產或是合作生產，以圖自食其力。

第四，第二的對象就是以鄰里或是村鄉鎮爲基礎地域的自衛團，這自衛團，原則上不移動，只要自衛自己的鄰里，或是村鎮。這鄰里或村鎮須要附屬合作工作或是相互工作，以增加生產與防衛。

第五，第三就是婦女、工人、學生、教員等各界的組織，進而取得各界可以聯合起來，互相幫助，互相看顧。

這樣的切實做到，我們才能爭取勝利和確保勝利，再來就是民主自由的光明大道！

以上是台中民主鬥士眼前的急務，也是得到控制了各都市的民主鬥士都要趕快切實去做的工作。各鄉鎮的民主鬥士未曾得到都市派來的工作者的幫助，也必立刻即與都市取得聯絡，普遍地開始工作。

原載台中《自由日報》一九四七年三月九日

（按）以上原文見一九四七年三月九日台中市出版的《自由日報》，無署名。但據我所知，確係楊逵所作。那幾天我和楊每天都見面，他在台中起義群衆組織中負擔組織工作，起草這個文件有否經過集體討論通過，不得而知，但它作爲一種指導性文件發布則是確定無疑的。記得當時除在報上公開發表之外，還印成單頁傳單散發。我當年離台時帶出了這一份傳單，後來抄在《革命記》初稿本上。現照抄爲上，連原件的文字差錯和標點都未改動。這一文件可能就是楊逵回憶錄中提到的「米上校」爲減輕他的「罪證」故意毀掉的那一件。另外，楊逵還親口告訴我，八—九月《自由日報》載有署名「一讀者」的《二·二七慘案眞相——台灣省民之哀訴》，亦爲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他所作。不知您在美國能找到否？我保存的剪報不全。二文均可見楊的思想和文字風貌。

——王思翔

台灣事件的分析

（本刊特約台灣通信）一月以前，記者曾爲本刊撰寄通信，報告台灣政府、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情形，最後說：「據我在台灣的觀察，我直覺地感到，今日台灣危機四伏，岌岌可危，是隨時可能發生騷亂或暴動的。」（見本刊二卷二期）記者這種感覺，確是出於直覺。因爲在不穩的局面下，任何一個偶然事件，都會引起擴大的波浪。不過當時實在沒有料到台灣的動亂，會發生得如此快，如此嚴重，暴動的經過，各報想有記載，此處不贅。本函目的，想對此次台灣暴動各方面的因素，作一個冷靜的分析。

經濟因素

第一是經濟的因素，關於這一部份，上次通信已略有述及，現在再整理述之如下：台灣光復以前，在日本統治下，施行的是嚴格的統制經濟政策，台灣經濟形成日本帝國經濟的寶庫。爲加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緊其壓榨，並且也爲着擠乳肥牛，除了統制金融、匯兌、貿易，形成課稅獨佔的專賣制度而外，卻也實行着很好的配給制度。充分就業也做到了，沒有失業的恐慌。經濟生活的安定，社會秩序的建立，做到了「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的地步。中日戰爭爆發後，一般生活水準雖然降低很多，但通貨還相當安定，國民收入還夠維持生活。直到光復，中國軍隊和官員進入台灣，國內形形色色的現象，都在台灣翻了新版。起先，台胞對於脫離五十多年的祖國，觀念十分模糊，一旦解放，都殷勤寄予無限的期望，希望在政治上有充分自由；不料，在一切仍沿舊制的政令下，也就因襲了日本帝國的一套作風。長官制度、金融、貿易、專賣、以及若干經濟立法，使台胞大爲失望。日本政權撤出台灣後，因爲生產事業遭受戰爭的破壞與停頓，以及累積的經濟不景氣，政府接收後，並沒有採取一切有效的措施，因之使台灣陷入更深的經濟危機，失業，投資與儲蓄的失衡，通貨膨脹，更加嚴重。台灣開始期待、忍耐，終至於失望、怨恨。一年半來，台灣經濟仍在黑暗中摸索，找不到正當的出路。

本年度台灣省概算

我們試看本年度省概算數字。重要歲入的特徵是：第一二三位就是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課稅、和專賣收入。貿易中的出口方面，按照日本人的統計與其交易中的主要比率：台灣在二十八年生產價值四億九千萬美元的剩餘物品，糖米約佔其中百分之七十，茶、樟腦、波羅蜜與香蕉都是主要輸出。按照數字，台省每個人的輸出總計爲三十一美元，甚至超過美國每個人二三．四四美元的數字。由此，可知台灣的經濟上擁有着特殊的優越性。光復後，並沒有促使有利輸出的恢復，中央即每年向台灣要求無價取得十五萬噸的糖，和每噸一千三百台幣三十至四十萬噸的煤，所以現在海關報告，仍是出超，但省外匯兌，台灣並沒有能夠周轉的法幣頭寸。專賣生活必需品盡人皆知爲一種十分不公平的課稅，何況在台灣稅的名義之多與繁，國內也是無出其右的。因此，台胞在省概算上經濟的負擔，極爲可觀。

衣食住行

這些問題需要馬上解決，但都未被注意，一切情勢的發展，延至今年二月中旬，在京滬無端襲來的金鈔風波，促使在台灣衣食住行民生問題，都遭受了直接嚴重的威脅。

衣的方面，台灣最缺乏的是棉織品，此次金鈔風波後，漲得最兇的也是布疋類。台胞一向穿的就是很壞，所以在衣的方面總算還可以忍受。然而食的問題的恐慌，極爲嚴重。因爲台灣一直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就是出口米的地方。去年產米六千二百多萬石，以台灣的人口言，最多消耗也不會超過六千萬石。其餘的米那裡去了呢？無疑的這是人造米荒。在一月底以前米每斤十五六元，至二月中旬後，一直漲到四十多元。政府曾經向囤戶糧商地主一再威脅，並苦口婆心的請求他們合作解決米荒，然而沒有生效。引起社會各方面的責難，和部份的騷動，碰巧住和行兩問題又在一起發生。公署爲取得財政收入，不得已標售一部份日產房屋，引起租戶的屋荒。他們組織一個請願的聯誼會，政府一直阻止他們會議的進行，卻又無誠意對此問題徹底解決。行的問題是爲統制運輸而起，也是因襲日本故技，以求取得課稅獨佔。公署下令取銷八百輛商車的行駛營業，這無異置八百輛商車直接間接生活的數萬人於不顧。因之也堆積着一切不滿的情緒於政府，長官在台灣標榜過的民生主義，因此就處處落了空。誰也不再期待、幻想；此時已經安排了此一暴動前的一切經濟方面的客觀因素。

政治因素

進一層，更重要的是在政治方面。在政治上失去自由，即令在經濟上過着較爲高度的生活水準，並不會就此爲滿足，這就解釋在日本人的嚴厲統治下，爲甚麼每隔幾年總再有一次大的民族解放運動的理由了。現在重歸祖國了，政府所能給予台胞的是甚麼呢？我們如需要明瞭一切阻止台胞政治上傾心內向的因素，第一是中央賦予龐大權限的長官制。長官制本身優劣毋需加以說明。一般不愉快之感，便是中央對台灣並不是用同等的目光一如對其他省份一樣來衡量。最直覺的看法是這與日本的總督制有何區別？這顯然是心理上的因素比政治上的因素居多。其次是言論出版……各方面毫無自由。北（新生）中（和平）南（中華）三大報紙爲政軍黨包辦了。文化也都帶着包辦的色彩。言論過激一點，都會受到控告。第三，台胞處處居於一種劣勢地位；處統計，台灣公共機關人員，雖然台胞都佔着極高的比例，但祇要翻一翻薪給表、甚麼長、甚麼主任、甚麼經理、甚麼簡派薦任，幾個能輪到台胞頭上？台胞的工作能力被忽視了，資歷也發生了問題，命定是被統治和低能。這是不是也抄襲了日本人統治的故技？第四是法令紛繁。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多年，立法才五千餘種，光復不到一年，就遠遠的超過了此數。去年夏令時間的更改，三天就更改了三次命令，要人如何適從？（編者按：本刊一卷二十一期「尾頁」上有此記載）。許多日本法律的立即廢除，教台胞都處於不利地位。第五是行政無能。這些表現之於貪污、賄賂、舞弊、營私、瀆職、無恥等等，舉不勝舉的例子，天天在報紙上都可以看到。科員制度也就摧毀了長官制的效能，眞正的人才，又都被擯棄於政府的門外。最後，表現於更充足的因素是地方自治問題的延擱，政府要將縣自治推遲三年，主要的理由是說：「台灣沒有政治人才。」這教人最傷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腦筋。我們知道台灣已具備了一切自治的基礎，實在沒有理由可以延擱；這問題已經觸及到政治的根本。此次暴動所喚出的口號，還是要求自治。也就是爲甚麼以不惜流血和犧牲，爭取政治爲人人所有的民主鬥爭了。

台灣人的性格

在此，我們還要注意台胞的民族性。第一守法；台胞安分，愛秩序，恨貪污。第二認眞；因此肯負責任，不苟且，勤勉，做事肯徹底；這次暴動中就很少發宣言，貼標語，喊口號，也是這種性格的形成。第三樸素；生活簡單，穿着樸素，但極清潔。每個帶着簡單午餐的「便當」，度過辦公室或野外工作的一天；因此不會貪求無厭。第四勇敢：由於感情豐富，所以不怕犧牲，勇於殉道，而且非常豪爽，這是客觀環境不斷的予以訓練，因此在半世紀的日本統治下，並沒有奴化，第五刻苦；恥於不正當的收入，每個人都願用自己的手去撐持一家的生活，向一切罪惡的環境，永遠作「無言的鬥爭」。

從歡迎到敵視

當光復時前進指揮所第一次跨入台灣領土，從台北到基隆被鵠候三四天的老百姓感激得流涕的歡迎國軍與官員的情景，僅僅成爲曇花一現，這並不稀奇、政府僅接收土地財寶，並不接收人心，接收大員發財回去了，事情也大大的轉變了許多，政府的威信以後就一蹶不振。工廠停頓、商業蕭條、失業，都加深着痛苦，即令對任何一個善良的公務員，也懷仇恨。如何這個反對政府情緒恰好成長和存在，除如上述之因素外，充足的說是政府的加強統治，人事紊亂與無能，歷次要求地方自治的呼籲，均被拖延；省外人士處處居於優勢，毫無誠意與台胞合作；台胞的被歧視，普遍的行政腐化。中央無理的苛求等等，這些對於台胞連合着造成和累積一種極大的痛苦和敵意，因此也就引起了一種激烈的、報復的，但也是主動的鬥爭。

（三月十八日寄）

選自「觀察周刊」第二卷第五期（一九四七・三・二十九）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二二八事件後的台灣

以怨報怨，良善遭殃。打聲過去，「和平」囂張。善後救濟，官樣文章。禁止出口，公教恐慌。嗚謝軍警，酒肉酬償。刀兵之後，感慨悲涼！

（本刊特約台灣通信）台灣正像一個強壯的伙子，受得起風波，經得住災難，不知道甚麼叫畏懼。但一年半來，卻像患了自蝕性的初期肺癆。不幸傷寒之後，又是一場惡性瘧疾。冷熱交雜之餘，雖然獲得了間歇性的平靜，但倔強的身體，眼看漸漸地癱軟下來，恐怕非拖到精疲力竭不可。

內戰正像自蝕性肺癆病菌。台灣雖沒有直接參加內戰，但無限的資源，卻不斷的送到內地去消耗掉。地震和颱風，恐怕也祇有島國的人民，才能知道它的厲害。輕微的地震不計算，大的像去年十一月五日在台南所發生的即爲十年來所未有。最大震幅在二公分以上，總震動約十分鐘。毀房屋四千多棟，傷亡五百多人，被災的達六千。颱風照過去統計是每年都有，但去年五月十日，卻有兩次。都是稻穀的收割時間。天昏地晦，風雨交加，連續三晝夜，經濟價值上的損失，超過台幣數億元。這兩種災害，非傷寒而何？至於惡性瘧疾，就充分表現之於這次的二二八事件了。

以毒攻毒

我們絕不要忽視這事件的政治經濟社會諸方面，縱令強調爲「奸黨」「陰謀」「叛國」，這些口號如果加之於每一個善良的台胞頭上，都會是多餘的。目前要對症下藥。記者以爲是「猛攻之後，濟之以寬。」先下藥去表，再就裡症多服歸脾養心湯。建立環境衛生，用人造障礙，眞正隔離從內地侵襲而來的有毒病菌，那麼三五年之後，一定精力充沛，恢復健康。但目前政府的處置，並不如此。

從各種不同的脈訣，許多人爲台灣開單方。最初用的就是一劑猛藥「以毒攻毒」。三月九日起，外省人不敢露面的情形是掉轉來了。在基隆和高雄登陸的數萬海陸空軍，包括憲兵八個連，和太康輪載來原意是開赴日本的佔領軍八千人。以之對外戰不足，平「內亂」卻有餘。逢台胞便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打，有機會就開槍。子彈不用報銷，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好像操在他們的一念之間，也許連一念也沒有，開槍是靈活操練過的本能動作。最初幾天，成千成萬無辜善良的靈魂，又被造成極度的恐慌和戰慄。結果和台胞的毆打外省人一樣，善良者遭殃，眞正兩方心裡想要打的，恐怕就不多，徒然引起的是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埋下了深深的仇恨和憎厭。

一片「和平」聲

打聲過後，緊接的便是肅奸運動的展開，一切的罪惡，都推到奸黨名下。挨戶清查，許多人「失足落水」，送往太平洋裡去了。最厲害的一脚，是台胞經營的五家報紙——中外日報、人民導報、重建日報、大明報和民報，都以同一罪狀「在事變過程中公然發表反對政府言論」。同一日在台北被封。其實與這五家報紙採同一行動的還有公署自己辦的新生報，卻被輕輕放過。其中經過還有一插曲，即是連「廓然大公」的大公報，也遭受同一命運被封過幾天，這種糊里糊塗的搞法，也就可見當時有些難分青紅皀白了。和平日報本來是台中版，便趁着台北報紙的眞空，在台北發行臨時刊，現在滿街一片「和平」之聲，洋溢充耳，倒也發人深省。

白崇禧也嘆息了

善後第一是秩序的恢復，現在還是每晚八時到翌晨五時爲戒嚴時間。但每天下午到六點左右，街上冷清清的祇有柏油路躺在沉靜的空氣裡。憲兵槍上膛，刀出鞘，格外威風。夜半偶爾聞到一兩響槍聲，點綴出一副莊穆恐怖的畫景。一切並沒有復原。尤其是所謂肅奸運動，憲兵個人即有任意搜捕格殺之權。第二是各單位的照舊工作。除了表面若干很少行政交通機關能夠照常辦公外，這裡包含有幾個問題：一是本身不能復原，如宣傳委員會的解散，專賣局的存廢還沒有決定，貿易局配銷部附屬的新台公司，被燒劫一空；二是有些機關破壞太大，一時不能復原；三是人員問題。解散的不用說，不解散的有些需要改組，適當人員的勝任愉快，頗成問題。外省公教人員受了這一次大教訓，誰不想先走爲快？二十日台南號輪開出上海的客艙；僅有二千位，但登記的卻超過了數倍，便可證明。難怪乎白部長看到這種情形，也要深深地嘆息了。

救濟與損失

救濟方面最先發動的要算是善後救濟總署台灣分署了。那是事變後的第三天（三月二日）下午，開出威風車，帶着醫療物資和器材，當通過太平町的鐵路線時，還受着護路員警機槍威脅。以後幾天才去醫院救濟。這種措施，頗能獲得廣大的同情和支助。行政長官公署到二十三日才正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式公布二二八事件傷亡撫卹救濟辦法，包括六項：一是死亡者一次發給喪葬撫卹費台幣二十萬。二是受傷者所有醫藥費憑醫院收據發給，其未住院治療，經主管長官證明，輕傷發給救濟費五千，重傷五萬。三是財物損失之救濟，以主要衣着被褥爲限，總共六萬元。四是受傷與損失情形特殊者，得發給特別救濟金。五是各費之發給，屬於省級機關者由省開支，屬於縣市地方者，由地方開支，企業機關自行開支。六是損害救濟之申請，需由主管各級調查證明，不得虛僞，否則連帶嚴辦。由上列辦法，我們知道除第一二兩項外，第三項也是發生最多的。損失的估計如果限於六萬，未免太少，雖有第四項辦法輔助，然而希望也很小。羊毛出在羊身上，偌大救濟費用的開支，便是本月六日中興輪由上海帶來的新鈔八億之內的數目了。如果再加上省營事業機關的損失，其數目是無法估計的，單就新台公司言，這次損失的帳面價值雖祇三十萬台幣，但新台公司的存貨許多是無價或接收時極低價格購入的，如果用再進貨成本計算，數目之大，當可驚人。

台灣公教人員凍結

許多人對此次事件的看法，很容易的懷疑到這是因爲日本毒化五十一年所受的影響。所以他們主張需要從教育入手，以肅清那些毒素。這自然也不失爲一種看法。接着的便是公署規定公教人員出口的限制，正同事變前的貿易統制一樣。出口先要經過申請，即非請假或辭職有證明者不准放行。但一方面卻下令任何公教人員不得請假或辭職，這就無異是將已在台灣的公教人員凍結在台灣。此一舉動，開萬邦未有之奇，事實上這是可能的嗎？所得到的影響，徒然使這批公教人員格外恐慌。從另一方面看，無疑的是台胞勝利了。政府雖決心無限期的駐兵台灣。但每一個公教人員總不能一天到晚有一位憲警來保護他。說台胞組織了暗殺團，以後的安全，誰敢保證？所以一切歸根結蒂，政府要從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眞正原因入手，採取徹底的解決方法才對。

兩個消息一幅對照

在事變以先以至今日二個多月，我們知道在台灣的米荒是特別嚴重。然而在二十三日和平日報同一版上看到兩個有趣的標題：一個是「台南駐官車兵，節食救濟貧民。」在國內，軍官士兵就未見得是吃得飽的，然而來台灣看看，從台北到高雄沿鐵路線，祇要下鄉二三十里，展在我們面前的便是一幅人間悲慘的圖畫。許多老百姓根本就看不到米，每天採集一些甘薯葉子和野草度日，連城市的人民也是有一餐沒一餐的。用性命去與時間熬煎，該是何等的殘酷。台南市政府突然接到台南各部隊官兵節食救濟貧民，得食米二千五百台斤及代金四萬元（悉數購甘薯四百餘台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斤），合同冬令救濟米五千五百台斤，限令各區公所從速分發貧民。倒也是推食食人，仁義可風。但另一標題是「基隆市風平浪靜，肥豬美酒謝軍警。」據說二十三日上午十時，特具豬肉六〇一斤，酒二十五缸，香煙一、二〇〇包，分發各部隊慰勞。兩個消息，正是一種明顯的對照。但願也是推食食人，充分做到「兵民合作」。再一點可以在此提醒的是，在台灣過去從來沒有乞丐，然而近半年來，漸漸的看見了。尤其是這次事件以後，許多人被淪爲流浪的乞食者。這是何等嚴重的社會問題！

處理事件的四原則

台灣這個壯強伙子，現在已經過了「五十而知天命」的年齡，卻不料遭受着這樣的一個空前的災難。病症重重，我們看中央這次出動來台的大員如閩台監察使楊亮功、國防部長白崇禧、冷副參謀長欣、吳局長石、蔣經國，及二十三日到台的監委何漢文，祕書藍天照等等，也就知道此事的重要性了。「兵者兇器也」。現在刀兵之後，滿目瘡痍，誰不暗然愴傷！軍事祇能爲輔，仍有賴尋求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眞正解決，才能使台灣步入正常。這一方面蔣主席十日在中樞紀念週的報告詞，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那便是承認台灣需要政治改革，和命令來台的國軍，不要採報復手段。後者已經造成了許多不幸，前者則希望能夠實現。我們研究白部長處理此次事件的基本原則，摘要如次：

第一、地方政治制度之調整：一改行政長官公署制度爲省政府制度，其組織與各省同，但得依實際需要增設廳處或局等機構。（此一但書，希望換湯而且換藥），二各縣市長提前民選，其辦法及日期由省參議會擬具呈報內政部核准施行。（長官曾答應六月底以前完成，但需在民選三中人，由長官圈定一名。）

第二、地方人事之調整：一警備司令以不由省主席兼任爲原則。二省府委員及各廳處局長以儘先選用本省人士爲原則。三同一職務或官階職員，不分省籍，待遇一律平等。

第三、經濟政策：一民生工業之公營範圍，應儘量縮小。二公署現行之經濟制度及其政策，其與國府頒行之法令相抵觸者，應予分別修正或廢止。

第四、恢復地方秩序：一各級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及臨時類似之不合理組織，應立即自動宣告結束。二參與此次事變或與比次事變有關之人員，除煽動暴動之共產黨外，一律從寬免究。

上列原則，大體還算正確，目前的問題是看這些原則如何一一實現了。

（三月二十四日寄）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最後消息

前文提及和平日報趁機在台北出版事。但近日和平日報亦被封，因該報刊載三中全會彈劾陳儀之消息。大公報之台灣航空版，凡有關台灣二二八事件之消息及評論者，均開天窗。

（三月廿八日寄）

選自《觀察周刊》第二卷第六期（一九四七・四・五）

論台灣的動亂

吳世昌

台灣的騷動，自上月廿七日起，延續至半個月之久，由台北一地蔓延到全省各主要城市。殺傷人民迄無正確統計；據傳多至四五千人，不下於內戰中一次大會戰。台人所提條件，幾乎要脫離中央而獨立。台灣淪陷五十年而收復，歸家後不到兩年，竟有此鉅變。此事雖然只是一個地方問題，卻充分試驗出了今日政府的統治才能與方法。按理說，台灣久受日本殖民地式的統治，一旦自由解放，重歸祖國懷抱，望治心切，應該最易表現治績。然不旋踵而民心激變，全省騷然；此中原因，足令執政者深切反省。且經此變故以後，即使以後平定下來，究已種下裂痕，非短期所能恢復。我們覺得構成台灣變亂的原因頗多，而且此種原因，其他各地也或多或少的存在着。換句話說，各地現在雖表面平靜，而不安的潛伏性卻並非沒有。爲民上者，如再不反省，再不改轍，甚至變本加厲，如北平、青島之黑夜捕人，動以千計，則一旦超過了人民忍耐的限度，將有令人不忍言者。與其他日焦頭爛額，何如現在曲突徙薪？我們今作此語，必有虛驕之徒，認爲危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言聳聽。實則打開近半年的報紙來一看，滿紙都是政治腐敗，民生疾苦：政府大員則簞簋不飾，鄉里小吏則魚肉斯民。台灣孤懸海中，民情無由宣達，然各報所記，非無先兆。即如「觀察」二卷二期所載通訊，台胞至今國籍尚未確定，而慘毒卻已備嘗；怨怒之氣，醞釀已久，不安之情，躍然紙上。而地方當局，猶木然無知，繼續其作威作福的統治，與民爭利，竟至打死攤販。其起因雖微，而所以構成此因之背景，卻是當前中國政治的根本問題。

我們考察這次台灣變亂的情形，當從兩方面來看。其一是統治者方面的，從心理、制度、人選、到統治方法，幾乎沒有一端不足以引起變亂。其二是台胞本身，可以從心理、性格、傳統、生活各種不同因素來分析，至於有人認爲這又是什麼共產黨在鼓動，我們認爲這未免恭維共產黨。我們無意替共產黨作義務宣傳，也不想借此問題把台灣人民向左邊趕去。把共產黨看得有這樣大而普遍的勢力，確是太估高了他們。

國民黨以征服者的姿態回到收復區，這似乎是不可諱言的事實，其中下級幹部尤其如此。台灣是從日本人手中奪回來的；這班征服者的第一個感覺是：我解放了你們，你們從今以後不再做亡國奴了，應該感謝我。其次是：你們受了五十年日本奴化教育，不免有許多錯誤觀念，現在要從新教育你們，訓練你們怎樣做三民主義新中國的人民。再說，中國本部的人民，尚且要受二十年的「訓政」，你們被日本統治得這麼久，當然更非結結實實的「訓」一下不可。存了這種心

腸，自然對台胞有一種征服者的優越感。有了優越感，自然會形諸辭色，見諸行事。平心而論，台灣受日本統治至半世紀之久是事實，台胞不會談國語而會說日語是事實，需要不同的教育與治理方式，在政策的原則上並非錯誤。可是這份工作，不但不可以以征服者優越的姿態君臨下屬，甚至不可以以慈善家的憐憫姿態或施恩姿態來對付台胞。這份工作，只有教育家的同情、忍耐和服務精神，才能見效。當地台胞誠然大多數不能說國語，也許無法看「三民主義」，但其一般的教育水準，政治判斷力，卻未必比國內別的任何省份都低。在他們想來，台灣淪爲日本的殖民地，台胞淪爲亡國奴，這是祖國對不起他們；他們並不願意脫離祖國，是祖國割棄了他們。總之，他們無負於祖國，是祖國辜負了他們。他們受日本之壓迫奴役，是無可奈何之事。既已回到祖國的懷抱，即不說受到如何的幸福，至少不應再受壓迫，再受歧視。並且，在日本統治時代，台胞在國際間是日本的臣民，受日本的保護，而日本是一個強國。回到中國以後，拋棄了日本國籍，卻並未立即獲得中國國籍，在國際間反而不尷不尬起來。這種種苦痛，台胞以外的人是很難想像的，統治者當然更沒有閒心情去想這類問題。

上文所謂征服者的優越感，不但在人事方面，也在制度方面表現出來。台灣是省，其政制應與其他各省一律，假使需要一點不同，其不同應該是教育性的，決不該是統治性的。然而台灣的省長公署，其職權之大，遠超過別的省政府。甚至全國性的學術機關，在別省省政府不應過問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的，如國立大學，中央研究院的調查所之類，而省長公署卻一併要管。今日別省所沒有的，或雖有過，因擾民病民而撤銷的機關，如專賣局、貿易局之類，台灣還要設立，這在台胞看來，所謂省長公署，儼然又是個總督府。而這個省長公署的政績，遠在去年春天，台胞即曾對美國記者這樣描寫過：「你們美國對日本何以這樣寬大，只投下兩顆原子彈？對台灣何以這樣殘酷，投下了一個中國政府？」（這使孔子的警句「苛政猛於虎」大爲減色！）別的不說，即就專賣局與貿易局這兩件戰時曾有的寶貝而論，政府應該早有經驗。三十三年湘桂之役，唐生明的僞軍向湖南人宣傳，即以「取銷專賣制度」爲口號，後方的專賣制度在湘桂戰後因此取銷。陳儀在戰時主閩政，其貿易局人員貪污狼籍，日人陷福州後，當地人民大肆報復，在閩的浙人被殺者不可以數計。福清人民，至殺縣長，懸首於長竿之巔，以迎日軍。此種情形，當局似不該木然不知。今日台灣的省長公署制度，職權如此之大，把它放在任何一省，都足以造成盛世才在新疆的形勢，何況放在局勢微妙、敏感特甚的台灣！

有了這樣一個職權強大的制度，很容易引導統治者走上獨裁之路。人類對於「利」的誘惑有時尚能拒絕，「權」的誘惑則是一切誘惑之中最最富於魅力的。一個長官可以不要錢，但他的「班子」是不是也能廉潔，尤其是在今日政局之下，尤其是挾征服者的優越感以去的地方，尤其在「專賣」「貿易」的官許與民爭利的制度之下，那就誰也不敢擔保了。勝利後到台灣去的，

教育、學術乃至工商人士，固多抱負拓荒着的心情去辦事業的，但所謂地方幹部的從政人員，恐也有不少是抱着「掘金」（Gold Digging）的心情去的。陳儀個人，有的說他還廉潔，也能幹（可憐今日的人民，正吃了許多「能幹」官吏之大苦。）但證以他治理福建這一段治績，實在太不成話。日本對於福建，本無意佔領，其淪陷可說全由陳儀所引起的閩人之反感所促成。今日中央之以陳儀治台，大概以爲他在福建久，熟悉台情，而不查一查他在福建的治績，實爲大誤。如果原知陳儀在閩之劣跡，而仍卑以海疆重寄，則可見用人如不問賢否而只問親疏、派系，則政治一定搞不好，且必招致後果。

台灣這塊地方，在日本統治時雖然沒有自由，沒有政治民主，但一口苦飯是有得吃的。用一句時髦的話，他們有低度的經濟民主，社會亦相當安定。日本的殖民地政策，所謂「原料台灣，工業日本」，使當地物資也能調節。台灣以產糖著稱，但台灣的輸出並不能賺錢，日政府曾給以補貼。蔗田土壤之改良，日政府也下過本錢和工夫。光復以從，工廠停頓，失業增加，糧價日漲，台人生活直接感受威脅，其民性又極強悍好鬥，而統治者猶不減其虛驕，依然作威作福，毫不察覺台胞的感情，可謂荒謬糊塗。至於台人所提條件，不論撤換官長，改變制度，均無不可商討之處。但其暴動性質，只要非台人便加毆辱，甚至以能否說日本話爲判斷之標準，搜查外省人住宅，形同搶劫，繳軍警槍械，跡近叛逆，卻應該禁止。這種行徑也足以證明兩點：其一，可見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這次民變決非共黨操縱指使，純係地方當局逼成。其二，台人確實須要重新教育，其在日本統治時代所受不健康的教育之餘毒，須要一個長時期的消毒工作。今後尤須作教育上的防疫工作，以免日本奴役思想之再度侵入。法國在第一次大戰後收復阿爾薩斯、勞倫兩省以後，怎樣教育兩省人民，足以爲我們借鑑。

處理這次台灣的民變，我們不主張臨以武力，這樣即使能使暴亂平靜下去，至多只能做到「民免而無恥」的程度，要使台灣今後「有恥且格」，當然要除去造成暴亂的根源。陳儀掌台年餘，使台胞在勝利以後對祖國的一團熱忱斲傷殆盡，寖成離心，民怨久積而毫未覺察，實在應負最大的責任。這樣的疆吏再不撤換，足以使舉國寒心，豈僅台灣一地而已？地方軍警之擅作威福，動輒毆打，也是由於在上者之素不以「人權」爲重，其由來已久。「專賣」「貿易」設局，一味與民爭利，是這次台灣變亂的直接原因，必須立即明令廢止，以平台胞之憤。省長公署制度，也該明令取銷了。中國素無殖民地，而偏要在淪陷五十年的台灣嚐嚐殖民的味道；現在既已嚐到，可以改過來了。今後治台之道，當以安定、不擾民爲第一義。「向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台灣之途邁進」（警備司令部文告中語），這類虛驕的八股，請先收起，因爲台人不是瞎子，他們也看見了別省是不是在實行三民主義。因變亂而引起的台灣自治問題，我則以爲從變亂本身的性質看來，台灣沒有理由比別省需要太早更多的自由。台灣同胞需要自治是可以得人同情的，但似乎

得先忘記他們的「日本化」，籍曰不能，也不該勉強外省人也必須有些「日本化」，才被台人認爲同胞而免於歧視。如果在這些界限沒有泯除以前而就高度自治起來，則是很危險的。中國已經領教過了外蒙的自治而獨立，和新疆的高度自治。

台灣變亂的情形雖很特殊，因果雖很複雜，但這只是對於腐敗、獨裁、剝削、壓迫統治的一個反抗的信號。對於統治者，「反抗」固然可惡，「信號」卻未始無益。我們希望這個信號，對於政府也起一點教育作用。

選自《觀察》，第二卷第四期（一九四七·三·二十二）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台灣人民對蔣介石集團的鬥爭

楊克煌

就在八月十五日，當台灣人民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時，他們便以主人翁的姿態，喊出懲罰日本帝國主義走狗、御用紳士的口號，爲徹底鏟除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殘餘展開了鬥爭。台灣人民企望從此能夠獲得人民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各地人民紛紛組織團體，商議如何參加祖國的建設和實現自己的理想。九月間，「台灣人民協會籌備會」開始活動，號召全省人民團結起來，爲爭取人民民主政府的實現而鬥爭。十月五日，國民黨反動派在台北設「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同一天，台灣人民在台中市舉行大會宣布「台灣人民協會」正式成立。台灣工人群衆爲了同全國工人一起，迎接中國工人階級的新任務，於十月二十日宣布成立「台灣總工會籌備會」，展開了工人群衆組織的工作；也在同一天，台灣農民們繼承過去台灣農民組合的革命傳統，各地代表聚集在台中市舉行大會，宣布成立「台灣農民協會」；全省各地中等學校以上的學生，都在各學校組織了學生會，並於九月下旬在台北市舉行代表會議，成立了「台灣學生聯合會」。日本投降後的約兩個月間，台灣人民獲得了一個充分表達自己的政治願望和選擇自己的社會生活自由的新環境。台灣人民一致認爲，祖國必須建成爲一個獨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封建主義，要求實現人民民主政治。台灣是中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台灣人民堅決同全國人民一起，從此擺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實現人民民主的幸福生活。

蔣記國民黨反動派政學系的陳儀政權一到台灣，就從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手裡，劫收了帝國主義者五〇年來在台灣掠奪的全部土地、工廠企業、鐵路、銀行、房屋，並繼承了日本統治者壓榨台灣人民的整套機構和全部剝削制度。它代替日寇統治者，對台灣人民進行更殘酷的壓迫、掠奪和榨取。以四大家族爲首的封建買辦官僚資本集團，一到台灣，就在反動政權的協助下，搶劫從日本統治者移交的財富，很快就控制了台灣地方的經濟命脈，壓迫台灣本地中、小工商業，掠奪人民的糧食、原料和礦產物，明搶暗奪人民的財產。蔣家的軍政人員，公然貪污舞弊、敲詐勒索、奸盜邪淫、無惡不作，台灣頓時又變成了「黑天暗地」。

國民黨反動派以台灣地方特殊爲藉口，頒布一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內容與日本統治者的「六三法」一樣。台灣的「行政長官」掌握台灣軍事、立法、行政的大權，對台灣人民有生殺予奪、橫征暴斂、壓榨欺侮的特權。該組織大綱說：「台灣省行政長官隸屬行政院，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依據法令，綜理台灣全省政務：行政長官於其職權範圍內，得發署令，並得制定台灣單行條例及規程」①於是反動派統治成立不到一個月，在十一月十七日就公布了一個「台灣人民團體組織臨時辦法」，禁止人民的政治活動，解散人民的群衆組織，向人民的民主運動開始進攻。蔣介石集團的官僚、黨棍、特務、匪軍官兵，霸占了政權機關、經濟企業機關的全部重要職位，把大批本地公教人員、職員排擠出去；其至以「戰勝者」的姿態，侮蔑台灣人民是「被奴化」，公然地加以歧視和侮辱。他們橫行於每個市鎮、每個鄉村，到處巧取豪奪、侵占房產、奸淫婦女、奪人妻子、詐欺結婚、挑撥離間、煽動械鬥、私設公堂、陷害無辜、貪贓枉法、殺人放火爲所欲爲、陷人民於絕地。人民普遍指責國民黨反動派的這種「賊心賊行，罪惡貫滿」。

官僚資本把台灣財富劫收了後，就大批地破壞、劫走或拍賣這些企業的機械設備和物資，摧毀台灣勞動人民長期用血汗積累起來的國家財富，造成工礦停閉，大批工人失業。蔣氏集團爲加緊進行反人民的內戰，竟以所謂高額津貼，優厚待遇，欺騙失業青年，征召青年參軍，於一九四六年底把他們押到內戰戰場，在江蘇、山東前線，使用督戰隊逼迫他們進攻解放區，把他們當作賣國集團進行反人民內戰的炮灰。這時廣大勞苦群衆流落街頭、背鄉離井，八十萬失業職工陷於飢寒交迫的深淵。同時，蔣集團搶劫了台灣農民的糧食，大批輸送到內戰戰場，造成了「米倉的台灣鬧米荒」的嚴重局面。因爲它瘋狂地橫征暴歛（第一次征稅的稅額，就是日本統治末期的五十六倍），貨幣急劇貶值，物價飛漲，連有錢的也買不到米吃。

不但如此，一九四六年十月下旬，蔣介石和宋子文等假借參加「台灣光復周年紀念」飛到台灣，在台北市郊草山和當時美國遠東軍總司令戰爭販子麥克阿瑟舉行秘密會商，拍賣台灣；從此美國帝國主義開始公然侵略台灣，美國海、空軍在台灣建設軍事基地，美國壟斷資本侵入並逐漸控制台灣重要企業，美國商品如洪水般地流入台灣市場，美軍官兵、特務、流氓、「商人」、「記者」，大批地出現在台灣街頭，欺侮人民，台灣逐漸成爲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台灣人民抑壓不住滿腔的憤怒和仇恨，發出了反對出賣台灣、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台灣的吼聲。

蔣介石集團剛到台灣時，繼承日本帝國主義的糧食統制和糧食配給制，壟斷全省糧食，並把糧食搶劫一空。之後，又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假仁假義地宣布取消糧食配給制，使人民既得不到配給又買不到糧食。當年，全省糧食產量仍達六二七萬多台石，足夠全省糧食消費，但因被蔣政權的「田賦征實」所掠奪，並無限制地搶劫軍糧輸往內戰戰場，台灣糧食枯竭，各地人民不得不展開糧食鬥爭。一九四六年春、夏間，各地人民紛紛舉行反飢餓、反內戰的集會，示威遊行，包圍蔣政治，提出抗議，並與其軍警發生了衝突。一九四六年七月，各地人民舉行集會，抗議美帝和蔣介石縱容日本警察屠殺和逮捕在日台胞的罪行（即澀谷事件）。一九四六年六月以後，由於蔣介石破壞政治協商會議，堅決與人民爲敵，並發動進攻解放區的大規模內戰，憤怒的台灣人民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即展開了要求和平、民主，反對賣國、反對內戰的鬥爭，這種鬥爭從集會、遊行迅速發展到打蔣家官兵的直接行動，人人都意識到，一場激烈的政治暴風雨必將到來。

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台北市學生和各界愛國人民對美兵強姦北京大學女同學的暴行，表示無比的憤怒，並響應全國人民的抗暴運動，舉行了抗議美軍暴行大會。這時，儘管蔣記政府出動軍警壓迫干涉，激怒的群衆還是高呼「美軍滾出中國」的口號，並湧進街頭舉行示威遊行。各地人民也紛紛集會揭發蔣集團禍國殃民的罪行。同年一月下旬，台灣東部蘇澳至花蓮市公路的某公共汽車司機，因拒絕一隊蔣軍強制趕走滿車乘客，而被毒打，激憤的司機，在蔣兵乘車後，駕駛汽車，衝到太平洋的深海裡去，犧牲自己，而殺死了這批賊軍。這一事件給當時的台灣人民指出：只有決意不避犧牲，堅決與敵人作鬥爭，才是獲得勝利的唯一道路。台灣人民在短短期間內，親眼看到和親身體驗到蔣介石集團的反人民的本質，認識到必須與這個賣國集團進行堅決的鬥爭，推翻這個賣國集團的統治，才能獲得解放。另一方面，這時的台灣人民抱着萬分羨慕的心情，憧憬國內解放區人民的幸福生活，認爲只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建立起一個眞正獨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並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和它所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才能把陷在水深火熱中的台灣人民最後拯救出來。然而要獲得解放，還必須自己起來進行鬥爭，積蓄力量，打擊敵人。從一九四六年秋收後，人民就準備乾糧，奔走相告，誓必同蔣集團展開一次你死我活的殊死戰鬥。

蔣介石集團在日本投降後，實行違反國家、人民利益的政策。在國內，拒絕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一切和平、民主的建議，發動大規模內戰，全面進攻解放區，並強行法西斯的「一黨專政」；對外不惜出賣國土主權，執行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企圖，聽從美帝國主義的指使，加緊壓迫和剝削人民。內戰爆發以來，蔣政府在軍事上節節潰敗，政治上益加孤立，財政經濟狀況極端混亂。一九四七年一月以後，台灣糧食價格直飛猛漲，爆發糧食恐慌，人民的生活受到嚴重威脅。同年二月間，上海金融激烈波動，隨即影響到台灣經濟，發生了空前的恐慌；本地工商業大量倒閉破產，市場極度紊亂，失業、飢餓、全家自殺等的事件到處發生，蔣集團逼迫人民不得不「變」了。因此，就在解放戰爭勝利發展形勢的鼓舞和推動下，在全台灣省人民對美帝國主義侵略和蔣介石集團血腥統治無比憤怒的情況下，台灣人民偉大的「二二八」起義爆發了。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台北市蔣介石的私煙查緝人員無理打傷了紙煙小販，又開槍打死了抱不平的群衆。台北市人民的激憤，再也無法抑制了，人們從四面八方聚集攏來，整夜地遊行，包圍警察局、憲兵隊，喊出「打倒貪官汚吏！打倒官僚資本！反對國民黨專政！撤銷專賣局、貿易局！嚴懲凶犯！」等口號。二十八日從早晨起，全市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學生罷課，滿城到處都是群衆的集會、遊行群衆示威的怒吼，全市人民都投入反對蔣集團的鬥爭熱潮中。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二十八日下午一時許，數萬市民群衆聚集到蔣介石的長官公署前，提出嚴懲兇犯、撤銷專賣局等要求。長官公署無視人民的這種正當要求，竟下令以機關槍掃射這些徒手請願的密集群衆，當場被打死三人，重、輕傷數十人。群衆遭此襲擊，立即聚集到中山公園，舉行市民大會，決議與蔣介石集團展開決死鬥爭，並占領廣播電台，號召全省人民團結起來進行戰鬥，支援台北市民。蔣介石的省公署即下令全市戒嚴，出動大批軍警、特務，向人民進攻；人民被迫拿起武器進行抵抗，於是發生局部巷戰，台灣人民反對蔣集團的戰鬥開始了。

二十八日晚，台北市民起義的消息傳到基隆、汐止、板橋、鶯歌、宜蘭，各地人民一致響應，馬上宣布起義與蔣家軍警展開鬥爭，許多地方很快就打垮了地方政權。三月一日，桃園鎮人民起義，阻止開往台北鎮壓起義的蔣軍一列火車，並占領蔣政府的糧食等，把糧食搬出分給飢餓的貧民。同日新竹市民也響應起義，武裝襲擊警察派出所，並與蔣軍發生戰鬥。起義的風暴猛烈地展開，在很短時間內，就把各城鎮、鄉村反動統治打垮了。

三月二日上午，台中市人民舉行市民大會，向全市發出聲討蔣介石的號召，群衆隨即遊行示威，包圍警察局，押收武器，並下令專賣局台中分局移交人民管理；下午群衆逮捕台中縣長劉存忠，舉行萬人公審大會，然後把他關進台中監獄。當天晚上市民組織武裝隊伍，推舉謝雪紅同志爲領導，隨即襲擊蔣家的軍警機關，並通過電台號召中部地方人民舉行起義，消滅蔣政權。三日，台中市民的武裝隊伍，宣布成立「中部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負責領導全台中縣下的武裝鬥爭。同日上午，即與蔣軍在市內展開巷戰；同日下午四時，人民武裝集中力量進攻蔣軍台中憲兵隊等六個單位的集結地，經過七個小時的激烈攻防戰，終於迫使蔣軍舉手投降，俘獲官兵三百多人，繳獲步槍一百多枝及大批軍需物資。三日晚，完全占領了台中市蔣家軍、政、黨、團全部機構，推翻了反動統治，其軍政人員均被關入監獄，台中市第一次成爲人民的城市。台中縣下地方的人民，也先後推翻蔣政權，並組織武裝趕到台中增援作戰。四日，勝利的人民武裝迫令蔣軍第三飛機廠投降，俘虜官兵五百餘人、控制該廠全部軍火，之後即開始掃蕩中部地方殘餘蔣軍，中部人民的武裝起義獲得了完全的勝利。三月三日，彰化市人民也舉行起義，占領市政府和警察局；同日，員林鎮人民也起義占領台中縣政府。

三月三日，嘉義市人民起義，隨即展開武裝鬥爭，進攻第十九軍械庫，加以占領；同天晚，占領了市政府，並將被俘官兵關進監獄。四日，人民武裝聯合進攻蔣軍營房，蔣軍潰退至紅毛碑，後又敗退到嘉義飛機場。六日，嘉義地方出現了「台灣民主聯軍」的人民武裝。八日，該聯軍與台中派來的部隊聯合圍攻飛機場，展開了空前的激戰。斗六、虎尾、竹山等地方人民也都在二日、三日先後舉行武裝起義。五日，虎尾人民武裝得到台中、竹山、斗六、斗南等地方武裝的支援，聯合襲擊虎尾飛機場，與敵人發生激戰，血戰至當天晚間，蔣軍抵御不住，企圖突圍，展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開了白刃戰，人民武裝勝利占領了該飛機場，各地武裝即對流竄敵軍進行追擊。

台南市人民於二日晚，就組織武裝襲擊派出所，三日舉行民衆大會，四日示威遊行，並進擊第三監獄和警察保安隊等，當天晚完全占領了全市各機關。高雄市人民在三日晚舉行起義，圍攻警察局，全市台籍警察二百多人和全部看守參加起義，把高雄監獄全部無辜被關的人民釋放出去。五日，高雄市人民武裝在第一中學校址成立武裝總指揮部，全面進擊敵人，俘虜敵軍官兵七百多名。殘餘蔣軍退到壽山山上的要塞去。岡山鎮人民在四日舉行鎮民大會，宣布響應起義。屏東市人民於四日早晨舉行示威遊行，包圍市政府，並於當日晚加以占領；五日市民成立武裝指揮部。附近高山族人民也起而參加。他們一起襲擊憲兵隊，並對飛機場展開了三天的激烈圍攻戰，市民第一次選出了人民自己的市長。

台灣東部花蓮市的人民，於四日舉行集會和遊行，並組織武裝隊伍，占領憲警機關，接管糧食機構，將糧食分給地方貧民。台東鎮人民也於四日舉行起義，占領鎮政府。澎湖馬公鎮人民雖因獲悉全省人民起義時敵人已先下手戒嚴，但也舉行集會，決議無條件支持全省人民的起義。

至此蔣介石集團在台灣的統治，被台灣人民的革命起義已打得七零八落了；人民的起義獲得了偉大的勝利。

但是，台灣人民轟轟烈烈的「二二八」起義，在幾天之內所取得的勝利，由於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沒有能夠鞏固和發展，很快也就失敗了。

這次的起義，就其意義來說，和台灣歷史上任何一次的革命起義是不同的。首先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次起義；其次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中國抗日戰爭取得偉大的勝利以後的一次起義；再就是它發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由抗日戰爭轉向反對美、蔣反動統治發動大內戰的愛國解放戰爭的初期。這些都是這次大起義主客觀方面的有利因素。然而，同時又存在着許多的不利因素：首先是當時中國人民的愛國解放戰爭，還處在蔣軍進行所謂「重點進攻」的階段，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觀戰八年，保存了實力，又加上美帝國主義的援助，在武裝力量上這時還占着暫時的相對優勢，敵人還有可能從大陸抽調援軍來鎮壓台灣人民的武裝起義。其次，當時的全國人民，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武裝——人民解放軍和解放區的人民，正在結集和組織力量，迎擊美、蔣反動派的軍事進攻，並在許多地區進行着艱苦的戰鬥，因而不可能給台灣的起義以直接的、有效的、特別是武裝的支援，所以台灣人民的武裝起義，還不能不處在敵強我弱、孤軍作戰的形勢之下。再次，這次的起義是一種自發的武裝暴動，事前既無統一的計劃和組織，起義以後也缺乏統一的領導，形成各自爲戰的局面。這時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領導，由於在日本投降後時間不長，又處在美、蔣的法西斯統治之下，本身的力量特別是領導這樣全面的武裝鬥爭的經驗，都還不足，跟不上這個突然的革命風暴發生和發展的需要。因此，鬥爭的發展極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不一致，有些地方很不徹底，或者只做到敵人不反抗，就停止了鬥爭，甚至和敵人妥協。如台北縣下和新竹縣下的鬥爭就是很不徹底的，對敵人沒有全部加以控制；嘉義飛機場、屏東飛機場、高雄壽山要塞、左營軍港等地的敵人，均未加以殲滅；還有，像敵軍在鳳山的最大集結點，竟沒有加以攻占，對於基隆、高雄等海港，也未加以控制。特別是沒有組織和集中力量去攻陷敵人的最大堡壘——蔣集團在台灣的政治經濟中心的台北，沒有把敵人在台灣的中樞機構打垮，使敵人在台灣還保存着相當的武裝力量。這就必然要產生這樣的結果：一方面使台灣的蔣軍有可能重新組織力量，進行反撲，另一方面敵人也比較容易地能從大陸、調兵增援，使台灣人民勝利的起義遭受鎮壓而歸於失敗。

以當時台灣人民的鬥爭情緒和武裝起義的戰果說，鬥爭是全省規模的，並在全省範圍內摧垮了蔣政權，而且擁有成萬數量的能作戰的武裝隊伍，是有可能徹底消滅台灣的蔣政權和它的武裝力量，取得並鞏固這次起義的偉大勝利的。那麼，爲什麼會很快地又轉勝爲敗呢？除了前面已經指出的因素以外，正如當時中國共產黨所指出的那樣，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台灣內部的妥協勢力出賣了起義。

當時在延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對台灣人民的革命起義表示了極大的關懷和期望，黨的機關報「解放日報」在三月六日以後，就陸續發布台灣人民起義的消息，並號召全解放區人民積極聲援台灣人民的鬥爭，尤其號召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前線積極打擊敵人，以支援台灣人民的武裝鬥爭。中共中央爲指導和幫助台灣人民的這個偉大的起義和鬥爭，於三月二十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題爲「台灣自治運動」的社論，首先指出台灣人民的起義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的所以變成武裝鬥爭完全是由蔣介石集團逼出來的。社論強調說：「台灣人民的武裝自衛，因此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義的，是正確的。」②社論用中國人民以往二〇多年來的解放鬥爭的經驗，向台灣人民指出了爲武裝鬥爭取得勝利的六項重大方針。其中的第一項就說：「武裝鬥爭既已開始，必須反對妥協，反對出賣，須知對法西斯蔣介石的妥協投降，將使台灣同胞受到蔣介石最殘暴的血洗。任何上層領袖如果主張妥協，那就是叛變台胞，就應該堅決把它清洗出去，驅逐出去。只要堅決反對妥協，反對出賣，堅持下去，台胞的自治運動就一定會得到勝利。」③

中共中央的這種指示和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如果當時台灣的鬥爭遵照這個指示和方針做去，反對妥協，反對出賣，堅持鬥爭，進一步鞏固與擴大已得的勝利是完全可能的。但當時卻與此相反，當時台灣的個別上層領袖卻實行妥協、出賣，拒絕堅持下去，同時，在人民當中堅決展開反對妥協、反對出賣的鬥爭又作得不夠，結果招致了起義的失敗。

在全省政治、經濟中心即「二二八」發生地的台北市，當暴動開始後，那些資產階級分子、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御用紳士，僞國大代表、僞參政員、各級僞參政員等等，就在三月一日組織起一個所謂「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向蔣家長官公署建議「官民共同組織處理委員會」，並要求「長官」對民衆廣播「以安定民心」，這說明了御用紳士們在一開始就反對人民的鬥爭，更不願堅持鬥爭。全市工人喊出「打倒暴政！打倒獨裁！不得妥協，只有武裝鬥爭！」等口號；全市學生也自動組織起來，準備武裝鬥爭。但這時御用紳士們仍與蔣集團勾勾搭搭，於三月二日就組織一個「處理委員會」；只是進行「建議」，提出「要求」；三日，擴大組織了一個「二二八事變處理委員會」，蔣集團也派代表參加，黨棍、特務也混在這裡面，而全省人民的起義就被這個所謂「處理委員會」纂奪了領導權。而由於它始終主張妥協，執行妥協路線，反對武裝鬥爭和反對堅持下去，這就嚴重地障礙和破壞了全省各地鬥爭的開展，因此它的存在和它所執行的錯誤方針，事實上成了「二二八」起義失敗的最大的和決定的原因。台北市工人和其他勞動群衆、學生，堅決進行了鬥爭，局部地對蔣軍展開了艱苦的戰鬥，但由於整個領導權被這個處理委員會所控制，不能取得很好的配合，無法展開統一的全面的鬥爭。雖然他們也曾在六日決議集中力量，先包圍處理委員會，奪取領導權，然後堅持武裝鬥爭，但因時間來不及，八日敵人援軍開到，終於被鎮壓下去了。

勝利的中部地方人民，也因在四日下午被處理委員會奪去武裝領導權，無法繼續再對南部地

方派出支援武裝，革命的勞動人民和學生不得不另組織「第二七部隊」，準備鬥爭到底；嘉義、台南、高雄等等地方也都一樣。在武裝的領導權被這種處理委員會奪去以後，鬥爭的發展就受到阻礙，再不能堅持下去，戰線混亂，事實上陷於束手待斃的狀態。

蔣介石的長官公署在人民起義後，屢次聲言要「和平解決」，表示「從寬處理」，對起義群衆「不加追究」，並滿口接受處理委員會的「建議」、「條件」等；實際上這是一套卑鄙的緩兵計，一面應付那些處理委員，一面企圖麻痺、阻撓人民的鬥爭，而暗地裡卻在電催南京蔣政權急派援軍，準備反攻，實行大屠殺。三月八日，由上海、福州開到基隆港的蔣軍，就配合基隆要塞的蔣軍向基隆市民開火，海陸夾攻，屠殺人民。蔣軍登陸後，對於人民不管死的、活的、傷的、男的、女的、老的、幼的，都用鐵絲捆縛在一起，拋入海中，屍滿海面，淒慘絕倫。蔣軍於九日晨開抵台北，便和警備司令部殘部一起，向人民進攻，見人便殺，四百多名站崗的中學生被押至市郊集體射殺，有的被從三樓上擲下，跌得頭破骨折，血肉狼籍。蔣軍大屠殺整整三晝夜，市民遭到空前的浩劫，所有的馬路都死屍遍陳，血流成渠，淡水河被鮮血染成紅河，令人慘不忍睹。在高雄壽山要塞的蔣軍，於六日從山上衝下市街，從六日至八日的三日間，不分晝夜，見人便殺，槍聲不斷，屍橫滿路，血肉模糊。其他市鎮鄉村，蔣軍一到就變成血腥恐怖地獄，都遭到了殘暴的血洗，成千成萬人民被屠殺了。蔣介石集團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內，屠殺了三萬多人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民，這一筆血債，台灣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終有一天，人民必定要來討還這筆血債，爲在「二二八」起義中英勇犧牲的戰士們和無辜的千萬人民報仇！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和蔣介石集團罪惡統治的起義，但終遭到敵人的殘暴屠殺，而被鎮壓下去了。敵人的殘暴，決不能使人民屈服，只有更增加人民對敵人的仇恨，加強消滅敵人的決心。在台中的第二七部隊，當敵人援軍將要開到的時候，爲取得與敵人作戰的有利條件，於三月十二日撤出台中市，開進埔里鎮。附近高山族人民紛紛自動報名加入人民武裝，十四日，該隊就派出隊伍迎擊來犯的敵人；十五日晚，爲擊破敵人的圍攻陰謀，該隊主動襲擊魚池、日月潭方面的敵人。十六日上午，敵人集結大軍分路進攻在埔里的第二七部隊。該隊在優勢敵人的包圍下，勇敢迎敵，中午與敵軍接戰，激戰至黃昏，擊斃、擊傷二百多個敵人；當天晚因四路被敵人大兵圍困，槍彈缺乏；不得已化整爲零，分別到嘉義小梅地方，參加該地人民武裝。

在嘉義地方的「台灣民主聯軍」和斗六的人民武裝，於十一日先後集結在小梅地方樟湖。這個地方是日寇侵占台灣時台灣人民的父祖英勇抗擊敵人的古戰場。第二七部隊的部分戰士也趕到參加，這裡成了「二二八」起義最後抗擊敵人的基地。三月下旬，蔣軍調動大兵分別從小梅、竹山等地大舉來攻，人民武裝英勇抗擊，激戰至四月初旬，因戰士多有傷亡，敵我懸殊，乃化整爲零，分別潛伏於各地山間。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間，他們仍時常舉行游擊戰，繼續與蔣軍戰鬥。

「二二八」起義，雖然遭到了敵人的血腥鎮壓，但台灣人民是永遠不會屈服的。台灣人民爲了實現民族民主解放的目的——一定要最後解放台灣，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組織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團結全省各階層人民群衆，堅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在全國人民的積極支援下，繼續對美國侵略者和蔣介石集團進行鬥爭。

當台灣人民的「二二八」起義正在激烈展開着的時候，美帝國主義在香港的特務就揑造所謂台灣人民的「主張」，企圖作爲藉口來干涉台灣人民的起義，甚至企圖出兵占領台灣。美國駐台官員竟無恥地公開說：台灣人民如願脫離中國的統治，美國可以幫忙。之後，美帝國主義收買台奸廖文毅之流，製造所謂「台灣分離運動」，不斷由美國通訊社散播所謂台灣人要求「聯合國托管台灣」或「台灣獨立」等的謬論。一九四八年五月間，甚至在香港製造一個主張「台灣獨立」的「團體」——「台灣民衆聯盟」。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快要在全國範圍內取得勝利的時候，美帝國主義者更加緊地製造台灣「獨立運動」，企圖阻撓中國人民解放台灣。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徹底地揭露了美帝國主義侵略台灣的陰謀，與這種賣國的「分離運動」，展開了尖銳的鬥爭，紛碎了美國侵略者的卑鄙勾當。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一九四七年七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一年的英勇作戰，打垮了蔣軍瘋狂的所謂「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之後，扭轉了戰爭的車輪，從此人民解放戰爭由防禦階段轉入勝利進攻的階段。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這是蔣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④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給台灣人民極大的鼓舞，因爲這時台灣人民認識到，解放戰爭的勝利對於自己的前途有着多麼重大的意義。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是「二二八」起義一周年，這一天盡管蔣介石集團事先布置憲警施行全省戒嚴，然而還是在各地同時出現了號召人民起來打倒蔣介石賣國政府的傳單，而且在該傳單的背面還精致地印着目前解放戰爭的詳細形勢圖。人民群衆在這張形勢圖上，看到大片的廣大解放區，看到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和解放區人民的力量的壯大，無不歡欣鼓舞，奔走相告，深深感謝解放區軍民的英勇鬥爭，並祝賀全國人民包括自己的勝利的到來。在這同時，各地人民又收到了題爲「台灣二月革命」的小册子，人民看到自己的力量無比壯大，對蔣集團作鬥爭的意志也就愈加堅決了。

選自楊克煌《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

注釋：

① 徐光爲：「今日的台灣」，第二頁。

② 「解放日報」，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日

③ 同上

④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解放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二十七頁。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在血腥的恐怖政策下

王思翔

三月八日，血腥的日子！國民黨援軍從上海和福州奉秘密的緊急命令調來，軍官們沿途編造謊言鼓勵了士兵們的殺氣。八日下午，他們從基隆上岸，大殺一陣過後，連夜向着沿途市街、村莊中的假想敵，用密集的火力掩護衝鋒而來，殺進台北市。此時，第一號劊子手柯遠芬已先行指揮台北軍憲特務，將數百名維持治安的學生逮捕槍殺；又殺入處委會，將數十名辦事人員處死；並誣指他們是「共黨暴徒攻擊東門警備總部、圓山海軍辦事處、樺山町警務處，企圖強迫政府之武裝部隊繳械」。以此爲藉口，九日上午六時發佈戒嚴令，「以搜緝奸匪暴徒，弭平叛亂」。十日，陳儀抹掉了自己曾派處長五人參加並一向以處理委員會爲交涉對象的事實，下令「取締非法團體」。與蔣介石口中的「中央的德意」同時，警備總部發表「告省民書」：

此次「二二八」事件發生，政府當時除將專賣局肇事人員解送法院，依法嚴懲，並分別撫卹傷亡外，對於因「二二八」事件而引起之政治問題，政府亦曲從民意，接受所提條件，意謂事變從此可告一段落。乃竟有少數陰謀份子企圖利用機會奪取政權背叛國家，從台北一隅開端，佔據廣播電台，歪曲事實，盡情渲染，鼓動民衆暴動，風聲所播，全省騷然，以致全省行政官吏或被挾持，或被毆辱，政府機關或被佔領，或被搗毀，外省公務人員及經商來台者或被劫殺，或被傷殘，慘痛所加，雖婦孺不能倖免，死傷之鉅，既難數計①，事變演成，史乏前例。日來則變本加厲，愈變愈烈，言論行動，均置國紀民彝於不顧，造成無政府狀態以爲快，更進而主張解除國軍武裝，撤消警備總部，勢焰彌天，殆非使台灣外中國（？）而生存不可，報紙宣傳，事實表現，均可按驗。殊不知軍隊係整個國家武力，民族生存所托命，且軍權爲憲法所賦予元首（即最高統帥），絕非任何人所能任意侵犯，今既公然主張解除國軍武裝，撤廢軍事機構，其爲反叛中央，背叛國家，昭然若揭。

本部受命統帥駐台三軍警備台灣，社會之安寧秩序，人民之生命財產，致虧職責，凡我全台同胞，應一致深切了解斯意，自今起各安生業，各守本分，信賴政府，協助政府，遵照政府政治解決途徑，共向建設三民主義新台灣之途邁進。倘或輕信謠言，徒逞意氣，毀法壞紀，行動越軌，甘爲二三野心份子所利用，本部爲求安定地方，保護人民，此後遇有事變，祇有行使職權，依法處理，不稍游移。希望全體台胞，父誡其子，兄勉其弟，以自治自愛，表現民主（？）精神，以守法守身，尋求自由（？）眞諦。至於參加此次暴動份子，或被脅從，或係盲動，於法雖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不可恕，論情自有可原，如不自外坐成，再蹈法網，當予從寬免究，路予自新，特此宣告，其各知之。

戒嚴司令部又規定「戒嚴期間民衆行動注意事項」如下：

在戒嚴期間，每天上午六時起至下午八時爲止，除特別規定之警戒區域外，均可自由通行，但須遵守下列事項：

1、民衆通過步哨線時，不得集體行動，（以一個人或兩個人走在一起爲當，）並應慢步行進，如哨兵呼令停止，應即站住，候哨兵詢問清楚以後准許通行。

2、如乘車輛（汽車或脚踏車）通過步哨線時，在隔離哨兵約三十步處，應先下車告知哨兵「我有何事」，經准許後，然後通行。

3、在街市行動，不應東瞻西望與大聲亂叫，或多人聚在一起以免引起哨兵誤會。

4、遇巡查車通過時，不得集體阻礙或包圍。

……

從此，街巷佈滿了殺氣騰騰的哨兵，看到台灣裝束或不懂普通話者，不問情由，一律射殺；一批一批滿載作立射預備或瞄準姿態的士兵、四面張着槍孔的巡邏車，直撞橫衝吼叫而過，在三十萬人口的台北如入無人之境。「台灣人」不僅變成了可以「格殺勿論」的罪人，而且變做了被征服的奴隸，可以任意殺害以爲快。在戒嚴令頒佈同時，警備總部更慷慨地把短槍發給普通文職人員，授權他們爲「自衛」而殺人；而經過煽惑的國民黨軍隊，奉了上司命令要「爲被害同胞報仇」，要把這些「叛國造反」的人殺光或殺服！少數持槍的征服者，甚至爲了向同伴誇耀射技，就以台灣人民爲獵物！

自八日夜至十三日，槍聲此起彼落，晝夜不斷；大街小巷，以至學校機關內外，處處屍體橫陳，血肉模糊。繁華的台北，成了仇恨的血海。善良的人民，有全家挨餓數日閉門不敢出來者。

在基隆，有一位外省人曾對我慨嘆「報復」之可怕：軍隊上岸了，他們把所捕得的「俘虜」剝掉衣服，令其赤身跪在十字街口，然後用皮鞭和鐵絲、槍托去抽打，一邊用審判官的姿態拷問：「你爲什麼造反？」「你們台灣人敢反叛中國？」……被拷打者既不懂得話，即使懂得也無法辯解；於是，在圍觀的外省流氓群拍手稱快之下，活活的打死了。那位訴述這故事的人說，他個人至少親見過兩起這樣的事。

在南部，大屠殺及早便實施了。十二日，南部防衛司令部以「參與暴動」罪，又公開處死市參議會副議長葉青木、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主委湯德章、及記者沈瑞慶等六人。

爲了掩飾凶殺的滔天罪行，十一日，由國防部司長何孝元中將等三人暨台灣旅京滬代表所組成的慰問團飛抵台北，竟被柯遠芬所監視，並強迫其次晨立即離台。柯遠芬對他們說：「本月二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十日以前，可以完全用武力鎮壓平定」。

配合着公開的大屠殺，還有掩耳盜鈴式的秘密的恐怖手段。在基隆、台北、台南、高雄等地，尤其是基隆、台北，大逮捕隨軍事「佔領」而開始。首先是起義領袖、工人、學生、地方士紳以及參加統治階層派系鬥爭的反對派，並及於不滿國民黨統治和不同爲惡的外省籍人員，一經逮捕，多不加訊問，立即處死：或裝入麻袋，或用鐵絲綑縛手足，成串拋入基隆港、淡水河；或則槍決後拋入海中；或則活埋；亦有先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後用刺刀劈死者……。每夜間，均有滿疊屍體的卡車數輛，來往於台北——淡水或基隆間。至三月底，我在基隆候船十天，幾乎每天都能看到從海中漂上岸來的屍體，有的屍親圍坐而哭，有的則無人認殮，任其腐爛。

爲這種酷刑秘密處死的，包括「國大代表」張七郎（及其二子），林連宗，王添灯，參政員、台大文學院長、民報社長林茂生，日本問題專家、前教育處副處長、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基隆市副參議長楊元丁，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吳金鍊等。據一個基隆市警察局小職員（後來開小差了）告訴我，就他目睹耳聞所及，單就基隆市警察局而言，在要塞司令部指揮下，投入海者達二千餘人。這眞是無法計數的血賬；當時台灣派遣六團體所發表報告書稱：「自八日至十六日，台胞被屠殺之人數，初步估計在一萬人以上」，應算是謹愼的估計。

而被捕下獄者，大多數十人鎖禁於一暗室中，除每日供給白飯二次外，數月不聞問，不准親屬探視，患病及受刑成病者亦不置理。軍憲、警察、特務以及以征服者自居的外省人等，都可以隨時隨地捕人，公開綁架，甚至可以在辦公室內隨意捉人，長官公署教育處和基隆市政府內中級職員多人亦被綁去。

經過數日夜的捕殺之後，十四日警備總部發表公告，稱：「至三月十三日止，全省已告平定」，即日「開始肅奸工作」，進入「綏靖階段」云。

所謂「綏靖」，以封閉報館爲開端。台北所有非陳、柯嫡系報紙，包括大明晚報、民報、人民導報、中外日報、重建日報（CC份子的組織「台灣重建協會」機關報）等全部被封；至廿三日，台中和平日報因刊登國民黨三中全會撤查陳儀新聞（中央社稿），與該報台北版及自由日報同被封。各報社長、編輯、記者與京滬平津各報駐台記者，都成爲逮捕對象；這些人和其他各部門文化工作者，因爲目標顯著，凡平日表現得比較進步者，或則被捕入獄，或則化裝潛逃——嚴格的出入口管制，主要便是爲追緝這類「奸匪」而設。

「清鄉」和「檢查」是綏靖的基本內容。自十四日起，這種工作即在各地普遍展開，除經常而隨處舉行的「突擊抽檢」（即不分晝夜、不通知、局部的檢查）外，台南市曾於十七日特別戒嚴，全市交通斷絕，實施全面戶口檢查。凡戶籍錯誤及無身份證者，當然被列爲「奸匪暴徒」，而家中缺少一人者也必追究歸案；由於統治者繼承了日帝的嚴密的戶籍基礎，幾乎沒有一戶一人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能逃出魔掌。所有居住台灣的人，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要被檢查，什麼東西將被當作「暴徒」的證據，誰也不知道是否有一個仇人這時會引導軍警來加害。軍警、特務們和與其相勾接的流氓，「清鄉」其名「清箱」其實者不少，而且他們又善於爲了詐財勒索而構罪陷人。

並且，各市縣居民，每區都具「連保切結」，在區域內一人違法，全區連坐。舉南部防禦司令部緊急佈告爲例，其「安定市區辦法條例」有：「一、清查戶口，責成各區里長負責交出暴徒，依法訊究，倘有藏匿情事，應以軍法論處，鄰舍知情而不檢舉者，應受連帶處分。二、散在民間槍枝及其他武器等，應於十一日下午四時前繳出，如藏匿不報以軍法論處，知情而不檢舉者應受連帶處分。……」單說第二項什麼是「其他武器等」呢？「警備總司令部代電：查流氓暴徒過去每利用台灣之『掃刀』『刺血刀』『扁錐』等短小利器，易於隱藏攜帶，圖作暗殺及不軌行爲，此類不法刀具，亟宜嚴格取締」（見五月五日新生報）。這就是說，統治者可以用大砲機關槍來屠殺人民，台灣人民卻不准藏有小刀。

總之，台灣人民有罪了！在馬路上、火車上或汽車站上，他們得隨時高舉雙手，接受軍憲警察的檢查，接受辱罵或逮捕。以至有這樣的笑話（！）：白崇禧（當時的國防部長）「奉命來台宣撫」時，宣佈了很多的「政治革新」和「寬大德意」後，有一次在某處招待所謂「人民代表」（事實上只有不曾參加事變的人），大門口佈滿了上了刺刀的崗兵，被招待人一個一個高舉雙手而進。

四月一日，新生報發表了一篇值得重視的社論，稱：

我們（按：指勝利的征服者）來到邊疆工作，和在其他一般省份工作不同，除了應盡的職守而外，還得負有特殊的任務！這任務就是要使本省同胞擺脫日本思想的桎梏，消滅日本思想的毒素，充分認識祖國，了解祖國！這一次事變，既不是什麼政治改革要求，更不是什麼民變，完全是日本教育的迴光返照，日本思想的餘毒從中作祟。……這不僅汚蔑人民革命，（我猜不透他們一向說是「延安野心家」和「奸匪暴徒」，爲什麼忽然又變成「日本教育……思想」？）而且明白宣言，勝利的「中國人」（不包括台灣人民）應該負擔「特殊的任務」，像殖民帝國的統治民族對待殖民地人民一樣。不索性把「邊疆」二字改爲「殖民地」，還算客氣。

於是，屠殺人民最多最殘暴的人有功了。「陳儀以高雄要塞司令兼南部防務司令彭孟緝中將，此次處理南部各地事件適當，並迅速恢復地方秩序，衛國保民，尚著宏效，特電令嘉慰，並記大功一次，以示激勵」。（中央社三月二十日電）

而，勝利的征服者對失敗的台灣人民要求賠償了。三月二十日，「受害公教人員之撫卹傷亡賠償損失辦法」議定：死者每人卹金廿萬（台幣，下同），重傷五萬，輕傷五千，財物損失最高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額四萬。而一切公私損失，亦即着手調查，據官方發表，截至三月卅一日爲止，損失最小的台中市即達一百三十二萬元。至於台灣人民，犧牲了父親、兄弟、丈夫、兒子的倖存者，當然沒有權利反抗繳納賠款。

我看到了一年以前慶祝光復綵牌的遺址上，又搭起歡迎的綵額了；人民被迫着剝下了昨天的標語，而在那上面貼上新的「歡迎國軍驅逐暴徒」之類的招貼。從開始就出賣人民的走狗在加官晉爵中大放厥詞，電台和報紙上每天出現「致敬」、「歡迎」、「挽留」……，配合了以活埋、槍殺、集中營、毒刑爲內容的「革新」、「民主」、「安定」、「愛國」、「保護」……。人民低着頭冷冷地走在自己的土地上，看着以羊羔美酒慰勞佔領軍的盛宴，默記着倒在血泊中的親人。

謝雪紅這個名字誘惑地向人民的內心閃爍着光輝，愈痛苦時就愈強烈。血腥的恐怖報復，在台灣人民之前，第一次完全揭露了國民黨統治者的虛僞、無恥、好殺、獨裁的本性；在台灣人民面前指出對於統治者無任何妥協幻想的眞理。

失敗之爲教訓，是深湛、嚴厲而有力的。台灣人民民主運動上完了血淚交織的第一課，他們已走上了中國人民革命的共同的路程，這毋寧是可喜的事。深植在人民的擁護中、堅強地鬥爭過來的、以謝雪紅爲首的人民先鋒，將在艱苦的鬥爭實踐過程中益發壯大。他們是新台灣的主人。

結束，是新的開始。種子既已播下去——在豐饒的土地上，必然的會結出茂盛的果實，以迎接豐收的季節。

爲人民而戰鬥的人，我祝福你們！

一九四七、五。

摘自王思翔著『台灣二月革命記』（上海，泥土社，一九五〇）

注釋：

① 全島外省人死傷不及千人，且死者多係持械抵抗者，可見此一段罪狀實係向壁虛構。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蔣介石統治台灣的破產

紀　鴻

二月二十八日，台灣人民爲反抗暴虐統治而爆發的台北（台灣首府）示威運動，遭受蔣政府武裝鎮壓，軍警特務用機槍向群衆掃射，死傷三四千人，造成空前未有的大血案！立刻激起全台灣人民的憤怒，事態隨即擴大，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嘉義等地，群起反抗，電訊火車等重要交通事業的職工，一律罷工，群衆的徒手反抗運動也發展成爲武裝民變，襲擊蔣方軍政機關，破壞重要工廠。台灣各界領袖所組織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事實上已成爲台灣臨時自治政權，各地群起組織，正式接收了蔣方的行政機關，蔣政府在台灣的長官陳儀，命令不能出衙門。

蔣政府對這突然爆發的事件，最初因爲自己兵力薄弱，不夠應付，所以就在表面上採取緩兵之計，陳儀向台人廣播，強調和平解決，並且答應迅速改革行政制度，騙一騙台灣人民；但私下裡急電蔣介石調派大軍前往，決心武力鎮壓民變，同時，製造謠言，說是有『共產黨從中煽動』，以便成爲派兵鎮壓的藉口。等到援軍兩師趕到，立即採取報復行動，下令解散處理委員會，逮捕大批台灣人民的領袖，據十三日電訊，已達兩百多人，其中有報人、銀行家、商人、大學教授及學生，有的且已殺害。甚至連旅滬六個台灣團體的代表，原來是去協助調解的，到了台灣也失去自由，不得要領而回。蔣介石對台灣人民將繼續大規模的屠殺，台灣人民的反抗，也一定更堅強。

台灣武裝民變的發生，決不是如蔣政府的造謠所說有人從中煽動，而是蔣介石法西斯獨裁專政的暴虐統治的結果。此次事件之發生，因爲台北人民反抗蔣政府專賣局警察濫捕攤販，開槍打人而起，但這祇是近因，是台灣人民忍受一年多苦難後總爆發的導火線而已。這實在是蔣介石壞政府的民死主義統治台灣的後果。

蔣介石怎樣統治台灣的呢？一句話，就是他統治中國其他地區的一套。

根據開羅會議台灣重歸中國，所以當日本投降之後，蔣介石就派了行政長官公署去統治台灣，蔣介石的代理人陳儀，帶去一批貪官污吏、特務警察，去剝削台灣人民。這一批人一去，首先是以統治者的地位自居，對於台灣人民公開當做『亡國奴』看待，並且把日本人仍舊放在台灣人民的頭上，在社會上的地位，台灣人民是屈居末等，於是他們比在日本統治下更多了一層壓迫，這怎麼能不使他們『重歸祖國成爲自由人民』的希望，粉碎無遺呢？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蔣介石對台灣的統治，完全承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衣缽，奪取台灣的經濟命脈，使其變成四大家族的財產，扼死台灣人民的生命。蔣介石的代理人陳儀，一到台灣之後，就在『接收敵產』的名義下，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台灣產業，吞了下去，這些都是過去日本人從台灣人民手裡搶去的東西，現在一變而爲四大家族的私產。過去日本的專賣制度，陳儀也接收下來，這是剝奪台灣人民膏血最厲害的一種辦法，一切本地的特產和生活用品，統制起來不許人民經營，任憑蔣政府的榨取。另外還設立貿易局，統制省外的貿易，所有進出口的生意，人民也不能經營，由蔣政府一手包辦來盈利。台灣人民連經營商業的自由也被取消得一乾一淨。

蔣政府在台灣是獨一無二的大資本家，同時又是唯一的大地主。陳儀把過去的所謂『公有地』及日本移民的『私有地』全部接收下來，總數達全台耕地面積百分之七十以上，繼續日本統治者去榨取台灣農民，『公有地』和日本移民『私有地』，都是日本統治者從台灣人民手中強奪過去的，蔣政府並不還給人民，只是變成自己的家產。

此外，蔣政府還接收了全台各縣市百分之三十的房屋，以營利爲目的，高價租給農民。

台灣的經濟就這樣成爲蔣家的私產，台灣人民的遭受壓榨，甚至比日本統治時還要加重。譬如捐稅一項，就比過去高到三十倍至八十倍。對於糧食，則一樣的徵實徵購，而且還把行總運去的二十萬噸肥料，也去向農民調換米糧。蔣介石把台灣的一切資源拿過來，完全充作內戰的費用，台灣原是日本的米倉，半世紀來從未有過糧荒，但經過政府以各種方法搜括的結果，台灣也鬧起糧荒來了。米價發漲，從二月初米價十四元台幣（每台幣合法幣三十五元）一斤跳到四十元一斤，連黑市上也很難買到。不久以前，台北就有二三千人的饑餓遊行發生。這是日本的殖民地統治下所沒有過的。

爲了內戰兵員的缺乏，蔣政府同樣在台灣抽丁，蔣軍第七十師調回時，就帶走了一批入伍的台灣青年，充作內戰的砲灰，結果他們發現受了騙，在山東戰場自動放下武器，獲得解放。台灣的文化水準較高，識字的人很普遍，因而蔣介石更要加強其統治。第一就是用控制紙張的卑劣手段，來限制言論，打擊民營報紙，使蔣政府的虐政無法揭露出來。報紙和雜誌遭封閉的已有十二家。其次用特務來對進步人士的威脅迫害，新聞記者被捕與逼走的，已有數人，另有十幾名也已上了黑名單。集中營也搬到了台灣，『勞動訓導營』已抓了許多『思想犯』。一月九日台灣學生抗暴遊行之後，就有學生失蹤。蔣介石統治中國人民的法西斯特務手段，全部運用出來，使台灣人民失去了一切自由與安全。

蔣政府在台灣貪污的情形，也屬驚人，已經揭發出來的，如台北一縣長，即中飽千餘萬，貿易局長也吞沒公款千餘萬。當時『打倒陳儀』『打倒貪污』等口號，就遍及整個台灣。

經過一年多這樣一個法西斯獨裁的壞政府和惡政府的統治，台灣人民還能生存下去嗎？他們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不過是由封建法西斯的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換上了封建買辦法西斯的蔣介石統治。他們五十年祈求的自由與解放，完全落了空。這就是此次台灣武裝民變的眞正原因。所謂『官逼民反』，也就是台灣事件的眞相。蔣介石又想企圖把台灣事件加在共產黨身上，但是誰相信呢。

台灣事件的發生，說明了蔣介石統治台灣的破產，正和統治中國其他地方的破產一樣。台胞中間現在正發展着一種仇視『內地人』心理，所謂『內地人』，甚實是蔣介石的代理人陳儀等一幫，但事實上內地去的許多好人，有時也被同樣看待，這種挑起台灣與其他地方人民之間的惡感，責任完全在蔣介石身上。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所提的三十二條綱領，完全是正當合理。他們要求自治，要求民主的權利（如民選縣市長，改選參議會，主要行政人員由台灣人民擔任等），要求廢止壓迫人民的特務警察，以保障人身，要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等自由，要求把台灣的產業變成當地的產業，要求取消一切經濟上的統制制度，以發展台灣的民營事業，並且要求撤銷此次血案禍首的警備司令部等，都是台灣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但是蔣介石一條也不會答應的。

現在處理委員會已被陳儀下令解散，大批蔣軍正在台灣武裝鎮壓人民的反抗運動，但這樣能夠壓制台灣人民的憤怒嗎？是沒法壓制的！

選自《群衆》第八期（一九四七、三、卅）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水深火熱中的台胞

俊英

踏上美麗之島的台灣，首先給予你一個清新的印象。隔着一個波濤洶湧的台灣海峽，祖國的戰禍災荒還不曾傳染過來。加以五十一年來在日本人「養羊剪毛」的政策底下，經濟建設和社會秩序有着一定形式的「安定」。

記得陳儀蒞台之初，曾向部屬訓話，提出三點教訓。第一不說空話，第二不要敷衍，第三不要貪污。台胞聽了大聲譁笑，認爲十分希奇，他們說：不說空話，不敷衍和不貪污，不正是公務員的起碼條件？爲什麼都三令五申地列爲戒條？台胞的知識程度一般說來比較高，他們對政治的認識也不糊塗，說他們不滿意重返祖國的懷抱而甘心再做日本人的奴隸那是胡說，只是在祖國的貪官污吏們種種欺騙和剝削之下，也的確使台胞覺得甚至於比前不如了。在光復之始，台胞們未來的憧憬過於美麗，對政府的期望自然比在日人統治下的不同，然而事實是殘酷的，日本人爲了剪羊毛，對於羊的豢養和保護並不忽略，然而現在，在政府「殺雞取卵」的政策之下，一套套內

地的花樣都搬到台灣來了。貪污案子一件又一件，重重疊疊的被台胞先後揭發，使一般台胞的心目中認爲國內去的人大都是壞蛋，抱着「淘金」的心理才到這兒來。這個現象碰上台灣的人民，可就不能沉默。他們並不肯放棄自己的政治權利，對台灣當局一舉一動，都能嚴密地監督。台灣人有很週密和堅強的民衆組織，且看嘉南大圳，這一個宏偉驚人名震遠東的水利工程，主要的原動力全在各縣各鄉的民衆，一個石工或泥匠，都能娓娓不倦地對你解釋這一個建設工作的意義。月前我參加台南斗六鄉嘉南大圳某一段工程的完工典禮，目擊全鄉民衆那種自動自發的工作力量，實在深深感動！

台胞的自尊自愛心十分厲害，在日常的接融和集會的旁聽中，台胞所表示的願望都認爲這一次重光故土，台灣一定要比日人統治時代進步，成爲中國的模範省，才對得起祖宗。他們覺得這一個目標並不太高，而且是非達到不可，從一些日常生活小節上，台灣人民的美德可以隨時看到；在火車站、汽車站，和公共場所，絕沒有爭先擁擠的現象，一個個先後依序排成長隊，絲毫不紊。對人的禮貌有點過分謙恭，但一種誠懇忠厚的態度和神情補足了這種過分，遇到不合理的現象和事情，他們總是和你爭辯，車夫和苦力是不能施以欺騙和叱責的。有一次我在台南一個集會列席旁聽，這一個熱烈的場面十分動人。白髮長髯的老頭子，以至精神奕奕的後生小子，先後起立發言，凡是攻擊政府措施失當和貪污的言論，說到精采處，民衆齊聲鼓掌喝彩，他們列舉實

證，逐步批評指責，絲毫不留情面。還記得當時代表市長答覆的那位年輕秘書，在箭矢般的質問包圍中弄得期期艾艾，面紅耳赤！他們提出要求地方自治，縣長省長由民衆推選。他們相信，只要實行地方自治就能根絕貪污。由鄉而縣而省，人民的選舉絕對的自由，誰敢提出黑名單圈定人名強迫照填，那才是怪事。

對這樣的人民，要把從內地搬去的那一套「騙」、「壓」、「殺」三部曲表演出來，那是根本行不通的。勝利後，台胞歡迎祖國軍隊蒞台的態度是多麼的熱烈！台南台北台中各地集中基隆等候的學生和民衆代表，不下四千多人，他們佇立在碼頭等了一天一夜，大雨淋頭，好不容易接來的是三船衣衫襤褸神色疲憊的兵老爺，光着脚，背着破雨傘和棉絮，他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台胞的想像中，戰勝國的軍隊，至少是革履戎裝，威風凜凜，誰想到竟是這樣的一群叫化子？更慘的是，他們踏上了寶島之後，霸佔民房，強奪民產，欺逼壓榨，無所不爲，在任何公共場所，演出一齣齣丟臉出醜的活劇。台胞側目而視，起初由敬愛而輕蔑，後來由輕蔑而仇視，從眼睛的光芒裡射出了心頭的積恨。

從上海香港挾着游資做着黃金夢的冒險家們，紛紛闖進樂園，在台灣的市場上伺機蠢動。因爲統制的嚴格，一時還興不起更大的風波，然而三十五比一的台幣比率，由於法幣的狂跌，已經把物價捲入了漩渦。人民整天過着惶惶然的生活，過着比在日本統治時期更苦的日子。更何況新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政府的苛捐雜稅，花樣層出不窮，直至目前，比接收初期時的捐稅已經增加了八十二倍，人民的肩頭壓上了更重的枷鎖。雖然台灣是個近代工業化的都市，工廠的規模大得怕人，然而復工的卻仍然很少，生產停頓，失業問題一天天嚴重，物資的缺乏和交通的限制，更使物價步步上昇。搶劫偷竊的案子頻頻發生，乞丐在街道上三五出現，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謊言掩不住事實。

在日本統治的時代，政府機關科長以上的都是日本人，台灣人只充下級的員役。他們把希望寄託在光復之後，然而，光復之後，台胞在政治地位上根本沒有多大的改變，更加上種種貪污和暴行，使他們由失望而傷心，由傷心而憤恨。這一次二二八事變的發生，正如火山的爆發，噴出來的溶漿正是失望和憤怒的混合。

至今台南山上還有萬把拒絕投降的日軍，他們擁有機關槍大砲和高射砲，在山上佈防設哨，自成一國，自耕自食，不時下山掠擄民畜，還設有電台和東京經常保持聯絡。這事在台胞的心理有着一個頗爲神秘的感觸，同時又是一個威脅。『左有惡魔，右臨深黑的大海』，台灣人民往那兒走？他們不在乎過去殖民地的「秩序」和「安定」，更不願祖國給他們套上新的鎖鍊。台灣並不是孤立世外的桃源，它和祖國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出路只有一條：和祖國被壓迫的兄弟攜起手來，爭取自由和民主！

選自《群衆》第八期（一九四七、三、廿）

一九四九年美對華白皮書

——台灣情勢備忘錄

陳貢棰　譯

譯者前言

一九四九年美對華白皮書（United States Relation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of 1944－1949），在發行當時（一九四八年八月），曾轟動全球一時，尤其在學界方面，紛紛認爲該白皮書之問世，是研究當日美蔣關係，最有價值文獻之一。但儘管其內容之客觀性，確實性，和豐富的資料，對蔣介石政權而言，它是篇揭露其一九四四年以來，貪污、腐化、封建、反動、無能之清算書。難怪白皮書一出，蔣家立將它列爲禁書，不准輸出，且嚴禁台灣人閱讀，惟恐其猙獰的面目暴露無遺。

譯者爲紀念二二八事件，二萬台灣人慘遭無辜殺害，翻譯美國國務院印行之白皮書，有關台灣部份——台灣情勢備忘錄（Memorandum on the Situation in Taiwan－Annexes 169）以饗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讀者。這備忘錄是當時美駐華大使史提華（Ambassador Stuart）于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二二八事件後四十九日，遞給蔣介石之一件共十六頁長的備忘錄。在備忘錄裡，讀者可發現，以事件第三者身份的美國人，其觀察之細膩和通盤性；讀者亦可由備忘錄窺知或印證當日中國人對台灣人之暴行、劫掠、強姦和殺人之情形，其與南京大屠殺是有過而無不及。這些血債，卻在中國人所謂近代史專家之下，所編輯的台灣高中初中歷史標準教科書裡，隻字不提。其欺蒙台灣人，也可于此洞見。

譯者文筆拙劣，不能盡人滿意之處在所難免，求讀者體諒。

一九六六年二月

背景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人以莫大之熱情，迎接受降日本之中國人。經過五十年日本之控制和高度的經濟發展，台灣人歡迎他們所謂的歸途「祖國」。島嶼之富饒和輕微的人口壓力，早已促成其迅速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農業，食品加工和輕工業，在最好年頭曾生產相當于二億美元之海外貿易。爲改進台灣經濟價值，日本人卻提高了台灣人一般生活水準①，一般大衆具有高度之公共衛生水準及識字能力。台灣人高估有秩序之審判程序，有順序之政府規定之執行及遵守。因爲他們知道在半工業化之經濟體制下，秩序是如何地需要且有益。

隨着日人之離開，台灣人盼望着恢復有益的中台貿易，和擴張他們早已建立的工業，盼望着過去輸出日本的剩餘物品能轉而輸入中國，盼望着恢復日人控制之財產，和盼望着分享較大的企業管理。台灣人在疏遠他們的日人統治下，早已形成全島性社會團結的意識。他們從沒有政治內鬨。日本人曾激烈排除共產思想之影響和活動，且事實上，使一般人對共產思想，付有戒懼與不信任。他們尊重蔣委員長，視三民主義即是新機會，且期望參與中央政府②。但一九四六年是迅速使人失望的年頭。雖然多數新長官公署之小吏，事務員和工友是台灣人，事實上，他們卻受排拒於所有重要政府官職及行政職位之外。由於法律上的需要將所有沒收的日產企業置於政府管制下，遂有各種委員會和企業組織之新設立。政府雖擁有（且財政上大補助）這些公司，享有特權之行政官吏們卻處於恣情剝削之地位。據說，許多原料和農產品落入瀆職官吏手裡。他們將之化爲私己之用，且走私出境。許多位有資格的台灣人，根據台灣過去的生產力及其企業，估計而公佈的記錄，僅示實際收穫的十分之一而已。例如，據曾在農林廳供職者云，漁船曾被充用於走私，以滿足有關當局之私慾。

台灣人事實上遭排拒而不准參與次高階層之經濟管理，不用說是最高階層，如此腐化行徑遂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導致一些政府官吏重疊佔據肥欠，如局長、委員、主任等職③，形成整個經濟體系之全面落入靠近行政長官（陳儀—譯者）等一叢集團之控制下。

台灣人經濟企業遂急速衰退，尤其那些與以前日人業者競爭的爲最。台灣人失業者，或由於直接遭解雇（通常被迫讓位給資格不夠的中國人），或由於經營不利，而停業或解散，其數目日漸增加。根據聯合國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簡稱 UNRRA—譯者）人員之估計，約五萬台人經常受雇工業工作者，於一九四七年一月時，只剩不到五千人受雇！政府高官則一面擅設兩億台幣爲資金之台灣工礦公司以充長官公署委員及其左右操縱把持，一面工礦局宣佈用區區八百萬台幣，自一九四六年六月以後，以借貸方式援助台灣人私人企業！

船舶檢疫制度則破壞殆盡。公共衛生之服務也極度紊亂。三十年來已絕跡之霍亂瘟疫遂首次發生，絕跡更久之黑死病亦告復行，學校教育水準顯着下降。台灣人師生與大陸人師生，衝突四起。台灣人官警與大陸人官警糾紛亦急速增加。報上充滿官吏貪贓枉法之指控和反指控。台灣人指出貪污和任用私人之狀況，不但沒有緩和，反而日益增加。台銀物價指數標示，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一月，食物由三千二百二十三增到二萬一千五十八；布料自五千七百四十一增到二萬四千四百八十三；燃料自九百六十三增到一萬四千九十一；肥料自一百三十九增到三萬七千五百五十九；建築材料自九百四十九增到一萬三千六百十二（以上以戰前一九三七年六月爲基準），尤其一九四七年二月之物價上漲最速，這些數字反映着台灣財富之日趨涸竭。

雖然一九四六年，有兩次稻穀之豐收，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及一九四七年元月，米穀之欠乏，卻極爲嚴重。政府卻歸責嚴重糧荒于私人囤積，屢次用暴力威脅百姓，且藉口公平分配糧食，擅立稻田種類稅（A tax in kind for rice lands）。事實上，台灣人所指控的大量穀物，走私外流或落入官吏私囊，大部份有證據可查。

官方三虐政：

在經濟日趨蕭條下，官方二月採取的三措施，卻增加台灣人對其經濟政策及官吏個人之憤怒。

(1)一九四六年整年，台灣人要求准許市縣長選舉以便直接參與掌理地方警察及行政機構，他們困惑地迎接中國新憲法之宣佈，台灣卓越的領導人物群集協議，地方選舉將候至一九四七年底，憲法成效之時實施，雖然爲此，行政長官（陳儀—譯者）卻在元月初，作如下宣佈：縱然憲法將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成效，台灣縣市長選舉將不准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前舉行④。陳儀此舉遂打開了開政治會談之新契機。台灣人表明除非他們能選地方政府各階層代表，否則，台人將沒有個人安全，將不能掌理地方警察，更無法保證法律之施行及財產安全。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2)二月一日，官方宣佈處分日產拍賣新措施—主要是處分日人放棄，台人低租住用的不動產。從已宣佈的程序看，不難了解，沒有大筆財產的台人，將買不起其所要的不動產。台人尤珍視這些日人在五十年內，強制攫取的產業，於是拍賣程序無疑被認爲是對收入低、戰時毀家的台人，一種安全威脅，他們雖不焦慮將被迫遷出（房租一項，自一九四五年以來，並無過份上漲，因爲數萬日人離開台灣），卻預測大陸人新地主將驟然提高房租。

(3)官方的第三行動是在二月二十四日，一連串繁雜的財政貿易規定。台人視這些規定無非是一些少數官吏圖壟斷控制。有些視察者認爲這些規定之驟然宣佈，是基于官方相信，上海之危急，將給于台灣建立半自主經濟體制之新機會，且將給于大陸人對台灣貿易和內部生產事業之一絕對控制權。

島嶼民族的台灣人，對海外貿易是很敏感的。尤其，于日本投降後，期望海外事業之發展。台人期望政府稅收能得自生產事業，但上述三項措施，對台人而言，不僅是脅迫他們回復日人治下之隸屬地位，且威脅他們在島內創造財富之方法。

二二八事件

自發的抗議及無組織之騷動：

二月二十七日傍晚一些武裝的公賣局⑤人員及其特別警察突襲一位有兩個小孩且曾抗議過公賣局不法攫取小額現鈔及香煙的女香煙販並將之圍毆毒打一頓。據報，不久，她即死於該毆打。一群憤怒的民衆遂擁隨這批公賣局員警。在驚惶之下，員警開槍濫射，擊斃一民衆，一面設法退避警察局，救援憲兵便將他們安全保護，離開警局。但公賣局座車及其貨物卻盡被燒燬在街道上。

翌日晨，即二月二十八日，一群約爲數兩千的民衆，從事件發生地，秩序井然遊行，經過美國領事館，走向公賣局本局，他們的招貼遊行旗幟宣稱，抗議特別武裝人員之惡行，要求將有關負責人員，判處極刑，同時請求公賣局局長之辭職云云。

不幸，當這些示威遊者，行經市街，發現兩位公賣局人員正在一鄙巷，困擾一小販，這兩位氣勢兇惡之人員，遂被一群激于義憤而沒有參加遊行的民衆，毆打致死。事件是發生在群衆着手佔據之公賣局台北分局附近，局內貨物燒毀在街上，受雇用之大陸人均被驅出，而那些被抓的，則飽受毆打一頓。群衆之激怒，擴大到另一專賣機構，即一向令人憎惡的貿易局（The Trading Bureau）。領事及副領事⑥曾目睹這遵守秩序民衆，在公賣局前之集會，但卻不見局內人員出來接受該日中午呈上之請願書。局內警察及一些憲兵，則把守局內進出口。

同時，在下午一時左右，一人突向收音機聽衆宣稱，民衆已向政府要求停止各種專賣，並籲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求全台同胞支持該運動。

遊行之民衆遂離開公賣局向長官公署進發，意圖呈上改革請願書。約下午兩點左右，人群行抵長官公署廣場（現在所謂「總統府廣場」—譯者）附近，一開闊十字路口。未經事先警告，碰然連響，發自政府建築物的機關鎗，開火濫射，驅散群衆，並當場射殺至少四人。兩位領事館人員，曾于射殺後立驅車穿過該廣場。有兩位遭擊斃的，不久即被一聯合國救濟署人員所收拾。

這開火即是激起全民對大陸人（不問官階或職位）憤怒之信號。許多人遭毆打，車子被焚燒。在極少情形下，小官房子和辦公室遭佔據。物品遭燒毀。就觀察所知，台灣人禁止趁火打劫的一類情事。有一台灣人被發現企圖在一燒毀中之堆裡，索取香煙，遂被迫下跪，向群衆乞求容赦。不久，他即被趕開。另外，一人則遭痛打，就所見，推倒的車，其輪胎零件原封不動，且存證到三月八日，台灣人失去控制全城市時。二月二十八日黃昏時，政府引用戒嚴法⑦。軍事巡邏隊，開始出現街頭，所到之地，無不亂射。

三月一日上午十點，台北市國民參政會主席邀請市參會全體議員，全國及省參會代表，及台灣省國代代表，組織解決公賣局事件委員會，並決定派遣代表團拜訪陳儀長官，要求成立一人民與政府組織的委員會，共同解決諸問題。他們認定自政府大樓開火射殺群衆，已使本僅爲懲處公賣局人員和賠償受傷及死亡家屬，更趨嚴重化。他們呼籲陳儀長官解除戒嚴，以避免非武裝平民和軍人之衝突。對此，陳儀允予照辦，遂予三月一日零時，解除戒嚴，同時禁止各種集會和遊行。

然，當日，公共汽車及電車，卻載滿帶有機步槍部隊，掃蕩街巷，濫事開火。機鎗設座各重要十字路口，整個下午，射擊量逐漸增加。就所見，沒有任何台灣人攜帶武器，也沒消息報導，台灣人在台北使用武器之情形。雖然如此，軍隊顯然是被用來作爲嚇壓人民之工具。

約下午五點左右，陳儀廣播一文告，該文告似激起更多人之反感。他謂公賣局事件，在寬大撫卹之下，早已該得解決，卻對機鎗發射自其辦公大樓一事，隻字不提，反而指控台灣人增多騷動。他也答允在午夜解除戒嚴。

行政長官廣播說；還有一點，國民參政會議員要派遣代表成立委員會，與政府共同處理這次騷動，我也答應了。若你們有何意見可經過此委員會轉告我。（新生報，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

然，當陳儀在廣播中，有些美國領事館人員，卻目睹政府軍隊和手無寸鐵的群衆發生激烈衝突。軍隊在領事館附近，殺死了兩位行人。一群民衆遂湧集一起。鐵路警察，即自鐵路局，猛然向離該局數百碼的群衆開火，再行射殺兩人，群衆遂轉移目標到附近鐵路局大陸人。未幾，又有兩位路人，看來頗似工人，在領館門前三百碼附近，遭射殺。當屍體被帶走時，民衆再聚集在離巡邏隊十字路口相當距離的地方。忽然，未經警告，一連串機鎗聲突然射向人群的地方。據可靠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估計，死傷抬經領館門前至少一百二十三人，二十五人慘遭殺害，有多少受傷者走離則不得而知。

當日下午，有廿五位大陸人職員，自附近鐵路管理局避難領館。雖然民衆注視他們進入，沒人追截他們，這些職員八小時後，在警察保護下，離開領館。

陳儀承認之事件處理機關：

群衆情緒並不穩定，刺激的傳單及招貼，數量日增，普遍要求台灣長官公署之全面改革。

三月三日中午十二時，「台北市參會緝煙事件調查委員會」拜會陳儀長官，依次着手澄清事件起因的各種根本政經問題。行政長官由其秘書長、民政、交通、工礦等處長，陪同接見該調查委會。該會曾面告行政長官，只要機動武裝巡邏隊，開火濫射街道，痲痺正常活動，台北將無寧靜的一日。

一般相信，一旦民衆決心週旋到底，其力量可擊潰僅在市街中心巡邏的部隊。

所以，陳儀同意一些「臨時要求」，亦即，當民衆在形成政府改革要求之過程時，現狀況的協定必須維持，這些包括(1)協定，即改革程序務必在三月十日前，準備完成，以便全島人民代表協商後，進一步討論：(2)承諾，即協商會談進行當中，政府將不得增派部隊入城；(3)成立青年義勇隊，由市長及警察局長（大陸人）監督下，將暫時維持秩序；(4)交通應即回復，以免食物欠乏。

陳儀長官同意在下午三點廣播，和逐漸減少武裝巡邏，同時命令部隊巡邏時，將兵器放在車中及公車平板，僅在發現民衆有騷亂治安時，方許使用。

兩點三十分，陳儀之代表（民政、警察、和交通等各處長及台北市市長）和事件處理委員會在可容納傍觀者之公會堂⑧召開第一次普通會議。上午會談結果，該會宣佈陳儀長官已決定重新調整處理委員會，增加商會、工會、學生團體及民衆團體，及位居顯要，一向主張陳儀政府改革的民族主義團體，台灣政治重建協會⑨（Taiwan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Association）等代表，參與處理會。作成下列的臨時要求：

(1)釋放因牽連騷動被捕者
(2)政府派員弔慰事件死亡者，及撫卹受傷者
(3)政府不得懲罰參與事件者
(4)立即停止武裝警察之巡邏
(5)立即回復各種交通

當會談進行中，會談本身亦遭外面射擊鎗聲的干擾。當陳儀承諾三點鐘廣播。緩延幾小時，謠言四起，謂他故意擱延，意圖獲得援軍，自城南入市，以免被迫公開接受上列五項要求。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三月二日，約下午五點，陳儀再度廣播，並以下面聲明，作文告結尾，「委員會將成立，以便處理事件。除政府官員和國民參政會代表，各階層代表將受邀參與委員會，以期代表多數國民意見。」（新生報，一九四七年三月三日）

三月二日夜，消息傳抵台北，陳儀實際上已試圖引部隊入城，然據報，新竹市附近民衆，拆除鐵軌阻止運輸軍隊之列車上北。

從三月三日起，民衆對政府之信任，大受損害。委員會中，溫和而保守的份子，信任政府，願進行談判，抱懷疑態度者，則一面支持委員會之努力，一面決定準備抵抗，任何不利于他們的軍事行動。

五位省府廳長和柯參謀長接見的代表團，力陳巡邏隊撤回之必要，因巡邏隊不顧陳儀之承諾，在街道上，濫事開火。經長久討論後，政府代表贊成：

(1)三月三日下午六點以前，部隊撤退完畢。

(2)公共秩序之維持，由一臨時公安服務隊負責，該隊包括憲兵、警察和青年。

(3)自下午六點，回復各種交通。

(4)開放儲藏軍糧，以解危機。

(5)製造事端之軍人，一律送由柯將軍懲處。

(6)處理會保證，平民擾亂治安，一律依法懲罰。

(7)軍隊絕對不得自南部增援北部（據報導，柯將軍曾以「自殺」來保證其諾言）

同時，處理會設立一台北市臨時公安委員會，委員由處理會推薦，由該會成立「忠義服務隊」其有效時期終止于台灣恢復正常狀態之日。台北所發生事件，全島遍知。台灣人似對各種謠傳大陸馳援部隊之到着，深爲驚惶，開始武裝他們圖抵抗軍事佔領，同時堅稱他們不是要內戰而是改革。台灣人着手接收大陸人佔據的地方行政職位，政府軍雖稍微抵抗，但在許多地方，似乎大陸人同意和平讓位，花蓮一地，即其適例。據報，高山族亦全面和台灣平地人合作。未經事先安排或準備，台灣人卻已在三月五日壓倒優勢，控制全島。

這情勢迫使處理會組織擴大，以防不法之徒藉「鄉土愛」，趁紛亂，從中謀利。三月四日，處理會成立全島性十七個地方處理委員會，以擴大其代表性質。因不可抗力情勢，迫使該會增大其職責，處理會遂作以下宣佈，「吾人應認本行動之目的，無非在求政府之改革。」（新生報，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

毫無疑問，這些行動實屬需要，尤其在位大陸人不能視事，致有陷於無行政之危機。

三月四日，三點卅分，陳儀及其廳處長接見處理會代表，陳儀藉此機會，提醒處理會代表云，他之職責爲關係國家行政和地方政府，並期望人民對他提出更多建議，他續稱，已命令憲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警，不得攜帶武器。

三月四日，台北靜寂無聲，商店開市，小學復課。處理會準備一解決官民衝突之改革方案，台北市卻似恢復正常狀態中。

然，民衆對謠傳部隊調動頻繁，甚爲焦慮不安。據說，三月十日爲期，提出改革建設，衆人咸認，時間太晚。且每種謠言，徒增強那些主張，組織從事抵抗之論調。他方面，也使正式受承認之處理會工作，愈顯困難。因此，處理會爲澄清其本身立場及增強其對歧異份子之影響力，遂公佈其基本組織條款，並確定其暫時性。

一應時成立具有潛在重要性之青年聯盟，強調兩點原則，即建設台灣爲中國模範省，並加緊實現孫中山先生之建國大綱。創立者，前商會主席，蔣渭川說「吾們絕對擁護國民政府，但將肅清本省貪官汚吏，這是我們的目標，期望每人都能把握這點。」（中外日報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

因害怕軍隊侵入，三月六日，處理會迅速完成其改革草案。這些項目，陳儀曾答允商談。草案內，必要之處，即提到國民政府。處理會執行小組主持草案工作，其分子，包括全國國民參政會代表四名，台灣省省參會代表六名，台北市參會代表五名，及「保留名額」兩名，他們皆爲政府認定之參政會代表，且代表台灣最保守的份子。其中之一，是前駐舊金山總領事，及前任台北市長，改革建設書在三月七日完成。（附誌本報告書十五至十八頁。從略）陸軍明示，不派遣中央軍：

三月八日中午十二點，張慕陶少將，第四憲兵團指揮官，造訪事件處理委員會總部，根據報紙及在場目擊人士，張氏曾作以下明確聲明，「如果民衆不試圖解除士兵武裝，我保證，將沒有任何干擾之事發生。且我要特別報告他們，本省之政治改革要求，甚爲正當合理。國民政府將不派遣軍隊來台，希望台灣民衆不要刺激國民政府，合作維持秩序。我本人可以生命擔保國民政府對台灣，將不採取任何軍事行動。我說這些話是本於對本省和國家之忠誠，希望台灣政治改革後，變爲一模範省。」（新生報，一九四七年三月九日）

官軍登陸及其恐怖行爲：

在基隆之外人觀察者云，三月八日約三、四點基隆市街突爲無數開火的機槍火網肅清。入夜，船隻入泊，卸下陳儀久在等候之援軍。根據可靠消息估計，約登陸二千警察部隊，附隨其後陸續上岸的有約八千輕裝備部隊，包括美陸軍吉普車。人員與裝備，即趕運台北。據報約三千兵員也同時在高雄登陸。消息報導在三月十七日，部隊陸續登陸。

自三月九日起，就廣泛地肆行殺害。士兵在一領館人員住宅前，用刺刀刺殺無辜工人，槍殺路人。有一老人，因抗議在他房屋裡將一婦女攜走，遭兩士兵之殺害。有人目擊，一加拿大護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士，服務於傳教士附屬醫院（台北中山北路馬偕醫院—譯者），在槍林彈雨下，七次奮勇穿越街道，行入人群地區，救治受槍傷或刺刀傷的人們。且有一次，當女護士把受傷者運入醫院，在身旁邊擔架的人也同遭射擊。有些抬入醫院的傷患，身中鎗彈，血肉模糊。也有人看到一批年青的台灣人被絆在一起，在刺刀下，被押往市郊。有一台灣人小學女教員，回家途中，背身中鎗，且在前述醫院附近遭士兵槍斃。一位英國商人，企圖營救一美國婦女，家遭機鎗濫射的亦身中一彈，貫穿其衣服。另一子彈則飛向他吉普車的傳動裝置。又一外人則看見一青年被迫在一憲兵面前，下脚踏車，他的雙手立遭該憲兵刺傷，因傷勢過重使他無法拉起脚踏車。

任何人想躲藏或走避的，都被射殺。士兵見到所要的東西，即行搶掠。領館附近，萬華地區，在三月十日發生士兵集體搶奪。一般咸認許多店員慘遭射殺。

據報，自三月十一日夜開始，軍警便對中學生作有系統之搜捕，且利用學校註册名簿。較早的廣播曾命令所有保安巡邏或青年團團員繳械，同時命令全體中學生滯留在家。若學生服從第一道命令荷械前往繳械則遭射殺。若搜索軍警發現房屋有武器，也遭同一命運。

若學生不在家，父兄當人質被押。據可靠估計，在三月十三日約七百名學生已被捕。據說，基隆有兩百名學生被處死。又據報，九日夜松山有五十名學生被處死，北投（台北郊外）有三十名。

自三月八日起，政府着手搜捕處理會全體代表，和一些在三月一日到八日，與處理會活動有關係編輯人員、律師、以及多位聲望卓着的實業家。王添灯⑩，處理會主席，被捕而在三月十三日被處死。陳炘，銀行家，則被抬出病床。林茂生，民報主筆，未及穿衣，深夜被捕。顏欽賢，炭礦鉅主，亦遭逮捕。

三月十四日起，中小學教員或被捕或失蹤。一教員曾因在一九四六年初，暴露警察貪污事件而被取消檢察官候補資格，在三月十五日被捕。另一檢察官因執行職務，曾將一些警察，犯殺害台中法院人員，送監行刑，則在三月八日被這些釋放的囚犯，抬出台北高等法院。一基隆台灣航業公司小會計員，也被叫而格殺，其理由爲，公司經理討厭他！

十三日，一群神情緊張的民衆，圍集在副領事及美國新聞處主任家宅附近。哭離的婦女說，有兩名學生被斬斷肢體，身首異處。聯合國救濟署人員，曾看到無數屍體橫臥在其旅舍南市區辦公室的路上。據可靠消息，多具無人認領的屍體棄在離外人傳教士建築物，（可能係馬偕醫院—譯者）附近水溝—防空洞。一外人報稱三月十日，他在陸軍保安司令部目擊十五名，衣冠整齊的台灣人被縛下跪，露出頸項，顯然等待被處死。十四、十五日有多具屍體飄浮基隆港內，一些外人看見幾艘舢舨，推進屍體，以便那些焦急的觀衆認屍。據一可靠的基隆觀察者估計，約三百人慘遭虐殺。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政府軍進入台北市街第三天，便開始向郊外農村地區推進，據觀察，數量增加的機鎗巡邏隊，沿着離台北十五到二十英里公路，濫事向村落街道射擊，狀似在擊潰抵抗意志，大事搜捕人群也在聯合國救濟署旅舍附近山丘發生。外人也有在淡水鎮街道上發現屍體多具。

三月十七日，政府似對政府批評者，處理會代表及其助理，參與台北臨時治安委員，中小學教員、律師、財界領導人、名望家族，和過去使官吏失面子的人，成功地確立其逮捕令或處刑令。十六日盛傳任何人說一口流利英文與外國有密切關係者，將被捕訴追，且謠傳許多日本技術人員遭非法逮捕。

三月九日，處理會發表收縮，修改和否認前十日內所作成各種建議及行動。當日，只有政府報紙，新生報發行。當日，台灣保安司令部，發表一混淆名清聲明：「所有非法組織務必在三月十日前取消，且禁止集會和遊行……」（第一三一號，一九四七年三月九日公告）

三月十日，陳儀發表如下聲明：「三月二日下午我廣播全國、省，及市參政會代表、台灣地區國大代表，及民間代表，得共同組織一委員會，接受有關救濟二·二八事件之意見。意外地，該會自其成立，不僅沒有考慮到救濟工作，例如受傷人員的醫療、死亡撫卹。相反地，逾越權限，於三月七日竟宣佈一件處理綱要，含蓄謀叛成分。所以該會（包括縣市分會）應行廢止。以後改革省政意見得由省參會，縣市則由各參政會代表提出。人民有意見者，除得由參政會代表提出外，得直接陳書行政長官。」（新生報：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

三月十三日，行政長官公署公布，除政府機關報外，所有報紙會刊載處理會活動及叛亂事實者，或禁止發行，或通令停刊，民報在三月十日便被封閉。

三月十七日，政府部隊沿鐵路幹線已推進到台灣中部，自午後八點至翌晨，六點半嚴行戒嚴。

改革方案芻議

此後，台灣發生之事情和中國行政機關之發展可循改革方案草議獲得較清晰瞭解將在下面敘述。亦即台灣人之三十二要求。雖然二月二十七日後之騷動是自發的，而且處理委員會之成立亦不是有計劃的，這些要求地方政府之特別改革，無疑是以後必須解決之基本經濟和行政等問題。

有一事須指出者，處理會，雖知其責任爲官方性質，曾大大遭一些未受委任草擬方案之個人或團體之妨害或困擾。例如，有些要求云，只有台灣人才許在台攜帶武器，也有要求，所有中央政府軍隊須撤離，有些威脅政府官員之招貼或傳單也出現在街頭。

處理會建議各點，依其預期目標，可以分爲(1)平等服務政府機關，(2)個人安全之保障，(3)生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計安全之保障。很明顯的，某些處理方法是要妥協和談判的。

有關改革以保證平等對待，服務地方政府台灣人之條款：

(1)爲實現孫中山先生之建國大綱，地方自治法規，應行制定，並以之爲本省政治最高原則。(2)各廳處長之任命，須經國民參政會之批准（待新選舉後），國民參政會將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以前選出，未選前之過渡時期，行政長官對上述任命事項，須送請處理會審議和批准或否決。(3)三分之二以上之廳處長得須由居住本省十年以上之人任之。（以充任秘書、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等廳和警務處處長爲適當。）(4)非武裝之集會和結社，應享有絕對之自由。(5)完全之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罷工權利應得實現。報紙登記制度須取消。(6)有關取締人民社團之現行法規，應行取消。(7)有關審查民意，代表候選資格之法規，應行取消。(8)有關選舉各級民意代表之法規，應行修改。(9)處理會政務局應在三月十五日前成立，其組織方式爲各鄉鎮、區，及新選縣市參政會等代表，推選一候選人，每縣市候選名額如下：（全部爲三十名—數目和配額省略）(10)行政長官公署應改爲省政府。此項改革未經中央政府批准前，行政長官公署將由處理會循普選方式改組，以便廉能官吏適得其所。（註：一位台灣人律師曾指明本條文思想背景爲國際和平條約和主權歸屬中國未經簽訂前之過渡時期，一般認爲不得成立依法無據之省政府。）

有關改革以保障個人財政安全之條款：

(1)民選縣市長須在本年底前選舉，同時選出各縣市參政代表。（註：本條文列入之理由，在有效掌理警察制度，保障司法尊嚴。）(2)台灣警務處處長及各縣市警察局長，應由台灣人任之。由鐵路局、工礦局維持之武裝特別警察隊及武裝警察，應即取消。(3)除普通警察外，任何政府機關不得逮捕犯人。(4)禁止政治性之逮捕和監禁。(5)地方法院院長及首席檢察官，由台灣人任之。(6)法院多數司法官、檢察官、司法人員，由台灣人任之。(7)半數以上之司法委員會，須由台灣人任之，其主席由其委員互選之。

經濟管理之改革和經濟政策修正，自由化之措施：

(1)實行統一的累進所得稅，除奢侈稅，遺產稅外，不得課以苛捐雜稅。

(2)所有公共事業之主管，由台灣人任之。

(3)成立一民選公共事業監察委員會。委任省府處理日產並成立一委員會，掌理自日人接收之各種工業。委員會半數以上，由台灣人任之。

(4)取消公賣局，成立日常生活品配給制度。

(5)取消物資局。

(6)由中央政府委任省政府，處理日產。

有關台灣軍事機關之改革：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1)憲兵不得逮捕軍人以外之人。
(2)在台灣陸、海空職位，盡量起用台灣人。
(3)撤銷保安司令部，以防其濫用軍事特權。

有關社會福利之改革條款：

(1)山地同胞之政經權利和社會地位，應受保障。
(2)保護勞工之措施，應自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起實施。
(3)在押戰犯及涉嫌政治犯罪者，應無條件釋放。（註：處理會聲明，本條文用意在求釋放一批聲望卓着之台灣人，因「漢奸」「戰犯」等指控，受押在獄。據稱，這些人爲圖保其在押生命及財產，連續不斷被索，償付鉅額金錢。）

屬次要措施或須經妥協之要求：

(1)由處理會政務局、經審議，而決定撤銷或統一職業輔導處和其他不必要之機關制度。（註：職業輔導處實爲一拘留所，政府用來矯正政府決定須改造之人，使成所謂「有用公民」。）
(2)請求國民政府歸還輸往大陸之砂糖價款。
(3)請求國府給付輸往大陸之十五萬噸食物價款，其價值須依出口時之時價定之。

在準備這些改革建議時，處理會確信該會正準備一項與行政長官會談，及與透過陳儀與國府會談之基礎。檢驗行政長官及其代表所作之公佈和處理會委員之直接證詞，可相信處理會有權建議行政改革。尤其這些建議並非最低或一成不變之要求：一般人俱清楚瞭解，建議之用意不過在反映民意而已。三月十日更是雙方同意爲提出建議之日子，以使全台灣人民向該會提出意見。

餘波及解決

民族主義及共產主義：

事件發生前，台灣人對地方行政政策之批評無論多激烈，其忠於國府及蔣委員長，殆無疑問。日本五十年之統治，着實已增高中國民族意識，且增強全島社會團結之意識。台灣人實雄心勃勃要把台灣變爲中國模範省；自二月廿八日至三月九日，當台灣人實際控制全島時，處理會領導人，青年團領導人及評擊地方政府最烈之報紙編輯人，用心良苦，強調他們的願望在使台灣成爲一中國模範省，以中國民族一員爲榮，以參與建國爲榮。（詳細請考閱三月六日中外日報，三月五日新生報，及該週內其他雜誌之社論及引用之演講詞。）

前面曾提到日人如何激烈地培育台灣人對共產主義之戒懼和不信。有些曾被嫌疑，關切海外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共產主義，但他們向來不受重視，在一九四六年秋，曾發現一些直接受外界影響的，以大陸爲淵源的共產黨小册子，其實只要台灣能保持一相當高的生活水準，共產主義立足台灣之危險性是極少可能。在一九四六年，有一大批曾被日軍徵爲軍夫之台灣人，自海南島遣送回台。他們生活極爲困苦，他們在日軍投降後，不僅沒有被待爲「解放的中國人」，且被視爲戰敗敵人。遣送回台，沒有找到職業，無疑地增加他們的不滿，且使他們易接受與他們同時回台之共產黨人員論調。

因此，可以保證說，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台灣的任何方式共產主義，是最不足輕重的。然而果如在持續軍事佔領壓力下，經濟組織一旦崩潰，不僅地方形式之共產主義，就有其成功之可能性，且一般相信，將是一極可能的發展趨勢。

軍事行動及其可能的經濟後果

若國民政府支持壓制批評者之政策，且以建立全島性軍事要塞來確認現任官員之權力，其耗費不僅不會減少，且其代價將相當大。嚴密地控制須要在所有大城市，重要鐵、公路交叉點，及一般經濟所依賴之發電廠近郊，駐屯部隊，港埠也要防衛。幾乎一萬四千平方英里之地，須由軍力來維持治安。

三月十七日前，實際無法估量台灣人自稱在中部攫取大量軍火，並將之輸藏之眞實性，但機會顯有，且台灣人可能已適時利用了。

一般推測，若壓迫繼續不停，台灣人將不會作固定位置之抵抗，而利用崎嶇之山地爲掩護繼續干擾政府部隊，使其人員與補給窮於應付。也許在中國沒有一省像台灣一樣，一九四七年三月以前，軍事費用那麼少。但若將現在經濟生產和遭破壞交通等損失，加上軍費，則台灣可能變爲耗費最龐大之一省。

自事件發生到完結，有一重要事實，即地方政府（行政長官公署—譯者）一再強調陸軍最直接代表國民政府。因此，當台灣人明白最高階軍官自食其言，無不對國民政府開始失去信心。

在一九四七年二月，由於工業是在搖幌不定狀態，當可料到，現在擾亂附生之生產脫節和軍事佔領，徒將加速台灣工業組織之解體。也因此，中國將損失一無價財產。這已有之工業組織（包括使農業增加利潤的食品加工）係以一半技術的地方勞工爲基礎。聯合國救濟署調查顯示，由投資萎縮致工業枯萎，小型工業關閉，使年青的台灣人，已無法爲過去進工校或藝徒實習，而只有投入普通勞工市場，失業之情況順此趨勢，日漸增加。

一月稻米危機說明了目下台灣不可能有剩餘農產物，龐大軍隊之增加，其糧食之依賴農村供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給，將進一步減少現有之補給品。有人將囤積米及其他食物，也可預料到台灣人將使用怠工和緩延戰術。

軍事佔領之全部損失是無法估量。有名望的台灣人——保守的、自由的、及極端者——以及許許多多的青年，或被殺害，或遭逮捕或被迫躲藏。島的教育發展，特別是中等職業學校在中國正需要這些受到訓練之人材，將大大地衰退。有資格的大陸人醫生及外國醫事人員預測，年內公共衛生制度將遭嚴重破壞。一九四七年出現的霍亂傳染病將大規模發生。

若政府不加速努力矯正其政策及作各種政治改革（解除軍事壓力）；將極有可能在一九四七年年底成一跡近無政府之混亂狀態。台灣人已知在日人治下之高度生活水準。他們斷然不會不作抵抗而繳出他們所有的一切。若國民政府在大陸的軍事經濟鬥爭，遭遇困難，台灣人會比例地增加其抵抗。

十八個月來，台灣人指摘省政，同時確信一旦蔣委員長知道全盤情況，他會改革台灣現行制度。他們在後來仍抱着希望，新憲法之實施會給予台灣所需的自治，而來恢復其以前高度生產率之經濟及對中國之永久實惠。

軍事行動或許可帶來愜快的平和，但那是行不通的。比最近自發的暴亂更嚴重之大起義，有隨時發生之可能。尤其際值解決遠東全面和平及審議其議程問題，在進行中，任何人欲困擾中國，甚易發現好資料之台灣革命情勢。

台灣需用來賺取中國所須外匯，其工業化和高度技術發展之特質，須得保護，以免陷於中國大陸之困扼經濟泥沼中。台灣是作爲一經濟財產償還中國的，其高度工業經濟是中國其他各省所望塵莫及的。以後兩年之全面重建工作將可產生兩種恆產，原料和產品，爲肥料、水泥、食物，和化工品，其數量日增，可久遠供中國之用。其他爲茶、樟腦、砂糖、工業鹽、鳳梨，和輕工業產品，均可輸出海外市場。外匯之一部分應撥歸台灣，用來重建和發展官營工業及發展私人企業。若台灣要繁榮和回復前些年所達到之高度生產水準，台灣人允予大量參加各部門經濟管理工作，且給于享有合理的利益。經濟之穩定和發展需基於一良善的政治社會組織。現在已是採取行動的時候了。爲鼓勵和保證政府誠心努力，台灣人應允予參加多數政府各階層工作。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及其人員應全面改組。一半或粉飾的改革，徒擱延目前抗議貪污、虐政和專制之重覆而已。台灣可由迅速且根本的改革，恢復其高度政治忠誠及工業生產。

下列的發展，據報發生在三月末及四月上旬：基隆港內，繼續有飄浮屍體出現。其他的證據也證明，政府對密報及爲反對政府人士之處決工作仍繼續進行中。至少有兩具屍體，中立消息來源認定爲未曾參與事件之活動者。據報在台北雖然夜裡鎗聲和呼叫聲比以前減少，但仍時有所聞，市內緊張空氣並未緩和。據報，一般大陸人俱知將有更進一步的麻煩，且據說他們多數咸認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目前，取得台灣人之合作，將極爲困難，且這情勢將無限地繼續下去。其嚴重性爲繼續妨害進步的台灣經濟組織。

註解：

①少數擁蔣大陸人常辯解，比較將在大陸時期與現在在台「治績」而咬定其「進步」情形，此點尤對身受蔣苦的二百萬大陸人而言，或有其經驗價值，但對向來享受高度生活水準與教育普及的台灣人不僅沒有體驗到，且邏輯上大有問題。對台灣人而言，進步與否，須以固定的人——台灣人，固定的地——台灣島爲準，將過去與現在做一比較。顯然的大多退步。

②譯者不反對島內同胞，心向獨立，滲透國民黨，待機行動，尤鼓勵參加警察機構、政工、軍校、警備總部。要之，無孔不入。

③蔣家班嚴禁台灣公務員兼職，而自己身兼數職（或明或暗）者比比皆是，尤其剛來台時期。

④蔣家班知悉在台施行眞正民主，是利民害己，百般藉口「勘亂時期」施行戒嚴令迄今，是假民主眞獨裁。

⑤（Monopoly Bureau）蔣家壟斷控制，榨取民膏之官方公司。

⑥當時之領事爲Ralph Blake，副領事爲George Kerr，即一九六五年出版「Formosa Betrayed」的作者。

⑦不僅陳儀時代統治台灣用戒嚴令，蔣家亦狡猾藉口「剿匪」實施戒嚴令。大凡獨裁者皆利用國家緊急條款，宣佈戒嚴，實施獨裁統治，而蔣家在台灣實施之戒嚴令時間之長打破歷史及世界紀錄。

⑧即今之「中山堂」。

⑨政治重建會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二日由台灣人民協會（Formosan Peoples Association）改組而成。該會由民報社長林茂生博士等所創立。日治時代林獻堂先生所領導之地方自治協會（Home Rule Association）即爲其前身。政治重建會，在政治意識上屬進步自由。其構成人員主要爲自由職業以及一般地主。該會在一九四七年初，對台灣民衆之政治啓蒙有極大貢獻，亦因之遭國民黨政府之忌。乃藉二·二八事件，屠殺該會中堅並栽誣該會爲共產黨組織。

⑩王添灯爲台北人民導報主筆，王氏之筆鋒銳利，社論明晰有力，爲一極負衆望之台灣領導人物，和林茂生博士（哥倫比亞大學畢業，英德文教授），馳名台灣當時政壇。惜乎，兩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人皆遭蔣家之忌，在事件中，慘遭殺害。又陳炘，亦哥大畢業，大東企業公司董事長及銀行家，亦遭處決。

摘自『台獨』月刊第59、60期（一九七七、二、廿八）

謝娥女士談二二八

謝聰敏專訪

去年十一月我訪問兩柏林，同鄉會長陳江春曾經帶我參觀納粹德國的政治監獄遺跡。政治監獄已經改爲少年犯監獄，監獄卻將一間政治監獄的法庭和行刑處分開，另建門戶，陳列當年刑具和政治案件判決書，保留納粹迫害遺蹟，供人憑弔。

日本統治時代，西門憲兵隊和台北監獄也關過不少台灣抗日志士，現在我們在台北已經找不到這些建築物。國民黨統治台灣以後，不但沒有保存當年抗日志士受難場所，而且毀滅日本殖民政府迫害台灣人民的遺物，甚至於繼續迫害抗日志士。

我從景美軍法看守所出獄以後，不但訪問國民黨統治下的政治犯，而且尋找從日本監獄釋放的志士。謝娥女士就是反對中日戰爭而被日本憲兵隊逮捕的。她在憲兵隊受到酷刑。然後移送台北監獄。當時著名政治犯謝雪紅已經刑滿出獄，她在牢裡還從日本女看守聽到一些謝雪紅的獄中生活狀況。戰後，我曾參觀台北監獄的木造監房。她告訴我，老鼠常常在木板剝落的監房裡奔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跑。有一個晚上，她居然在棉被下摸到一隻被她壓死的老鼠。

謝娥女士是戰前台大附屬醫院的女醫師。她和一些青年組織抗日團體，被人告密而入獄。戰爭結束，她和著名抗日志士謝雪紅和葉陶等女士及地方婦女組織台灣省婦女會。她被推爲台灣省婦女會會長。二二八事變發生，她當時擔任市議員。她和一些台灣士紳曾經受市議會推選向市民廣播。廣播的目的是在說明向長官公署交談的經過。但是她的廣播反而激怒了市民。憤怒的群衆燒毀了她在延平北路診所傢俱。這是二二八事變戲劇性的一幕。我在訪問中特別要求她解釋這一次廣播的經過。我問她：「你在事變中，傢俱被憤怒的群衆焚燒，醫院被群衆搗毀，是否覺得不公平？」她直爽地回答：

「沒有，從來做公親的都是先受拳頭片的。我對傢俱被焚燒的事沒有怨言。那是我在事件中的廣播說錯了兩句話。有人認爲我冤枉了台灣人才引起的。……」

我相信許多人都在等待她的解釋。讀者可在這篇訪問中找到答案。如果讀者尚有疑問，我願意轉交給謝女士。

這一篇訪問是在一九八五年萬聖節洛杉磯友人家中舉行的。在場的還有謝女士舊日的助選員。謝女士是二女中—第三高女前身—的校友，她的校友和在校女生都爲她助選。當年這位助選員也是慕名而去的女生。她們的心是相通的。訪問中有些問題是由我的朋友提出的。

謝女士曾經將這一篇訪問交給一些和她同時代的朋友閱讀。她的朋友指出：二二八事變發生當時，地方士紳尚且希望事變早日平息，政府能夠秉公處理，她才有這樣的言論，但是行政長官陳儀目無群衆，忽視民主，人民和政府之間的鬥爭逐漸尖銳，才使事件擴大。

我的朋友也認爲她不是會看眼色、善獻殷勤、俯首貼耳甘爲奴才的人。

二二八事變以後，她參加第一屆立法委員的選舉，在台北地區以最高票當選。在選舉中，她曾經向選民解釋她在二二八事變中的言論。一九五〇年，國民黨政府從中國大陸撤退，她遠遊歐洲，辭去立法委員，到美國就讀哥倫比亞大學，得公共衛生博士，她在紐約州政府做事，現在已經退休，她可能是哥大第一位台灣女性博士。

楊逵先生曾經說，反抗日本殖民政府統治的人也會反抗國民黨政府統治。和她同案的兩個青年在她離開台灣以後被逮捕，她曾經託台北婦女會的鄭玉麗會長呼救。但是這兩個青年都被槍決了。國民黨等於斷絕她的回台之路。中共出版的書籍指她「台奸」，國民黨槍決她的舊日同志，許多台灣人的著作也譴責她遠離人民。她是二二八事件中爭論最多的人物。

這一篇訪問稿本來由她保存了一年。最近「台灣文化」要出二二八事變四十週年紀念集，希望我能夠刊出這一篇訪問稿。我徵求謝女士同意，才轉送「台灣文化」刊出。由於她的勇氣和她的朋友安排，這一段故事才能發表，我在這裡一併致謝。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問：據陳××先生說，你在台北醫院和幾位醫師組織「社會主義研究會」，這是不是你被日本人逮捕的原因？

答：那個時候，我們的聚會並不稱爲「社會主義研究會」。我和謝雪紅的年齡相去廿一年。我們的動機只是愛國。我們只是研究以什麼方法來支持中國對抗日本。

問：這是不是你被逮捕的原因。

答：說來話長，那個時候我對社會主義沒有什麼研究。日本人也知道許多台灣人反對日本，所以利用過去因思想問題被捕的人來做線民。我們信任這種抗日分子，吐露反抗的意志，這個人就是負這種使命才被日本人釋放。由於我就職的醫院受到監視，當時交往的醫生和青年也受到株連。

問：你怎麼知道這個人告密？

答：日本憲兵反而告訴我，就是這個人告密的。這也是可能。只有他知道聚會的人物和內容。

問：你出獄以後是否找過這個人？

答：沒有。我出獄以後，忙着組織婦女會及其他政治活動，沒有意志，也沒有時間追問，不過我曾經告訴一個他的地方上的長者陳先生，如果有人要從事不要發表的政治工作，不能告訴這個人。

問：這個人後來做什麼？

答：這個人在就讀台北醫專的時候被日本人逮捕。他爲了自己的生存，做了這種事，他也是知識分子，後來也做醫生。

問：有人曾經說過，你有一棟房子租給謝雪紅開國際書局，這是事實？

答：不是。我就讀醫學院。家父因爲自己的女兒要當醫生，就在延平北路二段買了一棟樓房讓我開業。這棟樓房就是過去謝雪紅開設國際書局的地方。我們也不知道這個故事。後來有人來租房子，才告訴我們，這就是謝雪紅開國際書局的地方。我和謝雪紅推行婦女運動是在戰後。那是國共合作的時代，以前的台共分子也公開活動。謝雪紅是在台中市婦女會活動；我是台北市婦女會理事長兼台灣省婦女會理事長。那個時候，謝雪紅很有影響力，勢力很大，國民黨政府也對她很客氣。

問：那個時候婦女運動的目標是什麼？

答：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婦女參政，而且當時的社會有養女的問題，我們協助養女解放，替婦女解決困難。以前台灣參加政治運動的有好幾個女子，其中有謝雪紅，有簡娥，有人說我的名字謝娥恰好聯她們的名字起來。

問：在抗日時代還有一個葉陶？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答：有。葉陶和謝雪紅好像不同派。

問：當時你有一股龐大的政治力量。

答：我們在全台灣各地開會，非常活躍。當時我派鄭玉麗、李緞、吳清香到各地組織縣市婦女會，縣市婦女會成立以後才成立台灣省婦女會。婦女會的組織是正式的人民團體。婦女都踴躍參加，當時也有不少男女青年同志。

問：婦女在戰後能夠匯合一股龐大的政治力量，是否在日據時代就有相當的基礎。

答：在日本統治下只有「愛國婦人會」。那是以日本人做本位的。中國婦女或台灣婦女和日本婦女不同。中國婦女或台灣婦女本來就有一種氣魄。我本來退休後想以英文寫中國婦女歷史，但是像武則天、慈禧太后等等，實在有一點不便以英文來介紹給西方大衆。但是以前的抗日運動、社會運動都有不少的台灣婦女先輩參加。現在，台灣婦女運動做的不錯。說一個笑話，台灣還有不少「驚某會」呢？

問：你覺得男人對婦女會有偏見嗎？

答：有。男人對婦女會確實有偏見，當然這是很遺憾的事。女人應該不是男人的敵人。她是男人的母親、太太或姊妹、朋友，不是敵人。婦女組織不是要和男人敵對。但是當時也有人說，婦女平等，太太煮飯，先生也要煮飯嗎？那都不見得，男女有不同的工作。但是權利和地位應該相同。

問：過去呂秀蓮在美東夏令營提倡女權。有人質問，如果政治不平等，你也爭取不了女權。你認爲政治和女權有密切的關係嗎？

答：當然有密切的關係。這是脫不了關係的。女權脫不了政治、經濟及教育，女權是社會運動的一部分。

問：在二二八事變中，大家譴責行政長官陳儀。但是沒有人提到陳儀的太太。你見過陳儀的太太嗎？

答：陳儀的太太是日本人。我沒有接觸。她做事沒有光明正大，我們組織婦女會，她沒有和我們接觸。我到南京參加制憲的國民代表大會，不在台灣，聞她才出來招待婦女會的幹部。而且用日本菜來款待婦女會代表。

問：是不是因爲你是抗日分子，她不敢和你見面？

答：是的，我在台灣，她不敢露面。

問：陳儀是爭論很多的人物。有人說，他在國民黨的官僚中，不是最壞的。比他壞的大官很多。他後來也被國民黨槍決。你對陳儀的印象怎樣？

答：我對陳儀知道不多。不過我聽說，他在福建省主席任內槍斃很多人。他是採用高壓政策。我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和他沒有私交。

問：你是民間婦女領袖，他沒有爭取你的支持嗎？

答：沒有。當時官民之間隔膜很深。不過他所用的少壯派的幹部，如嚴家淦、張延哲等大概比較開明。嚴家淦在二二八事變中就由林獻堂先生庇護。至於陳儀實在沒有留給人民好印象。有人告訴我，他每到一個地方就清道，阻塞交通路線很久。這不是民主作風。這是我最反對的。

問：你對二二八事件中的主要人物王添　有過接觸嗎？

答：我們在公共場所常常見面。他是台北市議員，我也是台北市議員。我出獄以後，立即參加市議員的競選。

（在旁的謝娥女士的朋友說，她在第二女中讀書，謝娥是青年學生崇拜的偶像，她也是慕名而去，大家都以能夠爲謝女士助選爲榮。學生聯盟自治會的人也有在支持謝女士。謝女士的樓下是醫院，樓上則爲青年學生和婦女運動家聚會的場所，這些人出入從未間斷。彭明敏教授的媽媽也是高雄市婦女會主辦人之一。也有到過謝女士那裡。）

問：從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七年，那是台灣政治史上最自由的年代，經過日本人的壓迫，戰爭結束，台灣人民立刻蘇醒，百花齊放，很多人說，你就是那個年代最傑出的一位社會運動家。

答：（她謙虛地說）那個時候大家都很踴躍。（謝女士的朋友說，許多青年學生從學校回來，放下書包，立刻到謝女士的辦公室助選。謝女士的妹妹也出了很多力量。謝女士是第三高女—北二女中前身—的前輩，二女中的學生尤其感到光榮。）

問：你的活動，到達全台灣每一個角落，是否到過澎湖。

答：我個人沒有到過澎湖，也沒有到過台東、花蓮港。雖然如此各地的婦女運動都很有進展。台東也有婦女會。我見過一位高山族的婦女領袖，臉上還刻着花紋，她常常來看我。

問：高山族也有婦女會嗎？

答：有。她們也有婦女會。戰後台灣的社會運動可以說「踴躍澎湃」。

問：如果沒有二二八事件的屠殺，台灣社會運動是否應該有更大的成就？

答：是的，經過二二八事變的壓制，學生運動就低落了。二二八事變以後，政府又槍殺許多人，人民恐懼，不願過問政治。

問：你離開台灣，是在國民黨從中國大陸撤退以前嗎？

答：我是在撤退前後離開台灣的。我離開台灣到歐洲，然後來到美國。我決定在美國定居以後，就向立法院呈文請辭立法委員，可是立法院沒有公佈我辭職的事。

問：你競選過立法委員嗎？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答：事件後不到一年，第一次在台灣選舉立法委員，我參加了選舉。很多人，尤其是婦女會和第三高女一些女中出身的人都爲我助選。那一次的選舉很熱鬧，也很清氣，是全省性的。

問：二二八事變後，傳說參謀長柯遠芬命令警備司令部的官兵穿着便服，佯裝平民，偷襲南京派遣來台的特使楊亮功，激起白崇禧的軍隊屠殺台灣人，你聽過這些傳說嗎？

答：沒有。當時我必須躲藏起來。

問：你得罪了國民黨？

答：我在避開一部份的台灣人啊！但是有朋友告訴我台灣當局也經常在監視我。第一，在二二八事變前，由於國共合作，許多左翼的人物也在我家出入。如潘欽信、林日高、莊某等等。他們常常先找我醫院附近的陳××律師，然後過來看我。我對所有的人物都歡迎，沒有成見。

問：你在事變中，傢俱被憤怒的群衆焚燒，醫院被群衆搗毀，是否覺得不公平？

答：沒有。從來做公親的都是先吃拳頭片的。我對傢俱被焚燒的事，沒有怨言，那是我在事變中的廣播說錯了兩句話，有人認爲我冤枉了台灣人才引起的，二二八事變就在延平北路的我的醫院附近發生的，那天晚上，我外出，參加朋友的請客，賣香煙的婦女林江邁被取締私煙的公賣局警員毆傷，當時我不在醫院，醫院的別的醫生也不在，所以傷人就被人送到林清安外科醫師治療。當夜我回醫院聽到這件事就派遣婦女會的趙清華監事去慰問林氏，才知道林江邁並沒有像傳說一樣死亡。當時台灣光復不久，對光復的慶幸及感激猶存在民間。雖然人民生活困苦，對政府也已經很失望。當初發生時一般人並不希望事態鬧大，事變一開始，台北市議會議長周延壽先生就召開市議會緊急會議，我當時是台北市議會議員，我也參加該會議，開會中空氣甚是緊張，議員（民選的）都踴躍發言，當然都站在人民的立場，都在批評及抗議當時的弊政，並要求其改革及要求對事變受損害者的賠償。開會中，沒有一個人發言要鬧大或武鬥，市議會通過各種要求的決議，並要求與長官公署會見提交抗議。會見中葛敬恩接受所有市議會提案及要求。市議會也就決定應該收拾局面，和平解決此次糾紛，並決定推舉三人去台北市廣播電台向台北市民報告「市議會對政府所提的各項要求並其皆爲政府接受的經過。」所推舉三人是周延壽市議會議長、黃朝琴省參議會議長與我。也許是因爲我是市議員也是制憲的國大代表及省婦女會的關係。我們所廣播的內容都是大同小異，報告所提並被接受的各項要求條款，並其他有助於鎮靜及勸解民衆的事宜，但是廣播中，我說錯了兩句話。我報告陳文溪已死，但是林江邁並沒有死，那是正確，沒有錯。我說錯的一句話是長官公署前沒有打死人，以後聽說事實是有打死人，當時我和萬華選出的市議員周百鍊先生慢一步趕到與長官公署的開會，長官公署前並沒有看見屍體或血跡，諒都已經移走及清洗了。所以當葛敬恩對與市議會正式的開會中報告並沒有打死人，市議員大家都相信並沒有打死人，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我也就這樣報告。我說錯的另一句話是沒有開槍打傷人，傷的是在槍聲響時人在逃走時自相踏蹈至生傷害，這一點也是錯誤，也難怪台灣人生氣。以後聽說長官公署前的確有開槍殺死人，並傷害人。（謝女士的助手提醒她，你當時先質問葛敬恩，爲什麼有槍聲，他回答那是向空中發的，不是向人的。你又問，既然是向空中打的，爲什麼有人受傷。葛敬恩回答，那是槍聲響時人民走時自相踏蹈的。）對！我就是根據葛敬恩的報告來說的。（助手又說，民意代表沒有人敢提出這個問題，只有你敢當面質問這些問題）我相信葛敬恩的話，因爲這是他對正式的臨時台北市議會的正式報告。那個時候大家不知道政府會說謊或作不正確的報告，而且當是日的前一日事情在緊張時我去見過當時的柯遠芬參謀長，提醒他，台灣同胞及政府都是自己人，都是中國人。軍部是不能像以前的印度的英國軍隊向無武裝的印度人民開槍，「我去看柯參謀長事，記得以後在報紙看過柯參謀長發表他在二二八期間的日記時有記載，不過報紙沒有記載會面的內容。」三人去廣播時周延壽議長是先講，我與黃朝琴議長坐在電台辦公室，在等我們的時間。廣播時亦有談論過此事，只是我有在廣播中提起此兩點事，黃議長沒有，黃議長比我聰明得多。黃議長是第二個廣播的，我殿後，因爲黃議長沒有提過，我才講的。我廣播之後，人心浮動之中有人打電話來廣播電台給我，指出有人槍傷死亡，我就立刻再次廣播說剛才有人打電話來說，有槍死人、槍傷人，我們要調查，如果這是事實，我們當再向政府提出抗議及新的要求。

問：有人指出，廣播的第二天，群衆包圍你的醫院，要求你解釋，恰巧有人抬來了一個被衛兵槍傷的市民，要求你治療，群衆才放火焚燒醫院的器械和傢俱，這是否事實？

答：我是萬華人。我的醫院在延平北路，萬華另有家。廣播電台在城內，廣播當晚，我住在萬華老家，不在醫院，不可能拒絕治療受傷的市民。這個傳說，可能是指二二八晚上，受傷的人曾經求診，我不在醫院別的醫師也不在，所以有送到別的醫院的事。

問：有人指出，市民包圍你的醫院，你從後門逃走。又有人指出，你向憲兵隊要求庇護，這是不是事實？

答：我說過，廣播當天晚上，我住在萬華，不在醫院，怎麼可能從後門逃亡呢？我的大部份親族都在萬華，朋友也多，萬華人也很瞭解我的爲人，我在萬華有相當的實力。我不需要也沒有向憲兵隊要求庇護。

問：後來你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那是一次國民黨沒有操縱的選舉，你在台北縣和台北市得到最高票，你是否向民衆解釋這些錯誤？

答：當時幾乎大家都知道事實的眞相，記得在無數次的競選演講中只有一次有一位聽衆提出詢問關於二二八事，但好像是善意的，似乎他是眞的不知道，或是要給我機會澄清。當時的台北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市議員同仁當然知道眞相，很多同仁都支持我的選舉並替我澄清。

問：你想民衆已經瞭解你了嗎？

（她的助選員說，大家同情她，所以她能夠以最高票當選。）

問：現在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記載，都是根據逃亡大陸的台灣人的報告所寫的，這些書籍都指責你爲國民黨說話，你知道嗎？

答：我是人民選出的民意代表，我的責任是對人民的，爲人民的。事件剛發生時一般的人並沒有鬧大或武鬥的意思，雖然人民的生活很苦（因生產停頓及交通阻塞等等失業很多、通貨膨脹、在城市食米難購等等）人民對政府已經很失望是事實。（貪官汚吏、接收舞弊等等）但事變剛產生時，一般人民並沒有鬧大及武鬥的意思，大家希望和平解決，台北市議會反映民意，我也反映民意大家努力鎭靜民情，勸解老百姓以期和平解決，並不是爲國民黨說話。

問：我過去以爲你要接近權力中心，才爲陳儀辯護，才會替政府辯護，我也誤解了你。

答：我已經有了群衆基礎，我不必接近權力中心，光復後，我的一點社會地位都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除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諸如台北市議員、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第一屆立法委員、市省婦女會理事長等。

問：我也無法了解一位抗日的志士竟然爲國民黨的屠殺辯護。但是你是否想到民衆終於在一九四八年的大選中投給你最高票？

答：那次的選舉，我是台北市和台北縣得到最高票。以全省台灣的票數來說，我是第三多票，台南的劉明朝先生是最高票，他有台南縣農民的支持。台南縣與台中縣的居民也就是選民比台北縣多，但是在台北市及台北縣以外的單位我也是不是第二就是第三的多票。（謝女士的朋友說，你向葛敬恩質問，提出其他代表不敢提出的問題，是最有勇氣，最有擔當的人。）除了那兩句無心的講錯話以外，我的所作所爲，是問心無愧的。

問：你後來不願意回到台灣，是否受到二二八事變的影響，或有其他原因。

答：台灣是我的父祖墳墓之地，對做一位台灣人的我來說，是最爲重要。但是我也知道，一部份的台灣人要獨立。做爲一個中國人，我們不能希望中國失敗，國家民族是長久的，是大家的。政權是短暫的，是政黨的。我也知道你們幾位的背景。我相信我們可以彼此了解，我不希望大陸失敗，讓四萬萬五千萬的人民痛苦。（這是四十年前的中國人口數目）我希望台灣與大陸都能成功。

問：中共今後將愈來愈強大，國民黨要打倒中共是不可能的。這是歷史的潮流。現在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台灣將和中國保持那一種關係。我們關心的是台灣的前途。

答：（助手說，謝女士非常熱愛故鄉。）我非常重視台灣人的幸福及利益。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助手說：謝女士爲人慈悲爲懷，從來不會故意傷害任何人。）

問：我再回到原來的問題，你對王添灯似乎沒有很多接觸。

答：記得我們在台北市議會同事，在開會中，王添灯沒有強烈的發言，或有反政府的言論。我後來才知道他在二二八事變犧牲。我非常惋惜。

問：你記得他所創辦的人民導報嗎？

答：我記得，聽說他做了什麼大生意賺了很多錢。

問：茶葉嗎？

答：（助手）對！現在我記起來了。我在小時候和他拍過一張照片。我聽爸爸說過，他是一個豪放的人。

問：謝雪紅也受到人民的尊敬。但是有關她的故事，還有許多不能查證。你對她的印象怎麼樣？

答：她在台中市婦女會活動，但不能當選爲台中市婦女會會長，就是因爲當時許多婦女不能接受她的背景。不然，她是一個資格很老的人，是我的前輩。

問：許多人不能支持她，是因爲她的思想或是因爲她的私人生活？

答：我想她的私人生活難於被當時的一般婦女接受的。

問：她回到台灣工作，是在一九二八年，年代很早。……

答：一九二八年我才十歲而已，我們是在戰後一起工作。

問：你對這個人的評價怎樣？

答：當然我是非常尊敬她，何況又是先輩，又是同樣姓謝。我記得她也非常尊敬秋瑾先烈。

問：你對林日高有否印象？

答：這個人也是很好，但我與他沒有私交。

問：他後來被國民黨槍決。這是什麼原因？

答：那是我離開台灣以後的事，我不知道詳細。

問：我懷疑這是蔡孝乾的案件引起的，簡吉也受到株連。

答：我見過簡吉，他的個子高。

問：據說，蔡孝乾是參加中共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唯一台灣人。

答：參加中共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台灣人，好像不是只有蔡孝乾，還有其他的人。戰後有幾個台灣人從大陸回來，住在我家，我想其中一個人已經物故，這個人對別人聊天的時候特別指出，他怎樣用機關槍射擊在橋上的國民黨軍隊。我不想舉出他的姓名。

問：前幾年，國民黨又選擇二二八來屠殺林義雄母女，侮辱台灣人，激起台灣人對二二八的新愁舊恨。所以我們搜集二二八事變的資料，檢討它的意義，你被日本人逮捕，日本人是否留下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有關文件？

答：當時我被關了兩年，但是還沒有起訴，戰爭已經結束。也許因此，有人說沒有看到日本人的有關文獻關於我們一些青年組織抗日團體。

問：你的確沒有使用「社會主義研究會」的名稱嗎？

答：沒有。我們沒有這樣的名稱。從共產主義來說，我可能只是一個小資產階級而已，我想我們只能稱愛國主義者。那個時候我們已經讀不到社會主義的書籍了，日本全部禁讀了。

問：你的案件被捕的人有多少？

答：當時牽連大約將近十個人，有些年輕人也被逮捕，戰後才釋放。也許我是一個婦女，也許我的老爹也有影響力，我先被釋放，告訴那些從大陸回來的所謂「半山仔」，監獄還關了很多政治犯的台灣人，他們才去釋放思想犯，當時許多人都忽視了。

問：那個時候政治犯有多少人？

答：我不知道數目，但是在台北監獄婦女只有我一人。

問：謝雪紅已經不在台北監獄嗎？

答：不在，不過看守告訴我，謝雪紅也在這裡（台北監獄）關過，她們都敬佩她。

問：你在監獄當過醫生嗎？

答：沒有。記得女監有一個台灣人的助理醫師對我非常客氣。他曾向我透露KEKAKOK。K-EKAKOK是萬華的話，意思是說，兩腳已經只剩下一腳，德國已經投降，只剩下日本在苦戰。所以我雖然在監獄中我的心情也很好。

問：你在牢裡，父親去世，監獄也放你出來探病嗎？

答：是，可能是當時日本自知必敗，想以情感感動我，父親病重，讓我出來會面。

問：你在日本時代沒有開業嗎？

答：父親買下房子，準備開業，我就被逮捕了，我在戰後才開業。

問：日據時代有人傳說，在你家裡搜索一批外國醫藥，法官問你是否用來毒殺日本人。這是不是事實？

答：那時我在準備開業外科醫院，有種種消毒劑，日本憲兵是有問過，法官是沒有問過。記得當時日本人屢次逼迫我交出我所交往的人物名單。我每次交給他們的都是與政治無關的人物。

問：和你同案坐牢這些人現在是否還在台灣。

答：有的後來被國民黨政府槍決了。有的現在台灣，有的現在大陸，都有相當地位。

問：日本人沒有因爲抗日而槍決他，反而被國民黨槍決了，他叫什麼名字？

答：這就是我們需要法治的例子。有兩位被槍殺。記得都是我出國以後，但是我不知道他們的家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族是否同意我說出他們的名字出來。

選自美國《台灣文化》第十期（一九八七年二月）

「二·二八」事件的真相

——一位目擊者的見證

野僕

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發生於四十年前，當事人均垂垂老矣，事卻越抹越黑。今年四月在波士頓舉行的第三十九屆亞洲協會年會，有四百多名中外學者參加，「二·二八」事件的研究是華裔學者最關心的議題，因爲這是個中國統一與台灣獨立的歷史性與情感性的死結，要解開它，首先得以超然立場，對事件作客觀而誠實的抽絲剝繭的工作，與會的許多學者主張有關各方面公布事件眞相，再進一步研究，使此一不幸事作獲得客觀的結論。這是研究歷史的基本要求。事件的眞相不明，背景和動機便不得而知，從而作出的結論還能不偏差嗎？

台灣中山大學教授魏萼、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賴澤涵和加州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之馬若孟教授都發表了調查報告，重點在於否定：（一）國府官員認定事件爲共黨滲透的結果；（二）中共自認曾介入；（三）台獨人士強調是台灣人反抗運動的一環；（四）自決派聲稱爲台灣人要求自決之前延。於是導出事件的誘因是當時國民政府與台灣百姓間的相互期望之差距。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維幾尼亞大學外交系教授冷紹烇表示，儘管事件已過了四十年，但仍要台北政府公布事件眞相，然後「以學術的立場與觀點研究出來的『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才能讓各界瞭解眞相；這份調查報告公諸於世時，是非眞理才能大白。」這也是大多數與會者的要求與願望。

顯然，寫歷史或論文要求其客觀比要求其正確容易。舊的史學方法論認爲，離史實發生的年代越近的記載要比越遠的記載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如今則不以爲然。

「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那一陣子，美國華人學術圈和一些政治團體曾分別作出回響，正反和中庸的意見兼而有之，但各方的一致願望則是「讓我們知道眞相」；而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即將出版的一部英文着作，也宣稱有更新發現的史料和新觀點。

我想，「二·二八」事件迄今爲止，我可能是現在僅存的一個事發現場及幕後辛秘的見證人和受害人，故此有資格也有權利就這一事件作見證。

死難人數難以根查

今年三月號的《明報月刊》刊出拙作〈台灣政治暗湧〉後，美國紐約《中國之春》四月號接着刊出楊漫克訪問雷震案律師林頌和的一篇特稿，大體上是循着我所公開的「CC（中統）」與「政學」二大派系鬥爭的背景而發展。林頌和是軍統局的「叛徒」，原爲軍統駐福建南站情報人員，他的證詞自有其可信性，但大都是道聽途說或臆測之詞。比如台北警備部戒嚴時究竟殺了多少未經審判的被害者，大概連警總檔案也未必有完整的紀錄；然而，林氏表示：「（聽人說）『二·二八』事件平定後，有許多參與者被處決，根本不用審判。如台灣基隆要塞司令部……有一個多月時間每天都有卡車將處決者送往要塞，每條腿綁二個人……他們將抓來的人往海裡一推，就結束了。那時一晚上最多要處決十四卡車的。」林頌和當時任職台北縣政府科長，實際仍是軍統局人員，他所回憶的事實是可信的，但被害人的數據則係經過傳聞而膨脹了。合理的解釋是，一輛滿載囚徒的卡車自台北駛往基隆，只要一路上有十四個行人看見，人人都說一輛就可膨脹到十四輛！

據我記憶，那些被拋下海溺斃的事並不曾長達一個多月，不少在碼頭出現的浮屍不到一週便沒有了，因爲執法者愚笨到以爲拋人下海就可以沉屍滅跡，結果卻被漲潮沖回海岸；更愚蠢的是以爲恐怖統治能嚇阻人民的不滿與反抗。

我當時在台灣省黨宣傳處機關報《國是日報》任編輯，報紙雖然被暫停出版，採訪工作並未停頓，來自基隆的報告一個早晨最令人震驚的浮屍五十多具，已經令我永難忘懷，我實在很難想像「十四卡車運送處決囚犯」如何善後其事？這就是警總禁止新聞刊出的結果：謠言滿天飛，以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訛傳訛，如今仍衆說紛紜，全省被害人數據自二萬多人膨脹到「不計其數」；只怕國民黨或其政府想公布眞相也難有個正確的數據，因爲各地警總諜報組組長官拜中校參謀者有者，少校參謀也有，他們就像二次大戰時德國的蓋世太保有權處決人犯，殺人滅跡習以爲常，殺了人會否上報？上報後又會否列案歸檔？怪不得台北政府一再以事過境遷、無法調查來推搪，反對者也就可以把死難者的數據誇大。

特務當道　蟻民當殃

我一出校門便到當時《國是日報》任編輯，當年替「二·二八」的公開主角蔣渭川撰寫廣播詞的高拜石是宣傳處主任秘書，也是《國是日報》總編輯。我不僅是事變導火線現場的目擊者，而且一直在寫與編事變過程的新聞；當然，我並非任何黨派的人。

儘管事後的一些敘述把事態的發展形容爲近乎恐怖，台北街頭風聲鶴唳，我們的報紙也無法如常出版，設在館前街報社的編輯部暫停作業，我還是臂掛「記者」的臂章上街採訪，到印刷廠看樣，但一直不曾見過「暴民」或「暴力事作」，只是各機關、商店歇業，路上行人稀，街道髒亂，地上偶而有反政府傳單。情況並沒有惡化到事後許多人追述的程度。林紫貴當年在長安東路的官邸則是臨時編輯部。我有許多日子都是在他家裡專責處理號外的編採工作，因而直接獲悉蔣渭川與台灣省黨部ＣＣ（中統局，也稱藍衣社）之間秘密關係及動態。

台北廣播電台（後爲中廣電台）被群衆佔據後，蔣渭川在電台廣播號召各地區人士出面組織治安維持會，暫時接管地方行政，以適度控制事態的擴大；廣播詞由高拜石撰寫，經林紫貴向當時主委李翼中請示。由於新聞需要，我比蔣更早看到原稿。據我當時的印象，省黨部書記長詹純鑑可能都不知情，因爲他跟台北警備部少將保安處長林秀欒同是福建興化人。我當時實際上還不知道政壇有中統以陳立夫爲首的ＣＣ與留學日本黨政要員張群及陳儀等結合而成政學系之爭。我的直覺只是省黨部正在運用林紫貴與台北擁有群衆基礎的聞人蔣渭川的私人關係去控制事態的發展；蔣渭川也不曾利用其與ＣＣ的秘密關係搞造反陰謀；林紫貴透過蔣渭川廣播煽風決不是私人行爲。直到事後才肯定是ＣＣ派企圖撵走政學系的陳儀取而代之，而陳儀惱羞成怒反撲的結果卻在台灣留下一頁血腥的紀錄。事態發展到後來那樣嚴重顯然是他們所始料不及。這一件事給歷史和人民上了一課：一部中國現代史，實際就是黨派之爭和特務政治實踐的血淚史，旁的人民固然是首當其衝的犧牲品，直接加入衝鋒陷陣的「志士仁人」有時也成了受害者。

碩果僅存的關鍵人物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如今，當年四個關鍵人物—蔣渭川、林紫貴、李翼中及高拜石都已作古，死無對證，惟有現在住於台北的前CC社長陳立夫或政學系巨人張群還是有力見證人。我個人則是適逢其會，把記憶所及的所見、所聞所知寫下來。

「二·二八」事件起因的第一現場是與《國是日報》所在的館前街僅僅有二街之隔的煙酒公賣分局營業處，當我獲悉憤怒的群衆衝進營業處搗毀設備和存貨時，立即趕到現場，情況已近尾聲，只有三、五個民衆還在二樓把檔案、存煙從窗口拋到街上，沒有進一步的衝突發生，圍觀的人僅一、二十個，現場也沒有軍警出面制止，搗毀者接着一哄而散。完全看不出是有計劃有組織的行動。

那些日子，我曾經常騎單車或乘擋風玻璃貼上記者證的公務車上街，從中山北路經長官公署，折向中正西路、博愛、重慶路、西門町；除了西門町情況比較混亂（路上行人比較稀少，軍警都奉命固守各自的營區，避免與民衆衝突），僅僅長官公署的二樓走廊部署了一個機關槍連，由陳儀坐鎮指揮，只間歇用擴聲器警告群衆不得進入禁區，偶聞朝天示警的槍聲，但無傷亡報告。微妙的是各地國民黨部居然未遭到騷擾與攻擊，倒是謠言傳播得比實際情況嚴重而緊張。在台北市被攻擊的外省人比南部少，而被襲擊者大都限於不明情況的路人，受到的攻擊也多限於凌辱性的拳打脚踢，也沒有破門進攻外省人住宅的事。這是否因爲民間的藏槍還不多呢？據台共成員史明從日本到美國告訴我，他原想到山裡打游擊，但限於槍彈不足，日據時埋藏的十幾支步槍都已生銹，彈藥供應也不繼，只好輾轉逃亡到延安去。

我還記得，當時編寫「二·二八」事件號外新聞的來源主要來自蔣渭川隨時用電話向林紫貴匯報各地情況，我自己也臂佩白布紅字的記者證上街採訪；心理上難免有些微恐懼感，幸而始終不曾發生意外。只聽到一個來自南部的朋友說，當他從台北火車站出來，路過重慶南路時，有個口操台語的行人先用台語問話，他回答了；繼續日語追問，他怔住了；因而被打了兩拳。也有人會說日語卻不懂台語也挨了揍。好在看來都是一些流氓打人出氣而已，幾乎沒有死亡的報告。當時政府微弱的兵力與警力也力採低姿態；直至十日後中央軍登陸，事件都無惡化，惟南部一部分地方維持會有了不維持治安的越軌行爲，極少數的人命傷亡；不像大地震來臨前夕的寂靜，倒像是發洩了的民憤動亂正靜候上一級的政府來善後。

增援部隊抵台事件惡化

不幸的是七十師草鞋兵一旦登陸，國防部和台北警總都發出戒嚴令，激烈的鎮壓行動立刻展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開，北起基隆、南迄高雄的街頭都有荷槍實彈的步哨。首先是有人在街頭不顧戒嚴令近乎天眞地搶奪哨兵槍械而被擊斃，這些人大抵是誤信日人譏諷中國阿兵哥連槍都不會開，意圖徒手奪槍而喪生。許多死於街頭戒嚴區的大抵是這樣犧牲的。同時，陳儀從福建帶來的一批軍統局特警東南訓練班出身的警備部特工人員，卻奉令秘密處決各地參與反政府活動的仕紳人民，一場血腥的鎭壓與濫捕行動於是展開，爲中國也爲台灣現代留下永難磨滅的創痕。

我每每看到一些自認「二·二八」事件的專家學者或同情者大放厥詞，而直接受害人卻噤若寒蟬或不堪回首話當年，總有一吐爲快之感。因爲我是身在海外的見證人、受害人，時間已經磨滅我當年的愛憎和偏見，我應一抒自己的所感、所遇和所見。

我是在「二·二八」之後二個多月在街上被便衣憲兵抓的，他們搜查我家後，把我扣押在憲兵拘留所，再轉到台北警備部監禁。如今台北市西門町鬧區前本願寺舊址正是當年警備部保安處和專關政治犯的地牢。地上看來是辦公大廈，通常是提審囚犯的地方，底下則是暗無天日的牢房，三個人共睡一片榻榻米，一條毛毯不足以禦寒，正好擠在一起來取暖。我們都沒有名字，只有編號，難友間縱使沒有交談，但是看得出十之八九的「匪諜」都是外省籍，有時候與台籍朋友談起舊事，居然是他們聞所未聞。誰說「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只是台灣人？

我在台灣渡過一萬多個痛苦而恐懼的日子，一直受到有形無形的監視，行動與就業都不自由，「匪諜」的帽子始終未曾被摘掉。來到美國後，我不時聽到反國民黨的人把這件歷史悲劇譽爲獨立革命運動或反抗中國人統治的義舉，台北官方的言論則將事件歸咎於「共匪」或「叛亂分子」；總令我有啼笑皆非之感。現在有人在海外倡議化解「二·二八」悲劇，據說是專家學者「看法互異」，不少人提出的化解之道，動機是善的，辦法卻不切實際，甚至近乎隔靴搔癢；且不問台北政府會不會採納，反國民黨方面是否因而不再用「二·二八」事件爲政爭利器，作爲受害人的筆者就不願接受——也只有受害人才有權利向政府提出若干要求。

亡羊補牢的建議

一、有人建議政府向台胞道歉。筆者第一個舉雙手反對，因爲：(i)政府向人民道歉，迹近封建帝制時代帝王下詔罪已，政府還把人民視爲赤子黎民，往往不久就故態復萌；(ii)「二·二八」事件的性質完全不同於美國現在鬧的軍火售伊朗與軍援尼加拉瓜游擊隊問題，列根政府之是否違法只涉及向人民隱瞞事實，而前一事件是由於政府與官員濫用權力已侵害到人權甚至人命的結果；(iii)受害人並不限於台灣——不少外省人被毆傷、致死、入獄和至今仍在服刑，難道是活該或罪有應得嗎？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二、爲負屈者平反的建議更是封建帝制時代的陳腔濫調。我懷疑「平反」是向中共學步，而中共又是乞靈於封建的迷幻藥以愚弄無知的人民。在中共的辭典裡，「平反」的注釋是：「把判錯的案件或做錯的政治結論改正過來」，淵源於帝制時代「錄囚覆審」、「理正幽枉」，被視爲統治者對於子民的恩賜。二十世紀都接近尾聲的民主時代，我既不同意他人用「負屈者」來稱呼政府濫權違法的受害人，更不願接受古帝王自以爲恩賜性的「平反」以求個清白。

我在台灣三十多年，始終堅持個人的權利，以自認無罪去對抗政府所羅織的「匪諜」罪名；出國後還攜帶台灣警總發給的一紙「自新證明書」，作爲自己一生爲民主自由而奮鬥的紀念，就是美國移民局也不據以認定我犯罪。一旦我收到一紙平反書，那才眞令我興起受屈辱與被愚弄的感覺；如果一紙平反狀就能勾消被害人的「負屈」，嚴重濫用職權的結論只不過是執法有了偏差，人民的尊嚴和權利和性命所受的戕害豈不變得無關重要而毫無意義？難道主張平反的學者或國民黨認爲中共的「平反」是開明和民主的？

國民黨應在海內外樹立新形象。惟有民主、自由的形象才能爭取過去的受害者和現在的反對者的認同，徒靠利益一致的人歌功、擁戴是不夠的，歷史已經證明從前的一些反共大將和名人如今安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台灣人民的知識水準已經大大提高，不能再用封建帝制時代的懷柔或愚民策略去安撫因政府官員濫權的受害者，應該參照現代民主先進國家的法例對待「二·二八」事件的所有受害人，無論是台灣人或外省人。

三、有人提議追查責任，把罪責全推到當時長官陳儀的身上，還說他「早已伏誅，只可惜未將『二·二八』事件的責任也明白昭示於天下」；聽起來陳儀就因爲處理這一事件失職而被處決似的。我懷疑倡議者眞的以爲我們這些受害者會無知到這樣的地步？

現代刑法早已拋棄封建落伍的報復主義，追究責任是否也追究刑責呢？不要說事實上很難做到公平的地步，即使做到也只能收點懲前毖後的效果，對於受害人並沒有實質意義或裨益。更何況事件肇因責任在CC，進行暴力鎭壓則責在政學系及警總，政府要層層追究還是止於奉命行事的中、低級官員？暴亂與鎭暴是連鎖反應，而暴力鎭壓勢必引起經年累月的抗暴；這原是官民雙方都應負責的事，就像發生一宗原因不明的車禍，雙方約受害人互相抱怨、指摘何如冷靜地尋求實質上的補救？

政府果眞要「追查責任」，就不能有「隱瞞」或「卸責」的動機；我建議參照美國對於水門事件及軍售伊朗醜聞成立一個專案小組，由獨立的法學、史學、社會學及政治學者組成，以一個德高望重的大法官爲召集人，邀約當年涉及事件的官員，曾經身受其害的人民或迄今仍然健在的目擊者和參與者，舉行公開聽證會；再提出正確、公正、總結的報告。我們要求公布眞相與濫權違法的人物，但不要求追究刑責向他們報復。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受害者應獲實質補償

不論台北現政府或官員曾否涉及「二·二八」事件，只要她是個負責而講求法治的政府，她都有義務對當年受害人作實質補償，包括：

1　對於曾因政府官員濫權而入獄的受害人，給予一至二萬美元的賠償；至於曾被羅織「匪諜」、「判亂」罪名而服刑者，應另依冤獄賠償法計算理賠。

2　對於曾被警總未經審判即予處決的死者遺屬，給予十萬美元賠償及五萬元撫恤金；對於暴亂死於流彈或被毆傷致死的遺屬，給予五萬美元撫恤金。至於攻擊警察機關或戒嚴時街頭哨兵而被殺的，另案辦理，政府仍可酌給死者遺屬部分撫恤金，因爲他們以身試法大都是無知與無辜的。

台北政府現有積存的外匯數百億美元，只要撥出一、兩個百分點去支付賠償已足有餘裕。國民黨政府肯爲一個駕機逃出大陸的飛行員付出一百六十萬美元獎金，難道不應該或無力支付這一筆賠償？台灣民間和反政府人士不斷誇張事變的受害人，甚至有人高估死難者多達幾萬人；但據我的印象和記憶，被濫殺的無辜者不應超過一千人，死於流彈或傷重致命的人數更少，被扣上「匪諜」、「叛亂」帽子入獄的則超過一千人。

國民黨政府如果能主動採取上舉療傷補創的行動，不僅無損它的形象，更可收到預期的正面反應，例如：

a　直接消除受害人及其親屬的怨恨，間接杜絕告訐之口。

b　此一不幸事件總結的結果，將使反對者或台獨人士失去一件政爭的利器，也將化除今後台灣人的疑雲和餘恨。

走筆至此，報載台北政府官員盼望國人諒解以化除誤解。紐約《世界日報》（五月五日）還引述「行政院說，同胞骨肉相殘乃痛苦之事」，要大家「一心一德」，走出歷史陰影。這種口吻與反政府人士如出一轍，分明是當年黨政官員濫法造成的悲劇，竟曲解之爲「同胞骨肉相殘」。猶記台北立法院曾有人提出「二·二八」事件要求政府加以澄清，兪國華院長卻推宕說：「時過境遷，當時的官員都已不在其位」；言外之意，現任政府官員當時都不在其位，如今當然不謀其政。他可能忘了，他的政府是中華民國政府，是國民黨執政的延續；只要台北的政府還是「中華民國政府」，台北政府就無法推卸因爲其公權力的濫用所造成人民權利、財產與生命損失的賠償及法律責任；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就不會一筆勾銷而成爲歷史陳迹。惟有蔣經國政府以具體而實用的行動來總結此一混淆而陣痛時生的悲劇，那麼，創痕雖然無法完全磨滅，總能對於受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者產生療傷止痛的作用；也就不勞局外人置喙代言了。

幾年前，美國調查局曾因非法（未向法院申請）竊聽新澤西地區十家電話，被告到法院附帶侵權賠償一百萬美元，調查局不但認罪，並且照付二戶賠償金十萬美元。這件事可曾成爲人們咎議調查局的把柄？或是有損美國的民主形象？不僅是受害者皆大歡喜，也爲美國人民上了一次政治教育課：這是個人人都得守法的國家！

選自《明報月刊》總二五九期（一九八七年七月號）

「二·二八」四十周年話台灣

——訪雷震案名律師林頌和先生

楊漫克

編者按：台灣名律師林頌和，生於一九一八年，福州市人，遜清禁烟名臣林則徐之五世孫。早歲畢業於福建學院法律系。一九六〇年雷案發生，經台灣公論報社長李萬居推薦爲該案辯護人，深爲國民黨所不滿，繫獄四載始釋。四十年前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時，林氏身歷其境，多所見識；對雷案歷史之陳述，亦慧眼獨見。此篇訪問極富史料性，頗堪研讀。

文中楊代表楊漫克先生，林代表林頌和律師。

本文發表前，已經林先生過目。

二·二八事件始末

楊：首先請林先生簡述一下二·二八事件的經過。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林：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灣發生了一件震撼世界的事件，那就是「二·二八」事變。這個事變的起因是事變發生的前一天，也就是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台灣省專賣局（台灣省菸酒公賣局的前身）兩個查緝員，一個名叫傅學通，一個名叫葉得根，他倆在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馬茶室緝私菸的時候，由傅學通開槍打死了一個擺香煙攤的老婦而引起，實際上這個命案只是導火線而已。

這位被打死的老婦的弟弟，第二天，也就是二·二八當天，開了一部車子，上面掛着一條大標語，寫着「同胞快醒」，並架起一面大鼓，車上坐了一二十個人。車子一直開到長官公署，公署的屋頂上的軍隊，便開槍掃射，接下去局勢便惡化起來，打人、衝警察局、燒車子等等。台北事發後，迅速蔓延全島。

二·二八事件目擊情況

楊：林先生，你親歷了二·二八事件，可否談談當時你目擊的情況。

林：我當時在台北縣政府做科長，住在台北市，每天坐火車往返於兩地。二·二八事發當日下午，我坐火車回台北。一到站，發現月台上擠滿了人，一片混亂。群衆一見到外省人就打，穿中山服的人就是攻擊的目標，當時外省去的官員都穿中山服。我那天穿了一套西服，但是還能被看出是外省人。我不敢下車，很危險。後來有一個公務員被群衆追打，我就乘着混亂出了車站。進了台北火車站鐵路餐廳的後門。外面到處喊着打「阿山」，也就是打外省人的意思。這時不斷有本省人進進出出，我又坐在餐廳食堂的角落裡。過了不久，就看見外面出現了四部憲兵的警車，架着機關槍。這時候街上平靜了。到了晚上，我才回到家裡。這就是當日的事情經過。一連十幾天，都是危險的。外省人不敢出門。到了三月十日，大批的國軍開到台灣，情況就不一樣了，街上常見槍聲，常常有人被打死。

以後聽人說：二·二八事件平定後，有許多二·二八事件的參加者被處決，根本不用審判。如台灣的基隆要塞司令部，就處決了很多人。有一個多月的時間，每天都有卡車將處決者送往要塞，被處決的人是用士兵的綁腿綁着，每條綁腿可捆兩個人。送到要塞後，在海邊的砲台上，他們將抓來的人往海裡一推，就結束了。那時一晚上最多時要處決十四卡車的人。

國民黨沿用殖民地方式管理台灣

楊：二·二八事變的起因是什麼呢？僅僅是因爲國民黨接收人員驕橫腐敗，不尊重台灣人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嗎？在大陸，國民黨接收了日本侵佔的東北，也有同樣的問題，但並沒有發生台灣那樣的衝突。

林：是的，台灣人在日本人脚下做了五十一年的亡國奴，回歸祖國的興奮心情是不必講的。國民黨接收大員的腐敗是造成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之一。但我認爲，國民黨當時犯下的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在台灣成立了一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該署的組織法，是根據日本在台灣的總督府的組織法作藍本的。日本總督府的組織法，是站在把台灣做爲殖民地的立場訂立的。國民黨政府沿用了日本人的組織法，翻版成了長官公署的組織規程。可見，國民黨對台灣人的統治，仍舊像日本人對待殖民地的態度一樣。

楊：國民黨這麼做的理由是什麼呢？

林：國民黨以爲，台灣亡國五十一年，以前四百年都不要算。如果一下子把台灣省人的亡國奴的鎖鍊拿掉的話，一定會不習慣。所以，國民黨還要用殖民地時代的統治方式，管理台灣，否則不好管。國民黨的心理和統治策略就是這樣。結果，這個算盤打錯了。

楊：這正好與台灣人回歸祖國的心理大相逕庭了。

林：其實，台灣人很講理，並不是像國民黨想像得那麼難管。你仍舊把回歸的人民像對待殖民地人民一樣，當然很難管，結果出了二·二八事件。假使你國民黨把台灣人民當做正常的中國人，那是不會出亂子的。國民黨接收有所謂「五子登科」之說，即金子、房子、車子、女子、面子。女子就是漢奸們的太太、女兒。這種惡風氣，如你所講，在大陸如此，在台灣亦如此。這種原因雖然使台灣人同大陸人同樣不滿，但不是台灣獨特的原因。

楊：我想問的正是台灣的特殊性。

林：對台灣人，國民黨看不起，給他們一種精神上的壓力，認爲台灣人是殖民地人。譬如外省人穿皮鞋，踩台灣人家裡的「榻榻密」。台灣人的房子與日本人一樣，榻榻密白天是地，晚上是床。但是，外省的警察，走進台灣人的家裡查戶口，不脫皮鞋，就那麼踩在人家的床上。台灣人敢怒不敢言。二·二八事變後，國民黨當局也發現了這件事情，採取了措施。所有台灣警察穿的皮鞋是沒有帶子的，以便辦公時，隨時脫下來。從這一件事例上，可見當時國民黨對台灣人的不尊重。這樣的事情很多，所以使台灣人心中對國民黨產生極大的不滿。

二·二八事變沒有政治傾向

楊：請問，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們，當時有沒有什麼政治傾向？是不是想脫離中國，搞台灣獨立？

林：那個時候很亂，沒有什麼政治意向，二·二八事件完全是民怨積蓄太深，一下子爆發出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來的。沒有什麼組織、綱領或領導人。據我知道，當時並沒有獨立的口號或其它任何政治口號提出。

楊：在大陸，一般的官方說法是，台灣人民不滿國民黨統治，發動起義。而在台灣的共產黨，也參與和組織了這場起義。如後來去了大陸的謝雪紅女士，便是例子。

林：雖然有共產黨參與，但只是事變發生後才參加的，並沒起很大的作用。二·二八完全是自發的群衆暴動。

二·二八事件中的國民黨派系鬥爭

林：實際上，我認爲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是二·二八事件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CC系同政學系的權力鬥爭，是二·二八事變發生的重要原因。

楊：請您深入分析一下。

林：政學系的代表人物是張群、陳儀。當時在台灣掌權的國民黨官員是政學系的陳儀。政學系與CC的矛盾由來已久。三民主義青年團屬於CC，在二·二八事件前以及期間，是站在所謂的「暴徒」這一邊的，他們要給政學系的陳儀製造麻煩。

當時有一位以後當選國大代表的叫做林紫貴，此人屬CC系，曾經在南京國民大會堂開國民大會時喊叫「殺陳誠以謝天下」。這個林紫貴那時在台灣辦了一個「國是日報」。該報的立場完全站在群衆這邊。

楊：林本人是台灣人嗎？

林：林紫貴是福建人，已去世了十幾年。當時林是國是日報的發行人兼社長。國是日報的文章支持群衆。而三民主義青年團也參加了暴亂。這兩個證據，可以說明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也是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因素之一。

楊：這是政治的複雜性，很少有人提到此點。你肯定「三青團」參與了暴動嗎？

林：這是事實。當時台灣有十幾家報紙，都報導過三青團參與「暴動」的事情。

沒有二·二八就沒有今日之台獨

楊：有人說二·二八事件也是一個省籍或地域衝突事件。您的看法如何？國民黨是否應負全部責任？

林：在我看來國民黨應負全部責任。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楊：我看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後遺症是太大了，今日的台獨運動，是否可以說因二·二八事件而起因的？

林：我想是這樣。二·二八事件以後，除掉殺和被抓的，許多人向外國逃，主要是逃向日本和美國。形成了今日台獨海外的兩個大本營，搞起台獨運動。這是國民黨欠台灣省人的一筆血債。

楊：國民黨後來退到台灣後，是否作過些修正？對台灣人有所交代？當時指揮鎮壓行動的陳儀被蔣殺掉，是否算對台灣人做了交代？

林：陳儀被國民黨殺掉，表面與二·二八事件無關。國民黨對陳儀在台灣的鎮壓行動，當時並未追究。陳在二·二八後調回大陸，還被任命爲蔣介石家鄉的浙江省主席，這一點便可證明。但是，蔣介石退守台灣之後，槍斃陳儀是爲什麼呢？表面名義上說陳是「匪諜」。匪諜在大陸槍斃就行了，爲什麼還要等到台灣後再做呢？眞正的原因是，國民黨要想在台灣蹲下來，喊出「確保台灣，反攻大陸」的口號，總要安撫一下台灣人的民心。但又不給二·二八事件平反，才以匪諜的名義，把陳儀斃了，等於把陳儀的血，向台灣人交土地押租金了。

楊：國民黨退居台灣後，是否對本省人作過些彌補性的事情？

林：除了槍斃陳儀外，國民黨還把參加二·二八事變發起來的「主犯」蔣渭川，起用做台灣省政府的民政廳廳長，他是台灣抗日英雄蔣渭水的弟弟。蔣渭川曾是事變中被國民黨指定格殺勿論的人。陳儀抓他時，蔣渭川逃走，其女兒當場被打死。陳儀被槍斃後，蔣渭川才被任用。當時有一件諷刺性的怪事，就是「台灣新生報」發表啓事：「祝賀蔣渭川先生榮任台灣省政府民政廳長」，簽名者有林紫貴等二、三十人，其中有三分之二的名字，都是在二·二八事變中被國民黨槍斃的人。這是一九四九年的事情，那時報紙什麼都登，不像以後有了報禁，故居然出現了這樣的怪啓事。

記住二·二八血之教訓

楊：二·二八事件是國民黨與台灣省人的一個歷史困結，一直未得解除。現在很多人提出來要修建二·二八紀念館，並定該日爲國殤日或和平日。如果國民黨接受這些建議，爲二·二八事件平反，一定會有助於紓解台灣人與外省人的矛盾，減弱台獨傾向。

林：國民黨一向不許人提「二·二八」這三個字，只因爲這三個字，就治過好多人的罪。一九六七年林水泉寫過「二·二八事件二十周年告台灣同胞書」，因此判了十幾年刑。一位彰化的醫生叫石錫勳，只因在原稿上改過一個字，判了八年。這個案子是我辦的。由此可見，二·二八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是國民黨的言論禁區。現在對此問題有了些開放，倒底是國民黨的自願、或是被逼，還是民進黨的意思？我認爲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使每一個台灣的住民，不要忘記二·二八事變。所以我要發動一次手語運動，這是我在台灣坐牢時萌發的想法。

國民黨既反台獨又搞台獨

楊：在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之際，很多人都會因國民黨對此事件不願正視而提出批評。台灣省人更可能從感情上面對這個問題，主張台獨。你對此有何看法？

林：台灣要不要獨立，不是簡單的問題，要有確定的條件。台灣人自己想，我已做過四百年的殖民地人了。這四百年間統治者換來換去，都是使用武力，所以台灣人形成一種不相信任何人的性格，只相信自己。但是，我認爲台灣還沒有獨立的條件，會有很多勢力的利益影響其不讓它獨立。如中共就不會讓它獨立，台灣獨立對中共有些實質的受害，但面子的受害更大。美國人、日本人對台灣的獨立，也不支持。

至於說，國民黨反對台灣獨立，與前述幾個勢力的情況有着完全不同的角度。國民黨實際在搞獨立，不是「台灣人獨立」，而是「國民黨式的獨立」。如果台灣人獨立，國民黨只有跳海了，跳進太平洋去。所以說，國民黨既反台獨，又搞台獨。

楊：國民黨能做不能說的是台獨；能說不能做的是反攻大陸。但目前國民黨對台省人的限制也放鬆多了，蔣經國先生是很明智的。

林：國民黨存在着很嚴重的問題。蔣經國認識到潮流在變，但黨內的軍事強人並不贊同蔣的改善措施，不知那一天就會做出很幼稚的事情出來，製造出類似二·二八事件。

楊：您對民進黨住民自決的概念有何認識？

林：民進黨在黨綱中寫入「住民自決」的概念，是有其苦衷的。它明知喊這種口號會到處樹敵，被指爲有台獨傾向。實際上這是一種政治迂迴，民進黨自己也知道，這是手段不是目的。住民自決，表示一種選擇權：同國民黨同床而寐，還是投好於中共，或是自己當家，民進黨不見得能夠控制台灣的黨外，更不能控制台灣人的選票。民進黨目前還不能放棄群衆路線，才能有作爲，故必須投合台灣人的心理，才能拿到選票。但群衆路線是暫時的，將來必會過渡到議會路線去。

楊：其實，住民自決本身並無可指責，它是一個層次很高的民主概念，所以只能在民主程度很高的國家實行。如加拿大魁北克省法語區民衆就會要求自決，但全民投票後，沒有成功。台灣目前尚不存在這樣的條件，何況還有中共的問題。再者，住民自決曲折地反映了台獨傾向，也是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無法否認的現實。

林：政治是現實的，許多政治口號的背後，都有很多複雜的原因。

反蔣氏連任是雷案主因

楊：您是雷震案律師，今天還想請您談一下雷案，台灣民主化政治能有今日之成就，我想與雷震是分不開的。雷震是台灣第一個組黨的人，是台灣的民主先驅。

林：雷案的過程是這樣的。那是一九六〇年九月，正值蔣介石祝壽日，雷震主辦的「自由中國」刊出了祝壽專刊。當時蔣介石兩屆總統任期已滿，根據中華民國憲法，是不可以再連任的。但是蔣介石還想做下去，於是從憲法中尋找合理解釋。而雷震的「自由中國」，則撰文反對蔣介石再連任。胡適、胡秋原都在「自由中國」上發表過反對蔣連任的文章。所以我認爲，雷震組織反對黨，並非他倒霉的主因，而反對蔣氏連任，才是激怒蔣的關鍵原因，非除掉之不可。

這時，國民黨找到了一個政治垃圾劉子英，他曾在「自由中國」作編撰者。國民黨將他收買，劉氏不僅供認了自己是中共匪諜，還說他的匪諜身份雷震早已知道。就給雷震栽贓了一個「知匪不報」的罪名。

當時牽涉到本案中的共四人，雷震、劉子英、馬之驌、傅正。但傅正沒有被起訴，只是送管束三年。當時台灣公論報的發行人兼社長李萬居，要我出面來替該案辯護。

楊：據我所知，當時國民黨與雷案雙方的律師，都是國民黨指派的，您是不是呢？

林：當時的一般政治案件是這樣的。但雷案轟動社會，有些不同。我是雷案方面辯護律師，我本人早在五四年便被國民黨開除黨籍。我從法律上參與此案，是因李萬居介紹之故。我當時一口答應做雷震的辯護律師，但雷震夫人宋英反對。宋認爲應該請一個國民黨籍的律師，替雷氏辯護，理由是可以緩和空氣。因爲當時同國民黨對抗反而不利。所以，又找到國民黨籍的梁肅戎律師，替雷震辯護。我亦不反對雷太太的意見，這樣，李萬居又提議我來替馬之驌辯護，以馬之驌的辯護律師的條件，幫雷震辯護，因爲兩人的立場一樣。於是這麼定下來了。

辯護中，我在閱卷時，發現一個國民黨起訴雷案的資料，名爲「一年來『自由中國』違法言論一覽表」，裡面羅列了四十篇文章，包括雷震、毛子水、徐復觀、胡秋原等人的作品。違法內容是什麼呢？大部份定義是「汚衊本黨（國民黨）」所以，我提出了一個辯護書，登載在該年十一月三日的「台灣公論報」第一版上，標題爲：「雷案律師林頌和指出：本案係黨派審判，非國家審判。」我說，軍事檢查官依據此資料來起訴被告，而該資料提出的違法理由是「汚衊本黨」，所以是黨派審判。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楊：當時爲何由軍事法庭審判呢？

林：根據叛亂條例第十條規定，非現役軍人觸犯本條例者，一律由軍事法庭審判。

楊：雷案在法庭上的辯護過程怎樣？當時有沒有形成爭論？

林：辯護過程一庭終了，所謂「過門庭」，充充場面而已，也沒有什麼爭論，宣判了一下就完了。雷震被判十年，馬之驌五年、劉子英被判十五年。馬之驌繼續上訴，判無罪，但同傅正一起管束三年。劉子英雖判了十五年，但並未坐牢，拿了一筆錢走路了，大概去了國外，至今下落不明。雷震則坐滿十年後出來，不久便去世了。

雷震是台灣民主化第一波

楊：林先生提出高見，認爲雷震案的主因是反對蔣介石連任總統，而被以「知匪不報」和「爲匪宣傳」判了刑。但我以爲雷震組黨一事，對台灣的政治發展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儘管當時雷氏的影響局限於知識分子中間，組黨亦近乎不可能的事。

林：雷震當年的勇氣是令人欽佩的。它是第一波，意義只是在這裡。黃信介是第二波，今日民進黨是第三波。

楊：林先生認爲民進黨在今後的台灣會有所作爲嗎？我對台灣能夠出現反對黨是非常興奮的。

林：這的確是令人興奮的事。民進黨正在經歷着考驗，現在它的內部分歧也很多，然而並不是悲劇，但我對它有兩個希望：①不要有山頭主義；②不要排斥外省人。山頭主義是爲了自己，不是爲了民衆、社會。排斥外省人也是偏狹的，不能把國民黨與外省人混同起來。

楊：目前是有排斥外省人傾向，民進黨中央只有一個費希平是外省人。

林：對。林正杰也是外省人，但還沒有入黨，但其太太楊祖珺女士是民進黨中央執行委員。

楊：就談到此，謝謝林律師。

選自《中國之春》（一九八七年四月號總第46號）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

台灣二·二八起義真相

胡允恭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陳儀出任台灣行政長官。他多次邀我去台任職，我未去。同年底，我向福建省委孟起同志匯報思想時談起此事，孟起同志當即指示我去台，我於四六年四月奉命到了台灣。陳儀立即委我爲台灣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委員，並發給我特別通行證。

宣傳委員完全是虛職，沒有實事。我正好利用其特殊身分和特別通行證，到處採訪，對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的背景、起義前後的實況，掌握了許多第一手的材料。

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後，我受到特務盯梢，便於四七年三月底到了上海。黎澍同志當時正在上海主編黨的地下刊物《文萃》。他要我寫一篇關於台灣二·二八起義的詳細報導，我寫了《台灣眞相》一文，刊載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五日出版的《文萃》上。重讀《台灣眞相》，再回顧二·二八起義的實況，記憶更加猶新。

台灣人民强烈的愛國心

台灣人民自古以來就熱愛自己的母親——祖國。遠的如甲午戰敗後，清政府把台灣割給日本。台灣人民全體反抗，自動武裝起來擁護政府與日軍作戰，英勇奮鬥，犧牲之大，早爲世人所共知。近的如抗戰勝利後，人民天天盼望祖國去接收。大家自動的商量，如祖國軍政人員蒞台、軍隊蒞台，應如何的表示才對得起祖國？才足以安慰蒞台的人員？每當祖國的官員到了台灣，沒有不把他們當作家人、父子相待的。久別了，恨不得一一擁抱，表示親愛。陳儀決定飛台的消息一傳到台灣，大家日夜盼望着陳儀長官的到任。陳儀赴台的那天，數萬台灣人民到機場迎接，掌聲、歡呼聲，數十分鐘不絕。陳儀等官員見此情景，都激動得流下了淚。這也是鐵的事實。

十月二十五日，陳儀長官正式在台北接受台灣日本總督安藤利吉的投降。全市二十萬人民不分男女老幼載歌載舞，時間持續了三天三夜。

台灣人與外省人何以對立？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台灣接收後，大陸同胞渡海前去的漸漸多起來了。良莠不齊，少數不法分子的所作所爲刺激了台灣人民，例如台灣的脚踏車店常備有十輛八輛車子，租與客人使用，取費很廉。出租既無擔保，更不需先付車資。客人多是在約定的時間內送還原車，並繳納租費。外省同胞初到台灣，向車店租車，店主爲表示親愛，往往不肯收受租費。不料，後來有少數敗類，竟然不守信用，有的三五天後才送還，有的把車子騎出永遠不再送還。於是車店主人也就毫不客氣，對外省人來，一律不肯租車。再如旅館中的主人也常備普通雨衣三、五件，掛於旅社門首，以備無雨衣的客人出外穿用，在台灣早習以爲常了。而從內地去的少數不良分子，往往借着看友人的名義，把旅社雨衣穿去永不送還，於是旅社中爲客人常備的雨衣，便一齊收去，不再掛置門口。凡此等小事，在下層社會中傳播最快，且迭次相傳，也不免故意誇大事實，越傳越廣，遂使台灣人民對內地去的人有某種不信任感，這是一。

此外在各種機關中，凡秘書、科長、股長以上者一般都爲內地人，他們架子頗大。認爲台灣同胞無工作能力，加以輕視。以致在機關中常常發生台灣人與外省人的派別，甚至發生磨擦爭鬧，這是二。

最爲台灣同胞所憎恨的是在同一機關中擔任同級工作，待遇相差過巨。例如郵電局，凡從內地去的在原薪外，每月有六千元台幣的津貼；台灣同胞則一文津貼沒有。一方是花天酒地，另一方則衣食不濟，因而台灣同胞極仇視他們，這是三。

由此台灣人民與外省人的界限便逐漸形成，而政府對這些事，視爲小問題，一向不予注意，任其發展，遂鬧成初步的內外省人的不協調。

台灣官吏貪污成風

台灣人民對長官公署開始是存着極大希望的，他們殷切盼望生活安定，物價不要太波動，政治上軌道，社會秩序安寧。可是事實違反了他們的心願。由於工廠不能開工，接管工廠的小職員，以及技術人員，多用內地人，失業人數增多，生活不能安定。物價波動厲害，生活日趨困難。政治腐敗，日益顯著，沒有上軌道的跡象。不獨偷竊之風甚熾，人民不能安居，且省會所在地的台北，白晝常常發生大規模的搶案。人民對政府由希望轉而失望。

一些台灣的士紳（如蔣渭川、林獻堂等）也看到台灣貪污橫行，政治太腐敗了，不得已向陳儀略略談到。他臉一紅，極不客氣的說：你所談的有什麼證據呢？語氣挺硬，拒人千里之處。

其實關於台灣貪污的證據隨手可得。如省專賣局長任維鈞貪污，被《民報》登出。任大怒，在各報大登啓事，限《民報》三日內舉出證據，否則依法訴究。《民報》在第二日即在報上公開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舉出有證據的貪污約有台幣五百萬元之多。並云尚有若干證據不完備未舉，堅決要求與任維鈞打官司，任不敢置答。陳儀見報大發脾氣，把任維鈞叫去，要他打官司。任遲遲不答。陳看出他心虛，大聲斥責說：既不能打官司，便不應該登啓事，迫人家檢出證據，丟自己的臉呀！糊塗！你回去自殺吧！任退出後，請假兩星期，又回到局內辦公，不但未自殺，且不肯辭職。此事鬧得滿城風雨，無人不知。

又如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在任台灣省紙業印刷公司總經理時，把幾部大機器（當時值台幣千萬元）廉價標賣，自己暗中以四十萬元買下來。迄改調台北市專賣分局長時，被繼任總經理查出，拚命向他追索，他不得已行賄台幣五萬元。後任收下，寫一報告，連同五萬元賄款送與長官公署。事被葛敬恩知悉，把五萬元賄款批令繳省金庫（省會計處有帳），報告按下不辦。李卓芝若無其事。後來被陳儀查知，僅罵了李卓芝一頓，仍准他做局長，直等到他荷包刮滿後才離開台灣。

再如貿易局、專賣局，貪污舞弊，為台人所憤恨，有憑有據，陳儀皆不肯辦，台灣人民雖嘩然不服，也毫無辦法奈何此輩。後中央清查團劉文島去台，各報（除李萬居的《新生報》）要求打老虎。劉也表示：蒼蠅太多，不管它，只打老虎。大家舉出千萬個貪污證據。劉清查後認為貿易、專賣兩局局長于白溪、任維鈞，貪污證據確實，遂備公文附證據移送長官公署辦理。並公開

招待記者，聲明最低限度要求陳長官把于、任撤職，即刻移送法院審理。後來劉走了，于、任遲遲未撤，依然花天酒地。台北人民幾次想搗毀兩局。直到劉文島在上海發表談話，希望陳儀迅將兩局長撤職，陳不得已才把兩局長撤職，移送法院。法院認為案情重大，即予拘捕。長官公署反而出來替他們說話，說移交未辦，不能即行拘捕。于、任遂得具保釋出。

于、任釋放後，以為靠山有力，不但不悔過，又於移交時，大舞其弊。一面把日人移交給他們的清帳銷毀，以便抵賴；一面把倉庫裡的存貨，以多報少（如任移交案中，列報食鹽被人民搶去一萬擔，紅土——好鴉片被白螞蟻吃掉七十公斤，糖損失數十萬斤等。公署全體大嘩，認為如果食鹽被搶，在何時何地？一萬擔須若干人才能搶去？白螞蟻是否吞食鴉片，亦待研究。開始大家主張徹查，後來一想，他們來頭太大，不敢多事。因此于、任移交文案，無人敢負責查），大發其財。好在于白溪的後任局長為于熹（？）是他自己的主任秘書，任維鈞的後任局長為陳鶴聲，都是同路人，自無交不了的手續。

還有轟動全國的台北縣長陸桂祥貪污五萬萬元台幣的案子，長官公署起頭說要派大員徹查，結果台北縣政府起了一次大火，先把會計室的帳簿單據，燒得一乾二淨，再把稅捐處燒光。縣政府的一切接收、稅捐等原始證據都被火神收去了，怎麼徹查呢？台北人民街談巷議。縣參議會也忙着開會，煞有介事的在討論「怪火」。但結果呢，再沒有下文了。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這裏只不過例舉了幾件大的貪污案子，其餘貪污案件舉不勝舉。政治如此，人民安得不怨恨政府？台灣人民怨恨政府是由於貪污政治所激成。

矛盾的進一步激化

說句實話，陳儀自到達台灣一直到二·二八事變前，他個人對待台灣人民還是善良的。尤其是他個人不貪污、不舞弊，台灣人民都已深深了解。可是他不是以個人資格去台灣的，他是台灣的行政長官。政治上逼着人民不能照舊生活下去。個人對人民表示親善，人民是不會爲此而滿足的。因爲台灣省政府不顧人民的死活。我們且看以下事實：

（一）工廠大半停閉，失業人數增加：台灣被接收以後，所有的工廠幾乎全部停閉。經過數月，若干工廠雖然開了工，然而那僅是部分的開工，用人不及從前五分之一，而且技術人員以及廠中的職員，百分之八十是內地去的，因此失業人數驟增，政府始終沒有注意解決這個問題。

（二）各業統制，斬斷了人民的生計：原來台灣私人石炭礦場是極其發達的。勝利後，人民私營礦場依然開工，炭產極富。政府以爲有利可圖，要加以統制。他們組織了一個燃料調劑委員會，以工礦處長包可永爲主任委員（這是專賣局以外的專賣機關）。所有私人炭場產炭，統統規定要賣給調劑委員會，不得私人買賣，價格由官方規定。原來每噸石炭，官價是五百元台幣（合法幣一萬七千五百元），包可永轉一下手，賣給上海市燃料委員會，價格是十萬元法幣。即此一項獲利，據初步統計就有二萬萬至三萬萬元台幣，但利潤直到二·二八起義並未解送省金庫。此外人民生產的食糖，政府也統制專賣，定價不及成本，有許多人民因此把蔗田犁毀。長官公署爲表示自身生產有進步，廉價收購食糖十五萬噸贈送中央。更有糖業公司某要員勾結商人，私運食糖三千五百噸裝「台安」輪運滬，在基隆被查獲，各報及人民皆有反對之聲，以爲人民種製食糖不能自由運賣，反讓這般貪官借以發財，要求嚴辦。鬧了一陣，以爲至少可不讓他運走。可是事竟出人意料，某要員不知憑借什麼力量，居然把船開走了。台灣人民簡直恨得發瘋，大毀蔗田，表示不再製糖。

上所舉例，僅指其大者而言，小的方面也是如此：例如日常用的毛筆、文具、教科書等，統統由教育處主辦的台灣書店專賣。各團體機關，不向台灣書店購買此項文具、書籍，會計處不准報銷用款，並限制私人經營此項用品。總之與民爭利是無所不用其極。

（三）大量走私，米糧外溢，引起糧食的恐慌：台灣是有名的產米省份，米糧充足。但因走私之風太盛，以致米糧外溢，引起民食恐慌。走私的並不一定是商人，各報大登武裝走私消息，其實官吏也在走私。如花蓮縣政府，四七年一月即有四隻大汽船走私，由財政科長黃某出面，不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料膽太大了，一隻在高雄被海關扣留，一隻到了日本被扣留，一隻被花蓮民衆扣留，一隻開到上海，後來沒有下文。此案發生後，轟動全台。報紙及人民皆要求把主犯縣長張文成撤職送法院審辦。但張也是有來頭的（聽說是周一鶚的同鄉），不但未撤職，且官運正紅。據聞僅把財政科長撤職了事。

到二月中旬全台米荒發生了。公務員吃番薯，市民吃番薯。一斤米，四十五元台幣（合法幣一千五百七十五元）尙無處可買，以致全台騷然。於是政府也着慌了。一面說是奸商屯積居奇，到處搜查米商，結果並沒有大發現；一面評定米價爲二十二元一斤，勒定米店以米應市，結果還是沒有米，終至全省陷入糧荒狀態。

（四）限制進出口商，使商業停頓：黃金風潮到了台灣，經濟大恐慌籠罩全台。政府不了解恐慌的原因，說這是游資作祟，游資所以能作祟，完全是商人搗鬼。於是限制出口商的辦法來了，明令規定：進口商須向基隆交通管理處登記，把所有貨物先移存指定的倉庫中，候財政處估價後，自由出賣或由政府收買。存貨租金既貴，日期又不限定。出口商，須交納全貨總值百分之二十保證金，到上海把貨物全部售清後，須由台灣銀行上海分行匯回百分之四十到台灣省銀行（這是硬性的剝削商人，蓋台幣係由政府規定一比三十五，僅公務員可由薪俸中抽出三分之二以此比例匯出。商人匯款，僅能以一比二十四匯出，且手續極多。由上海匯回台灣則以法幣三十五元作台幣一元）百分之六十款子購貨，然貨到基隆，仍須受進口商辦法限制。這個辦法公布以後，正當商人均惶惶不知所措。

（五）煙酒印刷業的統制：台灣長官公署完全廢止私人經營煙酒。就連台灣人民向日所存的煙酒也不准私賣，必須到專賣局去登記，把舊的牌子上重貼台灣專賣局出品字樣始准出售。不僅取費過重，且須加上額外需索，手續尤其麻煩。此項舊貨售完後，各店家以及小販須向專賣局領購煙酒。該局出品極壞，如紙煙則霉辣不能入口，酒則清淡如水，一般人皆不願吸食。

此外，台灣的印刷業是相當發達的，私人經營印刷業的極多。長官公署明令各機關學校，所有一切要印刷的東西，皆須送到工礦處經營的台灣印刷公司去印，否則不准報銷。因而各私人經營的印刷業皆受到極大的打擊，許多印刷廠歇了業。

煙、酒、印刷業大半是小有產者所經營，靠此業吃飯的人數也最多。政府這樣一統制，千萬人的飯碗，完全打得粉碎了。

上舉各例，是台灣省政府對台灣人民致命的打擊。

要求生存和粉飾太平的爭鬥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授權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台灣人民走到了生活的絕境，他們不得不鬥爭，這是千千萬萬人民的一致要求。是什麼人組織他們呢？完全可以說：唯一的組織者就是不良的政治。他們鬥爭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從人民方面說，台人賣肉類、蔬菜類給官吏，都共同議定，特別提高價格。少女們在專賣局、貿易局、財政處、工礦處、農林處、糖業公司、酒業公司、樟腦公司等老板們家中當女佣的，趁老板太太不在家，便故意浪費他們的東西。普通人民都憎恨官吏，甚至憎惡外省人。政府說話，他們完全不相信。官吏們貪污舞弊的罪行，人們常常加以誇大宣揚。無形中人民與政府對立起來了。報紙方面，除台灣《新生報》外，也一律站在反對政府的立場，遇到貪官污吏就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台灣各階層人民要求提早實行地方自治，以免受這般貪污分子的壓榨。

人民方面是這樣，而官廳方面是，貪污的依然貪污，舞弊的依然舞弊。當然也有許多有良心的公務員，在私下詛咒和議論這般貪污舞弊分子，憂慮着台灣政治前途將會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而，求去的求去，消極的消極。然而這類公務員完全是沒有權勢的，無法左右政治。在高級人員中，陳儀的態度是：快七十歲的人，自然想在台灣有個好結果，死了也有個好名聲。凡事已做的，好的盡量宣傳，壞的不准提及，免得外人知道，丟自家的醜。所以他遇到有人向他說起台灣政治如何好，一切有進步。他便和顏悅色，問長問短，甚至有求必應。遇到有人提及政治不好，官吏貪污，他立刻臉都紅起來，甚至會大聲問：好與不好的標準在哪裡，貪污的證據在哪裏？並叫大家不可道聽途說，受奸人蠱惑！他對台灣人民呢，認爲他們沒有多少能力，小事敷衍，給予面子，大事不大理睬。對一般市民農民，他平常也很少看到，偶有接觸雖能給點好處，終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一個主腦人是這樣，他的手下大將如葛敬恩、包可永、嚴家淦、周一鶚等，台灣人民稱之爲「四凶」的，老實說，都是要錢的好手，而且都是「庸中庸庸」。僅有一位陳儀的「鶚葛亮」，名叫沈銘訓，確實不要錢，但他喜奉承，不願聽壞話。終日坐在公署閉門造車，外面的情形，他一點也不知道，只聽「四凶」報告消息。「四凶」常說財政有辦法，工廠有辦法，保甲嚴密，政治上軌道，貪污絕跡，教育進步，「諸葛亮」自然高興，由他再轉報陳儀，於是他也認爲一切有辦法了。

主腦和高級官員是如此，自然他們的蝦兵蟹將們就更肆無忌憚，無惡不作了。台灣政界有一種傳說：「貪污就得大幹」，老板因亂子大了，怕妨礙他的名譽，是不會辦的，小貪污便吃苦頭了。事實正是如此，台灣省政府沒有主動懲辦過一個貪污大員，可憐只有一個樟腦廠長劉熾章，貪污的錢多了，愛上了一位台灣小姐，與原夫人離婚，送贍養費五十萬元台幣，被老婆告密下獄（老婆告他，赴台時是借路費的，到台灣不及一年貪污數百萬元台幣，搜查果然）。總之，對內是盡最大可能做到彼此間「隱惡揚善」的地步。但公務人員中反「四凶」的也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大有人在。於是內部議論紛紛。台灣報紙，京滬報紙，都有抨擊台灣貪污和政治惡劣的議論。有一個時期，陳儀及葛、包等非常惱恨內外議論和報紙的輿論，因此他們特別重視新聞記者。四六年秋天，外國記者團要到台灣參觀。消息傳來，長官公署令宣傳委員會、秘書處、教育處會商招待辦法，用款不計多少，只要爭得記者們同情，俾能多在國外報紙上發表有利於台灣的報導。外國記者來了，夏濤聲（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等人，成天成夜地陪着記者們，預先定好參觀的地方，不讓記者有接觸人民的機會，處處等於監視，外國記者弄得莫名其妙，過了幾天悵然走了。記者們發表的報導，多是走馬看花，不着邊際，說好話的雖屬寥寥，不過沒有把台灣的黑幕揭開。接着由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許孝炎率領的記者團也去台灣參觀。長官公署更不肯放棄爭取輿論的機會，籌備歡迎招待，一如外國記者。許孝炎等到達台灣，幾乎是空署（長官公署）歡迎。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所有記者皆備汽車，伙食全部代爲準備，出入有大官作陪，參觀的地方皆預先規定，招待人員尤維恭維謹，記者們眞的像無冕之王了，威風十足。正如有的記者說，台灣省政府這樣客氣，眞是其他地方所少見，倒叫我們頗不好意思呢。結果許孝炎等也在寸步不離的招待下，大概滿意地走了。

此後，京滬的報紙似乎對台灣的抨擊沒有了。有幾家報紙尚有好評。公署的官員們更覺得台灣政治是有辦法的。

這些無聊的舉動，欺騙一些陌生的外國記者當然可以，然而怎麼能夠瞞得過台灣人民的眼睛。他們看到虛僞的歡迎，以民脂民膏來討好記者，因而更厭惡憎恨這般無恥的官吏。思想不清楚的人們，誤認爲這是外省人的特長，甚至連一切外省人都被輕視了。就在陳儀他們對輿論好轉感到心滿意足的同時，台灣人民對全省政治及高級官員的對立更尖銳起來。

正當人民怒憤如火的時候，恰好蔣介石忽然到了台灣。人民要求蔣介石撤換陳儀以及葛敬恩、嚴家淦、包可永、周一鶚等，並嚴辦一切貪污人員如任維鈞、于百溪等。不料蔣介石只公開的出見市民一次。市民眼睜睜看着蔣介石飛走了。於是台灣人民怨恨、憤怒、失望，一齊堆積在胸中，只好準備與死亡搏鬥了。

暴風雨的突發

本年二月間，黃金風潮、食米風潮相繼發生。市民無米無炊，人人怨天怨地，分明走私有據的人如花蓮縣長張文成輩，不僅逍遙法外，且好官我自爲之。人民天天吃不到米，天天增加對政府的怨恨。政府官員自己有米，對人民食米漠不關心，只是大罵奸商囤積居奇，派憲兵警察搜查米店，人民既無米食，又被鬧得雞犬不寧，眞個怨上加怨。於是發洩怨憤的事件，一件接一件發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生了。花蓮縣有一商車開至中途遇到一排士兵，士兵硬叫汽車停下，逼迫乘客下車，司機代客人講理，說：他們都買票乘車，婦女老幼行李皆有，半途下車，何處歸宿？士兵不聽，反把司機打得遍體鱗傷，客人被迫下車。士兵登車以後，司機把車開到海邊猛然開足馬力，連車帶人衝入大海，同歸於盡。各地汽車司機，正集合為某司機開追悼會，並準備遊行請願，台北也集有基隆等各地司機甚衆，人人激憤。不料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專賣局又派出大批武裝打手，在台北市到處毆打紙煙小販，奪取小販的紙煙，並把一個女煙販打得頭破血流昏倒在地奄奄一息（後來死了）。於是人民大嘩，不期集合數百人包圍武裝打手，打手急了，遂舉槍亂射，又打死市民陳文溪一名後乘機逃走。

市民見殺人犯逃去，擁至警察局，要求逮捕凶犯，交涉很久無結果。又到憲兵團交涉捕凶手也無結果，夜深始散。

次日，二月二十八日，被打死的婦人及市民，無人過問。台北市民自動集合了數千人，把死屍置於小踏車上，打鑼擊鼓，到專賣局請願，因無人接見，市民憤火難遏，遂攻打專賣局，因大門堅實無法攻入，遂轉而衝入局長任維鈞家，把他家的東西打得粉碎，並打死三人，新局長陳鶴聲家也被搗毀，但未傷人。附近住的專賣局職員家中，大半被搗毀。最後又到台北專賣分局把紙煙、酒等貨物，全部搬出焚毀。此時仍無人出面調處，群衆遂到長官公署請願，要求見陳長官。

到門口與衛兵發生衝突，衛兵開機槍掃射，當場死三人，傷三人（後也死了），群衆被迫散開，但人民因人被無故打死而請願，請願不成又被打死，新仇舊恨一齊爆發，約數十分鐘後，全台北市，頓成一個恐怖世界。人民不分老幼，大約有一萬餘人站在馬路和路口，遇見外省人，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毆打，暴風雨籠罩着整個台北。凡是出街的外省人，自各地乘火車、汽車來到台北的外省人，均很少倖免不挨打的。二十八日上午，外省人被打傷或打死的約數百人，馬路上到處有鮮紅的人血。憲兵警察無人出動，一切都在憤怒之中。

天黑了，市民們由馬路上聚集在中山公園開群衆大會，討論與政府交涉一切。入夜，政府宣佈緊急戒嚴，但因沒有軍隊，人民在太平町一帶仍得自由集合。深夜人民佔領中央廣播電台，向全台廣播，大意說：台灣自光復後，政治黑暗，遍地貪官汚吏。陳儀受包可永、嚴家淦、周一鶚、葛敬恩等貪官包圍，對貪汚官吏，不肯懲辦一人，以致貪汚人員無法無天，呼朋引類，官官相護。且武裝軍警與地方官吏勾結走私，以致米糧外溢，人民無米為炊，與其餓死，不如起來驅逐各地的貪官汚吏，以求生存。一剎那間台北暴動的消息，全台皆知。次日全台人民皆自動起來，分別驅逐官吏，搜查官吏住宅，積壓一年多的仇恨，至此乃如火如山一般全面爆發了。

所謂七日民主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三月一日，台北市到處打人，外省人不敢出門一步。政府派兵乘大卡車數輛在各馬路武裝巡邏，時亦開槍射死人民。台灣浪人乘機到外省人住宅搶東西打人，混亂了一天一夜，馬路上到處有死屍。

二日有國大代表李萬居、謝娥、參政員林忠、省參議長黃朝琴、市參議長周延壽、紳士王添灯、商會長蔣渭川等出面調解：（一）要求政府停止戒嚴；（二）要求釋放被捕的市民學生；（三）立刻槍決槍殺小販的凶手；（四）准予組織二·二八處理委員會。除第三項陳儀表示他不是軍閥，不能隨便殺人，凶手可交法院審理，其餘全答應了。嚴重的局面由是鬆動了一下。不料人民與鐵路警察發生衝突，適巡邏車經過，又開機槍射擊群衆十八人、傷四十餘人，局勢馬上又惡化起來，幸處委會已成立，政府允許由處委組織自衛隊員巡邏及維持治安的責任，局勢得以和緩。

四日由處理委員會代表市民向長官公署提出以下條件：

（一）專賣局凶手，立刻在民衆面前槍決。

（二）厚卹死者遺族，無條件釋放被捕民衆，且不得追究發動之人。

（三）軍隊武裝全部解除交由處委會保管，治安也由處委會負責。

（四）取消專賣局、貿易局、並令專賣局長，向民衆道歉。

（五）各機關主管，尤其秘書長、各處長，須一律任用本省人。

（六）中央不得派援兵來台，以刺激民衆。

（七）法院院長，及首席檢察官，均須任用本省人。

六日又提出三十二條：

（一）制定省自治法爲本省政治最高規範，以便實現國父建國大綱之理想。

（二）縣市長於本年六月以前實施民選，縣市參議會同時改選。

（三）省各處長人選應經省參議會（改選後爲省議會）之同意，省參議會應於本年八月以前改選，目前其人選由長官提出交由省處理委員會審議。

（四）省各處長三分之二以上須由本省居十年以上者擔任之（最好秘書長、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處長應該如是）。

（五）警務處長及各縣市警察局長應由本省人擔任，省警察大隊及鐵道工礦警察等立即廢止。

（六）法制委員會委員須半數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

（七）除警察機關之外不得逮捕人犯。

（八）憲兵除軍隊之犯人外不得逮捕人犯。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九）禁止帶有政治性之逮捕拘禁。
（十）非武裝之集合結社絕對自由。
（十一）言論出版罷工絕對自由。廢止新聞報紙發行申請登記制度。
（十二）即刻廢止人民團體組織條例。
（十三）廢止民意機關候選人權核辦法。
（十四）改正各級民意機關選舉辦法。
（十五）實行所得統一累進稅，除奢侈品稅相續稅外，不得征收任何雜稅。
（十六）一切公營事業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擔任。
（十七）設置民選之公營事業監察委員會，日產處理應委任省政府全權處理各接收工廠礦應置經營委員會委員須過半數由本省人充任之。
（十八）撤銷專賣局，生活必需品實施配給制度。
（十九）撤銷貿易局。
（二十）撤銷宣傳委員會。
（二十一）各地方法院院長各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
（二十二）各法院推事檢察員以下司法人員各半數以上省民充任。

（二十三）本省海陸空軍應盡量採用本省人。
（二十四）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應改爲本省政府制度，但未得中央核准前暫由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之政務局負責改組，用普選公正賢達人士充任。
（二十五）處理委員會政務局應於三月十五日以前成立，其產生方法由各鄉鎮區代表選舉該區候選人一名，然後再由該縣市轄參議會選舉之，其名額如下：台北市二名，台北縣三名，基隆市一名，新竹縣三名，台中市一名，台中縣四名，彰化市一名，嘉義市一名，台南市一名，台南縣四名，高雄市一名，高雄縣三名，屏東市一名，澎湖縣一名，花蓮縣一名，台東縣一名，計三十名。
（二十六）勞動營及其他不必要的機構廢止或合併，應由處理委員會政務局檢討決定之。
（二十七）日產處理事宜，應請准中央劃歸省政府自行清理。
（二十八）警備司令部應撤銷，以免軍權濫用。
（二十九）高山同胞之政治經濟地位及應享之利益，應切實保障。
（三十）本年六月一日起，實施勞動保護法。
（三十一）本省人之戰犯及漢奸嫌疑被拘禁者要求無條件即時釋放。
（三十二）送與中央食糖一十五萬噸要求中央依時估價撥歸台灣省。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以上的條件，全是台北市民所提出的。自然這許多條件中，光怪陸離，無奇不有。而所謂處理委員會的本身包括以下成分：（一）長官公署的五個處長，（二）地方士紳，（三）學生，（四）職業青年，（五）商人，（六）退役軍人，（七）浪人，（八）婦女，成分異常複雜，誰也不能代表全體。不獨如此，且意見分歧，暗中分配官位，爭鬥頗烈。甲提出的意見，乙不敢反對，乙提出的意見，丙也只得贊成，秩序極壞。

處委會成立以後，發出許多文告，如保護外省同胞，禁止乘機搶劫毆人。另外也有許多團體如青年聯盟、學生聯盟、民族聯盟等到處貼標語，如「外省人一律是我們的同胞不准毆打」，「我們只反對貪官汚吏，不反對外省人」，（打倒三葛），（葛敬恩兄弟二人，一爲台灣中華貿易公司總經理，一爲某公司總經理，）「打倒四凶」，滿牆壁五色繽紛，舉不勝舉。

由二日到八日這一周，台北行政是處委會負責。天天開會，巡邏，組訓青年（幾乎全是學生約六七千人）與長官公署辦交涉。這幾天每天皆有人民的廣播，大致不外數貪官汚吏的罪惡、工作情形、治安情形、解決米荒的對策等。陳儀在這七天中也有兩次廣播，不外說明事變經過，接受提前實現地方自治，在七月前完成縣市長民選，但對政治不良、貪汚舞弊則絕口未談。

這是關於省垣方面。其他十六縣市，除高雄、基隆因設有海軍要塞司令部，新竹市有兵未被佔領，其他十三縣市政府及各機關，完全被人民佔領，他們名之曰「接收」。武裝也被接收。全省行政完全操在人民手中，他們名之曰「民主政治」。此外他們徒手佔領嘉義飛機場、倉庫，接收武裝甚多。高山族組織（人民之友軍），下山協同台人接收一切機關，他們準備三月十日在台北開全台人民代表大會，強化處委會，預備設民政局管理台灣政治。

至於被接收後的各縣市的官吏，完全被台灣人民集中管理，每周每人發米四斤，並配以蔬菜。集中前官吏們被打傷打死的極多，家中被搜查或被搶的也不少。聞新竹縣新縣長朱文伯（青年黨員）到差不及二月，家中搜出台幣近三百萬元，他的民政科長洪某（浙人到新竹年餘）家中搜出台幣六百萬餘元，人民恨透了這樣的貪官。朱不在縣，人們準備把洪某沈於海中，後被陳儀阻止了。其它縣市官吏家中搜出財物也極多，處委會皆有登記，這是貪官汚吏的大現形。

國民黨軍隊登岸後的殺和捕

七日、八日台北市面盛傳國民黨軍隊已由廣東或福建開來，於是人民惶惶不安。有許多浪人把由外省人家裏搶去的舊東西偷偷送還，市面上頓時清靜許多。夜幕放下後，馬路上稀疏幾點燈光，行人差不多絕了跡，大小店家，門都關得緊緊的。約在十時以後，圓山方面忽然傳來一陣緊急的機槍聲，家家戶戶馬上關閉了電燈，大小巷內都是漆黑一團。接着楷山、長官公署、警備總司令部的門前，都是機槍步槍響成一片，再接着各馬路上皆是機槍步槍的聲音，全市浮遍了恐怖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的噓噓子彈聲響，人聲則一點沒有。人們在黑暗中不敢睡眠，都知道是「國軍」來了，人人害怕，怕大禍臨頭，好容易度過了黑夜。清晨八時左右聽到警備司令部的廣播云：昨夜（八日）有「奸匪」「暴徒」數千名武裝進攻圓山倉庫、警備司令部、長官公署，實屬不法已極。雖經「國軍」趕到擊退，但從九日起，台北基隆一律宣佈戒嚴，以便搜緝「奸匪」「暴徒」。以後又有警務處長王某宣布「國軍」某師來了，善良的人民，不必害怕，「奸匪」「暴徒」們勢須清除，以去害群之馬云云。之後市面稍安靜一時，但旋即槍聲四起。九、十兩日全台北市的槍聲，有如內地慶祝新年的爆竹聲一樣，斷斷續續彼此地響着。

直到十二日市上才稍安定，這時才獲知八日下午「國軍」在基隆登岸，即以機槍隊爲前鋒，遇到市民即密集掃射，基隆死了許許多多市民，男女老幼都有。並悉閩台監察使楊亮功奉令赴台調查，由基隆下船，也遭襲擊。台北市在九至十二日，市外人民因事外出，輒遭射殺，因此馬路上、小巷內、鐵路邊，到處皆有死人。鮮紅的血，模糊的肉，比二月二十八日多了幾十倍。這些死者都是台灣人。士兵看到台灣人的裝束，不要問話，即開槍射殺。遇到外省人則不加盤問。十一、十二兩天，在僻靜的地方，仍是任意屠殺人民。

此外聽說在處委會裡辦事的八十餘人（處委會在中山堂）其中大半是學生，當「國軍」到達時，他們還不知道，被「國軍」捕到，一律就地槍決了。在鐵路管理委員會裡接收的三十餘人，被「國軍」捕獲，一律自三層樓上擲下，跌得頭破骨折，血肉狼籍，不死的再補一刺刀，無一倖免。

殺人也似傳染病一樣，自台北傳到其他各縣市，都開始殺。基隆雖經登岸軍隊大殺一陣，但劫運未滿，在石延漢市長領導下警察局大奏邀功，數百個「奸匪」？「暴徒」？都被裝進麻袋投入海中，天天海面皆有死屍浮出，要塞司令史宏熹也率領武裝逐日大殺。不但「奸匪」、「暴徒」殺光了，基隆參議會副議長楊某，也被當成「奸匪」投入海中。其次是其他十五縣市，皆在殺，聽說高雄、嘉義、台中殺得最慘。

殺過以後是捕，市民一卡車兩卡車的捕，學生、浪人也捕，紳士也捕。最奇怪的外省青年也一批批的捕去。他們眞是有冤無處訴，既受台灣人的打，又被政府抓。

據當時初步統計僅台北市被殺的約有二千餘人，被捕的也有千餘人，大半不知下落。其他各縣市，大致相等。據熟悉此次事變經過的人統計：此次各縣市被槍殺傷的、戰鬥死傷的，約七、八千人，捕去無下落的約五、六千人。加上外省被台人打死打傷約四五千人，共一萬七八千人，眞是空前的浩劫。

摘自胡允恭《金陵叢談》（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二·二八」暴動的原始形態

周青

光復初期，在台灣當民間報館的記者是頗爲辛苦的。爲着採訪消息，整天騎着自行車東奔西跑，的確很累，而且薪金低微，生活艱苦，這是大家都看得見的。但是暴露惡政，替人民說話的記事一登出來，什麼勞累也就一變而爲甜甜的快樂了。

我的習慣是上午愛到延平路四段的波黎露茶座飲茶，下午到三段的天馬茶室聽音樂。時間久了，民衆知道我行蹤，有何冤情要訴，有何不平要鳴，都會找上茶座主動把消息告我，我祇是騎車親自去核對一下情況就可寫報導了。晚上報導寫完就和蔣時欽（蔣渭水之子）一起吃宵夜。台灣光復台灣人「歡天喜地」，國民黨來了「花天酒地」，統治者的惡政「烏天暗地」，這是台灣人頗有形象性的描述。對國民黨的政權，台灣人起始是寄以無限的希望，不久變爲失望，再後來就變成怨恨了。於是開始叫國民黨的官吏爲「阿山」，後來他們聽懂了就改叫「豬仔」，這些比喻被識破之後又改叫「十二號仔」。因爲「豬」在十二生肖中是排第十二位。

人們對貪官汚吏恨之入骨，一股巨大的潛流正在湧動，正在尋找機會噴發。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黃昏，國民黨專賣局緝私菸警搶走老寡婦林江邁的私菸和現款，是引發這股地下暗流向地上開花的導火線。震撼國內外的「二·二八」大暴動是從此開始的。

當時我正在天馬茶室飲茶，發覺外面有人驚慌失措的叫喊聲，便搶出門外觀察。我目擊一群從卡車跳下的菸警四處追趕逃散的菸販。在天馬茶室前擺菸攤的林江邁手脚笨拙被擒住了，菸警一脚踢翻菸攤，手舉手槍把老婦人擊倒在地。圍攏過來的人群由幾十個人頓時變成數百個人，一人喊打百人呼應，菸警臉色發青拔腿亂跑，人群尾追不放，菸警鳴槍打死一個路人，更加激起群憤。

菸警逃往永樂街一段，淡水河第三水門邊的警察分局以求保護，幾百個群衆圍住警察分局要求交出兇手。雙方大約僵持四十分鐘才發覺兇手已被轉移到總局保護起來，人群便衝向城內的警察總局。人群已由數百人迅速膨脹爲數千人。警察局長陳松堅手忙脚亂幾次站在二樓陽台說話都被人群的怒吼聲打了回去。這樣僵持一個多小時，忍耐不住的人群有人衝進局裏，才發覺兇手早被轉移到附近的憲兵第四團團部。龐大的人群一齊湧向憲兵團。

這三段路我是一直跟過來的，我在警察總局時發現詹致遠（吳克泰）也趕來了。群衆包圍憲兵團時大約九點多鐘，要求交出兇手的喊聲如雷，憲兵團長張慕陶幾次出來威脅加規勸都被群衆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的怒聲衝了回去。

天空忽然下起小雨，人們就退到對面《新生報》的亭仔脚躲避。無意中發現《新生報》日文版主編吳金鍊在向我招手，請我和吳克泰進去休息。我趁機問他「有鑼沒有？」「有」。吳金鍊立即向該報工會借了一面鑼出來給我。雨一稍停，我們就敲鑼助威衝向憲兵團。鐵門那邊的院子內兩排憲兵持槍對準人群，燈光明亮，鐵門緊閉。陣雨一來，跟着鑼聲人群又退往《新生報》那邊的亭仔脚，而雨一停鑼聲一響人群又壓向憲兵團。這樣來來回回的次數無法計算。鑼聲和喊聲可達數十里遠，更深夜靜，松山三重埔一帶都能聽得非常清晰。是夜我和吳克泰一面鼓勵群衆，一面又輪流回到《中外日報》寫稿。稿是用特寫描述的。在排版過程中被副社長鄭文蔚發覺扣壓起來不給登，我便和鄭大聲吵起來。這場吵鬧驚動了印刷工人，他們都知道我愛替下層人說話，都把我看成他們的貼心人，因此一發覺我們的稿子被扣壓後全廠工友也鬧起來，都一齊闖進編輯部責罵他們，警告副社長如不刊登這個報導要把印刷廠砸爛。在廣大工友們的支援下，鄭文蔚無可奈何地溜之大吉。是日，二月二十八日早晨六點以前，報紙就被搶購一空。隨着報紙的遞送，二月二十七日夜晚發生的情況很快地傳遍全島。

天一亮，憲兵團前的人群不見了，但是到處卻出現了街頭演講者，激憤地介紹昨夜發生的經過和譴責國民黨的暴政，「獅鼓」也在大稻埕的延平路上響起來。於是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就出現了。上午九點多鐘，以「嚴懲殺人兇手」的橫幅標語及「獅鼓」爲先導的遊行隊伍，浩浩蕩蕩沿着延平路經過北門口，向行政長官公署請願去。隊伍行進到離公署大門不到一百米處時，隱伏在公署頂樓的幾挺機槍向人群開火。這時我正站在公署對面原台北舞廳前側的大樹下，看得清清楚楚，死傷者有七八個人，人群迅速後退。「獅鼓」繼續更加憤怒地響着，這樣經過不到一個小時，人群突然散開而瘋狂起來，台北街頭便出現幾十股報復的人潮，到處在追逐穿着中山裝的貪官汚吏，眞正的暴動由此起始。

這是「二·二八」暴動的原始圖樣，它是自發的，不是什麼「叛亂」。其後的發展提出的口號是「民主」和「自治」，要求的層次不高，國民黨卻怕得要命，今天觀之實在可笑。

吳金鍊君支持「二·二八」，據說在事變中他曾寫過幾篇好文章。本來我一直認爲吳金鍊是個傾向不佳之人，這次才眞正認識他。「二·二八」中他被國民黨抓去槍斃，想來令人鼻酸眼熱，趁此機會一提，以表我對他的一番哀思！

在憲兵團前仿佛還見到《中外日報》專員陳本江，此人不知尙健在否？還有一個探頭關心的人是王白淵，據說他已去世，甚念！

選自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編《歷史的見證》（北京，一九八八）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二·二八」人民起義親歷記

謝牧

台灣人民「二·二八」起義過去整整四十年了。我作爲一個親身參加者，對於當時台灣人民奮起反抗獨裁統治，爭取民主自治的悲壯場面，以及接踵而至的蔣介石政府派大軍殘酷鎮壓的種種慘象，至今仍記憶猶新。

美麗的寶島　尖銳的矛盾

我是一九四六年十月到達台灣的，在台北市一家民營報紙擔任編輯、記者。初來乍到，首先是被這個祖國寶島的寧靜、溫暖、美麗、富饒所吸引。棕櫚挺立，蒼翠滿目，輕風徐徐，細雨陣陣，春天是四季長在的。有品嘗不完的香蕉、鳳梨、柑桔、檸檬、西瓜等熱帶、亞熱帶瓜果，更有雪白雪白的蔗糖和珍珠般晶瑩的圓粒大米……。台北街道整潔，區劃井然，近郊有北投溫泉，市內有動植物園，整個城市掩映在常綠樹和花叢之中，是一個很有特色的花園般的城市。所有這些，都使人如置身世外桃源而眷戀不已。

但是，等到安頓下來，耳聞目睹的卻是另一種景象。市面蕭條，商品奇缺，商店不是關着門，就是貨架上空空如也。雖以發行台幣作爲「堤壩」，還是擋不住大陸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猛烈衝擊。整個經濟陷於停滯、解體的局面。大批來自大陸的官商、巨賈以及各色各樣的「淘金客」，伴以花枝招展的上海舞女之流，在台北等地花天酒地，幹着投機倒把的勾當。而大批被日本侵略者當做「炮灰」送上前線，如今被遣送回鄉的台灣省青年，因生計無着三五成群地遊蕩街頭。許多十幾、二十來歲的姑娘，也因生活無着淪爲酒女、娼妓，到處可見她們那種呆滯的目光、蠟黃的面孔和幽靈似的身影……。全面而不是局部的失業、貧困、飢餓，使台灣同胞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台灣光復一年多了，如此尖銳的社會矛盾不僅沒有解決的跡象，而且還在進一步發展。這是國民黨政府堅持獨裁統治，醉心於打內戰，只顧搜刮民財而不顧人民死活造成的惡果。同台灣省籍朋友接觸，他們無不流露出對國民黨政府強烈不滿和失望的情緒。當時流傳一種「四天四地」的說法：「台灣光復，歡天喜地；接收人員，花天酒地；政治混亂，昏天黑地；民生困苦，呼天喚地。」

我深切地感到，台灣決不是什麼平平靜靜的世外桃源，而是一座冒煙的火山，說不定哪一天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會一觸即發，迸發出震撼天地的怒吼和熾熱的熔泉。我翻閱史料，查到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時期，台灣高山族首領赫那盧濤一次率衆暴動，襲擊台中一個殖民機關和一所學校。暴動雖然被殘酷鎮壓下去，赫氏本人也慘遭殺害（他生前用過的一桿長槍和他的頭顱被當做「戰利品」陳列在台灣博物館裡示衆），但這一壯舉和他的英名一直留在台灣同胞心中，顯示着台灣同胞是不會長期忍受痛苦和屈辱的。同時我也領會到台灣同胞是心向祖國，熱愛祖國，與大陸同胞心連心的。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我目睹台北市上萬名學生、工人和各界人民遊行示威，抗議美軍強姦北大女生暴行，聲援大陸人民反美抗暴，反內戰要和平的鬥爭。我們與台灣友人儘管語言不通（三百年前，大批閩南人東渡台灣，與當地人共同開發寶島。閩南話一直是台灣通行方言，極爲難懂），也同樣過從甚密，親如家人，經常在一起或用筆談，或用生硬的普通話，論證國家前途命運。光復後學漢語和普通話，讀大陸進步書刊，已在他們中間形成風氣。

火山終於爆發了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火山終於爆發了！導火線是頭天（二十七日）晚上，台北專賣局出動武裝緝私人員搜查「私菸」，取締香菸攤販。這種斷絕大批失業者生路的做法，本已引起強烈不滿，緝私人員復又火上澆油，痛打香菸攤販林江邁，開槍打死一個市民陳文溪。群衆怒不可遏，通宵達旦都有一堆一堆的人在街上串聯議事。二十八日上午演成全市性的罷市、罷工、遊行。越集越多的群衆擁着代表到專賣局和省行政長官公署請願，要求懲兇、賠償、撤銷專賣局，毫無結果。我意識到這是重大新聞，一大早就外出採訪，中午回報社趕寫了第一批報導，下午繼續外出採訪。

二十八日下午，遊行群衆再次到長官公署請願，國民黨警衛竟開槍打死打傷六人。憤怒的群衆抬着死者的屍體乘着卡車走遍全市，連連高喊「打死人啦，『阿山』打死人啦！」（「阿山」係指「唐山人」，是對大陸同胞的貶稱）。一時萬人空巷，男女老少紛紛湧向街頭，形成人的巨流，呼喊聲、哭泣聲匯成狂濤般的巨響。人們不由分說，把仇恨傾瀉在外省人身上。我親眼看見報社附近的專賣局一個工作人員（據說是一位科長），被揪到街上痛打；也親眼看見穿着入時的滬上「淘金客」被打翻在地，又被扔進街旁下水道裏；我自己也在街頭受到盤問，有人在一旁喊打，我表明了身份，對方或許考慮記者應屬例外，沒有動手，我趁機拔腿就跑，拐進小巷逃走了……。

「二·二八」事件最初是自發性。忍無可忍的群衆一時不分青紅皂白而波及一般，甚至誤傷好人，是難以避免的。但很快在一兩天後就自覺糾正過來，矛頭直指國民黨當局。

16B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形勢迅猛發展，二十八日當晚，台北市民奪取電台，號召全省人民起義。三月一日晨，當局出動軍警實行血腥鎮壓，許多學生、工人和市民被打死打傷或被捕。下午，軍警又用機關槍掃射包圍鐵路局的群衆，死傷數十人，促使起義烈火很快燒遍全島。北起基隆，南至高雄，各地人民紛紛搗毀軍政機關，收繳槍枝彈藥。台中、嘉義一些有識之士已在緊急部署，組織人民武裝，以便鞏固陣地，應付驟變。三日，由各界代表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台北宣告成立，在中山堂辦公。委員會提出與外省同胞和衷共濟的正確口號，明確宣佈不准傷害外省同胞。果然，街頭不再發生見「阿山」就打的現象。報社排字房領班——一個豪爽的台胞（他佩載袖章，可能在委員會擔任聯絡工作），特地到我們住處表示親善友好，說一家人不分彼此，有事可以找他，他會保證我們的安全，讓我們放心。

我們報社對事態的發展，都如實作了連續報導。

委員會的重要任務之一，是與長官公署談判解決各種善後問題和改革措施。長官公署一時懾於群衆的壓力，打出「和平談判，合理解決」的旗號，對於委員會提出的條件，口頭無不一一接受下來。那幾天，委員會儼然成了台灣人民臨時政府，中山堂內外擠滿了數以萬計的群衆，人人笑顏逐開，等候宣佈佳音，佩戴袖章的人出出進進，忙個不停。人們滿以爲勝利在握，從此可以揚眉吐氣，主宰自己的命運了。他們哪裏知道這不過是國民黨當局鑒於防務空虛（當時全島兵力不到一個師），不足以控制局面的一種緩兵之計，更沒有領教過獨裁者的陰險、狠毒和反復無常。天眞使他們付出了慘重的血的代價。

震驚中外的大鎮壓

國民黨當局利用談判贏得了時間，暗中從蘇北一帶內戰前線抽調兩個整編師，從福州調來一憲兵團，於八日晚從基隆港登陸。於是，局勢急轉直下，開始了一場震驚中外的大鎮壓、大屠殺，把這個美麗富饒的寶島投入了血海，變成了人間地獄。

當夜，我寄宿在新中國劇社（由歐陽予倩先生率領的這個劇社正在台北演出話劇《鄭成功》和《桃花扇》），剛躺到「塌塌米」上，突然聽到從基隆方向傳來密集的機關槍聲，由遠及近，徹夜不停；又從收音機裡聽到宣佈全省緊急戒嚴的消息。我和劇社的朋友們懷着緊張不安的心情低聲議論起來，爲台灣同胞大禍臨頭而憂心忡忡，一夜未曾合眼。九日，還是槍聲不斷。從窗口望出去，只見崗哨密佈，店門緊閉，交通斷絕，行人絕跡，台北頓時變成一座死城。報紙已無法正常出版，竟日困守室中，未出大門一步，眞有度日如年之感。

到十日下午，我想無論如何也要出去透透氣，探探風聲。走近大街上的一個崗哨，我趕忙舉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途

起右臂，聲稱是新聞記者，那個神態威嚴的哨兵聽我是內地口音，表情立刻緩和下來，揮揮手讓我通過。我正舉步向前，側面來了一位台灣老人，拄着手杖，拿着口袋。哨兵喝令他站住，他驚恐地不知所措，停住了又往前挪了幾步，哨兵舉槍射擊，一聲尖厲的槍響，那老人就倒在血泊中了。我的心痙攣着，說不出是什麼滋味。事後我想，老人或許是上街買米爲炊的吧，戒嚴幾天了，誰有那麼多存糧呢。他可能估摸着自己年老體衰，似乎不在打殺之列，才冒險出門的吧，怎能料到同樣遭到殺身之禍呢。劊子手們的嗜殺成性，場面之慘烈、殘酷，於此可見一斑。

我穿過空蕩蕩的街巷，踽踽而行。一些交通要道都築有街壘。不時有卡車駛過，滿載着由軍警押解的台胞，都是繩綁索綑的。多處有橫豎躺着的死屍，南國天暖，都開始變腐發臭了。看來是故意陳屍示衆，以顯示鎮壓之威的。走到一處，有兩個握手槍的青年軍官迎面走來，神情好像很輕鬆。他們打量我一下，看我的服裝和模樣不像本地人，沒有理會我，逕直從我身邊走過去了。我聽見一個對另一個說：「眞無聊，找個『肉靶子』打打吧！」人間竟有這般語言，令我驚悸不已……。

很快聽說，大屠殺是遍及全島的。被殺害的，僅高雄一地就有二千七百多人，台北、台中更是數以萬計。有被機關槍掃射的；步槍、手槍點射的；有被裝進麻袋或被綑綁投海的；更有被秘密處死或活埋的。

新聞界的大劫難

國民黨當局通過屠殺，迅速控制全島局勢以後，於十一日開始，又把鎮壓的矛頭指向新聞界，給新聞界帶來一場深重的劫難。其目的顯然是要斬斷輿論與群衆的聯繫，製造一個無聲的台灣，以便他們一手遮天，爲所欲爲。

原來，光復後的台灣大小報紙不下十幾家之多，有官方的，有民間的，以後者居多。就從業人員來說，無論本省人和外省人，許多都是富於正義感的。他們平時針貶時弊，揭露暴政，對台灣人民的處境深表同情。當局對此竟恨之入骨，早已列下黑名單，只是未及下手。待到「二·二八」事起，新聞界更是鮮明地站在台灣人民一邊，成了起義者的代言人（就連某些官方報紙出於派系間的恩仇，也見風駛舵，變了調子），對起義的迅猛發展起了鼓舞和推動作用，更成了當局的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現在是「清算」的時候了。

先從我自己的親身經歷說起。十一日下午二時許，與我同住的報社總編輯M和主筆W相偕上街散步，我單獨留在寓所裡。小睡後覺得孤寂無聊，也想出去走走。走到巷口遇見他們兩位回來，他們說外面依然緊張，勸我留在家裡，免遭流彈的襲擊，我還是去了。我走進一家小咖啡店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台北有許多家庭式的小咖啡店，所費無幾，喝一小杯咖啡或果汁，還有音樂可聽，我們經常光顧），巧遇新中國劇社兩位友人，於是湊在一起聊天，又一起到他們劇社晚餐。黃昏時回到寓所，發現給我們料理家務的女工坐在灶間裡暗自流淚，室內黑洞洞的，箱籠、衣被、書刊散落一地。女工告訴我，在我離寓不久，大約兩點半鐘光景，幾十名荷槍實彈的憲兵如臨大敵，乘卡車到巷口，蜂湧而入，把寓所團團圍住，隨即闖入室內大肆搜查，最後把M、W兩位架走了。驚魂未定的女工急切地對我說：「謝先生，你趕快躲躲吧，他們說過還要再來的……」

顯然特務早就盯上了我們，是把我們當做新聞界的「要犯」看待的，此刻終於下手了。我不過早離開一、二十分鐘而僥倖漏網，必須馬上離開。我安慰了女工，給她一點錢，請她照看好房子，就暫避到新中國劇社。

十二日一早，我到外面去，想打聽一下各報情況和M、W兩位的下落。先到某招待所訪問上海某報駐台特約記者B君。他在台北關係多，消息比較靈通，誰知接待室一位女職員告訴我，大約半小時前，他被幾個憲兵帶走了。我退出來，走在大街上，迎面匆匆走來某報記者Y君，他拉起大衣領子，壓低嗓子說：「你還在街上走嗎？見人（指記者）就抓，你還是躲一躲吧！」我們交換了一些情況。從他那裡知道，《中外日報》、《人民導報》、《大明報》、《重建日報》、《民報》、五家已被警備司令部勒令查封，理由是所謂「異黨分子從中活動」、「挑撥政

府與民衆之間的感情」云云。《人民導報》、《重建日報》社長先後被捕，《大明報》經理I君被捕的當夜就被活埋。許多同行不知下落，M、W去向不明。一家正統的官方報紙的社長是「國大代表」，也被大批湧入寓所的軍警打得頭破血流，僅倖免於死。說他與台胞合作，爲「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張目，鼓吹「危險思想」，本應嚴懲，但姑念他過去有功「黨國」，這次只給他一個小小的教訓，「以觀後效」。

此外，屬於國民黨內部各派系之間狗咬狗鬥爭的丑劇也乘機上演。有的因窩藏某台灣名流被關禁閉；有的因檢舉和辦理貪污案件觸犯了當局，被便衣人員搜捕，躲在垃圾箱裏死裏逃生；有的混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大肆活動，組織所謂「忠義服務隊」，企圖操縱市內治安，被軍警逮捕，上面來電疏通，又被釋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僥倖漏網離台灣

事態是嚴重的。我怕發生什麼情況連累新中國劇社的朋友們，決定離開他們。避居到報社一位兼職記者住的一處單身宿舍裡，這裡比較偏僻。三十六計走爲上計，看來是非走不可了。拖延下去，不僅生活無着，還有可能遭難。但陸上無路，空路不通，唯有水路一途，而水路想必是擁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使用

擠不堪，稽查極嚴的，怎樣才能順利走脫呢？

到輪船公司打聽到，二十一日有一艘「台南號」客輪由基隆開往上海，這是事變後從台灣開出的第一艘客輪，必須力爭搭上它。好不容易籌到勉強夠用的路費，又得到一位友人的大力幫助，由他一手操辦，弄到一張可靠的護照，買到一張統艙船票。總算有了着落，情緒稍微安定了些。

（幾十年來，我一直懷念着這位幹練、正直、熱情的友人。他是大陸去的，在一個機構任職，與我是同鄉。當時我們之間的交往雖不多，卻有一種遠遠超過鄉誼的共同感情。當我向他緊急求援時，他滿口答應，並且一再要我放心。這使我感激不盡。眼下他也許還在台灣吧。海峽水深浪闊，渴望有朝一日祖國和平統一，讓我們得以跨海歡聚，他也應該回來看看家鄉的巨變了。我衷心祝願他健康長壽！）

二十日提前乘火車去基隆，在台北火車站候車時，我懷着留戀和痛惜的心情，向這座遭到重創和屈辱的城市投以最後的一瞥。行人車輛多起來了，店舖開門的也不少，表面上似乎恢復了平靜，實則不然。我又看見一輛卡車滿載着學生、工人模樣的人，由憲兵押解着急駛而過。到了基隆，港灣裡穿梭不停的小艇正在打撈屍體。據說前些天夜裡，也是用同樣的小艇，接連把無辜者當做「暴徒」投入港灣的，現在都浮上水面了。有老婦、少婦在岸邊呼天喚地嚎啕大哭，想是從拖上岸的死屍發現了他們的兒子或丈夫……

上了船，果然不出所料，檢查很嚴，又來了警察和便衣。他們深入檢查艙位，所有的旅客都被注意盤問。好在我靈機一動，一上船就一頭扎進不被注意的底層煤艙裡，避開了他們的耳目。船啓碇了，到甲板上換換空氣，遇到許多熟人（新中國劇社的朋友們都在船上），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避免接觸，以防萬一有特務盯梢。直到經過兩天兩夜顛簸，船抵上海十六鋪碼頭，脚踏在黃浦灘上，才算鬆了口氣。

但事情並沒有了結，到八、九月間，當我在上海《新民報》晚刊任記者時，地下黨從敵人內部掌握了一個從台灣來的黑名單，上面有我的名字，輾轉通知我迅速隱蔽。我於是離開《新民報》暫住到滬西親戚家裡。以後的經歷已不屬於本文範圍，就不再記述了。

台灣「二·二八」人民起義是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雖然由於時間短促以及其他種種原因，來不及積聚力量，組織更有效的鬥爭，而被國民黨當局殘酷鎮壓下去，但它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時間愈久愈益顯示出它的燦爛光輝。

我作爲運動的一個親身經歷者，儘管四十年過去了，回顧那種揭竿而起、一呼群應、驚心動魄、可歌可泣的鬥爭場景，仍然心潮激蕩，久久不能自已。我對那些死難兄弟表示深切的哀悼，對台灣同胞的英勇鬥爭精神致以衷心的敬意！台灣是祖國不可分割的領土，台灣同胞是中華民族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

的重要組成部分，海峽兩岸血肉相聯，休戚與共。希望台灣國民黨當局順應歷史潮流，以國家民族利益爲重，同台灣人民和各界有識之士一道，作出積極的努力，早日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千秋大業。我堅信這一天是會到來的。

選自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編《歷史的見證》（北京，一九八八）

「二·二八」事件遇險記

陳季子

風風雨雨，這段往事過去已經四十年，青年成了老年。當年留下的記錄，「文革」時化爲灰燼。爲了紀念，緬然隔海望東南，追寫此文。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台中大華酒家。《大明報》台中分社社長陳先生爲我和樊圃君洗塵，陪席的有陳先生的好友何先生等。陳先生年最長，四十開外，其他都是二十多歲的青年，好幾位是初次見面，但一見如故，談笑心歡，豪飲雄食，兩個多小時過去了，意猶未盡。忽然一位女侍急忙忙來到陳先生身邊，低聲說：台北打來緊急電話。陳先生接了電話回來說：台北鬧事了，菸草專賣局的人欺壓賣菸老婦人，還開槍打死了人，激起台北老百姓的公憤，事態正在擴大。何先生義形於色，憤憤地說：「穿四個口袋的（指大陸來的官僚，有時也泛指大陸來的人）太霸道了，簡直把台灣當作殖民地……。」陳先生看了我和樊圃一眼，截斷何先生的話說：「不能一概而論，座上的兩位大陸客人，不是很同情我們台灣人的不平嗎？」何先生忙着向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我和樊圃道歉。我說：「我們到台灣都已半年多了，何先生說的，我們理解，請說下去。」樊圃生怕何先生聽不懂我的帶着鄉音的普通話，又用日語說了一遍。主客再次舉杯，爲增進情誼乾杯！

席散時，街上行人已很稀少，陳先生定要親自送我們回旅館。到旅館又喝了一回茶。陳先生辭去時，一再地說：「有事請隨時找我。」

我們和陳先生是三個月前認識的。他到台北《大明報》總社來商談業務的事，我是《大明報》的副總編輯，樊圃是記者，見面後，彼此談得很投機。他回去時邀請我和樊圃到台中作客，我倆也早有一遊台島中部阿里山和日月潭的念頭。這次到台中來，是想盤桓幾天就上阿里山的。前兩天，我們離開台北時，市面上看來平靜，但稍稍留心報紙和民情的人，都會覺察到這平靜是一種沉寂，隱藏着許多隨時會爆發的不安因素。台灣同胞經過半個多世紀日本帝國的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老百姓都很貧窮。光復以後，國民黨官員像是蝗蟲似的成群過海而來，他們頤頂無能，接收下來的工廠不冒煙，他們貪污腐化，欺壓台胞卻很逞能。被日本軍閥徵去作戰的成千上萬台灣青年，九死一生歸來，得不到安置和救濟，失業挨餓。《大明報》是一張由台人出資，大陸來的進步知識分子編輯的一張報紙。它的一個特點，是大陸來的編採人員，其中有好幾位是抗日戰爭前留學日本，抗戰期間一直從事新聞工作的老報人，要比台籍報人更深刻地認識國民黨政府的反動性，更瞭解國民黨那一套欺騙人民的手法。在揭露和批評政治弊端時能擊中要害。比如國民黨南京政府派劉文島爲團長的檢查團到台灣檢查官吏貪污情事，《大明報》及時揭露這不過是「走過場」的把戲，不要寄以希望。結果，檢查團草率收兵，了無結果，《大明報》報導時在標題上加以嘲諷：「遲到早退，劉文島歸去也！」《大明報》從各個方面反映台灣同胞的疾苦，尖銳潑辣。記者在街頭發現擦皮鞋行業的少年群中，出現了彪形大漢，大漢是東南亞戰場歸來後失業的台灣青年，當即作了報導，標題是：「歸來無生路，壯士擦皮鞋」。這些揭露與批評，很使台灣國民黨當局惱怒。

二月二十八日中午，傳來台北遊行，搗毀菸草專賣局，事態擴大的消息。也聽到台北街頭一些來自大陸的人挨打的傳聞。午飯前，我和樊圃去台中市區兜了一圈，沒有發現什麼異樣。下午二時後就不同了，街上三五成群的人，急衝衝地來去。旅館的女領班上樓來到我們房間，好意地說：你們是大陸來的，爲了安全，希望從現在起不要出去。在旅館裡，我們是會保護你們的。傍晚，一位我們到台中後新認識的女青年，找到旅館裡來，要我們不要在沒有台灣同胞陪同下外出，氣氛緊張起來。

三月二日中午，我們在旅館裡聽到遠處傳來的槍聲，傍晚，聽到迫擊炮的轟鳴聲。聽旅館的人說：台中響應台北，舉事了，廣播電台已被接收，正在攻打國民黨部隊的兵營和軍械庫。這天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下午，我住的房間的臨夾道的一個窗戶傳進演講的聲音。我和樊圃趴在窗口外看，原來夾道那邊是一個會場，會場的後壁有一個大換氣窗，正對我們房間的窗口，我們從窗口能看到會場的後半部分。激昂慷慨的演說，如雷的掌聲，宏亮的口號聲，使人感到了震懾的力量。由於講的是閩南話，我和樊圃最多祇聽懂十之二三。果然，不出所料，旅館的女領班告訴說，是舉事者的群衆性集會。

夜裡，我和樊圃商量，阿里山是去不成了，呆在旅館也不是辦法，怎麼辦？要不要找一找陳先生，商量結果，認爲還不到找陳先生的時候。

三日，又聽了一天夾壁會場的演講。雖然能聽懂的祇是很少部分，但是還能聽出有不同意見的爭辯，對台北形勢的分析，對台中下一步的舉止，對怎樣看管台中機關企業的大陸人員，好像都有不同意見。這天槍聲稀少了。這幾天，聽旅館裡的人說，台中舉事是舊台共謝雪紅等人領導的，謝雪紅坐過日本統治的牢獄，光復後，以開設大華酒家爲掩護，開展活動。

三日晚飯後，陳先生到旅館來了，說爲了安全，要我們住到他家裡去。他告訴我們，他和何先生參加了舉事，因而這兩天沒有時間來看我。又說，開始把台中機關、企業的大陸人員集中起來，這是爲了他們的安全。台中沒有發生打大陸人的事。在去他家的路上，有不少持槍的青年向他打招呼或行軍禮。他家並不寬敞，他空出一房間讓我們兩人居住。他叫他的女兒出來和我們見面，是位不到二十歲舉止很大方的姑娘。陳先生說：「安心住下，我不能在家陪你們，生活方面的事，我的女兒會料理的。」他不像在大華酒家吃飯時談笑風生了，深沉起來了。他沒有再談台中舉事的事，我們也沒有多問。

一住就是五六天。陳先生成天不在家，一天三頓飯都是他的女兒送到房間來吃的。她告訴我們，她父親擔負着武裝部的領導工作，何先生是助手，忙得晚上都不回家睡。頭兩天，不算寂寞，我們住的房間臨街，我們不知疲倦地往外面看，台灣同胞興高彩烈地聚在街頭談論，隔不上十多分鐘，就有一輛滿載着身穿便服、腰圍子彈帶、手舉步槍的台灣青年的大卡車疾駛而過。他們器宇軒昂呼喊着口號，街旁的群衆向他們歡呼。台灣同胞這種心花怒放的情狀，是我到台灣以來從未見到過的。看久了，發覺大卡車並沒有多少輛，而是開過去又開回來，以壯聲威。

夜深人靜，我和樊圃時而懷念《大明報》的同仁，相對無言，時而放懷縱談這幾天所見所聞的感受——不要說台灣青年，連同他們父母這一代，壓抑得太久了，美麗島呀，美麗島，生長在你富饒的土地上的人民，幾何年月有像今天這樣揚眉吐氣！在台北，雖說有一些無辜的大陸來的人挨了打，這是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作的孽，是自發的反抗行動中難以避免的。台中舉事者幹得利落，秩序井然，這眞可說是人民的勝利！

在陳先生家的最後幾天，壞消息一個一個壓過來。先是說，「國民黨南京政府派來的軍隊到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了基隆。」又說，「台北陷落了，到處殺人抓人，有的被抓以後不經審問就槍殺了！」「台北報紙除國民黨機關報《新生報》外，全被封了，人也被殺被抓。」我和樊圃深爲《大明報》同仁的生命擔心，又爲自己到哪裡去而焦急。最後一天的上午，陳先生回到家裡，眉頭緊鎖，但很鎮定地說：「台北的血流得太多了，我們不願台中再流血，決定上山了。你們兩位怎麼辦，請計議計議。」並且嚴肅地說：「你兩位語言和生活習慣都和本地人不同，請不要跟我們上山。我們撤出還有兩三天時間，來得及從容計議，多想點路子，再作決定。」陳先生說完就走了。樊圃說：「我會日語，比你方便，我出去走走，看看能不能找到路子。」

眞是無絕人之路。不到兩個小時，樊圃高興地回來了。他說：眞巧，碰上了一個北平中國大學的同學C君，他樂意接待我們去他的家鄉——新竹縣林區的一個小山村躲一躲。我們立即決定，當晚就搭夜車去。爲了把決定告訴C君，我們等不及陳先生回來，就上街找到C君，約好晚上九時半去火車站入口處左側會面。有了去處，膽子也大了起來，在回來時還特意到大陸人員集中的地方去「巡視」一番，看見門口有武裝的台灣青年把守着，從門口、窗口往裡看，有的人躺在通鋪上愁眉苦臉，更多的人在下棋、看書、聊天，並不驚慌。

到家時，陳先生已經回來，他聽了我們去新竹的打算後，很高興。他說：「吉人天相，自有機緣，C君是信得過的，我也放心了。」陳先生叮嚀我們，要耐心去新竹多住些時候，待局勢平靜後再回台北。當我們表示感謝他的照顧時，他不讓我們說下去，反而帶着歉意地說，怨我不送你兩位上車了，也爲的免招耳目。

晚上九時許，我和樊圃悄悄來到火車站，C君手裡拿着車票迎上來，一同進了候車室找個角落坐下，C君低聲地跟我們說：「上車後，你們不要開口，有人問話，我來回答。」上了車，見乘客不多，三人坐在一起。車上很少有人說話，除了火車行駛的轟隆聲外，幾乎聽不到別的聲音。這路段還在台中舉事者的控制下，車上有穿民族服裝背佩大刀的高山族同胞來回巡視，魁偉英武，給車廂增加了肅穆的氣氛。車到我們的目的地——新竹境內的一個小站，天還未明。下車後，C君領我們到車站的一間房裡休息，小站裡的人員和C君熟識，給我們端來了茶水。黎明，我們沿着運送木材的輕便鐵道前進，一邊是田野，一邊山崗起伏，晨霧迷濛，約步行十里，就到了C君的家鄉。進村時，C君指着村外的一所房子說，這是派出所，請放心，我們村裡人是會封鎖你們到來的消息的。

C君個子不高，臉很瘦削，雙目炯炯有神，行動敏捷。他家世代務農，C君是唯一讀上大學的，但也只讀兩年就輟學了。小山村只有二三十戶人家，務農爲生，有的人去林場作季節工。林場離村有五六里。我和樊圃被安置在一間堆放農具和雜物的獨立屋內，屋後是竹山。C君詼諧地說：萬一國民黨來抓人，一腳就可上山。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在台北過了半年多喧囂的城市生活，乍到小山村，彷彿換了一個天地，林間鳥雀啁啾，竹林青翠欲滴，小溪流水潺潺，山坡上放着牛羊，誘人的田園風光。我和樊圃只是進村的第一天呆在小屋裡，飯也送來吃。第二天再也耐不住大自然的魅力了，由C君陪着，村頭村尾，林間溪邊，去了大半天。回到C君家，拜見了他的父母，就一起吃午飯。晚上，豐盛的酒菜算是正式爲大陸來客接風，主人殷勤款待，客人忘了避險而來，這晚喝了很多的酒。

山村像是沉寂慣了，外面消息來得很晚。我們住了四五天後，才聽說從台北南下的國民黨軍隊已過新竹到了台中，台中舉事者在撤出市區前，讓集中起來的大陸人員各自回原機關企業。而國民黨卻大肆搜索參加舉事的台胞。C君和他的父親要我們安心地住下去。爲了解除寂寞，一天，C君領我們到一位醫生家中作客。醫生的家在村的盡頭，幾間瓦屋自成院落，枕溪背山，環境清幽。醫生四十多歲，早年醫專畢業，爲桑梓服務已十多年，很受這一帶農民的信任和尊敬，算是這個小山村唯一的高級知識分子了。家中擺設也與農家不同，有沙發和大寫字台。大概C君事先和他談過，進門後，受到熱情的招待。主人說：「要不是這場動亂，你們是難得到這裡來的。」他的女兒端上了香氣濃郁的咖啡，邊喝邊談，他介紹當地的習俗與民情。他叫女兒拿來了照相集，說是他父女自己拍攝洗印的。照片記錄了小山村美麗的景色，村農的辛勤勞動，醫生家庭的恬靜生活。醫生談到，他們祖先是從福建飄海過來的。這裡雖鄰近鐵路，但很偏僻，日本統治時期搞「皇民化」運動，強迫講日語，不准講閩南話，而我們村民不理這一套，即在公共場所也講閩南話，保持閩南習俗。村農靠山吃山，雖受剝削，但還過得去。光復以後，村農原來對國民黨政府滿懷希望，現在卻大大失望了。告別時，醫生要我們常去談談，並約好第二天中午到他家吃飯。

小山村難得見到外來客，沒有幾天，鄰居們都知道我們是大陸來的，爲台灣同胞辦報的，到山村來避難的。自從在醫生家吃過一次酒飯以後，一家又一家鄰居來找C君，要請大陸來客也到這小山村，我們幾乎天天被招待。在此時此刻，台北和台中的許多台灣同胞在受難。海峽兩岸原是一家，我們作爲大陸來客感到台灣同胞情深似海，而有些大陸來的炎黃不肖子孫卻在欺壓以至屠殺台灣同胞。每念及此，痛心疾首。

小山村畢竟不是桃花源，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小山村卻要忍受當今的苛政。當我們得知台北已逐漸「平靜」之後，告別了一住半月的小山村，拜辭了勝似親人的山村父老。在回台北的火車上，最使人受不了的，是我們看到幾位大陸「同胞」又趾高氣揚，在車上破口大罵「二·二八」事件是「叛亂」，台灣人民「野蠻」，大軍到後「格殺勿論」，是台灣人罪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有應得。車上台灣同胞敢怒而不敢言。我當時想到，曹植有靈，他也會爲此失色，只是「相煎何太急」呢？

車到台北，我和樊圃警惕地出了站，穿過市區往近郊我們的住所走去。一路上，一個又一個國民黨崗哨。在一處公共汽車的後面，看到一具台胞的屍體。回到住所，最先看到的是一張貼在門廳壁上的信條，信條是用日文寫的，囑咐我們不要外出，注意安全，說明後天還要來看我們，在署名下面寫着三月一日上午十時。這張信條是台北一家大百貨公司的女職員寫的，她是我們偶然相識，因事來過我們住所的台灣同胞。進臥室，發現我們的物件缺少了好幾件，去拜訪隔壁鄰居，發現有的物件竟在他的房中。鄰居是一個政府機關的科長，樊圃的同鄉，平日我們相處還不惡，而今……。他虛情假意地說：「我眞替你們擔心，你們的同事被抓走了！」我們的家不能再住了，物件只好丟棄了。當晚，趁着夜色，我和樊圃背着被褥，偷偷出了門，避居到台北師範學院我的同鄉蔣君家中。想到：只有幾面的之緣的女台胞，在動亂的日子裡記掛我們，而我們的鄰居大陸同鄉卻對我們趁火打劫，眞是又苦又澀。

在蔣君家一住半個多月。蔣君是一名職員，收入微薄，一家三口，本來就不寬裕，我和樊圃已窮得一文不名，五口吃喝，眞有些招架不住。蔣君說，還在抓人，最好不外出，外出要格外小心。我和樊圃相約，爲籌措離開台灣的旅費不能不外出活動，兩人同行不如各自出去，如果當天不回來，就是出了問題。好不容易，我終於找到被國民黨抓去新近放出來的《大明報》校對單君。單君爲人木訥，外相還有點呆傻。他告訴我，大陸軍隊到台北後，《大明報》副社長艾璐生先被抓走，未經審問就被槍殺了。一天下午，憲兵包圍了幾位《大明報》同仁的住所，除編輯謝牧外出倖免外，在家的主筆王孚國、採訪主任馬劍之和他全被抓去，總編輯馬銳籌也從他的住所被抓走。《大明報》社長林子畏沒有被抓，現在呆在家中，不敢外出，不敢會客。這次新聞界人士被抓被殺的不少，林子畏算是幸運的了。單君說，他們抓上汽車後，即被蒙住眼睛。他被審多次，問不出什麼，以爲他有點傻。一天，他被蒙上眼睛，押上小汽車，途中把他推出車外。當他覺省過來，發現自己躺在臨近市區的馬路旁邊。由於上車前沒有說要放他，他過了好長時間，才意識到自己已被釋放，他一直不知道關押的地方在什麼方向。單君告訴我，擔任過《大明報》副社長、現任上海《新聞報》駐日特派員的謝爽秋，前幾天到台北來了，可能是爲營救馬銳籌等人來的。他一下飛機，就被抓走，後來上海來了電報，才釋放出來，現在住在一家離火車站不很遠的賓館裡。回來後，我和樊圃分析，林子畏沒有被抓，這說明國民黨特務是知道《大明報》的內情的。他們視編輯記者爲眼中釘，早已盯上編輯記者了。北平美軍強奸大學生沈崇案，在台北學界反應微弱。我和樊圃去訪問一所女中的校長和師生，沒有想到校長在我們走後即報告上去，第二天出去採訪時，就有盯梢的了。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我們商量好，由我去找謝爽秋，請他爲我們籌措回上海的路費。一天下午，經蔣君設法，我坐上師範學院去銀行取款的小汽車，在賓館下了車，說好領款回來接我。進了賓館，接待室的人說，謝爽秋外出未歸。賓館內有便衣特務巡邏，我冒險坐在沙發上等着，約莫等了二十多分鐘，謝爽秋回來了，見了我也不言語，用目光示意跟他去，進了他的房間，他回身關上門，低聲而急促地說：「太危險了，你怎敢到這裡來。」這情景，我在來時早想像到了的，我還想過見面後話要說得愈簡短愈好。我說：請你設法幫助我和樊圃兩人回上海的路費。他立即寫了一張條子，要我去找林子畏，說完話，他打開房門向外面一瞧，催促我趕快走。出了賓館，小汽車在等着，我平平安安回到蔣家。第二天上午，我去找林子畏，由他的管家代他接待。我把謝爽秋寫的條子交給他，管家進去沒有幾分鐘，就送出足夠買兩張回上海船票的錢。有了錢，還得有買船票的門路，因爲國民黨政府爲堵截「二·二八」事件「叛亂分子」外逃，買去上海的船票得有政府機關證明（當時稱護照），這是個大難題。樊圃爲這事出去活動了好幾天，回來在塌塌米上一躺，無精打彩。

又是台灣同胞解救了我們。一天下午，樊圃回來異常興奮地說：「好了，C君到台北來了，他是對我們放心不下才來的。他熟人多，他說基隆港務局有他要好的朋友，他爲我們去基隆了。」

在這些日子，南京國民黨中央廣播台天天瘋狂叫囂：「國軍攻下延安，乘勝迎擊」，「共匪狼狽逃，傷亡慘重。」還吹噓「胡宗南長官結婚典禮」如何如何隆重。仿佛國共勝敗之局已定，日子就要倒流了。台北市在遭摧殘之後，又受這股電波的襲擊，氣壓更低了。但是，就在這樣低氣壓的日子裡，在師範學院的一幢講師宿舍裡，夜深人靜，幾位講師和我圍着短波機收聽陝北廣播。我們原來就不相信國民黨廣播的胡話，現在明白了是共產黨牽着國民黨軍隊的鼻子走，毛澤東還在陝北從容指揮，從陝北看到了光明。

C君從基隆回來了，說買票上船的事都接頭好了，由C君陪着到基隆已是黃昏時分。從市區到港口，不知有多少家門口燒着紙，擺着供，多少家父母哭兒妻哭夫。我們從新竹回到台北時就聽說，血洗基隆時，海港飄滿了屍體，我在今晚的哭聲裡像是模糊地看到了。

我沒有資格做「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見證人。「二·二八」事件起於台北，而我作客台中，我沒有看到台灣同胞奮起反抗暴政的雄偉場面，也沒有看到國民黨鎮壓大軍從基隆登陸，一路殺到台北的人間慘劇，也沒有看到其中有一分由我之「過」而招致的《大明報》被封、同仁被殺、被抓的悲劇結果。台中響應台北舉事，我只懦弱地作一個被保護者，無所作爲。台中人民受難之日，我避難新竹山中受到不應有的尊敬和款待。面對海港陰霾漫天的夜景，我不勝戰慄和惶恐，我想起台籍知名人士丘念台老先生「二·二八」事件回台後發出的悲憤：「訪舊半成鬼」，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

還不值得炎黃子孫深思和反省麼？

深夜，我們終於登上了去上海的客輪，藏身於添煤工的悶熱的甲板底層。C君臨別時，一再囑咐船沒有駛出基隆港口，千萬不要走出艙底。

黎明時分，船駛出港口進入公海，我和樊圃登上甲板。海闊天空，朝霞絢爛，我們大口大口吞吸帶着鹽腥味的海上空氣，吐出壓縮在胸中很久很久的悶氣。呀，那邊走過來的不是台灣《人民導報》的台籍記者吳克泰和我們《大明報》台籍記者周青嗎？兩個大陸人兩個台灣人緊緊地握手，共慶蘇生！

到了上海，我們又是在親愛的台灣同胞握手之下，走進台灣旅滬同鄉會，暫作落脚之處。

選自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編《歷史的見證》（北京，一九八八）

台灣戰後史資料選

——二二八事件專輯——

發行人：陳永興
編　者：陳芳明
美術編輯：李蕙心
發　行：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25巷1號2樓
電話：（02）363－3703
郵撥：1109843－4　陳永興帳户
法律顧問：李勝雄
總經銷：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
台北市濟南路二段15號
電話：（02）351－9621轉438
中文排版：長江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定　價：新台幣三百元整
第一版第一刷：一九九一年三月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館藏掃描檔案僅供個人研究用